武俠世界



浪子奇行（雪刀浪子傳奇故事）龍乘風・著

新春伊始，家家戶戶喜氣洋洋。在這大年初一之際，雪刀浪子騎驢入長安，背後還有黃衫怪客一直追隨於左右，正是怪人怪事，奇俠奇行，保證令你目不暇給，緊張有趣兼而有之。超級佳作當前，敬請讀者諸君萬勿錯過。

$4.00

第25年
48

編者話 今期巨型小說刋出龍乘風的迎歲佳作——雪刀浪子故事「浪子奇行」。是一部緊張有趣，打鬥激烈兼而有之的金牌作品。浪子龍城璧在本故事裡有突破性的出現，他在大年初一之際，突然騎驢進入長安，背後還有黃衫怪客一直追隨左右，正是怪人怪事，奇俠奇行，所爲何事？耐人尋味。他趕着入城與親友賀歲？做新郎倌？還是？……當你看過本故事結局時，定會感到大大出乎意料之外，原來他……欲知詳情，先睹爲快。

＊＊　＊＊　＊＊

司馬洛故事今期刋出一部間諜鬥智小說：「驚天毒連環」。內容驚險刺激，打鬥狠辣，敘述一羣職業恐怖份子的手段之兇殘，爲求達到目的而不惜用盡其極，令人髮指，詳情請參閱本刋第93頁。

＊＊　＊＊　＊＊

馬騰下期撰寫巨型小說「燕子飛」。內容情節清新有趣，講及一個女扮男裝的朝廷密探，由於她以戲子身份出現，竟然惹得一個多情少女迷上了，以致情絲糾結，愛恨難分，怎麼辦？下期揭曉。並祝各位讀者新春愉快，萬事勝意。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14.00
一年港幣$22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35.00
一年港幣$270.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八一六〇二六一

武俠世界
第25年
第48期
（總號1284）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雪刀浪子傳奇故事

浪子奇行

文·龍乘風
圖·可飛

龍乘風與龍城璧

——大年初一，爆竹喧天，雪刀浪子騎驢入長安……

又是一集龍城璧的故事要跟讀者見面了。

有人問我：「龍乘風，你是否把龍城璧當作了自己？」這樣問我的人不只一兩個，其中包括了我的同行前輩，我的讀者，還有許多既認識我，而又曾經看過雪刀浪子故事集的親友。

這一問是很自然的事，而且還很有趣味，但要眞正地回答，卻不容易。

首先，我們要瞭解一下，雪刀浪子是個怎樣的人？

毫無疑問地，龍城璧並不是個君子，原因很簡單，因爲他是個放蕩不羈，從來不喜歡約束自己的人。

要成爲一個君子，必須才德出衆，每事循規步矩，萬萬不能放縱自己。

但龍城璧辦不到。

他尊敬世間上每一個眞正的君子，甚至願意爲這種有如鳳毛麟角般罕見的人効其犬馬之勞，但他決不可能把自己也變成一個君子。

雖然，對於「君子」的定義，每個人的看法都會有所偏差，例如人人都說「君子動口不動手」，但若肯定地說「一動手就非君子」，那麼這種跡近乎斷章取義的看法，筆者就大大的不敢苟同。

同樣地，「有仇不報非君子」這句話，也是極其荒唐的笑話，一個「有仇必報」，甚至是「睚眦必報」的人，根本就和「君子」二字相距十萬八千里，倘若這種人也算得上是君子的話，那麽「君子」這個名詞又和「小人」、「妖魔」有甚麽分別？

嚴正地來說，君子是忠厚的、仁義的、也是大公無私的。

而那些器量狹小，目光短淺的人，也永遠不可能成爲君子。

君子重守禮。所謂「謙謙君子」，可見驕傲狂妄毫無禮貌的人，絕非是君子之輩。

還有，「君子遠庖厨」，「君子不奪人之所好」，「君子不立危牆之下」等等句語，都令人益發覺得君子不易爲。

本來，「君子不立危牆之下」是最容易辦得到的，只要遇上有危險的地方就立刻溜之乎哉，夥就行了。

但龍城璧卻不行，他甚至專門找尋「危牆之下」來站站，認爲這是一種既刺激而又充滿挑戰性的考驗。

另一方面，雖然他器量寬宏得出奇，但卻並不是一個怎麽謙遜的人。

他經常語驚四座，甚至大大吹牛一番，令人在疑幻疑眞之餘，迷迷糊糊地就上了他的大當。

龍城璧的禮貌也並不怎麽好，雖然他很少講粗話，但卻也不是絕對不講，從這一點看來，他的修養顯然絕非十全十美。

至於「君子遠庖厨」這句話，龍城璧更是從來沒有放在心上，他甚至曾經對一個出家人說：「等到毫無選擇餘地之際，就算人吃人也不能算是罪過。」夥和尚聞言臉如死灰，汗流浹背，頻頻搖頭連聲叫道：「罪過！罪過！罪過……」

但夥和尚在禪房靜思了一年後，卻對另一位高僧說：「浪子之言，有理！有理！有理有理！」

無論怎樣，龍城璧絕非君子，而是浪子。

因爲他自懂人性以來，就不喜歡「守規矩」這三個字。

因爲他在很年輕很年輕的時候，就知道了一件事：「越守規矩，越不公平。」

他曾目睹無數規規矩矩的善良百姓給別人欺負，而欺負他們的，卻是那些兇横霸道，全然不講情理，不講規矩的土豪劣紳，地痞惡棍。

對着越安份守己的人，他們就越是張牙舞爪，肆意凌虐。

龍城璧實在看不過去，所以，他很早就立下決心，要練成絕世武功，來尅制世間上所有的惡人。

他沒有拜師父，但他是龍氏世家的三少爺，所以終於練成了「龍心神訣」上的武功，和威力無儔的「八條龍刀法」。

但更重要的是，自他初出道江湖，就結識了威鎭武林數十載的北極異人風雪老祖。

直到如今，還有不少人以爲雪刀浪子的師父就是風雪老祖，但實際上，龍城璧從來未曾拜過任何武林高手爲師，而風雪老祖也從未傳授過龍城璧任何武功。

這一老一少，只是平輩論交，但卻一見如故，大有相逢恨晚之慨。

風雪老祖也不是個君子。

「君子不奪人之所好」，但這位北極異人卻往往把大白熊趕走，繼而霸佔了熊窩作爲棲身之所。

龍城璧遇上了他，所得到最大的益處是甚麽？

人人都會說：「是風雪之刀。」

可是，這種想法也是錯了。

誠然，風雪老祖把自己最心愛的風雪之刀交給龍城璧，無論對他倆甚至對整個武林來說，都是十分重大的事情，但龍城璧所得到最大的益處，卻還不是這一柄刀，而是風雪老祖的說話。

風雪老祖的說話，也就是風雪老祖的經驗和知識。

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

風雪之刀固然珍貴，但風雪老祖的說話更加重要。

接着，龍城璧帶着風雪之刀，開始了

漫長而多姿多采的浪子旅程。

雖然他離鄉別井，孑然一身地到處流浪，但他並不是完全寂寞的。

他幾乎每到任何地方，都會交上朋友，或者是跟別人結上樑子。

他喜歡交朋友，更喜歡見義勇爲，抱打不平，這兩點已足够使他一輩子都忙碌得透氣不過來。

不到幾年，他成名了。

他能够迅速地成名於武林，因素極多，但却絕無半點沽名釣譽的成份在內。

龍城璧並不求名，也不求利，更從不渴望掌握大權來操縱別人，他只是喜歡自由自在地生活，同時在不損害任何人的情況下做他認爲應該去做的事情。

在這個奇妙浪子的眼裏，名利固不足惜，擁有權力的人也不一定幸福愉快，唯有眞正的友情，才是萬金不易，稀世難求的人間至寶。

倘若以友情作爲衡量貧富的標準，龍城璧毫無疑問地可以號稱「富甲天下」。

在當世武林，龍城璧不但足跡遍天下，朋友也是遍佈大江南北，東西地域。雖然不少人都在慨嘆：「相識滿天下，知己有幾人？」但龍城璧的眞正知己，却爲數極多，縱然用「生死之交」四字來形容，也是絕無半點誇大。

但有人說：「龍城璧是個狂人。」這話也不錯，有時候，他單人匹馬，就敢向數以百計甚至數以千計的敵人衝殺過去，就像個活得不耐煩的瘋子。

但他却也眞有本事，往往能够在敵人重重圍困之下幹掉對方的首領人物，然後無恙歸來。

當然，他並不是每一次都可以這樣幸運，順順利利就把敵人擊敗，有時候，縱使只有一兩個敵人，也可能把龍城璧擒下，甚至對他施以各種各樣稀奇古怪的刑罰和折磨。

這絕對不足爲奇的，因爲即使强如北極異人風雪老祖，他也曾屢次落入敵人的圈套裏，當年若不是海盜之王鯨爺率師搶救，這位被譽爲天下第一高手的江湖奇人，恐怕在龍城璧未出世之前就已經死了。

由此可見，人在江湖，是萬萬不能把自己孤立起來的。

龍城璧雖然是個浪子，有人甚至形容他就像是一條孤獨的野狼，但不管怎樣，他有知己，他有朋友，而且比任何人都不輸虧。他能够爲朋友拚命，能够爲朋友火中取栗，別人又爲甚麼不能爲他洒熱血，爲他拚擲頭顱？

這無疑也是一種本錢，它也許是最後的一注，但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一注。

所以，歷戰江湖已十餘年的雪刀浪子，他仍然是沒有改變的，甚至連他的笑容和懶洋洋的神態也沒有半點改變。

在戀愛這方面，龍城璧並不急進，雖然在這些歲月裏，圍繞在他身邊的絕色佳人不知凡幾，但唯一能使他朝夕難忘衷心傾慕的却只有唐竹君。

唐竹君有武林第一美人之譽，儘管有人認爲龍城璧配不上她，但却也有更多眼光獨到，聰明智睿之士，認爲浪子配佳人，才是眞正的珠聯璧合，佳偶天成。

但這一對萬衆矚目的江湖情侶，能否「戰勝」唐老祖宗，徹底消除這個頑固老人對龍城璧的偏見？

這一點，實在令人担憂，倒是龍城璧和唐竹君毫不憂慮，因爲他倆都能互相信任，堅信這份感情永遠永遠也不會改變。

時間本來最無情，因爲它能改變世間上所有的一切，包括高山大海，千里田園，更遑論一草一木和同樣渺小的人類。

但眞正不滅不渝的感情，却又能超越時空，戰勝時間，永遠留存於天地裏。這就是「有情」戰勝「無情」的愛情故事。

×　×　×

龍城璧實在是個多姿多采，一生都充滿傳奇色彩的奇人。

龍城璧如此，龍乘風又是怎樣的？

很抱歉，要我形容自己，實在比再寫一百集雪刀浪子故事還更困難。

那不僅是因爲龍乘風這個人太平淡，可以着筆描敍之處極少，同時也因爲連我也並不怎麼瞭解自己。

但有一點是可以絕對肯定的：龍城璧的武功，必然遠勝今時今日的龍乘風。

還有另外幾點，也不妨作個比較：

——龍城璧英俊瀟洒，魅力十足；而龍乘風却只能算是一個並不難看的男人。

——龍城璧四海爲家，到處流浪；而龍乘風則一直家在九龍，活在香港。

——龍城璧掣刀如電，馳騁武林，在江湖上歷盡快意恩仇，刀頭舐血之爭；而龍乘風則只能揮筆疾書，寫書古往今來英雄俠客與紅粉佳人之間的俠情故事。

——龍城璧放蕩不羈，敢作敢爲，是個不喜歡太守規矩的浪子，但龍乘風胆色不如他，武功更遠遠不及，所以就算很想冒險闖禍，到頭來還是「想則可以，幹則萬萬不能。」

——說到最相同的，也許只有一點：那就是爽快，龍城璧很爽快，龍乘風也同樣爽快，大家都是說一就一，說二就二的人，無論言行都絕不拖泥帶水！

所以，雪刀浪子故事集，寫到這裏已差不多了，在以後的日子裏，龍乘風雖然還會不斷繼續努力創作武俠小說，但龍城璧的傳奇故事，却要到此宣佈暫告一個段落了。

我不願意把這篇「浪子奇行」形容爲雪刀浪子傳奇故事的最後一集，因爲這樣形容實在令人有點傷感。

而「浪子奇行」也並不是一個傷感的故事，它熱鬧、奇趣、兼且生機蓬勃，尤其是對龍城璧來說，這並不是雪刀浪子故事集的終結，而是另一段嶄新璀燦日子的開始……

龍乘風記於一九八三年平安夜

千桃樓來萬金客

大年初一，爆竹喧天，雪刀浪子騎驢入長安。

長安是名城，龍城璧是個充滿傳奇色彩的年青刀客，再加上大年初一這個大日子，實在值得揮筆一記，從而大做文章。

這時候，在龍城璧背後的確就有這麼樣的一個人，他一面跟着龍城璧，一面用筆寫道：「正月初一，雪刀浪子龍城璧於黎明買驢一匹，騎入長安……」

這人是個面容微胖，鬍鬚稀黃，年約五旬的黃袍漢子，從今天大清早開始，他就一直跟着龍城璧，半步也不肯放鬆。

龍城璧騎驢，這黃袍漢子却坐在一輛馬車的車轅上，而在他的身邊，又坐着了一個瘦骨嶙峋的青衣老人。

這青衣老人負責趕車，兩人的臉上都是木無表情。

但龍城璧却一直面露笑容，還不時揮手跟長安城裏的人打招呼。他對長安絕不陌生，而長安城裏也有不少人認得他。

甚至有人說，龍城璧雖然足跡遍天下，但到得最多，逗留得最長久的地方，還是長安這個既古老又壯麗的大城市。

說這句話的人，就是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竹權。

唐竹權本是杭州人，但在去年却十一個月留在長安，只有十天八天回到杭州「小住」。唐老人倒沒有罵他，甚至沒有半點不高興的樣子。但八姑媽却很生氣，常罵唐竹權是個野貓子，連自己的故鄉都不愛住，却在長安開設酒家，還叫甚麼杭州樓，眞是令人氣結。

八姑媽不高興，唐竹權是知道的，因爲他不在杭州，八姑媽就少了一個罵人的對象。但八姑媽其實是很疼愛唐竹權的，她罵他越多，罵得越是咬牙切齒，也就足證她是多麼關心唐竹權。

唐竹權並不愚蠢，他也知道八姑媽很疼愛自己，但他却認爲：「最難消受姑媽恩。」所以他總是儘量逃避，不想遇見這個外剛內柔的八姑媽。

杭州是個好地方，但長安的杭州樓却更好。自從杭州樓開設以來，唐竹權大有樂不思蜀之感，本來，他是打算回家過新年的，但日子一天一天的躭過去，到了今天大年初一，他還是捨不得離開長安，捨不得離開杭州樓。

雖然是大年初一，但杭州樓仍然如常營業，而所有伙計都一律加電獎賞，但賞金多少却要等到大年初一的正午才宣佈。

現在，已快將午晌時份，但唐竹權却不在杭州樓裏。

原來他早已知道龍城璧會到長安，所以很早就在街頭恭候着。

×　×　×

龍城璧果然來了。

唐竹權早已準備了兩罈美酒，只等他一到，就要抓住他喝個痛快。

但唐竹權還沒有提着兩罈酒截着龍城璧，就已有人拉停了龍城璧胯下的驢子，然後便是三個怪人圍住了他。

「龍大俠，新春伊始，咱們打一場架作爲慶祝好不好？」拉停驢子的，原來就是中原三大法師的老大智智。

一看見中原三大法師，龍城璧就笑了。「過新年，不要打架！」他向三大法師說：「新年是一歲之始，大家應該和和氣氣，說些吉利的說話。」

老二仁仁眉毛一揚，咧嘴笑道：「對！今天大家都大吉大利，正是福如東海、生意興隆、金銀滿屋、快高長大、牙齒牢固、指甲乾淨、買二開六！」

老三勇勇法師一怔：「甚麼叫買二開六？」

老二仁仁法師道：「買二開六，就是逢賭必贏的意思。」

老三搖搖頭：「我還是不懂。」

老二道：「你懂不懂賭攤子？你若押『二』那一門，而結果開出一個『六』的話，那麼也就等於是開個『二』了，所以還能不贏錢嗎？」

老大却沉着臉：「賭禍害人匪淺，不賭才是眞正的贏錢。」

老三點頭稱是，老二却岔開話題道：「今天說話要大吉大利，甚麼『害人匪淺』這等不甚好聽的語句以後休再重提。」

龍城璧微微一笑，道：「三位法師在長安多久了？」

老二道：「兩年啦。」

老大哼一聲：「少撒謊，兩天才是眞的！」

老二道：「但昨天是大年夜，今天是大年初一，首尾計算，就是一共兩年！」

老三「哦」一聲，道：「言之成理！」

龍城璧道：「在兩個月前，三位不是還在東海之濱嗎？」

老二道：「兩個月前是的，但咱們在東海之濱的日子過得太寂寞，所以就決定到長安來。」

龍城璧道：「長安有甚麼好？」

老三道：「長安是個大地方，樣樣都好。」

老二又說道：「但有一件事情十分不妙。」

老大道：「又有何不妙之處？」

老二道：「江湖傳言，雪刀浪子的情敵已到了長安。」此言一出，唐竹權立刻就冒了出來，他瞪着銅鈴般的眼睛望着老二，怪聲問道：「龍城璧有甚麼情敵？怎麼老子一點也不知道？」

老二也瞪着他，忽然冷冷一笑：「唐老闆，你除了喝酒睡覺之外，又還能知道一些甚麼事情？」

唐竹權臉色一寒：「老子最少知道，你的鼻子絕對挨不住老子三拳。」

老二道：「你想打架？」

唐竹權道：「本來不想，但現在却想極了。」

老二立刻擺開動手的架式，道：「來罷，怕你的就不是好漢！」

唐竹權冷冷一笑：「老子現在雖然很想打架，但却不想欺負你這種人。」

老二怪聲道：「甚麼這種人那種人的？你到底想罵我是個甚麼人？」

唐竹權道：「好人。」

老二一怔，半晌才道：「你這是甚麼意思？」

唐竹權道：「老子從不欺負好人，而你這位法師，雖然渾噩糊塗，但却心腸不壞，所以就算老子很想打架，也絕不會在你的鼻子上揍三拳。」

老二忽然笑了：「原來你也沒有眞的醉，而且比剛睡醒的兔子還更清醒。」

老三道：「天下間怎會有如此肥胖的大兔子？」

老二道：「管他是大兔子還是大肚子，他既然說我是個好人，那麼他一定也是個好好先生。」

老大皺了皺眉，不悅地說：「休亂拍馬屁！」

老二道：「就算是拍馬屁，也是他先拍我的，然後我才拍他的。」

唐竹權哈哈一笑，道：「老子現在很想跟一個人打架，你們可知道他是誰？」

老三道：「是不是龍大俠的情敵？」

唐竹權立刻點點頭，道：「對！這混蛋是誰？老子要他知道，他根本就不配成爲龍城璧的情敵！」

老大道：「但你連那人是誰都不知道，又怎知他不配？」

唐竹權道：「上天下地，除了龍城璧外還有誰配得上老子的妹子？既然誰也配不上唐竹君，龍城璧又何來甚麼情敵。」

老三道：「難道你沒聽過一句話，叫癩蛤蟆想吃天鵝肉嗎？」

唐竹權道：「若眞有這麼一個癩蛤蟆，老子就先把他的蛤蟆皮剝下來再說！」

說到這裏，他忽然抱着兩個大酒罎，繞到龍城璧後面大聲喝道：「你是從那裏來的鳥漢？爲甚麼老子一面講話，你就一面揮筆疾書，到底你寫的是甚麼鳥？」

他是向那黃袍漢子質問。

黃袍漢子淡淡一笑：「尊駕很胖。」

唐竹權怒道：「老子胖不胖干你的屁事！」

黃袍漢子又微笑着說：「因爲你又胖又嗜酒，而且說話粗鹵，又是當今武林第一大美人唐二小姐的哥哥，所以你一定就是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竹權！」

唐竹權粗聲粗氣地說：「哼！那又怎樣？」

黃袍漢子道：「我寫我的經書，你喝你的美酒，大家河水不犯井水，你又何必多管閒事？」

唐竹權兩眼一瞪，道：「你若躲在茅坑裏寫，老子自然不管，但你一直跟着龍城璧，這就大有蹊蹺得很！」

黃袍漢子道：「我又不是跟着尊駕，你又何必生氣成這副樣子？」

唐竹權道：「你跟着龍城璧也就等於是跟着老子，難道你是浪子的跟班嗎？」

想不到黃袍漢子居然點點頭：「對了，我就是龍大俠的跟班，所以非要整日整夜不分早晚跟着他不可。」

唐竹權一呆，但接着就轟聲大笑起來：「龍城璧怎會有跟班？就算要找個跟班，你這狗崽子也不配！」

誰知龍城璧却搖搖頭，道：「他的確是我的跟班，而且還幹得很出色。」

唐竹權大吃一驚，瞪着龍城璧道：「你在攪甚麼把戲？」

龍城璧淡淡一笑，道：「一個人孤寂得太久了，自然就想找個人陪伴左右，而僱用一個與衆不同的跟班，倒不失是可行之法。」

唐竹權又是一呆，隨即接道：「他若是你的跟班，爲甚麼你騎驢子，而他却坐在馬車之上？」

龍城璧道：「這很簡單，因爲我這個跟班很有錢，而我現在却連一匹馬都買不起。」

唐竹權道：「你的錢又花光了？」

龍城璧道：「當然早巳花光，否則又何必到長安來？」

唐竹權道：「你在兩個月前，不是在老勾的賭場裏贏了三萬兩嗎？」

龍城璧道：「不錯，總數是三萬另九百二十七兩。」

唐竹權道：「在短短兩個月之內，你怎花得掉這許多銀子？」

龍城璧道：「我自己一個人當然花不了三萬多兩銀子，但那一天我剛從老勾的賭場走出來，就遇上了八十三個想做新郎倌的人。」

唐竹權嚇了一跳，用左手拉長左耳，道：「你說有多少個新郎倌？」

龍城璧道：「八十三個！」

「八十三個新郎倌？那麼豈不是也有八十三個新娘子了？」

「不，他們只是八十三個想做新郎倌的人，並非眞的巳成爲新郎倌。」

唐竹權皺眉道：「怎會一下子就出現了八十三個這樣的人？」

龍城璧道：「那是丁黑狗找來的。」

唐竹權更是莫名其妙：「丁黑狗瘋了嗎？爲甚麼要做出這種傻事？」

龍城璧道：「這不是傻事，而是一片好心。」

唐竹權道：「你越說越奇了，他們既然想討老婆，就應該去找紅娘，爲甚麼却在賭場外面等你？」

龍城璧道：「但成親是很花錢的，有不少人積蓄了十幾年，才勉勉強強湊足這筆銀子。」

唐竹權道：「這麼說，那八十三個都是窮漢了？」

龍城璧道：「他們不一定都很窮，但却都沒有能力完成親事，所以丁黑狗就把他們集合在一起，然後找我商量商量。」

唐竹權一怔：「商量甚麼？」

龍城璧回答道：「商量就是帮忙的意思。」

唐竹權這才恍然大悟：「原來他們是來借銀子的。」

龍城璧又答道：「我也不是借，而是送。」

唐竹權道：「一送就送了三萬兩？」

龍城璧道：「八十三個人分用，那也不算太多。」

唐竹權道：「但這樣對你又有甚麼好處？」

龍城璧說道：「把那些銀子派掉了，人就會舒服得多，而且再也不必担心又再輸掉。」

唐竹權道：「你不是逢賭必贏嗎？」

龍城璧道：「逢賭必贏的只有騙子，但我不是。」

唐竹權道：「既然不是騙子，怎會一下子就贏了三萬兩？」

龍城璧道：「因爲有人故意要輸給我，所以我就贏了。」

唐竹權大奇：「是那個笨瓜，居然要故意把銀子輸出去？」

龍城璧道：「是一個想活下去，但却給『梅花殺手』白一枝緊盯着的富戶。」

唐竹權想了想，道：「聽說那白一枝武功極高，是殺手中的殺手。」

龍城璧點點頭，道：「但這一次，白一枝並不是受僱於人，而是自己要殺了那個富戶。」

唐竹權道：「這又是甚麼緣故？」

龍城璧道：「因爲那富戶不肯把女兒嫁給他。」

唐竹權一怔：「就是爲了這點鷄毛蒜皮的小事，白一枝就要殺人？」

龍城璧道：「但對白一枝來說，這絕不是一件小事。」

唐竹權道：「天下多美女，那富戶的女兒就算是天香國色，也不值得爲她而殺人。」

龍城璧笑了笑，道：「但你也不是曾經爲了十斤竹葉青就殺掉了三個人嗎？」

唐竹權也哈哈一笑：「你倒會抽老子的後腿，老實說，那次老子爲酒殺人，只是借題發揮，其實老子早就想幹掉『湖北三毒』！」

龍城璧道：「白一枝也是這樣，他根本就不是眞的喜歡莫綺心。」

巳沉默多時的中原三大法師終於忍不住齊齊「啊」的一聲，道：「原來她的名字叫莫綺心。」

老大道：「這名字不錯，但若叫莫歪心，那就更有意義。」

老二說道：「若叫莫變心也是很不錯的。」

老三道：「何不叫莫多心，這名字不是更美嗎？」

唐竹權哼一聲：「三位說話小心一點，莫要惹得老子生氣起來，把你們一個一個都踢出長安城外。」

三怪立時閉嘴，難得的是三張臉孔仍然掛着微笑。

唐竹權這才望着龍城璧，道：「莫綺心的老子叫甚麼名字？」

龍城璧道：「她父親叫莫懷。」

唐竹權「噢」的一聲：「莫懷可是個大財主，聽說他的家裏有金山銀海，連床板都是用金子鑄成的。」

龍城璧道：「所以白一枝才說要殺他，但實際上，這是敲詐。」

唐竹權問道：「白一枝想勒詐莫懷多少？」

龍城璧道：「五百萬兩。」

唐竹權嘿嘿一笑：「眞是好大好大的胃口。」

龍城璧道：「但他的胃口實在大得太離譜了，莫懷雖然很有錢，但怎麼說也拿不出五百萬兩來。」

唐竹權道：「這是獅子開大口，後來必然是討價還價了？」

龍城璧點點頭，道：「不錯，白一枝最後把價錢一減，減爲五十萬。」

唐竹權道：「五十萬也太厲害了，莫懷怎肯付錢？」

龍城璧道：「他的確不肯，於是就拜托了丁黑狗，叫丁黑狗來找我。」

唐竹權目光一亮：「然後你就和莫懷在老勾的賭場裏碰頭，雙方大賭一場？」

龍城璧道：「不錯，我推牌九只不過拿了兩點，莊家就把牌覆蓋着推出去，說自己拿的牌連一點也不如。」

唐竹權道：「那麼是鷩十了？」

龍城璧道：「莊家不錯這麼說，但你相信不相信？」

唐竹權道：「若推莊的是老勾，老子自是深信不疑，那狗養的老王八從來也不肯吃一點點的虧。」

龍城璧道：「但那一天，推莊的却不是老勾，而是莫懷。」

唐竹權道：「這分明是故意輸給你，來討你的歡喜了。」

馬車上的黃袍漢子突然插口，說：「用這種方法來討好龍城璧，乃下策中的下策。」

龍城璧笑了笑，道：「但莫懷這條下策中的下策却成功了，我巳答應帮助他對付白一枝。」

黃袍漢子道：「但你答應莫懷對付梅花殺手，絕不是爲了那三萬兩，而是爲了莫小姐。」

唐竹權一怔：「那莫綺心是個美人兒嗎？」

黃袍漢子道：「當然美。」

唐竹權冷笑一聲：「總美不過老子的妹子罷？」

黃袍漢子道：「差是差了一點點，但也就只是差那麼一點點而巳。」

龍城璧道：「美不美那又是另一回事，但她是純潔而無辜的，我不想看見她死在白一枝的手裏。」

唐竹權道：「眞是一筆糊塗帳，現在那白一枝怎樣了？」

龍城璧道：「他仍然活得很好，但武功巳給我廢掉了。」

唐竹權「咦」的一聲：「原來你巳跟梅花殺手動過招了？」

龍城璧笑道：「我既巳答應了莫懷，而且連那三萬兩也當場花掉，又怎能背信食言，再讓白一枝繼續作惡下去？」

唐竹權忽然冷笑一聲，道：「果然好狡猾！果然好可惡！」

龍城璧道：「你在罵誰？」

唐竹權道：「當然是罵丁黑狗那個眞叫化！他也不想想，當年若不是你在暗中保住他，他早就給丐帮的老叫化、大叫化當作是虱子般捏死了，但這臭叫化却屢次把你來利用，連那三萬兩也派得乾乾淨淨，這豈不是叫你白幹一場嗎？」

龍城璧搖搖頭，道：「你這種說法一點也不對，錢是我收下的，雖然丁黑狗帶了八十三個未來新郎倌來找我，但我若不肯把銀子送出，又有誰能把我怎樣？」

老大點頭不迭，道：「對了，說來說去，還是龍大俠甘心情願的。」

老二道：「送錢給人家娶老婆，這種事我連聽也未曾聽過。」

老三道：「就算有人送，也不會送那麼多銀子，而且受惠的新郎倌還有八十三個之多。」

老大捂着鼻子，忽然上前拍拍龍城璧的大腿：「那八十三個人現在大概都巳成家立室了，你又怎樣？」

龍城璧微微一笑：「哦？你在担心甚麼？」

老大道：「我担心你一直蹉跎下去，終於要變成一個和尚。」

龍城璧還沒有回答，唐竹權巳搶着說：「他若敢去做和尚，老子就把的鼻子割下來！」

老二道：「世事很難說，尤其是龍大俠現在有了情敵，說不定你的妹子移情別戀，貪新忘舊，那麼龍城璧就會眼巴巴地瞧着煮熟了的鴨子飛走。」

唐竹權瞪視着他：「龍首城璧又會有

甚麼情敵了？這混蛋叫甚麼名字？」

老大乾咳兩下，才慢條斯理地說：「這人姓白，叫白一芳。」

老二接道：「他就是白一枝的哥哥，也是江湖上人稱『毒花侯』的白堡主。」

老三說道：「毒花堡中人，近十餘年來一直銷聲匿跡，蟄伏不動，但誰也不知道，梅花殺手白一枝原來就是白一芳的胞弟。」

老二嘆了口氣：「連本法師那樣的人物，居然也是直到半個月前，才弄清楚這一件事，可見其餘人等，更是烏眼蒙頭，如在夢中。」

唐竹權沉思了一會，道：「長安城裏來了一個這樣的人物，倒是非要見識見識不可。」

老大道：「你準備怎樣？」

唐竹權道：「找他拜年。」

老三道：「他若不接見你，那豈不是大年初一就弄得十分沒趣。」

唐竹權冷冷一笑，說道：「這姓白的混蛋若不見老子，沒趣的就是他，而不是老子！」

龍城璧淡淡說道：「你不想跟我喝酒了？」

唐竹權一怔，道：「誰說老子不想跟你喝酒？但現在時候還早，且待老子把白一芳踢出了長安，以後才再跟你痛痛快快大喝一場。」

龍城璧道：「白一芳又沒有得罪你，你為甚麼要在大年初一就去跟他嘔氣？」

唐竹權道：「他是你的情敵呀！老子既然知道有這麼一個人存在，又怎能讓他再胡混下去？」

龍城璧道：「就算你眞的可以把他趕出長安，那又怎樣？」

老大桀桀一笑：「這一問問得妙，唐老闆，你不是想把白一芳從長安踢到杭州去會見佳人罷？」

老二道：「杭州佳麗成千上萬，倒不知道白一芳會去見誰？」

老三道：「這還用問嗎？當然是去會見武林第一大美人唐竹君嘍。」

「胡說！」唐竹權怒喝道：「老子可以索性把他幹了，叫他以後再也去不了杭州！」

龍城璧立刻搖頭：「這主意一點也不好，今天是大年初一，又何苦弄得長安城內血腥遍地？」

唐竹權道：「但這姓白的混蛋，顯然對你不懷好意，別忘記白一枝的武功是給你廢掉的。」

龍城璧道：「我只是廢掉他的武功，說不定對他還大有益處。」

唐竹權道：「這豈不是風涼話嗎？」

龍城璧道：「世間上不懂武功的人遠比懂武功的人為多，他們也不是活得很好嗎？」

唐竹權道：「但白一芳的看法，只怕和你完全不同。」

龍城璧道：「就算他要找我算帳，也一定不會在今天。」

唐竹權道：「你有這份自信，知道今天準會沒事？」

龍城璧點點頭：「不錯，今明兩天，長安城內一定天下太平。」

唐竹權問道：「那麼到了初三又怎樣呢？」

龍城璧微微一笑：「那已是兩天以後的事情了，我們又何必老早就去担心。」

唐竹權想了一想，終於說：「對！初三的事，就等到初三才去担心好了。」

老二瞧着他道：「唐老闆，咱們現在是不是馬上回杭州樓吃鷄鴨，喝美酒。」

唐竹權道：「喝酒是可以的，但鷄鴨却不能吃，因為今天咱們要吃齋菜！」

老大皺了皺眉：「想不到你也有這一套。」

唐竹權道：「這一套習俗可不是老子的，而是唐家的老規矩，每逢大年初一，例必戒腥葷，只能吃素。」

老大道：「你向來就是個沒規沒矩的人，怎麼忽然又會遵照家規行事？」

唐竹權哈哈一笑，道：「老子雖然平時沒規沒矩，但在這一年之初，還是遵從家規的好。」

這時候，那黃袍漢子仍然不斷地揮筆書寫，唐竹權忍不住皺眉道：「你在馬車上寫甚麼東西？」

黃袍漢子又寫了幾個字，才道：「有聞必錄，以事論事。」

唐竹權冷冷一笑，問龍城璧：「你這個跟班是不是個瘋子？」

龍城璧笑了笑，道：「他不是瘋子，充其量也只能算是個書獃子而已。」

× × ×

正月初二，桃香園的桃花越開越燦爛了。

在長安，人人都知道桃香園的桃花最多最美，但眞正為了看桃花而來的人却沒幾個。

因為這裏的女人更多更美。

桃香園是美人窩，也是個銷金窩，正是沒有錢的人不敢進來，而有錢的人却不捨得離去。

熟悉桃香園的人都知道，這裏有前三廳，後五院，但環境最雅緻，場面最堂皇的却是千桃樓。

能在千桃樓喝酒看花，坐擁美人，這一直是那些紈袴子弟，歡場闊客引以為榮的人生樂事。

桃香園本來就是個很花錢的地方，而千桃樓更非一般等閒之輩可以踏足之所。

無數大爺、公子之流，就是在這裏玩得樂不思蜀，結果弄得床頭金盡，由溫柔鄉墮進萬丈深淵，再也無法東山再起。

色字頭上一把刀，這句老生常談眞是半點也不騙人的。

但一鷄死，一鷄鳴，儘管無數人在這裏弄得身敗名裂，甚至是妻離子散，接踵而來大花金錢的闊客仍然是絡繹不絕。

以近個把月來說，豪興錢莊的霍大老闆，就幾乎天天都在千桃樓裏，連錢莊的生意也懶得親自管理，索性交由妻妾們主持。

在長安，人人都知道霍大老闆最忌憚的人是沙九公子。

沙九公子是金沙錢莊的老闆，正是同行如敵國，這兩大錢莊早已展開了激烈的明爭暗鬥。

但在兩個月前，沙九公子在洛陽豪賭，一夜之內就把金沙錢莊完全輸掉了。

在金沙錢莊整座贏回來的人，正是霍大老闆。

這是一場驚人的豪賭，也是一場驚心動魄的生死戰。

結果，霍大老闆勝利，一舉挫敗了強敵。

他很高興，一連十幾天都在千桃樓裏擺酒設宴，直至大年夜還捨不得回家。

但就在這一天，桃香園來了另一個闊客。

鴇母姚婆子自然立刻現身上前迎接，她不看別的，就只看這闊客的隨從僕人，就已够她瞧得連眼都直了。

她從來也沒有見過那麼多的從僕跟隨着一個主人，只見左一排三十六，右一排也三十六，竟然有七十二個從僕護着主子來到了這座桃香園。

姚婆子一看見這等陣勢，眞是又驚又喜，唯恐招待不週，幾乎把桃香園所有的姑娘都請了出來。

那闊客大概是三十五六歲，只見他一身衣服華麗無比，令人一望而知是個大有來歷的富豪人物。

「大爺路上辛苦了，請歇一歇，無論大爺要用甚麼茶，要喝甚麼酒，都儘管囑咐下來便是。」姚婆子一上來就陪盡小心，一點也不敢怠慢。

那闊客輕輕擺了擺左手，無名指上的漢斑玉戒又把姚婆子瞧得傻住了。

這種玉戒指，姚婆子當然不是第一次見過，但像那麼巨大而又那麼上等的貨色，她却還是頭一次大開眼界。

光是這枚玉戒，恐怕最少就值得上一萬兩。

那闊客也不客氣，大模大樣地就坐了下來，說道：「這裏就是長安最大的妓院嗎？」

他這句話更不客氣，但姚婆子却絲毫不以為忤，連忙陪笑說道：「大爺的說話，一點也沒有錯。」

那闊客望了她一眼，道：「這位媽媽怎樣稱呼？看妳這副尊容，倒是個很有福氣的人。」

「不敢當，折煞老身啦。」姚婆子道：「這裏人人都稱呼老身做姚婆子，老身還沒請問大爺尊姓大名哩。」

那闊客緩緩地呷了一口茶，道：「我姓白，叫白一芳。」

姚婆子「啊」的一聲：「原來是白大爺，今晚是團年夜，難得您老人家還有興緻光臨，這眞是桃香園的光采。」

白一芳眉頭一皺，道：「是不是這裏到了明天大年初一就暫時歇業，等到初十以後才再大開方便之門？」

聽見「大開方便之門」這幾個字，不少娘兒們都在掩嘴失笑。

姚婆子却不敢失禮，只是恭恭敬敬地回答：「桃香園自開設以來，已十幾年了，但從來也沒有休息過一天。」

白一芳微微笑道：「這麼說，我大可以在這裏舒舒服服的過新年了？」

姚婆子眉花眼笑地說：「這還用提嗎，只要白大爺肯賞光，老身保證您老人家可以得到妙不可言的最佳享受。」

白一芳「唔」的一聲，道：「那很好，從今晚開始，我要在這裏天天設宴，一直到年初十為止。」

姚婆子更加高興不迭：「原來白大爺要請客，那不成問題，咱們這裏的紫霞廳最够氣派，而且地方寬敞，用來擺宴招待貴賓最是合適。」

白一芳却搖搖頭，道：「我不要紫霞廳。」

姚婆子一怔，繼而陪笑道：「那麼金萼軒也不錯。」

白一芳仍搖頭：「金萼軒也不好。」

姚婆子道：「那麼不如——」

「不如千桃樓罷，」白一芳不等她說完，已截口說道：「我雖然是初到桃香園，但却早已聽人說過，這裏環境最雅緻的就是千桃樓。」

姚婆子暗暗叫苦，面上却還是堆滿了笑容，道：「原來白大爺對這裏早就瞭如指掌，您老人家說的不錯，千桃樓的確是個好地方，但正如春蘭秋菊，各擅勝場，紫霞廳和金萼軒也各有它獨到之處……」

「不要再嚕囌了，」白一芳忽然臉色一沉，冷冷道：「我知道在千桃樓吃喝住玩都特別昂貴，妳是不是認為白某花費不起？」

姚婆子又是吃了一驚，忙道：「白大爺千萬不要誤會，老身長的雖然是對狗眼，但怎麼說也不敢小覷了白大爺分毫，不瞞您老人家說，千桃樓早已有人包了下來，只怕不到年初七八，他也不會離去。」

白一芳冷冷一笑：「這倒容易，給他兩倍銀子，叫他馬上離開這裏。」

姚婆子一聽見這句話，嚇得連臉都白了：「這怎麼可以？」

白一芳道：「若嫌兩倍太少，再加兩倍也不妨，總之，今晚我要在千桃樓上設宴。」

姚婆子「唉」的一聲：「白大爺，這倒叫老身為難了……」

白一芳也不再說甚麼，只是輕輕拍了一下手掌，立刻就有四個從僕抬着一口大鐵箱走了進來。

這口箱子十分之大，最少可以用來藏着一個彪型大漢。

但是這口箱子裏裝着的一定不會是個彪型大漢，因為它太沉重，居然要用上四個人才能抬得動，而且顯然還抬得相當吃力。

姚婆子怔住了，一時之間實在弄不清楚這是怎麼一回事。

那口大鐵箱很快就抬到了白一芳的面前。

「打開它。」白一芳命令着說。

箱子馬上被打開，裏面赫然全是黃澄澄的金子！

金蝎滅魂羅刹掌

箱子一打開，姚婆子差點就沒有當場昏倒過去。

她在這裏幹了十幾年，但從來也沒有見過這樣的客人，居然眞的抬着整箱金子來到桃香園裏。

白一芳俯身隨手拿起一塊金磚，放在姚婆子的手裏：「這是十足眞金，只要妳把霍正熊請走，這箱金子就是妳的。」

姚婆子捧着那塊金磚，連手也在顫抖

：「你……說整箱金子都送給老身？」

白一芳道：「一點不假。」

有了這箱金子照着眼睛，姚婆子還有甚麼事情幹不出來？

她連忙迭聲說道：「老身照辦，老身一定會請霍大老闆讓一讓，叫他改天才再來。」

說完，立刻就帶着四個紅衣漢子直往千桃樓。

這四個紅衣漢子，旣是她的乾兒子，也是她的保鏢。

他們當然都有一身武功，否則也不配在桃香園裏混這口飯吃。

× × ×

約莫過了一頓飯的時光，姚婆子回來了。

但那四個紅衣漢子却沒有回來。

這時候，姚婆子已想到了兩點：「這位白大爺可有點古怪，他分明是從遠道而來的，但却怎麼對桃香園的一切如此熟悉？還有，他原來早就知道在千桃樓的人是霍大老闆，而且還知道霍大老闆的名字叫霍正熊……」

但她也只能想到這些而已，若再想下去，一定又是想着那一箱令人爲之發狂的金子。

白一芳瞧着姚婆子面無人色的走回來，立刻沉着臉說：「怎麼說？霍正熊不肯走嗎？」

姚婆子苦着臉說：「老身帶着四個乾兒子上千桃樓去，但不到一忽兒他們就給霍大老闆的保鏢打得七葷八素……」

白一芳冷冷道：「我只是問霍正熊走了沒有？」

姚婆子搖搖頭：「照老身看，霍大老闆很生氣，他是怎麼也不肯離開千桃樓的了。」

「誰說我不肯離去？」話猶未了，在廳外的長廊已經响起了一個人的聲音：「姚婆子的寶貝乾兒子，霍某還得罪得起，但是白堡主來了，霍某又豈敢不退避三舍呢？」

原來是霍大老闆來了。

姚婆子一看見霍正熊，眞有左右爲難之感。

她想上前說兩句好話，但霍正熊已冷冷道：「不必向我請罪，若有人送我整箱金子，我也會不擇手段，甚麼事情都幹得出來。」

霍正熊也是個氣派十足的人物，他年紀比白一芳大，但却兩眼精芒電射，看來一點也不像個只會花天酒地的老淫蟲。

白一芳乾笑着，道：「眞是萬二分的對不住，你是長安人，隨時都可以在千桃樓享受個够，但白某却從遠道而來，這幾天若不能在千桃樓喝酒賞花，那就未免是太遺憾了。」

霍正熊道：「這也沒有甚麼，霍某在這廂告辭了。」

白一芳拱了拱手，說道：「不送！不送！」

霍正熊嘿嘿一笑，立刻帶着十一個隨身保鏢，頭也不回的就走了。

姚婆子暗抹了一把冷汗，剛才她眞怕霍正熊會跟白一芳打了起來。

但經過這一鬧，總算是不歡而散，霍大老闆將來可能再也不會來了。

但姚婆子並未忘掉那箱金子。

只要那箱金子眞的可以弄到手，那麼就算以後少了霍大老闆這個濶客，也是值得的。

她希望這位白大爺不會食言。

霍正熊離去後，廳子裏沉默了很久。

在這風月場所，這種情況是很罕見的，姚婆子暗中計算一下，發覺白一芳的從僕，比桃香園裏的姑娘們還要多。

過了很久，白一芳才問姚婆子：「他們傷得怎樣？」

姚婆子勉强地一笑：「好像……還不怎麼嚴重。」

白一芳却嘆了口氣，道：「不錯，只要還沒有嚥氣，就不算傷得太嚴重了。」

姚婆子「嗳」的一聲：「白大爺眞會說笑。」

白一芳說：「妳還有幾個乾兒子？」

姚婆子一怔，半晌才說：「老身總共有十二個乾兒子，但有四個不在這兒，他們都是在衙裏做公人的。」

白一芳道：「四個做公人，四個掛了彩，還有四個呢？」

姚婆子道：「白大爺有甚麼事情用得着他們嗎？」

白一芳道：「不是我用得着，而是妳非要找他們來搬動這口鐵箱子不可。」

姚婆子忽然覺得一顆心已快將從口腔裏跳了出來，她怔住了很久，才顫聲說：「把這口鐵箱子搬到甚麼地方？」

白一芳哈哈一笑，道：「這口箱子裏的黃金，現在已全屬於妳的了，妳喜歡把它搬到哪裏便搬到哪裏去，這又何必來問我？」

姚婆子連連點頭，聲音顫抖得更厲害：「是的！是的！白大爺眞是天下間最慷慨的大財主！」

白一芳淡笑揮手：「這點小小意思，姚媽媽休要放在心上，我現在大概可以登上千桃樓了？」

姚婆子忙應道：「當然可以，當然可以。」

就是這樣，原本在千桃樓裏享盡人間艷福的霍正熊就給這位白大爺趕跑了。

這種事很快就不脛而走，瞬即傳遍了整個長安。

× × ×

白一芳在千桃樓已三天。

就在這年初二的正午，有人要見白一芳。

這人一身灰衣，背上揹着一個殘舊的大皮囊。

白一芳考慮了很久，才施施然地從樓上走了下來。

灰衣人忽然把背上的大皮囊抛在地上，然後目注着白一芳說：「今天是年初二，我是來給你賀年的。」

白一芳望着那皮囊，良久才道：「這是你的賀年大禮嗎？」

灰衣人慢慢地點點頭：「是的，而且你一定會很喜歡它。」

白一芳道：「你有這個信心，居然知道我會喜歡你的賀禮？」

灰衣人道：「我們不妨打個賭。」

「打賭？」白一芳面上露出了奇怪之

色：「你要怎樣賭法？」

灰衣人道：「倘若你看過這份賀禮，而又不喜歡的話，那麼就算我輸了。」

白一芳道：「若我喜歡這份賀禮，你就算贏？」

灰衣人道：「不錯，這是最公平的賭法。」

白一芳搖搖頭，道：「但依我看，却是一點也不公平。」

灰衣人道：「對誰不公平？」

白一芳道：「當然是你不公平。」

灰衣人道：「何以見得？」

白一芳道：「因爲我就算很喜歡這份賀禮，也可以詐一點也不喜歡，那麼你豈非輸定了？」

灰衣人道：「這一點我倒不担心，因爲你並不是這種人。」

白一芳說道：「你把我看得那麼忠實嗎？」

灰衣人道：「這不關你忠實與否，而是以你這樣的人，根本就不屑在我面前掩飾內心的喜與惡。」

白一芳臉上奇怪之色更濃：「你眞特別，好，我跟你賭，你要賭甚麼？」

灰衣人道：「一句說話。」

白一芳道：「甚麼意思？」

灰衣人道：「你若輸了，就得老老實實回答我一句問話。」

白一芳道：「只是一句？」

灰衣人道：「不錯，我只問你一句話就走。」

白一芳沉吟着，道：「但你若輸了又怎樣？」

灰衣人道：「爲你殺一個人。」

白一芳凝視着他，過了很久才說：「你能够爲我殺誰？」

灰衣人道：「霍正熊。」

白一芳的眼色倏地變了：「你是誰？憑甚麼本領說這句話？」

灰衣人冷冷一笑，說道：「我叫司馬血。」

「殺手之王司馬血？」白一芳瞳孔暴縮。

「是的。」司馬血回答道：「你賭不賭？」

白一芳嘿嘿一笑：「當然賭！」他說完這三個字，就把那大皮囊解開。

但他只是看了一眼，立刻就把大皮囊再用繩子縛好。

他的臉色陡地一變，但瞬即却又面露笑容：「這份賀禮很好，我很歡喜。」

司馬血道：「你是承認自己輸了？」

白一芳道：「我並不是輸了便賴帳的人，而且這份賀禮實在不錯，我已決定接受尊駕的餽贈。」

司馬血道：「旣然這樣，我現在就要問你一句話。」

白一芳道：「你儘管問好了。」

司馬血道：「你肯不肯金盆洗手，退出武林？」

白一芳陡地呆住，顯然想不到司馬血問的竟然是這麼一件事。

他終於搖搖頭，道：「不！」

司馬血冷冷一笑：「看來，我眞是多此一問了。」

白一芳說道：「其實，眞正要問這句話的人，並不是你，你只是代替別人而問的。」

司馬血問道：「你知道我代誰來問你嗎？」

白一芳道：「當然是秦瘦山。」

司馬血道：「不錯，是秦瘦山，而且連這份賀禮，也是他交給我送來的。」

白一芳淡淡道：「秦瘦山給了你多少錢？」

司馬血道：「不算多，也不算太少，總之，我已很滿意就是了。」

白一芳道：「但是我可以讓你更加滿意。」

司馬血道：「我知道你有花之不盡的金子，但無論你現在給我多少，都已太遲了。」

白一芳道：「雖說忠臣不事二主，但秦瘦山不是皇帝，你也不是他的臣子，你隨時都可以離開他，來到白某麾下的。」

司馬血道：「你誤會了，我不滿意的並非金子，而是你這個人。」

白一芳乾笑着：「我這個人有甚麼不好？」

司馬血道：「也許你這個人樣樣都好，就只有一點令人受不了。」

白一芳道：「哦？是那一點令你受不了？」

司馬血道：「你的錢太多。」

白一芳大奇，問道：「錢太多有甚麼不好？」

司馬血道：「錢本來就是又腥又臭的，尤其是閣下的錢，更加腥臭到不得了，所以連你這個人也變得格外腥臭起來。」

白一芳冷冷道：「原來你是個自命清高之士，却不知道怎會成爲職業殺手，甚至被江湖中人譽爲殺手之王？」

司馬血道：「我一點也不清高，我賺的錢同樣也是又腥又臭的，所以，我一賺到了錢很快就會花掉，直至身上不名一文爲止。」

白一芳道：「聽說你的好朋友龍城璧也是這樣的人？」

司馬血道：「他和我不同。」

白一芳道：「有甚麼不同？」

司馬血道：「他殺人絕不是爲了錢，而且也從不要錢。」

白一芳道：「但他花錢的速度却和你差不多。」

司馬血道：「他花錢的時候看來亂七八糟，其實每一兩花出去都絕不寃枉。」

白一芳道：「你又怎樣？難道你經常把錢花得一塌糊塗嗎？」

司馬血說道：「可以這麼說，最少，我在賭桌上輸的銀子，就遠比龍城璧爲多了。」

白一芳道：「但你也常常贏錢。」

司馬血道：「在賭桌上能够贏錢的只有三種人，第一種是開賭的，第二種是騙子，而第三種就是賭運奇佳的人。」

白一芳道：「你屬於那一種？」

司馬血道：「種種都不是，所以，我是個輸家，幸好賭桌上賭的只是金銀財帛，若是賭命，我早就已經……」

「不要說了，」白一芳左手一揚：「今天是新年好日子，說話越吉利越好。」

司馬血盯着他：「你今天吃素？」

白一芳搖搖頭：「今天初二，可以吃肉，以可以殺生，但却不能殺人。」

司馬血道：「所以，我今天一定會很安全離開這裏。」

白一芳嘿嘿一笑：「難得今天相逢，何不留下來喝喝美酒，看看桃花？」

司馬血搖搖頭，道：「桃花雖美，但在我這種人眼裏，它就像是鮮血一樣，令人想起了血腥和殺戮。」

白一芳道：「你這種想法，未免是太奇怪了。」

司馬血道：「我本來就是個很奇怪的人，你若要我留下，除非把我殺了。」

白一芳道：「我早已說過今天不會殺人，但却有辦法可以讓你留下。」

司馬血說道：「這倒要看看是甚麼法子。」

白一芳淡淡一笑，忽然叫了一聲：「把神醫請出來。」

「神醫？」司馬血冷冷一笑：「普天之下，除了時九公之外，又還有誰配得上這兩個字？」

白一芳點點頭，道：「這一點，我完全同意。」

但司馬血的眼色忽然變了，因爲他已看見了一個白髮老人，在兩個家僕的扶持下走了出來。

這老人竟然就是天下第一號神醫時九公！

× × ×

時九公雖已年逾古稀，但他近兩年來的行動還是十分敏捷。

他除了滿頭白髮之外，可說是全無半點老態，更從來毋須別人扶持着來走路。

但現在，他每走一步，都好像十分吃力似的，若不是有兩個家僕在身邊扶持着，他簡直連站也站不起來。

白一芳背負着雙手，微笑着對司馬血說：「聽說時九公最少曾經有五六次，把你從死亡邊緣救活過來，是不是真的？」

司馬血面罩寒霜，冷冷道：「不是五六次，而是總共八次。」

白一芳「噢」的一聲，笑道：「這麼說，你總共欠他八條命。」

司馬血道：「但我只有一條命，就算還一條給他還欠七條。」

白一芳道：「你雖然只有一條命，但却可以用別人的性命來抵償。」

司馬血目光一寒，問道：「這是甚麼意思？」

白一芳道：「很簡單，只要你肯爲他殺八個人，那麼你以後就再也沒有欠他甚麼了。」

司馬血道：「他是神醫，只會救人，絕不會叫我去殺人害人。」

白一芳道：「他當然不會叫你去殺人，但你若不殺，他就會給人殺掉。」

司馬血道：「你把他怎樣了？」

白一芳道：「他現在沒有性命之虞，但却氣衰力弱，連站立也很困難。」

司馬血道：「他中了甚麼毒？」

白一芳道：「這一點，請恕無可奉告，總之，你要救他，就得帶看八個人的腦袋來見我。」

司馬血道：「你早已知道我會來到這裏？」

白一芳道：「秦瘦山一找你，我就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司馬血道：「如此說來，你的消息實在很靈通。」

白一芳道：「消息越靈通，才能活得越長久。」

「那倒未必，」司馬血冷然一笑：「不少武林隱士與世隔絕，反而可以長命百歲，倒是消息越靈通，知道得越多的人，往往會惹上一身飛來橫禍。」

白一芳臉色一沉。「少說廢話，你要救時九公，就得聽我的命令！」

司馬血道：「你要我去殺誰？」

白一芳道：「我要你去殺三個人。」

司馬血道：「三個怎樣的人？」

白一芳道：「三個駝子。」

「大漠三駝赫連兄弟！」司馬血皺了皺眉。

白一芳點點頭，道：「就是這三個畜牲，你殺不殺？」

司馬血道：「這三兄弟的確不是人，甚至比畜牲還更混帳。」

白一芳微笑道：「你已答應了？」

司馬血道：「聽說這三個駝子也已到了長安？」

白一芳道：「不錯，他們就在耀雲客棧裏。」

司馬血道：「這三個駝子，我可以殺，但九公又怎樣？」

白一芳道：「只要你殺了大漠三駝，我立刻就把時九公釋放。」

司馬血道：「解藥呢？」

白一芳道：「等你再殺掉其餘五人，解藥自然雙手奉上。」

司馬血道：「好，我答應你，明天這個時候，我一定再來！」

白一芳淡淡道：「明天就是初三，你上午已可動手殺人了。」

司馬血道：「大漠三駝不是人，是連畜牲也不如的東西。」說完，他就離開了千桃樓，離開了桃香園。

白一芳的臉色越來越冷了。

他瞧着時九公的臉，良久才說道：「爲了你，他會免費殺人，甚至不惜赴湯蹈火。」

時九公沒有答話，甚至臉上全無半點反應。

白一芳凝視着他看了很久，終於忍不住得意地大笑起來。

但他的笑聲很快又已停頓，接着，他把那大皮囊拿起，然後就登上了千桃樓。

× × ×

匆匆又已過了一天。

在這年初三的上午，忽然北風狂吹，連耀雲客棧的牌匾也好像快要給狂風吹掉下來。

小二阮阿十小心翼翼地捧着一大盤酒菜，來到了天字第三號房子。

房門早已敞開着，阮阿十還沒走進去，就已聽見一人粗聲粗氣的喝叫着：「他奶奶個熊，是不是要餓扁你家老爺的肚子，然後才來謀財害命？」

阮阿十聽見最後那句話，心中一慌，忍不住立刻機伶伶打了個寒顫。

他一打寒顫，滿盤酒菜便翻側下來，登時全都掉個稀巴爛。

阮阿十面色大變，心中叫苦不迭：「這一次阿十死定，那三個駝背怪物可不是人。」想到這裏，也不顧得收拾殘局，匆匆轉身便逃。

但他才走了幾步，已有一隻毛茸茸的手抓住了他的肩頭。

「你跑到哪裏？」阮阿十才聽見這五個字，人已給摔轉過來，接着就是眼前血光暴濺，痛得險些當場暈倒過去。

奇痛無比的是鼻子，他伸手一摸之下，只覺滿手濕濡濡，全是血漿。

阮阿十在魂飛魄散之餘，又聽見另一人冷笑道：「這小傢伙準是故意來消遣咱們，好大的胆子。」

又有一人說道：「反正是嘴裏淡出鳥，不如就把這傢伙的心肝挖了出來生吞活吃。」

一拳打碎阮阿十鼻子的人怪笑兩聲：「這主意不錯！」說着，居然寒光一閃，眞的一刀就向阮阿十的胸口砍了下去。

這柄刀彎而薄，鋒利異常，就算用來宰一條野牛也已游刄有餘。

阮阿十以爲今次非死不可了，但眼前刀光才閃起，另一道暗紅的光芒又同時射了過來。

阮阿十只道福無重至，禍不單行，却沒想到，這一道暗紅的光芒原來是他的救星。

紅光一射至，那柄彎而薄的刀就給震飛了。

阮阿十怔住，接着，他看見了一個灰衣人，正在跟兩個駝子動手。

不久，兩個駝子都倒下去，最後一個駝子大哭，却在哭聲中連發數十件暗器射向灰衣人。

灰衣人却在刹那間不見了。

等到那駝子再度看見灰衣人的時候，一把軟劍已透過他的咽喉。

× × ×

下午，司馬血揹着時九公從桃香園裏走出來。

司馬血是用三顆人頭，才能把時九公救出來的。

白一芳告訴司馬血：「時九公雖然是天下第一號神醫，但他已中了這種毒，除了獨門解藥之外，就算他自己也救不了自己。」

司馬血也相信這是事實，所以，他又答應了白一芳再殺五人。

等了司馬血帶着時九公離開後，白一芳登上千桃樓的彩簾廳。

從彩簾廳望出去，可以看見桃香園著名的桃林，但今天風很大，不少桃花都給大風吹落了。

白一芳看了好一會，背後忽然有人輕輕咳嗽兩聲。

白一芳這才慢慢地轉過身子，瞧着背後那人。

那人也瞧着白一芳，但白一芳却看不見他的臉。

那人是蒙着面孔的，雖然天氣十分寒冷，但是他身上却只是穿着一襲單薄的青衫。

「你不冷？」白一芳忽然這樣問了一句。

蒙面人搖搖頭：「不冷，你呢？」

白一芳嘆了口氣，道：「天氣雖不算太冷，人却高處不勝寒。」

蒙面人道：「司馬血已在你掌握中，他一定會爲你再殺其餘五人。」

白一芳道：「火已燃起，你那邊準備好了沒有？」

蒙面人道：「在我心目中，連慶功宴也已準備好了。」

白一芳乾笑道：「你有十足把握？」

蒙面人道：「沒有十足十，最少也有九成九。」

白一芳道：「但天下之事，不怕一萬，只怕萬一。」

蒙面人道：「我不怕一萬，更不怕萬一，只是唯恐天下不亂。」

白一芳道：「只要你我聯手，就算是太平盛世，也可以掀起驚濤駭浪，也只有這樣才是混水摸魚的大好機會。」

蒙面人哈哈一笑：「說得好，還有，唐老人的女兒快到長安了，你要打點精神，休要敗在龍城璧的手下。」

白一芳眉毛一揚，說道：「她果然來了？」

蒙面人道：「她既已知道龍城璧要決鬥，又怎能不來？」

白一芳道：「龍城璧若敗在我刀下，她會甚樣？」

蒙面人道：「沒有人知道那時候將會怎樣，但她不會喜歡你。」

白一芳道：「我也不是眞的要討她做老婆。」

蒙面人道：「討不討她做妻子那是你的事，但你一定要擊敗龍城璧，挫一挫他們的銳氣！」

白一芳微笑道：「別人都說雪刀浪子很難對付，但我却從來沒有把這個人放在眼內。」

蒙面人道：「但是令弟却栽在他的手裏。」

「不要再提白一枝！」白一芳的臉色忽然之間變得很難看。「他本來就是個蠢材！」

蒙面人嘆了口氣，不再說話。

× × ×

初四，風勢稍緩，寒意却是更甚。

一輛黑套馬車駛入長安，趕車的是個黑衫婦人。

馬車才穿過了一條大街，黑衫婦人已不大耐煩，下車抓住了一個路人便問：「唐大胖子的酒家在甚麼地方？」

那路人吃了一驚，忖道：「這婆娘怎麼這般粗鹵？」接着便搖了搖頭。

黑衫婦人臉色一沉：「你是眞的不知道？」

說着，手掌一伸，亮出了一錠十兩重的銀子。

那人瞧見這錠銀子，登時傻了一陣，接着連忙說道：「我記起了，唐大胖子就是杭州樓的老闆，他眞的很胖，又很喜歡喝酒，聽說他還有個外號，好像叫甚麼……天下第一號大……大醉俠似的……」

黑衫婦人「呸」了一聲，說道：「他那裏是甚麼大醉俠，只不過是酒鬼一名而已。」

那人道：「但近來許多人都叫他天下第一號大醉俠，又說他急公好義，有俠義

心腸，是個很難得的大好人……」

黑衫婦人皺眉道：「够了够了，我只想知道杭州樓在甚麼地方。」

那人道：「這個……這個……」他一面說一面抓鼻搔耳，但視綫却始終沒有離開過那十両白花花的銀子。

黑衫婦人立刻把銀子塞進他的手裏：「快說！」

那人一接過銀子，登時精神爲之一振，道：「從這裏去杭州樓，便捷之至，只要一直向前走，到街角右轉就可以看見杭州樓的招牌了。」

黑衫婦人開言，也不再說甚麼，立刻趕車向前駛了出去。

× × ×

在杭州樓，唐竹權正抓着一條烤得很香的黃麖腿，吃個不亦樂乎。

他酒量驚人，食量也同樣驚人。

但等到他聽見「八姑媽來了」這五個字之後，他便立刻把黃麖腿丟掉，還想逃之夭夭。

但龍城壁却把他攔住：「你想跑往哪裏？」

唐竹權道：「上茅厠。」

龍城壁搖搖頭：「這是謊話，爲甚麼遲不上茅厠，早不上茅厠，一聽見八姑媽來了就急得連臉都黃啦？」

唐竹權「唉」的一聲：「你不可知道，她是個多麼痳煩的人。」

龍城壁笑道：「但她也是世間上最關心你的女人！」

唐竹權還想爭論，但八姑媽的聲音已從外面傳了過來：「誰說我痳煩頂透？」

唐竹權大吃一驚，忙道：「沒有人說妳痳煩頂透。」

中原三大法師的老大立時接道：「的確沒有人說過這句話，唐大老闆只是說『她是個多麼痳煩的人』而已。」

唐竹權怒道：「你在放甚麼屁！」

老大道：「敢說不敢認，算甚麼英雄好漢？」

這時候，一個黑衫婦人已走了進來，她就是唐竹權想起了就頭疼，看見了就腿軟的八姑媽。

在八姑媽身邊，還有一個穿着翠綠長裙，美麗得無法形容的絕色佳人。

中原三大法師的老二和老三都瞧得癡呆起來。

「啊呀，原來唐二小姐也來了。」老二喃喃地說：「眞美！眞美！」

老三瞪了他一眼：「當然美！不然又怎配稱爲武林第一大美人？」

老大道：「也只有天下第一號大醉鬼那樣的人，才會有這樣的妹子。」

唐竹權一怔，繼而哈哈笑道：「好說！好說！」

老三眨眨眼，道：「但我却不明白這是甚麼意思？」

老大淡淡一笑，道：「老天爺很公平的，既然做大哥的長得這麼胖，又這麼難看，所以就讓做妹子的加倍漂亮，加倍動人，來彌補彌補前者的損失！」

唐竹權氣得直跳脚，駡道：「你竟敢繞着圈子來損老子，眞是活膩了！」他正想動手揍人，八姑媽已喝叫起來：「正經點行不行？」

唐竹權一聽見八姑媽的聲音，立刻身子軟了半截，忙道：「行！行！八姑媽有甚麼囑附？」

八姑媽的目光一移，凝視着龍城壁：「聽說你要跟白一芳決戰，有沒有這一回事？」

唐竹權搶着說：「沒有這回事！絕對沒有這回事！」

八姑媽沉着臉：「我可沒有問你！」

唐竹權訕訕一笑，道：「浪子的事，也就是我的事，他若要跟別人決鬥，我是一定會知道的。」

龍城壁却嘆了口氣，道：「但這一次却是例外了。」

唐竹權吃了一驚：「你……你說甚麼？難道你眞的要和白一芳決戰？」

龍城壁緩緩地點了點頭，答道：「是的。」

唐竹權道：「怎麼這次老子竟然會完全不知道？」

八姑媽冷冷一笑：「爲甚麼一定要讓你知道？」

唐竹權一頓足，道：「老子是他的老朋友嘛！」

八姑媽道：「是老朋友又怎樣？又不是要你去決鬥，你知道不知道又有甚麼關係？」

唐竹權道：「最少，老子可以助他一臂之力！」

八姑媽臉色一沉：「你在跟誰說話？怎麼居然老子長老子短的？是不是連我也要叫你一聲老子了？」

唐竹權忙道：「非也，非也！」

八姑媽哼的一聲：「枉你活到四十多歲，還不瞭解龍城壁的爲人，他不讓你知道決鬥這件事，就是不想讓你担心，再說，決鬥這種事情，只能以一對一，就算你知道了，又怎能助他一臂之力？」

唐竹權道：「浪子要跟別人決戰，我又怎會担心？他巳戰勝過無數武林頂尖高手，區區一個白一芳又算得上甚麼？而我說要助他一臂之力，也並不是要動手參戰，但却可以從旁喊吶助威，預早祝賀他馬到功成，把白一芳的腦瓜子『喀嚓』的砍掉下來！」

八姑媽冷冷一笑：「甚麼『區區一個白一芳』？你也未免太小覷江湖上的高手了。」

老大聞言，連連點頭不迭，應聲說道：「八姑媽教訓得對，正是一山還有一山高，强中自有强中手！」

老二唯恐落後，連忙說道：「照呀！又有道是一谷還有一谷深，大頭還見大頭鬼。」

老三却哭喪着臉，道：「這可乖乖的不得了，如此推算下來，龍城壁這一仗豈非必敗無疑啦？」

唐竹權哼的一聲：「我可不信這個邪，憑龍老弟的功夫，江湖上又有多少人抵敵得住？」

八姑媽道：「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白一芳早就巳經對龍城壁的武功詳加參硏，聽說還創出了破解八條龍刀法的招式。」

唐竹權道：「他又沒跟龍城壁交過手，怎知八條龍刀法是怎樣的？」

八姑媽道：「但武林中，見識過這套刀法的却是大有人在，白一芳手段厲害，又有花之不盡，揮之不散的金銀財帛，自然可以從各方面加以搜集，從而知道龍城壁的武功招數。」

老夫點頭道：「不錯，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白一芳既然早有深謀遠慮，自然是穩操勝劵。」

老二道：「那麼龍大俠就是穩操敗劵啦。」

老三道：「既知此等內幕，咱們可要發財了。」

老大一怔：「發甚麼鳥財？」

老三哈哈一笑：「龍大俠跟白一芳決戰，消息一旦傳開，勢必轟動武林，屆時還愁沒有人大賭一番嗎？」

老二道：「這個自然，上個月隴東狂客決戰冀南金刀，我就因此而贏了一筆大錢。」

老三眉毛一揚：「難怪你近來闊氣多了，那次你賭誰贏？」

老二道：「你猜猜？」

老三道：「是隴東狂客？」

老二搖搖頭，老大立時哈哈一笑：「還是我機智聰明，一猜就中，這一戰不問而知，準是冀南金刀贏了是也！」

誰知老二又是大搖其頭：「非也！非也！」

老三「啊」的一聲，恍然大悟地說道：「原來是和棋兩勝，再不然就是兩敗俱傷！」

但老二還是不斷的搖頭：「也不是這樣。」

老大聽得不大耐煩，不由怒道：「這樣不是，那樣也不是，到底是怎樣的？」

老二哈哈一笑，道：「他們這場決戰臨時取消了，根本就沒有打起來。」

老大奇道：「爲甚麼好好的一場決戰，忽然會臨時取消？」

老二道：「隴東狂客跟冀南金刀，本來就沒有甚麼深仇大恨，只是爲了一兩句酒後之言，才弄到要兵刄相見而巳，後來大家酒意消散了，火氣也不見了，這場決鬥就再也打不起來。」

老三道：「既然打不起來，你又怎會贏了大錢？」

老二吃吃一笑，道：「說話當日，早就有無數瞧熱鬧的傢伙聚集在決戰地點，固然有不少人是爲了大開眼界，不想錯過這一場精采絕倫的決戰，但也有不少賭徒聞風而至，想趁着這個機會大賭一場。」

老大冷笑一聲：「你當然就是後面那一種人了。」

老二搖搖頭：「那可不是。」

老大道：「你若不是爲了賭，又怎會跑去看甚麼決戰？」

老二道：「我趕到決戰地點，只是想勸一勸隴東狂客和冀南金刀兩人，希望他們能够化干戈爲玉帛，不要幹這等意氣之事。」

老大冷冷一笑：「你的心腸倒還算不錯。」

老二道：「但不用我勸，這兩人巳冰釋前嫌，不再擧行甚麼决鬥了，衆人自然是大爲鼓噪，尤其是那些嗜賭之徒，更是大爲失望。」

老三道：「決鬥之事既然告吹，這夥人也該一哄而散啦。」

老二搖頭道：「那可不然，雖然決鬥告吹，但那些賭徒還是不甘寂寞的，所以就索性在決戰的地點開賭，哈哈，正是時來運到，富貴逼人，我賭了三十一口牌九，第一口押三両輸掉，第二口押六両却贏了，第三口押足十二両，又再贏，第四口便押十六両，却輸去了，然後第五口押少一點，押五両五錢，險勝莊家，到了第六口……」

老大皺眉道：「你不是要從第一口說到第三十一口罷？別一口一口的說了，爽快一點說，賭到最後一口，你總共贏了多少？」

老二哈哈一笑，說：「不多不少，恰好一両正！」

老三瞪着眼，怪聲叫道：「甚麼，你只贏了一両？」

老二道：「贏一文錢也是贏，這又有甚麼說錯了？」

老三道：「但是這決不能說是贏大錢呀！」

老二道：「贏錢的大與小，在乎各人的看法而巳，有人贏幾萬両可能不當作是一回事，但對一些窮人來說，贏十文錢巳很值得歡喜！」

老三嘆了口氣，道：「我還以爲你最少贏了幾千両，誰知道……」

八姑媽忽然冷笑一聲：「三位說够了沒有！」

老夫陪笑道：「够了够了，還是請八姑媽說話才最正經。」

八姑媽這才面色稍寬，對龍城壁說：「我有件事求求你，你答應不答應？」

龍城壁嚇了一跳，忙道：「前輩有甚麼囑咐請說。」

八姑媽道：「你不要跟白一芳決戰，跟我回杭州好了。」

龍城壁吸了口氣，半晌才說：「決戰之事，還可慢慢商議，但在目前來說，我不能離開長安。」

八姑媽臉色一沉：「這又是甚麼道理？是不是要陪着大胖子喝酒？」

唐竹權「嗬」的一聲叫了出來，道：「可不要冤枉好人，這兩天龍老弟只陪我喝了十五斤高粱，三十五斤花雕，還有十八斤山西汾酒而巳……」

「够了沒有？」八姑媽冷冷一笑：「你自己是個大酒桶就好了，可不要連自己的未來妹夫也弄得一塲糊塗！」

「未來妹夫」這四個字一出口，每個人的表情都立刻變了。

龍城壁怔住，唐竹權瞪着銅鈴般的眼睛，而唐竹君却面泛紅霞，臉上露出了嬌羞無限的神態。

老大却哈哈一笑：「好極了，本法師終於聽見這樁天大的喜事啦！」

老二道：「但我却認爲這並不是天大的喜事。」

老大叱道：「你胡說甚麼！」

老二說道：「這不是胡說，是實話實說，因爲天大的喜事，充其量只能像天一般大小而巳，但照我認爲，這喜事實在比天還大，所以應該說是比天還大的喜事才對！」

老三點頭道：「這次老二說得對！眞是值得恭賀！」

唐竹權也是滿臉高興之色，問八姑媽道：「我的老子是不是已經答應了這門親事？」

八姑媽却搖搖頭，道：「還沒有。」

唐竹權登時大爲失望，嘆道：「我的老子還沒有答應，這豈不是一切都是白說嗎？」

八姑媽笑了笑：「這種事急不來，再說，龍城璧直至現在還沒有向唐家提親呀，那麼你父親又怎能答應甚麼？」

唐竹權一拍腦袋，叫道：「對了，龍城璧，你是怎麼搞的？你對老子的妹子，到底是眞情眞義，還是……」說到這裏，自知不妥，立時訕訕一笑，不再說下去。

八姑媽已怒視着他，罵道：「你一定是醉瘋了？龍城璧對竹君怎樣，難道還用懷疑的嗎？」

龍城璧微微一笑，道：「唐兄快人快語，而且說的也沒有甚麼不對，至於這門親事，在下就算向唐老祖宗磕穿了額頭，也一定要得到成功的。」

唐竹權陡地狂笑起來：「好！眞不愧是雪刀浪子，我老子若是不答應，我也陪你一塊兒磕頭，一直磕到我的老子答應爲止！」

唐竹君的臉更紅了，八姑媽却微微一笑，在她的耳邊輕輕地說：「妳沒有看錯人，現在就只等妳父親點頭了。」

唐竹權一拍肚子，笑道：「咱們的老子雖然頑固一點，但却也不是全然不講情理的，何況精誠所至，金石爲開，我敢保證，此事必然皆大歡喜，完滿收場。」

老大呵呵笑道：「如此說來，龍大俠現在最好馬上回杭州，向唐老祖宗提親可也！」

龍城璧道：「杭州我是非去不可的，但現在還不行。」

老二道：「現在不行，要等到甚麼時候才行？用不用三年五載？」

老大道：「本法師倒明白龍大俠的心意，他並不是不想早點回杭州向唐老祖宗提親，而是長安之事一日未了，他便決不能就此放棄，一走了之。」

老三道：「對！正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親事雖然重要，但白一芳趾高氣揚，不可一世，留在世上始終是個大禍胎。」

老二道：「旣是禍胎，那就非除不可了。」

老大道：「話雖如此，但要解決白一芳，倒也不是容易之事。」

老三道：「白一芳再神通廣大，也萬萬不是咱們中原三大法師之敵。」

老二目光一亮，道：「對了，眞是一言驚醒夢中人，咱們殺進桃香園，把那白一芳碎屍萬段，豈不是一了百了，千了萬了嗎？」

老三道：「你說得不對。」

老二道：「又有甚麼不對？」

老三道：「一了百了是對的，但千了萬了就不對了，因爲一了百了是以一比一百之數，所以若用千了就該說成千了十萬了才對。」

老二道：「我若說九千九百九十九了呢？」

老三道：「那就是九千九百九十九了九十九萬九千九百了了。」

老大哈哈一笑，道：「果然是才高八斗，學富五車，這種計算，實在大有新意之至！」

老三道：「事不宜遲，咱們馬上就去把白一芳剁成肉醬！」

龍城璧忙道：「此事萬萬不可輕舉妄動！」

老大道：「誰說咱們輕舉妄動？咱們三大法師是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才決定這麼幹的。」

龍城璧道：「但三位法師若把白一芳殺了，江湖上的朋友就會恥笑在下，說在下是個胆小鬼，是個貪生怕死的懦夫。」

老大怪眼一瞪：「你是胆大包天的浪子，誰敢這麼說？」

龍城璧道：「若在平時，三位法師殺了白一芳，旁人自然不會說甚麼，但如今白一芳已向我下了戰書，而三位又是在下的好友……」

「本法師明白啦！」老二搶着說：「這也很有道理，正是人言可畏，咱們若比你搶先一步把白一芳殺了，必然惹來不少閒言閒語，咱們三大法師當然不會覺得怎樣，但龍大俠就會很不好受了。」

「你懂個……夢！」唐竹權聽得一肚子火，礙着八姑媽在場，好不容易才把那個不雅的字改成『夢』，「龍城璧是担心你們三個混蛋送羊入虎口，還沒進入桃香園就給白一芳的手下吊了起來！」

老二暴跳道：「你才懂個……夢！」

「不要爭吵！」老大用力擺手，喝道：「大家都是同道中人，正是蛇鼠一窩，休要傷了和氣。」

唐竹權「呸」一聲，道：「誰跟你蛇鼠一窩？」

老三笑道：「唐大老闆休要生氣，咱們是一丘之貉才對！」

老二連忙搖頭不迭：「一丘之貉也是錯了，該說是物以類聚，臭味相投才最貼切。」

八姑媽冷冷道：「你們爭論了大半天，但對事情一點帮助也沒有，眞是廢話連篇！」

老大面色一變，說道：「這裏可不是杭州！」

八姑媽也是面色一沉：「你這話是甚麼意思？」

老大道：「我知道妳在杭州是兇慣了的，但到了長安，嘿嘿！嘿嘿！」

八姑媽的臉色更是不好看：「我到了長安便怎樣？是不是連說一句話都不可以呀？」

老大捏着拳頭，大聲道：「妳已說了幾百句說話，但咱們都已聽膩了，所以，再見！」

八姑媽一怔：「你說所以甚麼？」

「所以，再見！」老大又再次重複着說。

老二和老三也同時大聲說：「對了！所以，再見！」

三怪說完這幾句話之後，果然立刻就離開了杭州樓。

八姑媽又呆了好一會，才道：「他們在搞甚麼鬼？是不是去對付白一芳？」

龍城璧搖了搖頭，說道：「那倒不會，因爲他們一定不肯做出損害我聲譽的事情。」

八姑媽說道：「但這三個怪物瘋瘋顛顛的，只怕這一去也，還是會大大的闖禍呢。」

龍城璧苦笑着道：「這三位法師別的本領不行，但是闖禍的功夫，倒是武林一絕。」

八姑媽道：「海角巨靈神也算得上是一號了不起的人物，想不到他這三個徒兒，唉……」

龍城璧道：「前輩也不必太爲他們担心，只要他們幹的不太過份，而對手又不算太厲害的話，他們總是可以逢凶化吉，化險爲夷的。」

唐竹權望着八姑媽，忽然笑道：「姑媽果然是金剛臉孔，菩薩心腸。」

八姑媽立刻又板着臉：「甚麼金剛菩薩？四十多歲人了，還是沒正沒經！」

唐竹權吃吃一笑，本來還想說幾句，但看見八姑媽這副樣子，只好閉上嘴巴一言不發。

就在這時，八姑媽忽然大喝一聲，原來有個黃袍漢子，正捧着一本册子，不斷的在揮筆疾書。

八姑媽臉色一變，喝道：「你是甚麼人？」

那黃袍漢子恍如不聞，依舊運筆如飛，也不知道他在寫些什麼。

唐竹權淡淡一笑，對八姑媽說：「姑媽毋須理會此人。」

八姑媽道：「他在竊聽咱們說話，然後又用筆記錄下來。」

唐竹權道：「這也沒有甚麼大不了，也是龍城璧的跟班。」

「甚麼？」八姑媽陡地一呆，瞧着龍城璧道：「是不是眞的？」

龍城璧聳了聳肩，說道：「大概不假罷。」

八姑媽奇道：「他是不是你的跟班，難道連你自己都不知道嗎？」

龍城璧苦笑了一下，道：「這件事，請恕在下暫時無法解釋。」

八姑媽哼了一聲，道：「這是甚麼把戲？就算我不問，竹君也該知道得清清楚楚罷。」

唐竹君搖搖頭，說：「不！城璧並不是個做事全無分寸的人，無論他幹甚麼，我都相信一定有他的理由。」

八姑媽凝視着她，忽然笑了一笑，道：「妳就這麼信得過他？」

唐竹權道：「這個跟班又不是女人，竹君又怎會信不過龍城璧？」

唐竹君嫣然一笑，道：「就算是女人，我也不會懷疑甚麼。」

唐竹權打個哈哈，對龍城璧笑道：「你聽見了沒有？我的妹子，可眞與衆不同，就連我這個做哥哥的也佩服了她！」

龍城璧望了唐竹君一眼，她也同時望住了他。

兩人都笑了一笑，而這一笑雖然沒有發出半點聲音，但却已勝過綿綿情話，萬語千言。

那黃袍漢子瞥了他們一眼，又再寫了好幾行字。

八姑媽雖然心中滿腹疑團，但這時候也不再打破砂鍋問到底，只是對唐竹權說：「你這家杭州樓，可有甚麼塡飽肚子的東西？」

唐竹權道：「杭州樓旣有美酒，也有佳餚，姑媽無論想吃甚麼，只管開口吩咐下來便是。」

八姑媽嘆了口氣，道：「你在這裏旣有美酒，也有佳餚，難怪已忘掉自己的家鄉啦。」

唐竹權吃了一驚，忙道：「姑媽千萬不要誤會，竹權可不是那種人……」

「哼，你是甚麼人，難道連你姑媽也不清楚嗎？」八姑媽冷笑道：「不要再假惺惺了，快弄點精美的小菜，竹君最喜歡吃甚麼，你現在還記得嗎？」

唐竹權呵呵一笑，道：「妹子喜歡吃甚麼，我這個大哥當然是最清楚的，我現在就下廚，囑咐李師父一照煮照辦！」

× × ×

正月初五，大雪紛飛，本已稍爲收歛的寒風又再勁吹起來。

在一間陰暗的屋子裏有人用布抹劍。

劍是軟劍，碧血劍。

抹劍的當然也就是這柄軟劍的主人——殺手之王司馬血。

有人說：「玉不琢，不成器，劍不磨，不鋒利。」

但碧血劍在司馬血的手裏已快二十年了，他從來也沒有磨過它一次。

可是，它仍然和二十年前同樣鋒利，甚至連劍刃上的色澤都沒有改變。

碧血劍是名劍，但在二十年前，它的名氣還遠不如現在般響亮。

是司馬血使碧血劍更出名？還是碧血劍使司馬血名噪江湖，成爲名震天下的殺手之王？

沒有人能分得清楚，就連司馬血都想不出正確的答案。

殺手是一種古老的行業，而幹這種職業的人，必須絕對冷酷無情，心狠手辣。

那就像是刑場上的手執大刀，專砍犯人腦袋的劊子手！

但殺手却又跟劊子手有所分別。

劊子手是名正言順的，他大刀一揮，可以在衆目睽睽之下，把犯人的頭顱「喇」聲砍落。

但殺手通常都是暗裏下手居多，甚至在事前事後，都不讓別人知道這是誰的傑作。

劊子手殺人，只需具備兩點就已足够：第一：心腸够狠够硬。第二：刀法够狠够準。

但做殺手却顯然困難得多，尤其是要成爲一個出色的殺手，更加難乎其難。

在刑場上，除了有犯人同黨大劫法場之外，從來沒有劊子手會被殺害的事情發生，但殺手殺人，却時常都會身陷險境，結果殺不了人反而給人殺掉。

有時候，殺手千里追殺一人，看來着着佔了上風，但到了千里異域展開生死決戰之際，形勢却會隨時大變。

被追殺的人，可能到了迢迢千里之外，就會反敗爲勝。

比喻一個武功本來不如殺手的人，他

從江南逃到長白山，那種寒冷的氣候，殺手就未必能够適應得了，結果一戰之下，手脚僵硬了七八成的追殺者就反而會死在「獵物」的手下。

又好像有些殺手，千里追殺某某，但等到追上某某的時候，某某已邀來强援，結果也是殺手當殃，某某平安無事。

殺手不易爲，而司馬血能够成爲武林中的殺手之王，更絕不是僥倖得來的。

× × ×

在這陰暗的屋子裏，還躺着了一個白髮老人。

司馬血是殺手，而這老人却是神醫——天下第一號神醫時九公。

時九公曾救過無數人的性命，但他也曾經殺人。

他救好人，殺壞人。

在他的眼裏，司馬血雖然是個殺手，但這位殺手之王却一點也不壞。

所以，他曾多次把司馬血從死亡邊緣搶救回來。

但這一次，時九公却變成了泥菩薩渡江，自身難保。

「司馬血，你已爲白一芳殺了多少人？」時九公的聲音忽然响起。

他的聲音混濁而虛弱，眼神也是散渙的。

「七個。」

「總共七個？」

「是的，還有一個，他很快就會來了。」司馬血說。

時九公咳嗽了兩聲，從一張炕床上坐直了身子：「我知道，你雖然殺人如蔴，但却從不濫殺無辜，更絕不會爲了巨額的報酬而枉殺好人。」

司馬血點點頭，道：「不錯，這是我的壞習慣。」

時九公搖搖頭，道：「不！這種習慣太好了，世間上有無數職業殺手，若人人都抱着你這種宗旨，武林局面必然可以大大的改觀。」

司馬血嘆了口氣道：「但是我終究是個殺手，有時候，連我自己都不肯原諒自己。」

時九公道：「你沒有錯。」

司馬血道：「但也不一定對。」

時九公道：「只要問心無愧，無論做了甚麼事情，都不必記掛在心上。」

司馬血道：「爲白一芳殺人，本非我之所願，但我已爲他殺了七個。」

時九公道：「七個怎樣的人？」

司馬血道：「兩個淫賊、三個江洋大盜、一個僞君子，還有一個是騙子。」

時九公道：「一個怎樣的騙子？」

司馬血道：「粉面蝴蝶戴一堡。」

時九公哼一聲：「原來是這騙財騙色的混蛋！」

司馬血道：「這七個人，都可說是殺之不枉，所以，我把他們一個一個的殺掉了。」

時九公道：「但你第八個要殺的人又是誰？」

司馬血沉默了一會，才道：「是一隻蝙蝠。」

「蝙蝠？」時九公望住了他的背影：「是一隻怎樣的蝙蝠？」

司馬血搖搖頭：「我不知道。」

時九公沉吟半晌，道：「武林中以蝙蝠爲外號的高手，最少有十三個。」

司馬血道：「也許還不只此數。」他忽然笑了一笑，接道：「唐竹權有一次喝醉了酒，把自己倒懸在杭州樓的横樑上，當時他也自稱是『無敵醉蝙蝠』。」

時九公道：「但這一隻蝙蝠嗜酒如命，又肥胖得太驚人，所以看來只是可笑，一點也不值得害怕。」

司馬血道：「但其餘十幾隻蝙蝠，却都是恐怖已極的吸血鬼。」

時九公道：「你有把握對付他們之中任何一人嗎？」

司馬血道：「若以一對一，在下自信，無論遇上那一隻蝙蝠，都最少有七分的勝算。」

時九公道：「那已很足够，尤其是像你這種賭徒，只要有五分把握，已經可以重重的下注。」

司馬血道：「五分把握已太多，有時候，我只有一分把握就已出擊。」

時九公道：「你的確並不是許竅之那樣謹愼的人。」

「許竅之！」司馬血笑了。

許竅之是醫谷谷主，武功才智以至醫術都很了不起，但他却是個很謹愼，也很老實的年青人。

「我現在眞想看見他。」司馬血微笑着說：「跟他在一起，就連暴風雨也會在他眼前平靜下來。」

時九公道：「你若和許竅之一樣，也就不會成爲殺手之王。」

司馬血又說道：「有人說，我像一隻鷹。」

時九公道：「你若是鷹，許竅之就是鴿子。」

司馬血道：「鴿子是善良的，他的確是個很善良的人。」

時九公道：「但像他那樣善良的人，也曾經殺人。」

司馬血道：「他是不能不殺，否則那些人就會殺進醫谷，傷害醫谷裏的人。」

時九公從炕床走了下來，望着司馬血的臉：「你現在也是不能不殺，尤其是這第八個，無論他是人是鬼，是蝙蝠還是烏鴉，你都要用碧血劍刺穿他的喉嚨。」

司馬血點點頭，但臉上的神態却有點意外。

他不明白，時九公爲甚麼會對他這樣說話。

時九公又望住了司馬血很久，緩緩地接着說：「我知道你一定會爲我而殺，因爲你若不殺，我就會毒發身亡，而我也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活下去！」

司馬血更怔住了。

時九公並不是一個貪生怕死的人，這種說話，以他的性情來說，是絕不會說出來的。

所以，司馬血反問道：「你爲甚麼非活下去不可？」

這一問似乎很無稽，很可笑，但司馬血却沒有這種感覺。

因爲他知道，時九公講出那樣的說話，一定是有某種特別原因的。

就在這時候，司馬血忽然發現時九公

的眼眶裏噙着淚水！

這情況更不尋常了。

時九公是個怎樣的人，司馬血在十幾年前就已很清楚。

他絕不是那種輕易掉淚的人。

然而：「誰說英雄不彈淚，只緣未到傷心處。」但時九公遇上了甚麼事情，竟然會在這時候忽然老淚縱横起來？

司馬血雖然很能忍，但這一次他却無法忍下去了：「九公，是不是許竅之出了事？」

時九公的嘴角肌肉抽搐着，過了很久很久才點頭說：「他中了羅刹掌，又中了金蝎滅魂針！」

司馬血的臉色陡地變了，他盯着時九公的臉嘶聲叫道：「你爲甚麼不早點對我說？」

時九公長長的嘆了口氣，才道：「說給你知道又怎樣？你能治得好他這兩種傷毒嗎？」

司馬血深深地呼吸了一下，身子却動也不動。

「我不能，而且天下間能救他性命的人，一定不會很多。」他喃喃地說。

時九公道：「當然不多，否則醫谷裏的幾十個老醫仕早就治好許竅之了。」

司馬血神情一震：「連醫谷的幾十個老醫仕也無能爲力？」

時九公道：「若單是羅刹掌，或者只是中了金蝎滅魂針，他們也許可以解救過來，但許竅之連遭兩種毒力侵逼，那就不是他們所能解救的。」

司馬血吸一口氣，道：「但醫谷醫術，還是數你第一？」

時九公道：「話雖如此，但要解掉許竅之身上這兩種奇毒，單憑精湛的醫術還是不行的。」

司馬血目光一閃，突然失聲道：「你落在白一芳的手裏，難道就是爲了要找尋靈丹妙藥來醫許竅之？」

時九公嘆道：「也許是我老啦，不中用啦，非但求藥不成，反而落在別人的手裏。」

司馬血正待開口，時九公接着又說：「但我並不是向白一芳求藥，就連我也不知道自己怎會落在白一芳的手裏。」

司馬血道：「九公，你到底是向誰求藥，最後却弄到這種田地？」

時九公又嘆息一聲，緩緩說道：「那人姓——」

但他才說到這裏，屋外就响起了一陣陰森可怖的笑聲。

「蝙蝠！」司馬血倏地長身而起，碧血劍也有如電光一般向屋外射了出去！

× × ×

屋外，雪如鵝毛，一片一片飄然地洒下。

在雪地上，站着一個服飾奇特，面如死灰的中年人。

他的衣裳是純黑色的，袖長闊，但却束腰、短褲、脚上套着一雙黑漆得發亮的長靴子。

司馬血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人，也沒有見過類似的服飾，但他却知道，這人一定就是白一芳要對付的第八個人。

蝙蝠！

南宗宗主金毛天魔

蝙蝠終於來了！

司馬血雖然一劍射出，但却沒有眞的刺向蝙蝠。

蝙蝠沉着地站在雪地上，一雙眼珠白多黑少，看來有點像個瞎子。

但他並不瞎，而且眼睛裏還散發出一種可怕的殺氣。

這人無疑是個武學上的高手，而且殺人的經驗一定十分豐富。

別人也許不一定可以看得出，但司馬血却一眼就看得出來。

因爲他也有這種氣質，他們甚至可能都是同一類人。

但蝙蝠却不是中土人。

他的鼻子很高，而眼眶却深陷下去。說他的眼珠白多黑少，其實也是錯了，應該說是白多褐少才對。

「你懂不懂漢語？」司馬血終於問。

「九歲的時候還不懂，」蝙蝠輕咳兩聲，語音生硬地說：「但我現在已四十五歲！」

司馬血冷冷道：「這樣說來，你在中土已有三十六年？」

蝙蝠道：「三十六年來，我有時候在中原，有時候在大漠，也有時候回到我的國土。」

司馬血道：「尊駕貴姓大名？」

蝙蝠說道：「你已知道了，我就叫蝙蝠。」

司馬血道：「你不敢說出自己的眞正名字？」

蝙蝠道：「沒有這個必要，就像我，只知道你是殺手之王，那已十分足够。」

司馬血道：「你還知道些甚麼？」

蝙蝠道：「我還知道你最近殺了七個人。」

司馬血道：「你當然知道，否則也不會到這裏來找我。」

蝙蝠冷冷一笑：「但你可知道，那七個是甚麼人？」

司馬血道：「縱然所知不多，倒也略知一二，說句老實話，這七個都是殺之不枉的惡賊！」

蝙蝠哼一聲：「世間上死有餘辜之輩不知凡幾，你若殺別人，我決不會理會，但這七個却是我的人！」

司馬血道：「這點在下早已知道。」

蝙蝠道：「是白一芳在暗中弄鬼？」

司馬血道：「殺人者，是司馬血，至於甚麼白一芳黑一芳，你不必管！」

蝙蝠冷冷道：「白一芳財雄勢大，我是很清楚的，但我們是甚麼人，你又知道嗎？」

司馬血道：「是西方魔教！」

蝙蝠一怔，司馬血接着又說：「我本來就怎樣也想不到事情會跟西方魔教有關，但現在就算是再愚蠢的人，也該看得出來。」

蝙蝠道：「你本來絕不是個愚蠢的人，但却已爲白一芳做了七件愚不可及的蠢事。」

他冷冷一笑，接道：「那七個人，你只要殺了其中一個，就已是惹下了彌天大

禍。」

「彌天大禍？」

「不錯，但你現在才後悔，却已經太遲了。」蝙蝠輕輕的嘆了口氣，而就在他嘆這一口氣之際，司馬血的劍已刺向他的咽喉。

這一劍之快，快如閃電，快得簡直不可思議。

但蝙蝠顯然也是一等一的武學高手，就在碧血劍向他刺近的一刹那間，他的身子已向左疾掠五尺，左手却順勢抽出了一面形狀怪異的鐵牌來。

這面鐵牌，看來就像是一隻正在振翼飛翔的蝙蝠。

只聽見「颯」的一聲，蝙蝠鐵牌已連消帶打，掃向司馬血的胸膛。

司馬血立刻變招，只是劍芒陡然而起，他的人也一個大彎身在蝙蝠的左側標了過去。

這一標勢疾如風，碧血劍毫無半點阻滯地就已攻向了蝙蝠背部的空門。

蝙蝠臉色微變，一雙灰黯的眸子突然好像火燒一般的灼亮。

也就在司馬血變招一劍攻出之際，屋子旁邊來了兩個人。

一個是老人，另一個是少女。

老人衣飾華貴，而那少女却是一身火紅衣裳，外罩一襲銀光閃閃的披風。

這兩人都在笑，只見老者笑得冷酷，而少女却是笑得有如春花，但目光裏却帶着說不出的狡黠。

刹那間，司馬血的臉色變了。

他並不担心自己，但時九公却在屋子裏。

也就在這一刹那間，蝙蝠已反撲過來，他用來反撲的並不是蝙蝠鐵牌，而是一隻左掌。

這一掌招沉力猛，司馬血只覺得一股大力倏然撞來，連碧血劍的攻勢也給這股掌力逼退開去。

司馬血立刻就退開了，不等蝙蝠這一掌擊實就已退開。

他並不懼怕蝙蝠這一掌，而是要堵截那一老一少。

「滾出去！」司馬血冷喝：「這裏並不是遊玩的好地方！」

老人冷冷一笑：「誰說這裏不好玩？這兒既有蝙蝠，又有殺手之王，屋內還有天下第一號神醫，有你們這三個人，就算是地獄也會變得十分之有趣了。」

司馬血臉色一寒，盯着那紅衣少女說：「妳爺爺大概是老得很糊塗了，快帶他走！」

那少女吃吃一笑，說：「他不是我的爺爺，是我的老公！」

「老公？」

「對啦，老公就是丈夫，我就是他的第一個妻子。」少女甜膩膩地笑着說。

老人忽然在她的臉上輕輕的捏了一把，笑着說道：「既是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

少女神氣地一笑，說道：「這個自然，但我却不保證，你會是我最後的一個丈夫。」

在這少女面前，老人剛才冷酷兇殘的表情完全不見了，便在這時聽見她這一句話，他還是嘻嘻一笑，道：「這個我很明白，因爲我最少比妳大了五十五歲，所以也會比妳早登極樂世界五十五年……」

少女却掩住了他的嘴，蹙眉道：「不要這麼說，總之你現在是我的好丈夫就是了。」

天氣雖冷，這對夫妻看來却是熱情如火。

但司馬血却越看越冷，終於忍不住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寒顫。

這種老夫少妻的「熱情」，實在令他受不了。

不但他受不了，連蝙蝠也是一樣。

「你們兩個妖怪是從哪裏來的？」蝙蝠怒聲喝問。

他這一問，司馬血倒是有點意外了，因爲他一直以爲，這兩人是和蝙蝠同一夥的。

那少女盯着蝙蝠，忽然吱聲一笑，道：「你看我們像妖怪嗎？但你自己又怎樣啦？」

老人道：「他是妖怪中的妖怪！」

少女道：「像他這樣的妖怪，可說是有如鳳毛麟角般罕見了，正是殺一個少一個，眞是可惜。」

司馬血眉頭一皺，道：「要殺這個妖怪，大不容易，但他若要殺害別人，却是易如反掌。」

少女說道：「那也要看看他想殺誰而定。」

司馬血道：「今天，他是來殺我的，因爲我殺了他七個手下。」

少女道：「就是爲了那幾個膿包，他就要找你這位殺手之王決一死戰？」

司馬血道：「就算再膿包，也是他的手下，若換上了我，也一定要爲他們報仇的。」

少女嘻嘻一笑：「想不到西方魔教中人，也是這一般死性，老是抱着『有仇不報非君子』這句話來做人。」

蝙蝠的臉色又變了，忍不住叱道：「妳這丫頭，叫甚麼名字？」

少女道：「我不是個丫頭，是你的姑奶奶，你就叫我紅衣姑奶奶好了。」

蝙蝠目露殺機，咬牙道：「妳敢戲弄本座，將來一定會後悔莫及。」

「後悔？」少女哈哈一笑，道：「我巳活到十九歲，但從來都不知道甚麼叫後悔。」

老人一怔，說道：「是眞的？」

少女道：「你認爲我甚麼時候曾經後悔過？」

老人訕訕一笑，道：「妳嫁給我這個老頭兒，難道一點也沒有後悔？」

少女說道：「我爲甚麼要後悔呢？就算我後悔又有甚麼用？後悔可以補救一切嗎？」

老人楞住，司馬血却冷冷一笑，道：「後悔當然無用，與其後悔，倒不如乾脆把這你這老頭兒宰了，然後另嫁一位年輕貌美的俊俏郎君。」

老人大怒：「就算小娟要另嫁別人，也輪不到你！」

少女瞪了他一眼，說道：「他要說甚麼，就儘管由他說個够好了，你何必這麼緊張！」

老人道：「我不是緊張甚麼？只是他口沒遮攔，任誰聽見了都會生氣。」

蝙蝠却盯着司馬血，冷笑道：「這兩個是你的人嗎？」

司馬血搖搖頭：「我向來獨來獨往，怎會跟他們有甚麼關係？」

蝙蝠道：「三位不要裝蒜了，本座早已看出，你們是同一路人。」

少女嫣然一笑：「你倒聰明，實不相瞞，司馬血就是我的師兄，他練的是毒蛇劍法，我練的也同樣是毒蛇劍法！」

老人沒說甚麼，似乎一切都依照紅衣少女的說話而行事。

但司馬血心中却在冷笑。

這對老夫少妻，他是從來也不認識的，那少女當然更加不是他的師妹。

但紅衣少女這麼一說，蝙蝠却是爲之深信不疑，他一怒之下，蝙蝠鐵牌又巳再度出手。

他一出手，那位紅衣少女也巳抖出了一柄軟劍，瞬息之間就跟蝙蝠對拆了十幾招。

「小娟休怕，有我在此！」那老人大喝一聲，也動上了手。

他雖然赤手空拳，但却掌力渾雄，身形更是詭異莫測，司馬血心中一凜，忖道：「這不是冥王谷的功夫嗎？」

冥王谷原本乃黑道上一大邪門組合，但近年屢遇強敵，谷中又發生了幾次內鬨，此後便一蹶不振，再也無法回復當年鼎盛一時的氣象。

司馬血怎樣也想不到，這老人居然和冥王谷大有淵源。

但這老人到底是誰，一時之間却很難弄得明白了。

而那少女，她用的雖然也是一柄軟劍，而且劍招更是刁鑽毒辣，絕不留情，但這並不是毒蛇劍法。

她本來就不懂毒蛇劍法，司馬血也沒有這麼一個師妹。

但有一點是值得慶幸的，就是他們並非蝙蝠的人！

× × ×

蝙蝠是來自西方魔教的高手，就連司馬血也沒有絕對的把握可以戰勝他。

但這對古怪的夫妻，却用極古怪的武功纏住了蝙蝠。

司馬血仔細觀察，發現這對夫妻的武功，驟然看來似乎全無關連，但實際上却是同一路數的功夫。

只見兩人出手方位，都隱隱包藏着相生相尅，玄奇詭異之數，一經全力施展起來，更是奇變百出，厲害之極。

蝙蝠雖然武學修爲極高，但面對這對老夫少妻，却是有如遇上了尅星，手中蝙蝠鐵牌總是無法發揮出應有的威力。

這時候，司馬血巳可以肯定，這一老一少，行藏怪異的夫婦，都是冥王谷的高手。

但冥王谷是一個極神秘的江湖組合，雖然近年來這個門派巳衰弱下來，但谷中的殘餘份子，仍然是那麼神出鬼沒，絕少人能清楚他們的來龍去脈。

蝙蝠初時還以爲很輕易就可以把這對夫婦解決，然後再跟司馬血決一死戰。

但他錯了。

這對古怪的夫妻，他們的武功實在遠遠超乎蝙蝠的想像之外。

雙方一交手，轉眼間就巳打了三百招，蝙蝠突然怪叫一聲，仰天緩緩地倒了下去。

他的咽喉穿了一個洞，一個又深又致命的血洞！

× × ×

「好劍法！」司馬血是用劍的高手，他很少這樣稱讚別人。

因爲世間上能够讓他說出這三個字的人，實在是太少太少了。

就連偷腦袋大俠衞空空的劍法，他也不會用這三個字來稱讚。

那少女聽見司馬血這樣稱讚自己，臉上立刻現出很高興的樣子。

她一走兩跳地跑到司馬血跟前，眨着眼睛說：「你剛才說的那句話，是不是由衷之言？」

司馬血說道：「我從來都不騙女孩子的。」

「女孩子？」那少女「嗤」的一聲笑了出來：「我巳嫁了三天啦，怎麼還算是女孩子？」

司馬血一怔：「哦？妳成親才只有三天？」

那少女點點頭：「是呀，這又有甚麼不對？」

司馬血道：「妳若眞的在三天前才嫁人，爲甚麼這樣快就到處亂闖亂逛？」

那少女道：「我高興嘛！」

司馬血道：「妳丈夫呢？」

那少女道：「只要我高興，他也就一定會同樣高興的。」

司馬血道：「這句話是誰說的？」

那少女道：「當然就是我的老公。」

司馬血道：「兩位賢夫婦，現在可以把尊姓賜告嗎？」

那少女咪咪一笑，道：「我姓勞，叫勞小娟。」

司馬血道：「尊夫呢？」

勞小娟道：「他叫夏侯德利。」

司馬血目注着那老人，道：「原來尊駕就是鼎鼎大名的『五幽先生』，眞是失敬！失敬！」

「客氣！客氣！」夏侯德利呵呵一笑：「老夫向來極少在江湖上走動，想不到賤名賤號，也會讓殺手之王記在心中。」

司馬血道：「夏侯先生乃冥王谷十大高手之一，昔年連谷主勞百灼也對尊駕的武功極爲推崇。」

勞小娟抿嘴一笑道：「勞百灼就是我爹！」

司馬血問道：「他老人家現在可安好嗎？」

勞小娟道：「他並不怎麼安好，連一身武功也只剩下了十分之二三左右……」

「小娟！」夏侯德利急道：「妳怎可以在人家面前胡言亂語？」

勞小娟嘟起了嘴：「甚麼胡言亂語？難道我說的不是事實嗎？」

夏侯德利跺了跺脚，道：「就是這樣，才不可以亂說，難道妳沒聽過『逢人只說三分話，未可全抛一片心。』這兩句話嗎？」

勞小娟撇了撇嘴，道：「我就是喜歡

對他講眞話，你是不是吃醋？」

聽見「吃醋」這兩個字，司馬血一怔，夏侯德利的臉色却是更加難看。

「你們在外面吵够了沒有？」屋子裏忽然傳出了時九公的聲音。

勞小娟立刻搶進了屋子，嚷叫着道：「是時老神醫嗎？」

但她才進入屋子，時九公已走了出來，他咳嗽了兩聲，搖頭嘆道：「老夫不錯姓時，但老神醫這三個字，却是以後也不要再提啦。」

勞小娟「唏」一聲，道：「你不是時九公嗎？」

時九公道：「我是時九公，但却不再是甚麼神醫了。」

勞小娟道：「這是甚麼道理？」

時九公嘆了口氣，道：「老夫如今身中奇毒，已是能醫不能自醫，說不定再過幾天，就要一命嗚呼啦，又怎能再替人治病？」

勞小娟臉色刷的一變，叫道：「不！天下間又有甚麼毒藥，可以毒得死你這位神醫？我不信，就算打死小娟，小娟也不會相信！」

時九公望着她，皺眉道：「小妹妹，老夫的生與死，妳幹嗎這麼緊張？」

勞小娟道：「你是天下第一號神醫，當然是越長命越好。」

時九公聽得一怔，繼而笑道：「還有呢？」

勞小娟說道：「咱們夫婦巴巴的趕到這裏，就是要請你這位神醫去爲一個人治病……」

「免開尊口也罷！」時九公截然說道：「雖然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但如今，連老夫自己也已命在旦夕，更何況……唉……」

勞小娟急道：「時老神醫，你說下去呀，到底更何況甚麼？是不是那個下毒之人還要害你？他是誰？他住在甚麼地方？是哪一門派的高手？」

時九公哈哈一笑：「小妹妹，妳問得太多了，教老夫怎麼回答？但想眞一點，妳這些問題都毋須回答，因爲老夫所担心的，並不是下毒之人會繼續向老夫追殺，而是老夫就算還可以活下去，也非要先治好了另一個人的傷毒不可。」

勞小娟「噢」的一聲，道：「這也容易得很，你先治好許竅之的傷勢，然後再去醫治那人好了。」

「妳說甚麼？」時九公的眼睛陡地瞪大兩倍：「妳要我去醫治的人就是許竅之嗎？」

「是呀！」勞小娟道：「許竅之是我的義兄，也是醫谷谷主，無論對你也好，對我也好，都是那麼重要的一個人，所以，你非要治好他才去治別人不可。」

時九公呆了好一會，才道：「他甚麼時候有了妳這麼一個義妹？怎麼我居然完全不知道？」

勞小娟冷冷的哼了一聲：「咱們結拜爲兄妹，只不過是一個月前的事，你不知道，那又有甚麼出奇？」

時九公眼珠子上下翻動着，忽然怪叫道：「老夫明白啦！」

夏侯德利道：「你明白了甚麼？」

時九公說道：「許竅之這一次闖出大禍，一定是妳這條小狐狸攪出來的風風雨雨！」

勞小娟「唷」的叫道：「時老神醫，你可不要錯怪好人，許大哥這一次受傷，我可不在場，甚至不知道他居然要跟南宗的妖魔展開決戰。」

「南宗？甚麼南宗？」時九公一怔。

勞小娟道：「當然是指西方魔教南宗的妖怪！」

「魔教在中原有分支嗎？」

「早就有啦！」

「南宗的宗主是誰？」

勞小娟說道：「是『金毛天魔』祖什葉。」

「祖什葉？」時九公冷冷一笑：「老夫可沒聽過這撈什子宗主的名堂。」

「我聽過，」司馬血忽然插口，道：「也有人叫他做『金毛天神』。」

「天神也好，天魔也好，總而言之，一定不會是甚麼好人！」時九公冷冷道：「凡是魔教上上下下的撈什子灰孩子，統統都是他媽的一丘之貉！」

司馬血道：「那也不一定，就以祖什葉來說，這十幾年以來，就一直沒有做過甚麼傷天害理的事。」

時九公冷笑道：「他是魔教南宗宗主，手下一定有不少魑魅魍魎，雖然他自己不動手不出面，但縱容麾下魔徒肆虐武林，那也是一般的混帳！」

司馬血仍然搖搖頭，道：「這話也不對，以南宗羣魔在這十幾年表現來說，他們倒是相當的沉靜，跟西方魔教總壇的作風截然不同。」

時九公瞪着他，冷笑道：「你爲甚麼老是要爲祖什葉說好話？」

司馬血道：「我說的只是事實，照我看，魔教南宗宗主若換上別人來担當，中原武林近十幾年就不會那麼平靜了。」

夏侯德利却笑了一笑，道：「但若由老夫做南宗宗主，必然天下太平。」

勞小娟叉着腰，沒好氣地說：「你現在做我的老公不好嗎？」

「很好！很好！」夏侯德利陪笑不迭，道：「這是我三生修來的福氣，又怎會不好？」

時九公却皺着眉，怔怔的瞧着勞小娟：「妳嫁給他，勞谷主沒有反對嗎？」

勞小娟道：「我喜歡嫁給誰，就嫁給誰，就算是我爹也反對不來。」

時九公嘆了口氣：「妳眞是任性胡鬧……不知好歹！」

「你少管咱們夫婦的事，先救了許大哥的性命再說！」

「我也很想馬上回到醫谷，但只怕還沒見着許谷主，我這副老骨頭就已塊塊碎裂了。」

夏侯德利道：「時老神醫，你中了甚麼毒？竟然那麼厲害？」

時九公道：「這毒也不算怎麼厲害，最少現在還毒不死老夫，但若沒有獨門解藥，老夫恐怕最少要花半年時間，才可以自行配製出另一種解藥。」

「半年？那豈不是要等到大暑天了？」勞小娟失望地說。

時九公苦笑了一下，道：「但咱們現

在却是連半個月也等不得的，若再過三兩天沒有解藥，老夫固然是一命嗚呼，連許竅之這條性命也是很難再保得住的了。」

司馬血道：「這倒不必杞人憂天，我現在就去找白一芳討取解藥。」

時九公猛然點頭，道：「不錯，這已是唯一可行之法，而且，他要你殺的八個人，如今都已一一給幹掉，他是應該遵守諾言的。」

夏侯德利道：「但他若食言不肯交出解藥，那又怎樣？」

勞小娟白了他一眼：「你不要在這個時候澆冷水好不好？」

夏侯德利道：「我可不是故意澆冷水，而是防人之心不可無。」

司馬血嘆了口氣，道：「無論怎樣，我現在只有這條路可走。」說完這句話，他就揹着時九公走了。

勞小娟和夏侯德利也立刻跟上去，雪地上只剩下蝙蝠已僵硬了的屍體。

× × ×

千桃樓之外景物依然，白一芳看來還是那麼精神煥發，並未感到有半點寒冷之意。

他的臉有點紅潤，那是因爲剛剛喝了一點點酒的緣故。

他並不是個很能喝酒的人，而對於這一點，他倒並不在乎。

他並不渴望自己能够成爲天下第一號大醉鬼。

他認爲，自己應該追求的東西實在是太多了，酒量好不好，那根本是無關宏旨的。

今天他喝一點點酒，只是爲了禦寒。

現在，他全身都充滿着暖意，直至司馬血揹着時九公出現在眼前的時候，他的感覺還是一樣。

但忽然間，他的目光冰冷下來，就像是有一團凍雪忽然落在他的脖子上。

因爲他看見了兩個人，而其中一個就是夏侯德利！

× × ×

夏侯德利的目光也冰冷得像是凍雪，他臉上的表情在忽然間變得肅殺，沉着，再也不像剛才那個害怕年輕妻子的「老丈夫」。

連任性胡鬧，刁蠻狡獪的勞小娟，她也變得一本正經起來。

現在的確不是玩要的時候。

就算要玩命，也只能玩自己的命，而此時此刻，却關係到醫谷谷主許竅之的生死存亡，所以，這一次討取解藥，可說是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司馬血的目光也同樣冰冷：「白一芳，你要殺的八個人，已沒有一個活着。」

白一芳頷首道：「我知道。」

司馬血道：「那麼，請快把解藥交出來！」

白一芳淡淡道：「解藥，我一定會交出，但你爲甚麼又帶了這兩個人來？」

勞小娟立刻說：「不是他帶着咱們，而是咱們跟着他來到這裏的。」

白一芳忽然哈哈大笑，但笑聲又突然停頓：「小姑娘，妳可知道這裏是甚麼地方？」

勞小娟冷冷一笑，道：「我知道，這是青樓，是烟花之地，那又怎樣？」

白一芳道：「妳知道就好了，虧妳居然還敢直闖進來，眞是不知天高地厚，也不知羞恥二字爲何物！」

勞小娟却不怕這一套：「是青樓又怎樣？你們男人來得，我爲甚麼不敢直闖進來？」

白一芳又是哈哈一笑，目注着夏侯德利漫聲說道：「這位小姑娘可是你的孫女兒嗎？」

夏侯德利乾咳一聲：「老夫來甚麼孫女兒？眞是一派胡言！」

白一芳道：「若不是孫女兒，最少也該是女兒罷？」

「統統都不是！」勞小娟大聲道：「我是他的妻子，第一個妻子！」

白一芳怔住，半晌才大笑起來，道：「原來如此！原來如此！」

司馬血不由分說便舉劍向着蝙蝠的咽喉刺去。

司馬血冷冷道：「我是來取解藥的，可不得聽這些瘋言瘋語！」

白一芳「唔」了一聲，道：「你要取的解藥，我早已掛在那株桃花之上。」說着，伸手指向左邊的一株桃花。

只見在這株桃花樹上，果然掛着了一個細小的藥瓶。

司馬血把藥瓶解下，遞給了時九公。

時九公把瓶塞拔出，嗅了一下，道：「這瓶藥好腥苦。」

白一芳冷笑道：「你以爲我會用另一種毒藥再來害你嗎？」

時九公也冷笑一聲：「老夫知道，這瓶解藥是眞的，所以它才會又腥又苦。」語畢，仰首將整瓶藥吞服下去。

「好！果然不愧是天下第一號神醫！」白一芳哂然一笑，又目注着夏侯德利緩緩地說道：「但你却令我莫名其妙，也莫測高深極了。」

夏侯德利冷笑道：「老夫又有甚麼地方不對勁？」

白一芳摸了摸鼻子，道：「在冥王谷十大高手之中，除了勞谷主之外，你一直是白某最佩服的一個人。」

夏侯德利寒着臉，冷然道：「我這副老骨頭何德何能，又怎值得尊駕用上『佩服』這兩個字？」

白一芳淡淡一笑，道：「白某佩服的不是甚麼，而是你所練的一身武功。」

夏侯德利的臉色忽然變了，連聲音也彷彿開始變得有點異樣：「老夫所學，只不過是雕蟲小技耳，又何足掛齒？」

白一芳搖頭道：「世間上的邪門外道武學，絕大多數都是從偏途入手，正是求以速成，取其便捷，是以不少資質荏弱，或是色慾過度之輩，依然可以由邪門之途徑練成驚人武功，即以貴谷主勞先生爲例，他若不是練就一身邪門武學，以他的資質而論，又怎麼能夠成爲一代武林高手？但夏侯先生所練雖非玄門的武功，但却是邪中有正，還須以童子之身，才可以練成……」

夏侯德利怒不可遏，喝道：「不要再說下去！」

白一芳眉毛一揚，哈哈笑道：「夏侯先生百忍成金，花了三十載的光陰才練成了『天邪混元勁』，難道居然會晚節不保，犧牲在一個黃毛丫頭的裙脚下嗎？倘眞如此，也眞可說是天下奇聞，又可說是千年道行一朝喪了？」

夏侯德利忍無可忍，倏地出掌！

只見他一出招就毫不容情，但聽呼的一聲響，右掌從空中向白一芳疾劈而下。

白一芳「啊呀」一聲，怪笑着閃開：「好功夫，看來又不像是已經破了色戒呀，你們兩口子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勞小娟也生氣了，她掣劍在手，怒叫道：「當家子，這妖怪嘴貧舌薄，先把他的舌頭割了下來再說！」

白一芳道：「若割掉舌頭，那就什麼都不用說啦，小姑娘，照我瞧，妳還是個黃花閨女，而這老頭兒也配不上妳，還是不如跟了白某，我保證以後再也沒有人敢欺負妳啦！」

夏侯德利冷笑道：「眞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別把心肝都想爛了！」

勞小娟也冷冷一笑，道：「他才不會看上我這個黃毛丫頭，就算我再漂亮十倍，又怎能跟杭州的唐二小姐相比！」

「妳說唐竹君嗎？」

「不是這位武林第一大美人又是誰？除了這個絕世佳人，只怕天下間再也沒有甚麼美人兒可以放在白大爺的眼內！」

「這倒胃口奇大了！」夏侯德利「呸」一聲：「他怎麼不找塊鏡子照照？」

勞小娟冷冷道：「他這張臉就算再難看，他自己也是看不出來的。」

兩人你一言我一語，想把白一芳激怒，但白一芳却不上當，只是出手更快了一些。

勞小娟的軟劍使得十分爛熟，配合着夏侯德利的掌上功夫，以白一芳那樣的人物，一時間也未能佔着甚麼便宜。

時九公服下那瓶藥之後，不斷暗中運氣觀察，過了好久，他才對司馬血道：「這解藥看來不假，但這姓白的已在四周佈下伏兵！」

司馬血冷冷一笑，道：「他想把咱們留下！」

時九公道：「咱們非走不可！」

「走往那裏？」一個蒙面人突然出現，大聲喝道：「都給我留下來！」

司馬血臉色一變，突然叫道：「是你！原來是你！」

蒙面人一怔，接着又格格一笑：「我是誰？你可知道我是誰？」

司馬血冷冷道：「哼！我認得你的聲音！」

蒙面人冷笑一聲：「胡說！」

司馬血道：「你雖然儘量把自己的聲音改變，甚至可能還服下了某種變音藥物，但我還是認得出，你就是——」

「是秦瘦山！」時九公不等司馬血說完，就已截口道：「這個蒙頭蒙臉的傢伙就是秦瘦山！」

司馬血點點頭，道：「不錯，他就是秦瘦山。」說到這裏，不禁「咦」一聲問道：「你怎會也認得他？」

時九公白眉倒豎，悻悻然道：「許竅之受了傷，我巴巴的趕到長安，就是向這個人面獸心的傢伙求藥。」

「求藥？」夏侯德利格格一笑，道：「你向這混蛋求藥，倒不如去求求廟院裏的觀世音菩薩好了。」

時九公道：「觀世音菩薩沒有藥，但他有，老夫要的是五色金剛草和雷神金蟾酥！」

夏侯德利道：「這兩種藥雖然不算十分珍貴，但要在一時之間齊備，却也不容易。」

時九公道：「在中原武林，只有三個人有這兩種藥，而老夫現在唯一可以找到的，就是這個秦瘦山！」

秦瘦山嘿嘿一笑，索性揭開頭罩，露出了本來面目：「不錯，我就是秦瘦山，你們這些蠢材，現在大概知道是怎麼一回事罷！」

司馬血沉着臉，道：「你假裝跟白一芳不睦，白一芳又迫我去對付魔教南宗高手，爾等分明是大有不軌圖謀！」

秦瘦山道：「白堡主足智多謀，他自有他的高見，至於秦某，一向都很佩服他

，正是他怎麼說，秦某就怎麼辦！」

司馬血道：「如此說來，那份賀年大禮，說穿倒是一文不值了？」

秦瘦山哈哈一笑：「這還用說嗎！我告訴你，說皮囊裏放着一種獨門解藥，而這種解藥正是白堡主急切需要的，哈哈，實際上那裏有這回事，這只不過是故弄玄虛的手法罷了。」

司馬血咬着牙，道：「你敢騙我！」

秦瘦山道：「不是這樣，又怎能令你跟魔教南宗的高手火併？」

時九公冷冷道：「你要對付魔教，大可以自己動手，但如今用到這種手法，就算暫時可以騙倒司馬血，將來也是後果堪虞！」

秦瘦山哈哈一笑：「連蝙蝠都已死了，區區一個殺手之王，又怎難得倒秦某？」言下之意，分明是要連司馬血也殺了，以絕後患。

司馬血瞳孔收縮，右手已經握住了劍柄。

但他的碧血劍還沒有動，桃花林內已閃出了一羣黑衣武士。

每個武士都已掣刀在手，每一張臉孔都冰冷無情，在他們的眼睛裏，天下間彷彿再也沒有任何事情比殺人還更重要。

時九公的臉色變了，他咬了咬牙，怒聲道：「姓秦的，你不給我藥也還罷了，何以還要趕盡殺絕？」

秦瘦山淡淡道：「這不能怪我，老實說，秦某如今也是勢成騎虎，總不成把你們放了，讓你們向祖什葉搬弄是非！」

司馬血目光倏地一亮，冷笑道：「你和白一芳勾結，完全是爲了魔教南宗！」

秦瘦山冷冷道：「祖什葉老啦，這南宗宗主的寶座，他又怎能坐得牢固？與其讓魔教從西方派出高手接管，倒不如由白堡主兼任，最少也可以爲中原武林人仕掙回一些面子！」

「這叫掙回面子？」時九公啐了一口，罵道：「這簡直是丟光了中原武林每一個人的臉！」

秦瘦山嘿嘿一笑：「時老神醫今天好大的火氣，對於這種大火氣的病，我倒有把握可以治好。」

時九公道：「是不是把老夫的腦袋砍掉下來？」

秦瘦山笑道：「果然是神醫，連這種治病的方法也很清楚！」

就在這時候，勞小娟突然尖叫起來，接着，一顆腦袋已滾落在雪地之上！

血飛濺，但一落在地就已立刻凝結。

司馬血的目光也彷彿在那一瞬間變成凝結了的血塊……

醉鬼給人砍了一刀

尖叫的是勞小娟，但給砍掉腦袋的却是夏侯德利。

白一芳已亮出了他的刀，而他的刀才亮出，夏侯德利就已身首異處。

沒有人能形容這一刀有多快。

而最要命的，就是在他拔刀之前，夏侯德利和勞小娟好像還隱隱佔着了上風。

但白一芳的刀一出手，夏侯德利的腦袋就不見了。

「你……你竟敢殺了他？」勞小娟難以置信地喃喃地說。

白一芳陰森地一笑：「到了這種時候，白某若還刀下留情，就會給妳的老公一掌打死！」

勞小娟忽然用力地搖頭：「他不是我丈夫，我還沒有嫁！」

白一芳桀桀怪笑：「現在他連腦袋都保不住了，妳喜歡怎麼說就怎麼說，誰也不會有半點異議。」

勞小娟道：「他是個仁慈長者，他對我很好，無論我要他做甚麼事，他都不會忤逆我的意思。」

白一芳道：「所以，妳說他是妳的丈夫，他也就直認不諱？」

勞小娟茫然地點點頭，道：「不錯，事情就是這甚簡單。」

時九公白眉一蹙，道：「這種玩笑，也虧妳能夠想得出來。」

勞小娟搖搖頭，道：「我不是在開甚麼玩笑，只是想氣一氣吳師哥。」

時九公冷哼一聲，道：「吳師哥又是甚麼人？」

勞小娟道：「吳師哥就是我唯一的師哥，江湖上的人都叫他『鐵冥公子』。」

「是鐵冥公子吳池青。」白一芳補充道：「據說他也是學劍的，但一雙手摸女人却比摸劍還多。」

勞小娟叱道：「住嘴！」

白一芳冷冷道：「我不說又怎樣？正是衆口爍金，妳師哥是個怎樣的人，妳一定比我還更清楚。」

勞小娟臉色發白，忽然跺脚恨聲道：「我恨死了他，所以決定要把他活活的氣死！」

白一芳冷笑道：「妳以爲跟夏侯德利打情罵俏，弄得肉肉麻麻就可以氣死妳的吳師哥？嘿嘿！眞是異想天開，照我看，他從來就沒有把妳這個師妹放在心上！」

勞小娟怒叫道：「你又不是吳師哥，又怎知道他心裏怎麼想？」

白一芳在刀鋒上輕輕吹了口氣，道：「一個走馬章台的花花公子，是絕不會爲妳這種不懂事的小丫頭而傷心的。」

勞小娟臉色鐵青，喝道：「惡賊！我跟你拚了！」但時九公却把她拉開，沉聲道：「妳暫時還不是白一芳的對手！」

勞小娟怒道：「我的事，誰都不要多管！」

時九公也怒道：「妳若死在白一芳刀下，許竅之一定怪責老夫，這豈不是明裏給我揹黑鍋嗎？」

白一芳嘿嘿冷笑：「還是老人家想得深遠，但如今幾位想離開這裏，却是已經太遲了。」

秦瘦山目露凶芒，道：「何必跟他們多費唇舌，上！」

他這個「上」字甫出口，忽然就有三個黑衣武士同時仰天倒下。

× × ×

千桃樓外，形勢忽變。

那三個黑衣武士，可說是時運不濟，直至他們倒下去的一瞬間，還不知道自己着了甚麼人的道兒。

但勞小娟却忽然高興得跳了起來。

「吳師哥！」她興奮地叫喊。

白一芳也望着那人，臉色顯得陰森之極。

一個身材頎長，看來相當瀟洒的年青公子，正從血泊中踏步走了過來。

這人就是吳池青，也是冥王谷主勞百灼的得意弟子。

他手裏有劍，劍鋒上染滿了血漬。

帶小娟匆匆上前，拉着他的手說：「你來得正是時候，我的老公給人砍掉了腦袋，你一定要爲他報仇。」

吳池青望了她一眼，道：「夏侯長老死了？」

勞小娟眨了眨眼，道：「他是你的長老，也是我的丈夫。」

吳池青也眨了眨眼，道：「妳眞的嫁給了這個老人？」

勞小娟道：「你相信不相信？」

吳池青道：「當然不相信，妳這樣做只是想把我氣得半死。」

勞小娟咧嘴一笑：「你原來還不算太笨。」

吳池青道：「我當然不太笨，但妳却笨得令人出奇。」

勞小娟道：「誰叫你老是在丁香軒，春花樓裏跟那些女人鬼混？」

吳池青道：「丁香軒和春花樓的老闆是誰，妳知道嗎？」

勞小娟道：「總不會是你罷？」

吳池青道：「當然不會是我。而是妳父親，就是我的師父。」

勞小娟的眼色忽然變了：「你撒謊！我爹怎會是這些妓院的老闆！」

吳池青道：「妳太幼稚了，冥王谷不靠這些事業支撐，難道叫咱們喝西北風，吃青草？」

勞小娟吸了口氣，道：「就算你說的都是眞話，你也不該在那些地方出現！」

吳池青道：「我是丁香軒的總管，又香花樓的司庫，我若不在那地方出現，難道應該到少林寺去跟那些老和尚去談經唸佛？」

「嗄？你今天怎麼啦？」勞小娟生氣起來：「你跟我說話，客氣點好不好？」

吳池青冷冷一笑，道：「就是因爲我一直對妳太客氣了，所以才會釀成今日不可收拾的局面。」

勞小娟瞪大了眼睛，怒道：「你今天怎麼了，老是這樣對我說話？」

吳池青忽然一個箭步標前，把夏侯德利的首級揪了起來，厲聲說道：「瞧！夏侯長老死了，若不是妳帶着他到處亂闖，他老人家又怎會落得如此下場。」

勞小娟臉色煞白，道：「是他武功不如白一芳，又不是我砍掉他的腦袋！」

吳池青冷冷道：「妳倒會推得一乾二淨，在冥王谷人人都知道夏侯長老外貌兇殘，但心腸却是最和善的，尤其是對妳，他可說是個千依百順，就連妳父親也比不上他！」

「我知道！」勞小娟的聲音忽然軟弱下來：「但，但這也不能完全怪我。」

「不怪你難道怪他自己！」吳池青的怒火越來越甚。

「他媽的！你們倆口子吵够了沒有？」忽聽一人粗聲大罵：「這是甚麼時候了，要吵要鬧，滾回冥王谷吵個够好了。」

這個人嗓子粗豪，人更胖大得匪夷所思。

白一芳冷冷一笑，道：「這可熱鬧了，想不到天下第一號的大醜鬼也會來到這裏。」

那大胖子一振兩臂，大聲道：「天下間有甚麼地方是老子去不得的。」

唐竹權一出現，時九公立刻就笑了。

「胖醉鬼，你來得正好，這裏有美酒，有美人兒，也有殺手之王，殺人魔星，簡直比金鑾大殿更熱鬧。」

唐竹權哈哈大笑：「聽說你近來氣色頗佳，治病的手風也很順旺，就算是僵屍也可以給你醫活過來。」

時九公嘆了口氣，搖頭道：「胖醉鬼，你這次拍馬屁拍上馬腿了，老夫連自己的病也險些醫不好哩。」

「豈有此理，是那一種混蛋病，居然連天下第一號神醫也給難住了？」

「不是病，是毒！」司馬血說。

「毒？」唐竹權一拍肚子：「老子是唐門高手，最擅長下毒，也最擅長解毒，你若還有……」

「還有就不得了！」時九公道：「老夫如今已是逢凶化吉，連一丁點兒也沒有啦。」

但他說完這句話之後，突然就彎下了腰，嘔吐個不亦樂乎。

司馬血臉色驟變：「你怎麼了？」

時九公搖搖頭，道：「不要緊，這是服下解藥應有的情況……」

白一芳冷冷道：「還是老神醫經驗豐富，白某肯給他解藥，又豈會多費手脚來加以陷害。」

唐竹權瞪視着他，忽然喝道：「姓白的，老子想試試你的功夫！」

白一芳道：「你還不配跟我動手。」

「廢話！」唐竹權大怒立刻搶前，五指箕張地向他疾撲過去。

但却有七八個黑衣武士同時攔阻着他，其中一人喝道：「這裏不是杭州，可不容你這條胖豬放肆……」

那知話猶未了，唐竹權的拳頭已打在他的右眼上。

這人立刻踉蹌地倒退開去，但唐竹權還不肯放鬆他，又再逼前，用五根手指把他「扣」了回來。

他這一扣力道十足，而且扣的又是黑衣武士的咽喉，不用說，這一扣是絕對致命的。

白一芳面色陡變，喝了一聲：「都給我退下去！」

其餘的黑衣武士立刻四下散開，但那個給唐竹權扣着咽喉的武士却已硬直直的倒下。

「好毒辣的唐門五絕指！」白一芳臉色鐵青，目中已露出了殺機。

唐竹權嘿嘿一笑：「無毒不丈夫，老子既來到這裏，就不會對爾等狗頭畜牲手下留情。」

秦瘦山突然搶步走了過來，大聲喝道：「唐竹權，待我來領教領教唐門五絕指法。」

唐竹權正待出手，吳池青却冷冷道：「殺鷄焉用牛刀！今天吳某的心情也很不好，所以剛才宰了三個狗頭畜牲，但却還

嫌不够。」

秦瘦山冷冷一笑：「冥王谷目下人材凋零，剛才夏侯老鬼又已丟了顆腦袋，難道連你也不想再活了？」

吳池青沉聲道：「誰活誰死，還待動手方知！」

勞小娟叫道：「師哥，咱們師兄妹雙劍合璧，來鬥他一鬥！」

吳池青目中殺氣一閃，揮手道：「不必。」

勞小娟一跺脚，突見精光暴閃，吳池青的劍已發動了招式。

劍勢方展，劍光已着着刺向秦瘦山的咽喉。

秦瘦山一口氣退了五步，突然左手一翻，金光陡地暴閃。

他從腕袖裏抖出了一支金色的管子，只見金管一伸，很快就變成了一桿四尺長短的金槍。

金槍雖短，但槍勢却威猛剛勁，不到十招，秦瘦山已掌握了反攻之機！

吳池青連擋八槍，但第九槍却是再也閃不開去，眼看這一槍登時就要刺入他的胸膛，忽然眼前寒芒亂閃，原來是勞小娟的軟劍及時殺了上來。

秦瘦山見勞小娟劍勢不弱，倒也不敢輕視，急忙槍勢一回，吳池青這才得以死裏逃生。

吳池青雖然對師妹的行爲甚爲不滿，但這時候見她奮不顧身前來相救，面上不禁露出了感激之色。

唐竹權哈哈一笑，道：「終究還是雙劍合璧的好！」

時九公瞪了他一眼，道：「你今天頭腦甚是清醒，是不是無酒可喝了？」

唐竹權怪笑道：「老子乃杭州樓老闆，又豈愁無酒可喝，你再胡說八道，老子就用罈酒來淹死你！」說到這裏，上下打量着時九公，又道：「你吐個烏烟瘴氣後，是不是舒服了？」

時九公道：「人是舒服多了，但心裏却大大的不舒服。」

唐竹權皺眉道：「你還有甚麼毛病沒有治好。」

時九公道：「老夫沒有毛病，有毛病的是許竅之……唉，那也不是毛病，而是很嚴重的傷毒……」

唐竹權臉色驟變，急道：「許竅之怎麼了。」

時九公嘆了口氣，道：「說來話長，所以暫時還是不要說。」

唐竹權氣得跳了起來，道：「話長也好話短也好，你儘管只揀重要的來說。」

時九公却搖搖頭，道：「不要來逼我，我現在只要兩種藥，那是五色金剛草和雷神金蟾酥。」

唐竹權一怔：「誰會有這兩種藥？」

時九公向秦瘦山一指：「他有。」

唐竹權瞪目道：「既然他有，爲甚麼還不向他討取？」

時九公嘆道：「他不肯。」

「不肯？」唐竹權怒叫道：「他爲甚麼不肯？」

時九公道：「我又不是他，我怎麼知道！」

唐竹權「呸」一聲，繼而大喝道：「瘦鬼，快拿藥來。」

他正待衝上去，白一芳已攔住了他，同時冷笑道：「秦兄已是以一敵二，你再加入戰圈，難道想倚多爲勝嗎？」

唐竹權吊着嗓子，怒道：「只要老子高興，老子可以召集幾十個大漢來對付一條鼻涕蟲，正是我行我素，干你鳥事？」

白一芳道：「你在外面用十萬大軍去殺一條狗，白某也不會說半個字，但你在這裏胡作非爲，我可不能坐視。」

「沒你娘鳥興，你以爲老子眞的怕你這個狗頭烏龜？」唐竹權怪叫着，而白一芳也同時揮刀。

只見刀光一閃，唐竹權就已急急向後倒退開去！

× × ×

唐竹權退得很快，幾乎比白一芳的刀還快。

但白一芳的刀仍然染滿了鮮血。

這鮮血是從唐竹權身上流出來的。

鮮血沿着刀鋒向下直淌，然後又再一滴滴地落在雪地上。

只見唐竹權胸腹間已一片血紅，但他居然却在大笑：「好快的刀，但却砍得不够深，又怎能砍得死老子？」

白一芳瞳孔收縮，冷笑道：「這一刀居然殺不了你，可見唐門的滾蛋輕功，實在不錯。」

唐竹權「呸」一聲：「你嘴裏放屁的功夫更是天下第一。」他說了幾句話之後，流出來的血快更多了。

時九公忍不住道：「老夫以前給你的金創藥呢？」

唐竹權道：「早就用了一大半，現在再用這麼一次，剛好就完全報銷了。」說着，退開一旁自行敷藥療傷。

時九公悻悻然道：「四十多歲人還是不知好歹，再不好好治理傷勢，只怕連你也要報銷大吉！」

白一芳雖然未曾殺了唐竹權，但這一刀還是很令人震駭的。

尤其是唐竹權，他表面看來神態輕鬆，但心裏却在暗暗叫苦，大爲担憂。

他叫苦担憂，可不是爲了自己，而是爲了雪刀浪子龍城璧。

「這番苦也，這姓白的狗頭烏龜果然有兩下子，龍老弟跟他決戰，只怕並不怎麼便宜。」

而那邊廂，秦瘦山却陷入苦戰之中。

若是單打獨鬥，吳池青和勞小娟都不是他的對手，但他倆雙劍合璧之下，却是威力陡增數倍，是以秦瘦山的金槍雖然使得出神入化，但却還是節節後退，形勢越來越是不妙。

白一芳睹狀，正要出手，却聽一人大喝道：「統統都給我住手！」

這人這一喝頗具威勢，吳池青和勞小娟果然收劍退開，雙雙目注着這個喝叫之人。

唐竹權却哈哈一笑，道：「估道是誰，原來是八姑媽來也！」

× × ×

天下間被稱爲「八姑媽」的女人不知凡幾，但却以唐竹權的八姑媽最爲出名。

唐竹權的八姑媽，也就是中原武林的八姑媽，這三個字已成爲了她的外號。

八姑媽並非是完全蠻不講理的人，但却要看看對方是甚麼人而定。

現在，却不是講理的時候了。

「姓白的，你來到長安，眞是威風八面，似乎整座桃香園都給你買下來了。」八姑媽氣冲冲的說。

白一芳抱一抱拳，道：「前輩就是杭州八姑媽？」

八姑媽冷冷一笑：「不敢當，我只是個不懂事的婦人，那裏是甚麼前輩？」

白一芳道：「前輩言重了，聽說唐二小姐也到了長安，未知是否屬實？」

八姑媽道：「這倒奇了，白堡主在長安廣佈綫眼，這種事又何必來問我？」

白一芳咳了兩聲，道：「白某豈有如此神通廣大的本領，前輩休要取笑。」

「怎敢取笑你？」八姑媽哼道：「憑你現在的武功和財勢，正是如日中天，大概不出兩年連武林盟主也要靠邊站哩。」

白一芳連續給八姑媽搶白了幾句，但居然還是面帶笑容，一點也不生氣。

「前輩到此，未知有何賜教？」

「嘿！白堡主刀法如神，誰敢向你班門弄斧？但這裏給你弄得腥風血雨，我實在看得很不順眼，所以我斗胆向白堡主提出要求，能否把這裏所有的人都放了？」

「這是甚麼說話了？」白一芳呵呵一笑，道：「這裏本來就是人人都可以進來，也是人人都可以隨便出去的地方，白某從來也沒有扣押着任何人，這個『放』字又是從何說起？」

八姑媽道：「既然白堡主這麼說，那就一切好辦。」語音一頓，接着又大聲道：「咱們離開這裏，回到杭州樓再從長計議。」

秦瘦山却是臉色鐵青，忍不住走過來對白一芳說：「你眞要放走了他們？」

白一芳沉聲道：「現在還不是趕盡殺絕的時候，先對付了龍城璧，這羣烏合之衆還怕他們會飛上天嗎？」

秦瘦山吸一口氣，好像還想說些甚麼，但最後還是忍住不說。

但他臉上的殺氣却是更濃重了。

魔教宗主突然出現

夜深沉，長街冷寂無人，只有一條黃狗在到處遊蕩着。

這條黃狗搖動着尾巴，來到了一間藥局門前，這時候，這藥局已重門深鎖，但忽然間却有人從大門旁邊鑽了出來。

他這一鑽之勢甚是兀突，連那條黃狗也給他嚇了一跳，慌忙奔逃不迭。

那人掩嘴一笑，輕聲罵了一句：「胆小狗！」然後就匆匆離去。

只見這藥局大門旁邊的石牆，原來已給他弄穿了一個小洞，這洞口雖然甚是細小，但已可容一人爬了出來。

顯然，剛才那人是個小偷。

等到那小偷已走得無影無踪後，藥局裏傳出了兩個人的聲音，

「秦大官人，這小子輕功好厲害。」

「他的輕功若稍差一點，只怕巳死了幾百遍。」

「這厮是誰？」

「丁黑狗！」

「丐帮的丁黑狗？」

「不是他還有誰？他早就知道這家藥局是我的，也知道五色金剛草和雷神金蟾酥都在這藥局裏。」

「所以秦大官人就用這條妙計來對付他？」

「不是對付他，而是對付時九公！」

「難道連時九公都看不出這是假藥的嗎？」

「若全是假藥，當然騙不過那個老奸巨猾，老實說，剛才丁黑狗盜走的五色金剛草是眞的。」

「莫非只有雷神金蟾酥是假的？」

「半眞半假。」

「這麼說，屬下可不明白了。」

「丁黑狗盜走的，不錯是金蟾酥，但那不是雷神金蟾酥，而是金蟾酥之子！」

「難道金蟾酥之子和雷神金蟾酥都是一模一樣的？」

「略有少許分別。」

「如何可以分辨？」

「雷神金蟾酥比較粗壯，色澤也金黃得多。」

「既有這等分別，又怎瞞得過時九公呢？」

「正是賊公計狀元才，我當然有辦法讓他上當！」那秦大官人說到這裏，嘿嘿乾笑兩聲，才接着說道：「只要把金蟾酥之子放在山東熱泉水裏，然後再加一點存屍散，不到一天功夫就可以令它脹大一倍，至於色澤方面，更是輕而易舉，總而言之，現在就算把眞假雷神金蟾酥放在一起，恐怕連我也無法分辨得出來了。」

「此計果然大妙，但不知道時九公用了這種假金蟾酥，又會有甚麼後果？」

「五色金剛草乃劇毒之物，世間上唯一能尅制它的就是雷神金蟾酥，而這兩種奇怪的東西混合在一起，却又可以尅制其他毒力。」

「但金蟾酥若是假的，那麼許竅之服藥之後，就勢必一命嗚呼了！」

「不錯，正是如此！」

「但大官人又怎知道丁黑狗一定會前來盜藥？」

「丁黑狗這小子自以爲消息靈通，爲了許竅之的事到處打探五色金剛草和金蟾酥的下落，嘿嘿，他可不知道，秦某也同樣像他綫眼廣佈，他要盜藥，我就故意成全他，這下子可有得瞧了！」

「高明，高明！屬下眞是佩服得五體投地！」

忽然間，藥局裏又响起了第三個人的聲音。

「在下也是佩服得緊！」接着，這人冷笑，笑聲雖然並不响亮，但却有着一種逼人的殺氣。

「是誰！」秦大官人的聲音變了。

「丁黑狗的老朋友。」

「龍城璧？」

「不是，但却也是龍城璧的老朋友。」那人冷冷地一笑，緩緩地接道：「在下姓衞，衞空空！」

× × ×

衞空空人稱「偷腦袋大俠」，又有人在這外號之上加了四個字，叫「十拿九結偷腦袋大俠」。

天下間最可怕的偸兒，也許就是他。

尤其是在他初出道江湖的時候，「衞盜爺」這三個字眞是令人聞名喪胆！

在十年前的一個秋天，他在杭州西湖泛舟獨遊，忽然聽得有人大喝一聲：「看罈！」

衞空空是武學高手，會戰過無數黑白兩道名家，「看刀」、「看劍」、「看掌」之類的說話聽得多了，但「看罈」這兩個字，却是從來也沒有聽過。

就在那時，只見一隻大得嚇死人的酒罈從天而降，衞空空臉色微變，但却鎭定之極，只見他左臂一曲，立時就把大酒罈抱穩下來。

這酒罈又大又重，裏面原來是裝滿了酒。

衞空空回頭一望，只見背後一艘快舟趕了上來，舟上一人奇胖無比，原來就是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竹權。

就在那一天，兩人在江湖上喝得醉醺醺，直到天色快要黑了，又有另一艘漁船划了過來。

船上一人，青衣白襪，年約五旬，乃江南有「儒俠」之稱的甘聖斗。

甘聖斗是來找唐竹權的。

「唐兄泛舟湖上，狂歡痛飲，眞是雅興不淺。」

「那裏那裏，老子……不，小弟是個大大的粗人，自出娘胎，從來都跟這個『雅』字無緣。」唐竹權格格一笑，道：「所以甘大俠遇上了小弟，切莫吟風詠月，談話也休要咬文嚼字，否則小弟馬上就會酒力不勝，立刻一個觔斗跌落湖水裏。」

「唐兄快人快語，不才自當遵命。」

「但照小弟看，甘大俠無事不登三寶殿，今日僱舟追到湖上，必然有事要命令小弟去辦，所以『自當遵命』這四個字，還是由小弟來說才適合一些。」

「唐兄果然聰明，請恕不才斗胆，不才的確有事請求唐兄，但命令兩字，却是萬萬不要再提。」

「你也萬萬不要生氣，小弟就是這副脾氣，心裏想甚麼就說甚麼，但總而言之，小弟很清楚甘大俠的爲人，你是個自甘淡薄，不折不扣的正人君子，像你這種人，江湖上越來越少了，所以，就算你要小弟去西天取經，或者是到東海仙山求藥，小弟都一定萬死不辭！」

「好一個醉而不糊塗的唐大公子，請受不才一拜……」

甘聖斗說拜就拜，唐竹權一呆，接着也照拜如儀，還比他更多拜了幾下。

「休拜休拜，再拜下去老子可要掉進湖裏啦！」唐竹權一急之下，「老子」二字又再衝口而出。

甘聖斗這才不再拜下去，道：「今天我拜唐兄是有求於你，但三天之後，你却非回拜我不可了。」

唐竹權大是奇怪，道：「這是甚麼道理？」

甘聖斗道：「不才命不久矣。」

唐竹權吃了一驚，但隨即怪笑道：「你跟老子開甚麼玩笑？」

甘聖斗道：「你就當不才開玩笑也罷，但有一事，萬分正經，祈望唐兄能够爲不才完成。」

唐竹權一拍胸膛，大聲道：「只要是甘大俠囑咐，赴湯蹈火萬死不辭。」

甘聖斗道：「這也跟赴湯蹈火差不多了。」他說到這裏，從袖裏拿出一張黃紙，只見上面寫着十行小字，他神情凝重地接道：「這是江南十大惡人的名字，你要代我殺了他們，一個都不能放過。」

唐竹權接過那張黃紙看了一會，立刻面色森然地說：「這十大惡人殺之不枉，但聽說他們還有一個老大，叫『陰魂不散血鬼帝君』，這厮怎麼沒有名列其中？」

「因爲沒有這個必要。」甘聖斗說。

唐竹權臉色一沉：「你是不是認爲老子沒有本領對付他？」

甘聖斗道：「非也。」

唐竹權道：「既然非也，又是如何者也？」

甘聖斗笑了一笑，說道：「原因甚是簡單，不才已經把他送上西方極樂世界去了。」

唐竹權「啊」的一聲繼而大笑：「原來如此，妙極之至！妙極……」

但甘聖斗却忽然不妙之極，他的面色突然慘白，還咯出一口血。

這一口血並不怎麼鮮紅，還有些瘀黑了的血塊吐了出來。

唐竹權和衞空空都是大吃一驚。

甘聖斗却只是微微一笑：「不要緊！不要緊！眞是一點也不要緊……」

唐竹權急忙餵他服下了幾顆「碧血靈芝丸」，但甘聖斗却說道：「唐兄，你這又何苦？豈不是白白浪費了這等靈丹妙藥嗎？」

唐竹權道：「不！你萬萬不要說這種話，你是天下間一等一的大好人，你若有甚麼不測，老天爺實在是瞎了眼睛！」

甘聖斗搖搖頭：「不要怨天尤人，不才能够跟『陰魂不散血鬼帝君』拚個同歸於盡，心裏已是萬分高興，正是要感謝上蒼還未來不及哩，何況那魔頭居然還比我更早嚥氣，那就更加是上蒼的眷顧了，只是……這魔頭座下的十大惡人，個個都不好對付，你……你一定……要小心……小心……」

雖然服下了「碧血靈芝丹」，但這位儒俠還是支持不住，終於暈迷過去。

唐竹權立刻運槳如飛，把甘聖斗送回岸上，然後對衞空空說：「老子要把他送到醫谷，你去不去？」

衞空空搖搖頭，道：「不去。」

唐竹權一怔：「爲甚麼不去？」

衞空空道：「不去就是不去，這種事由你一個人去幹已很足够，又何必阻碍我的時光？」

唐竹權又是一怔：「你有甚麼事忙得不可開交？」

衞空空道：「喝酒。」

「甚麼？」唐竹權暴跳起來：「你就是爲了這種芝蔴綠豆的小事而不肯陪着老子一塊兒上路？」

衞空空眨了眨眼，說道：「對衞某人來說，喝酒是天下一等一的大事，休說送人往醫谷，就算陪皇帝去掘金子，我也不幹。」

唐竹權大怒，一連串罵了七八句粗話，又說：「老子有眼無珠，看錯了你這個

儒夫！從今以後，老子再也不會跟你喝一滴酒！」

衞空空也不理會他，騎着一匹瘦馬就離開了湖畔。

三天後，唐竹權在醫谷西北兩里外的一個山丘下，埋葬了甘聖斗。

時九公也在墓旁，兩人的臉色都十分難過。

時九公忽然破口大罵，痛罵江南十惡，當然更罵「陰魂不散血鬼帝君」罵得狗血淋頭。

唐竹權也在破口大罵。

他罵得興起，又連衞空空也罵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

時九公皺着眉，道：「唐大胖子，你罵他又有甚麼用？他現在又不在這裏，而且，他當日可能已經醉了，否則以他的爲人，又怎會不顧而去！」

唐竹權吐了一口痰涎，又狠狠的大罵，但這一次，他不再罵別人，而是在罵自己。

他痛罵自己有眼無珠，他看錯了衞空空。

時九公看他罵得好像有點瘋了，不禁以拳擊額，長嘆一聲道：「老夫枉有天下第一號神醫之譽，但却還是治不好甘大俠，唉……」

忽聽一人也嘆了口氣，「藥醫不死病，佛渡有緣人，時老神醫又何苦自怨自艾呢？」

唐竹權一聽見這人的聲音，不禁跳起來，怒罵道：「衞空空，老子要教訓教訓你這個無恥小人！」

原來是衞空空來了。

衞空空沒有說甚麼，也不等唐竹權衝過來，就已放下一個黑色的大布袋，然後飄然遠去。

這大布袋沉甸甸的，也不知道裏面放的是甚麼東西。

唐竹權本來還想追出去的，但時九公把他喝止住：「不要追了，你的輕功不如他。」

唐竹權這才氣忿忿的站住，用力一脚踢在那布袋上。

「他媽的臭小子，這一袋是甚麼鳥東西？就算是送一袋金子也休想老子能原諒他！」

時九公道：「這決不會是一袋金子，金子不會有石灰的氣味。」

唐竹權哼的一聲：「他送一袋石灰過來，又是甚麼用心？」

時九公說道：「不，這也不是一袋石灰……」

唐竹權立刻伸手一撕，把那布袋撕開來。

布袋裏赫然有十顆人頭，而且都用石灰塗抹過。

唐竹權陡地呆住：「這……這……這又是甚麼玩藝兒？」

時九公看了一會，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道：「老夫早已說過，你是錯怪了好人了。」

「這十顆人頭……難道……難道就是江南十大惡人的？」唐竹權的臉色倏地一變。

「不是他們又還會是誰？這十顆人頭老夫現在最少已認出了八個，的確都是江南十大惡人……」時九公喟然一嘆，緩緩地說。

「酒囊！酒囊！」唐竹權忍不住跺足搥胸，嘶聲叫道：「是老子混帳！是老子糊塗！那天竟沒想到你這份心意！」

他拚命追前，要找衞空空賠罪，但衞空空早已騎着他的猴子馬，不知去向。

× × ×

雖然事隔十載，但江湖上的高手還是沒有忘記這段驚人的事蹟。

江南武林最可怕的十個煞星，就在兩三日之間，給衞空空把他們的腦袋全都「偷」掉。

經此一役，衞空空的「偷名」更响，「俠客」也是更濃。

儘管「秦大官人」是個老江湖，當他驟然發現衞空空也在藥局後，他的面色也不禁爲之一變！

而這「秦大官人」，也就是行踪詭秘，與白一芳朋比爲奸的秦瘦山！

× × ×

跟秦瘦山在一起的，是個背負藥箱，手執虎撑的江湖郎中。

他也的確是個江湖郎中，而且也曾經爲人治瘉過不少奇難雜症。

但他醫治的是有錢人，若是沒有黃金三百兩醫藥費，就算是他的親生老子，他也不治。

有一次，他遇上了一對年輕夫婦，那個做丈夫的病倒了，妻子央求這郎中救他一命。這郎中說：「黃金三百兩，一兩不能少。」

最後，他們只能籌措到二百八十兩，但他還是搖頭。

「規矩不可壞。」這郎中說。

做妻子的眼見丈夫病勢越來越沉重，終於咬着牙，悄悄地對郎中說：「我值不值二十兩金子？」

這郎中凝視了她半天說：「妳很漂亮，但却已不是處子，所以只能值五兩。」

「一次五兩？」

「不是一次，是一晚五兩。」

「好！我答應你，但你要先救我家官人！」

「可以，但妳決不能賴帳！」

結果這個郎中終於治好了她丈夫的病，但是這個年輕而漂亮的妻子却吊樑自盡死了。

郎中大怒，把這口鳥氣洩在她丈夫身上，連砍他三十九刀，還大罵這對狗男女壞了他的規矩。

很少人知道這件事，但衞空空知道。

因爲這郎中也嗜好杯中之物，有一次多喝了幾杯，就在一間酒家裏說出了這件事情。

很湊巧，衞空空也在那裏，但當時他不想殺人。

他也和許多早已厭倦殺人的武林高手一樣，很希望自己這一雙手再也不沾染任何人的血漬。

可是，江湖上偏偏就有這許多該殺的人。

這郎中當然也是其中之一！

× × ×

這郎中叫「半邊大夫」，又叫「半邊

殺手」。

「木滂沱！」衞空空冷冷地叫這郎中的名字。

木滂沱却不理他，只是用火摺子燃亮着一盞燈籠。

秦瘦山咳了一聲，道：「小木，我知道你有個習慣，你從來都不喜歡在黑暗裏殺人。」

木滂沱點點頭，道：「不錯，因爲我並不是個瞎子，也不是個偷兒。」

秦瘦山道：「但這裏今天却先後有兩個偷兒來了。」

木滂沱道：「第一個偷兒已走了，他是個笨賊。」

秦瘦山道：「該賊何笨之有？」

木滂沱道：「他盜走了假藥，還沾沾自喜，所以笨得出奇。」

秦瘦山道：「但第二個偷兒更笨，他甚麼都不偷，却去偷別人的腦袋。」

木滂沱道：「腦袋並不值錢，除非他是個職業殺手。」

秦瘦山道：「但他却又不是甚麼職業殺手，所以不管他砍了一百個腦袋，也不會有人付給他一文錢。」

木滂沱道：「那麼，這第二個偷兒更笨得多了，殺人者，人亦殺之，總有一天，他會連自己的腦袋也不保。」

秦瘦山說道：「是你想砍掉他的腦袋嗎？」

木滂沱道：「屬下早已很想會一會他，想不到今晚正是時候。」

秦瘦山望了他一眼，然後滿意地微微笑着走開一旁。

衞空空冷冷地盯着秦瘦山，忽然說：「你可知道自己犯了一個怎樣的錯誤？」

秦瘦山冷笑道：「就算我有甚麼錯誤，也不會比你更糟！」

衞空空搖搖頭，道：「你這句話又錯了，而你最大的錯誤，就是太輕視了丁黑狗這個人。」

「丁黑狗！」秦瘦山冷哼道：「這叫化子有甚麼了不起？」

衞空空道：「你這句話更是愚不可及，他若沒有過人之處，又怎能成爲丐帮的八袋長老？」

「八袋長老？」秦瘦山冷冷一笑：「他年紀輕輕，武功又低，又豈會是丐帮的八袋長老？哼，這種事我絕不相信。」

衞空空道：「世事多變，每一個人的造化也是各有不同，在七八年前，丁黑狗在丐帮之中地位低微，還受盡帮中大小叫化子的欺負，但士別三日，刮目相看，這七八年來，他不但武功精進良多，而且更爲丐帮，甚至是整個中原武林樹下不少汗馬功勞，所以，在月前丐帮大會上，他已被晋升為八袋長老！」

秦瘦山狂笑道：「如此說來，丐帮氣數盡也，連這個小叫化子也可以做長老，足見這個帮會已陷入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之窘境。」

衞空空哂然一笑：「這一點你可以少爲丐帮担心，近十餘年來，丐帮高手輩出，比起三十年前，實力更是大為增强。」

秦瘦山道：「不管怎樣，秦某還是瞧不起那條小黑狗。」

衞空空道：「你以為他眞的已把假藥送往醫谷？」

秦瘦山冷笑一聲，却不說話。

話在這時候，衞空空身邊忽然又閃出了一個人。

這人居然就是丁黑狗！

× × ×

丁黑狗又回來了。

他走而復返，但却連秦瘦山都不知道他是怎樣回來的。

「鷄鳴狗盜之輩，果然是有點邪門道兒！」秦瘦山冷冷地說：「但若以堂堂丐帮八袋長老的身份，還像一條狗般鑽來鑽去，那也未免是太不像話了。」

丁黑狗却笑了笑：「但我却認爲像話得很，身爲丐帮長老，若只會昂頭仰鼻的大擺架子，那才混帳之又混帳。」

衞空空道：「在秦大官人的眼裏，咱們哥兒倆却只是奇笨無比的偷兒而已。」

丁黑狗哈哈一笑：「如此最好，他若太看得起我這個丁長老，也不會自投羅網了。」

「自投羅網？」秦瘦山冷冷一笑：「這句說話只有用在你們身上才對！」

秦瘦山這句話還沒有說完，木滂沱忽然向衞空空鞠躬。

他他一彎下腰，背上的藥箱就立刻打開，十幾支毒弩同時從箱裏射出。

原來他這個藥箱放的藥材並不多，但殺人用的暗器却有不少。

他這一手暗襲手法使得極快，但衞空空和丁黑狗的身形也是不慢，這十幾支毒弩都射了個空。

木滂沱一擊不中，左手一揚，又是一蓬毒針向前撤出。

但他這蓬毒針也沒有打着任何人，丁黑狗和衞空空已不知去了何方。

木滂沱臉色驟變，從藥箱裏抓起一條鐵鍊。

這條鐵鍊兩端都繫着一枚鋼環，一經揮動，立時就把他全身上下都掩護着。

這時候，他最少已知道了一點，那就是丁、衞兩人的輕功造詣都比自己還要高明。

若不是這樣，他們早已中了自己的暗器躺了下去。

所以，木滂沱立刻改用「流星奪命環」應戰。

只聽見「叭！」的一聲，一枚鋼環打在地面的青磚上，那一塊青磚立時變成粉碎。

他的內力實在不弱。

流星奪命環是木滂沱的獨門功夫，已有不少武林高手給這對鋼環擊碎天靈蓋而死，也有一些是給鐵環斬斷頸骨而死的。

總之，木滂沱一用上這件武器，就會無往而不利。

他希望今晚也是這樣。

× × ×

雙環飛舞，教人看得連眼也花了。

丁黑狗早已退開一旁，只留下衞空空和木滂沱週旋。

木滂沱越戰越勇，衞空空似已陷入雙環鐵鍊的光影裏，再也無法衝出來。

可是，秦瘦山對於木滂沱一點也不樂觀。

因爲衞空空根本就還沒有拔劍！

木滂沱的額上開始淌汗，汗水更漸漸染濕了他的頭髮，他整個人似已被扔進一座烘爐之中。

「衞空空！你怎麼還不拔劍！」他忽然怒喊起來。

衞空空冷冷道：「我一拔劍，你這個腦袋就得變成滾地葫蘆！」

木滂沱道：「我不信——」他才說出這三個字，衞空空的劍已入鞘。

他沒有看見衞空空怎樣拔劍，只能看見那柄劍插回鞘中。

而那時候，他的頭顱已給衞空空的劍砍掉！

那是最令人悚目驚心的一刹那，奇怪的是：木滂沱居然好像不知道自己的腦袋已在那一刹那之間搬了家！

這一劍有多快？這一劍有多狠？只怕誰也說不上來。

秦瘦山震慄了！

他看見木滂沱的人頭，從脖子上忽然掉落在已碎裂的青磚上，而衞空空却還是若無其事似的，只是目光轉移到自己的臉上。

那種目光彷彿在說：「你是否也想試一試我的劍？」

× × ×

秦瘦山敗了，他是不戰而敗，甘願俯首稱臣的。

他知道，自己並不是衞空空的對手，但他却不知道，衞空空這一劍，也只不過是在一個月前才練成的。

幸好衞空空對他說：「今天我想要的不是腦袋，而是藥！」

秦瘦山屈服了，他終於把眞正的雷神金蟾酥交出。

衞空空也遵守諾言，拿走了雷神金蟾酥之後，就和丁黑狗離開了這藥局。

丁黑狗已有五色金剛藥，再加上眞正的雷神金蟾酥，許竅之就一定有救！

而秦瘦山呢？

衞空空雖然沒有殺他，但他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喃喃地說道：「我是不是老了？」

在黑暗的一角裏，忽然有人也嘆了一口氣，然後才緩緩地說：「你的人並不老，但心却已死了！」

秦瘦山吃了一驚，喝問：「是誰在躲躲藏藏？」

那人又是一聲長嘆，道：「你豈不是一直都很想把本座逼出來嗎？現在我出來了，不知道你是否還有把握可以把本座消滅？」

秦瘦山的臉色立刻煞白，人也幾乎搖搖欲墜。

「是你？」

「不錯，就是我。」那人慢慢地從暗角裏走了出來，只見他一身黑袍黑衣，外罩一襲披風也是黑色的。

但他的黑髮，却是一片奪目的金黃！

一刀挽乾坤　龍唐喜結緣

黎明，風雪已停。

在千桃樓門前，霍正熊已站了整整一個時辰，而在這個時辰之內，他連指頭也沒有移動一下。

他是來求見白一芳的。

但白一芳沒有這麼早起床，所以他只有等。

等到陽光已晒在他的臉龐上，白一芳才施施然的走了下來。

霍正熊是鉅富，是這裏無人不識的大亨，但現在他看來一點也沒有大富豪的氣派。

他的隨從保鏢不見了，臉上驕傲跋扈的態度也已完全消失。

白一芳懶洋洋的打了一個「呵欠」，才望着他說道：「你在担心甚麼？是不是担心秦瘦山失敗之後，你在長安的地位就會不保？」

霍正熊深深地吸了口氣，道：「白堡主，幾天前咱們的衝突，是秦大官人囑咐鄙人去做的，他說，你老人家不想別人知道你和秦大官人之間的關係，所以就故意來跟鄙人爲難……」

「不必說這些，我一切都很清楚。」白一芳冷冷道：「若不是這樣，那天你還可以活着離開桃香園，那才是怪事！」

霍正熊連連點頭不迭：「這個自然，這個自然……」

白一芳道：「但你一向都認爲，秦瘦山的本領比我大，實力也比我更雄厚！」

「不！不！不！鄙人完全沒有這種想法！」霍正熊臉色一變，忙道：「鄙人願意跟秦大官人合作，只是爲了想對付沙九公子。」

白一芳道：「對付沙九公子，秦瘦山自是綽綽有餘，但那又有甚麼用？」

霍正熊道：「鄙人只是個目光如豆的凡夫俗子，對於世事世情，自然比不上白堡主看得那樣深澈。」

白一芳微微一笑，道：「很好！很好！你能夠說出這種話，可見你還不能算是個蠢材。」

在長安，人人都知道霍大老闆精明厲害，長袖善舞，但這時他却說：「不！鄙人其實是個大大的蠢材，以後一切，還望白堡主多多提携才好。」說完，居然跪了下來，恭恭敬敬的向白一芳磕了幾個頭！

白一芳哈哈一笑，面上的表情甚是得意，嘴裏却說：「不必這麼隆而重之了，起來，起來！只要你從現在開始聰明一點，就算天塌下來，也有白某給你撑着。」

霍正熊聞言，登時臉色大悅，又再磕了幾個頭才站了起來。

白一芳又笑了幾下，忽然又眉頭緊皺，道：「以秦瘦山的武功，就算打不過西方魔教的高手，最少也可以逃走保命，怎會給魔索吊在城門之下？」

霍正熊吸一口氣，道：「據鄙人所知，秦大官人是給一個金髮怪人所殺的，而在藥局之中，又發現了木滂沱的屍體。」

白一芳點點頭，道：「我知道，木滂沱是給衞空空砍掉腦袋的。」

霍正熊吃了一驚：「難道衞空空跟魔教也有關係？」

「絕不！」白一芳道：「衞空空絕不會是魔教的人，他潛入秦瘦山的藥局，一定是爲了五色金剛草和雷神金蟾酥。」

霍正熊一怔：「那是甚麼東西？」

白一芳道：「是兩種很奇怪的藥材，世間上也只有這兩種藥料才可以挽救醫谷

谷主許竅之的性命。」

霍正熊一怔道：「許竅之在江湖上人緣極佳，是誰把他打傷了？」

白一芳道：「是魔教南宗的東護法和南護法。」

霍正熊道：「原來許竅之跟魔教中人大有過節，那是咎由自取。」

白一芳冷冷一笑：「其實許竅之跟魔教南宗向無夙怨，這一次火併，都是秦瘦山安排的，他別的本領不要說，若說到挑撥離間的手段，却是鮮有他人可及。」

霍正熊心中一凜，不敢再說甚麼。

白一芳接着却笑了一笑：「霍老闆，秦瘦山雖然倒下，但你一點也不必担心，總之，一切都有白某！」

霍正熊鬆了一口氣，道：「有白堡主照顧着，鄙人當然是十分放心的……」說到這裏，雙手捧上一疊銀票：「這點微末意思，還望白堡主不要見怪。」

白一芳把銀票接過，輕輕一翻，面上的笑意更濃：「很好！你很慷慨，一出手就是八十萬兩。」

霍正熊忙道：「這不算甚麼，反正都是從沙九公子那裏弄回來的。」

白一芳哈哈一笑：「這倒有趣了，這八十萬兩銀子，我應該多謝沙九公子？還是要多謝霍大老闆才對？」

霍正熊訕訕一笑，忽然道：「照鄙人的意思，應該多謝秦大官人才對，若不是他暗中相助，鄙人也不會把沙九公子的家當都贏了過來。」

白一芳點點頭，微笑着道：「不錯，我們實在應該好好感謝秦大官人，但又應該誰去向他說這些感謝的說話？」

霍正熊勉强一笑：「白堡主眞會說笑，秦大官人已經死了，又有誰可以向他說些甚麼？」

「不！這些感謝的說話，是非說不可的，」白一芳忽然很認眞地說：「我想派你到黃泉路上去見他，你認爲怎樣？」

霍正熊嚇得連臉都白了，兩條腿登時一軟，又再跪了下去：「白堡主饒命，白堡主……」

「起來！起來！我答應饒你一命好了。」白一芳嘆口氣，把霍正熊扶起。

但霍正熊才站起，小腹突然就感到一陣冰冷。

一柄銀光閃閃的刀子，已穿過了他的小腹，他又驚又怒，嘶聲叫道：「白一芳……你說過饒我一命的，爲甚麼……」

白一芳淡淡一笑，道：「我答應饒你一命，是說來世的事，但今生嘛，你實在不能再出現在我的眼前了。」

「白一芳……你好毒……你不守諾言……你是個無耻小人……」霍正熊破口大罵，但聲音却是越罵越衰弱，終於再也罵不去，瞪着眼睛仰天跌在地上。

× × ×

霍正熊的屍體很快就給搬走，但地上的血漬還留存着。

白一芳依然站在原地，連一步也沒有移動過。

今天，對他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日子。

對雪刀浪子龍城璧也是一樣，因爲他們已約好在今天決一死戰！

龍城璧並不喜歡決鬥這種事。

他是個浪子，却並不是個武士。

武士是爲戰鬥而生存的，同時也隨時要爲了戰鬥而付出生命。

但龍城璧是個浪子，他根本就不喜歡戰鬥，也不喜歡殺人。

可是，他却身在江湖之中，而人在江湖，又有誰能可以完全自主自決，自做任何事情都一定稱心如意？

八姑媽也曾經勸阻龍城璧，希望他不要赴戰。

但龍城璧還是來了，因爲他覺得這一戰太重要。

而在這一戰之前，他也看見了一個既可笑復可憐的故事：一個付出了八十萬的人，居然連一天的性命都保不住。

金子銀子，眞是太微不足道了，像霍正熊那樣的人，到頭來還是自討苦吃，把自己埋葬在金山銀海裏。

霍正熊的屍體給搬走後，龍城璧就出現在白一芳的眼前。

白一芳看着他，忽然說：「你是不是認爲我這個人太卑鄙？」

龍城璧道：「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今天你要殺我，我也想把你除掉。」

「爽快！」白一芳瞳孔收縮，臉上已有了殺氣，「江湖上，想殺我的人不知凡幾，但敢當着我面前這樣說話的，你還是第一個。」

龍城璧道：「可惜說話終究還是說話，它不能用來殺你這種人。」

說話是可以傷人的，但同樣也可以殺人。

諸葛亮罵死王朗，就是一個很著名的例子。

但龍城璧並不是諸葛亮，就算他是諸葛亮，白一芳也不是王朗。

要殺白一芳，只能用刀，風雪之刀。

龍城璧很快就把風雪之刀拔了出來，只見刀光晶瑩如雪，寒氣陣陣逼人而來。

白一芳長長的吁了口氣，過了很久很久才說：「霍正熊給我八十萬兩銀子，雖然已闊綽得驚人，但若和你這柄刀相比，却又是完全微不足道了。」

龍城璧道：「你很想要這柄刀？」

白一芳搖搖頭：「不想，因爲我也有一柄好刀，雖然尚遠遠比不上雪刀，但對於一個眞正懂得用刀的人來說，那是無關宏旨的。」

「言之成理！言之成理！」忽然有人答腔，又道：「只不過白堡主雖然言之成理，但恐怕却是言不由衷，口裏大條道理滿不在乎，心裏却恨不得馬上把風雪之刀搶了過來據爲己有。」

白一芳臉色一沉，瞧着那人。

那人正是一直都跟着龍城璧的黃袍漢子，這時候，他的手裏還是執着一支筆，好像對龍城璧每一件事情都要記錄下來似的。

黃袍漢子說完這幾句話，又在揮筆疾書，也不知道他在寫些甚麼。

白一芳打量着那人，看了半天，才冷冷地說道：「看尊駕的樣子，似乎曾經易容。」

黃袍漢子仰天打個哈哈，却沒答話，仍然不斷蘸墨書寫。

白一芳臉色更冰冷，對龍城璧道：「難道你一點也不覺得這人討厭極了？」

龍城璧淡然一笑，道：「有時候，我覺得連自己這個人都討厭極了，那又怎樣？是不是一刀抹在脖子上，從此不再做人了。」

黃袍漢子立刻大聲讚道：「這幾句話妙極！好極，眞不愧是與衆不同的雪刀浪子。」

白一芳冷冷一笑：「好一個與衆不同的浪子，今天白某就要看看你的八條龍刀法！」

「鏗」的一聲，白一芳也亮出了他的刀。

刀鋒已相對，殺氣更濃重。

就在這時，桃香園又來了五個人。

這五個人都是身穿黑袍，而當中一個，也頂上的頭髮一片金黃，手裏捧着一把鑲滿寶石的彎刀！

黃袍漢子忽然「啊」的一聲，失聲道：「魔教南宗宗主來了！」

× × ×

魔教南宗宗主金毛天魔祖什葉終於來了！

在他身邊的，是南宗四大護法。

南宗四大護法之中，以東護法最老，但武功却也最高，其次就是北護法。

至於西護法與南護法，這兩人的武功雖然稍遜，但却一擅輕功，一擅暗器，正是各有千秋，都是武林中難得一見的絕頂高手。

白一芳瞧着龍城璧，忽然道：「你知道許簸之的事嗎？」

龍城璧道：「略知一二，他現在還躺在床上。」

白一芳道：「他中了一記羅刹掌，又中了劇毒無比的金蝎滅魂針，若不是他身上有幾種靈丹妙藥，這位醫谷谷主早就一命嗚呼了。」

龍城璧道：「生死有命，就算他死了，那也是無話可說的。」

白一芳道：「許簸之不是你的老朋友嗎？」

龍城璧道：「誰說不是？」

白一芳道：「你們若眞的是很要好的朋友，你就應該爲他報仇。」

龍城璧道：「找誰報仇？」

白一芳道：「當然是用羅刹掌和金蝎滅魂針暗算許簸之的兇手。」

龍城璧道：「你說的是不是魔教南宗的東護法和北護法？」

白一芳冷冷一笑：「原來你早已知道得很清楚，現在他們都已來了，爲甚麼你還不動手？」

龍城璧搖搖頭：「此時此地，除了你之外，在下不想殺任何人。」

白一芳說道：「白某若不在這裏又如何？」

龍城璧道：「我也不會和這兩位護法動手。」

白一芳道：「你們不是很講義氣？很齊心合力的江湖奇俠嗎？怎麼朋友的仇人來了，你居然還可以無動於衷？」

龍城璧淡淡道：「東，北兩位護法雖然傷了許簸之，但事後連許簸之都沒有怪他們，我又憑甚麼名義去找他們報仇？」

「眞是笑話！」白一芳冷笑。

「絕非笑話，」龍城璧慢慢地說：「我若在這時候跟他們動手，那才是糊塗頂透，因爲眞正傷害了許簸之的人，其實並不是這兩位護法。」

白一芳嘿嘿沉聲道：「這倒奇玄百出了，分明是他們傷了許簸之，你爲甚麼還要替他們辯護？」

龍城璧道：「公道自在人心，許簸之跟這兩位護法向無仇怨，醫谷與魔教南宗之間也沒有任何過節，那一戰根本就是有人从中煽風點火，挑撥離間才會打了起來的！」

白一芳冷冷道：「這有種事嗎？」

龍城璧道：「這種事在江湖上本來就是屢見不鮮的，所以，眞正的罪魁禍首，並不是這兩位護法，而是你這位毒花侯白大堡主。」他最後兩句說話，說得鏗鏘有聲，黃袍漢子在不斷揮筆記錄之餘，忍不住又加了一聲喝采：「罵得好！」

白一芳却居然笑了。

「果然不愧是江湖上最傑出的年青刀客，佩服，佩服！」

「對於白堡主的手段，在下也同樣佩服得五體投地，只可惜道不同不相爲謀，到了今天，你我還是難免要一決高下。」

一直沒有說過一句話的金毛天魔祖什葉突然長嘆一聲，緩緩道：「龍朋友，你果然是一條好漢，就只怪本教的兩位護法一時糊塗，誤中奸人之計傷了許谷主。」

龍城璧道：「貴教在中土武林雖然名聲欠佳，但近十餘年來，却因尊駕接任南宗宗主，從而減少了不少紛爭。」

祖什葉又是長嘆一聲，道：「江湖紛爭，每喜以兵刃相見來解決，但到頭來却是往往紛爭更多，使事情更難得到圓滿的解決。」

白一芳道：「祖宗主宅心仁厚，此言說得極是。」

祖什葉目注着他，緩緩地接道：「但話雖如此，不少窮凶極惡之徒，你讓他一寸，他進逼一尺，你再退後一尺，他就直取你的性命，唉，這也就難怪連如來也要作獅子之吼了。」

白一芳道：「這裏沒有如來，却有一個浪子，雪刀浪子。」

祖什葉說道：「據本座所知，雪刀浪子也不是個喜歡輕啓爭釁，好勇鬥狠之輩，但今日這一戰，就連本座也認爲不可避免。」

白一芳冷冷道：「這麼說，兩位倒是英雄所見略同了？」

祖什葉道：「浪子可以稱爲英雄，本座却萬萬愧不敢當。」

白一芳道：「祖宗主既然來了，那又何必客氣，既要動手，兩位大可以聯袂而上。」

祖什葉道：「閣下自視太高了，本座今天只想以一對一，跟你公平決戰。」

龍城璧立時斷然道：「不！這一場決戰，該由在下担當。」

祖什葉道：「難道你認爲本座不是白堡主的對手嗎？」

龍城璧道：「武功强弱，那是另一回事，但在下早已接受了白堡主的挑戰，倘若臨陣易手，必爲武林中人貽笑。」

祖什葉哈哈一笑：「這道理聽似冠冕堂皇，但却不是你的作風。」

龍城璧道：「在下不懂。」

祖什葉道：「本座知道，你絕不是那種死要面子的人，至於旁人的看法怎樣，你更是從來沒放在心上，只要你認爲事情該做，那麼就算全天下的人都譏笑你，你還是絕不在乎的。」

龍城璧淡然一笑，那黃袍漢子又在轟聲叫道：「一教宗主，見地是果然卓爾不凡！」

祖什葉微微一笑，道：「比起龍城璧，本座又算得上甚麼？」

龍城璧抱拳道：「祖宗主言重了。」

白一芳冷冷說道：「兩位商量好了沒有？」

龍城璧道：「不必商量了，這一戰仍然依照原來的決定，由你我在此盡情放手一搏便是。」

「好豪氣。」

「彼此彼此。」

祖什葉嘆了口氣，終於緩緩地退開一旁。

白一芳輕輕用指把刀一彈，突然發出了一聲微嘯。

嘯聲一起，他的刀已劈出，千桃樓內也同時殺出了無數青衣殺手。

無數青衣殺手一湧而出，原本單打獨鬥的決戰，立刻就變成了一場慘厲的大廝殺。

祖什葉却面不改容，只是嘆息着說：「果然不出本座所料，白堡主本來就是個言而無信的人。」

却聽一人在吼着叫道：「他奶奶個熊，老子早就知道白臉烏龜不失好心，尚幸老子的八姑媽有先見之明，着令大家前來接應！」

這大聲吼叫之人，正是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竹權，還有中原三大法師也已趕到了。

只聽見老大咳嗽兩聲，道：「人人都說桃香園是個銷金窩，怎麼連一兩黃金也沒瞧見？」

老二道：「不要說一兩，就連一斤黃金也沒有。」

老三道：「連一兩也沒有，當然也就沒有一斤啦，但怎麼一錢黃金也沒有，那就大有蹊蹺，說不定咱們走錯了路，這裏根本就不是他媽的桃香園。」

老大道：「管他是桃香園還是菊花園，唐大老闆帶着咱們到此地，一定大有原因。」

老二道：「本法師贊成跟他來到這裏，也是大有原因。」

老三道：「原因何在？」

老二道：「天機不可洩漏，總之這裏一定出了問題，說不定皇帝老子微服出巡到此，亦未可料。」

老大道：「眞是一派胡言，就算是皇帝老子微服出巡，也不會巡到這裏來，據說，皇帝老子後宮佳麗三千人，個個如花似玉，這裏的庸脂俗粉，又怎會令皇帝老子着迷？」

老二搖頭道：「你這就錯了。」

老大很不服氣，道：「何錯之有？」

老二道：「當今聖上生性風流，後宮佳麗少說也有七八千之衆！」

老三「咦」聲道：「皇帝這豈不是很忙碌了？不要說每人摸一把，就是看也看得眼花繚亂啦。」

老二道：「這倒不錯，正是一姬一妾媚態百生，一桃一杏爭妍鬥麗，皇帝老子在紫禁城裏，日日心魂蕩漾，夜夜春宵苦短，眞是他媽的自顧風流快活，那管民間疾苦！」

老三道：「歷來皇帝，十居其九多半如此。」

老二道：「別的不說，就說那秦始皇，這厮統一了中國，就在阿房宮裏大享他奶奶的艷福，他儘收天下佳麗，把七國後宮齊集於一所，正是燕瘦、趙肥、吳姬、越女、楚大姐、齊小妹統統據爲己有，嘿嘿……眞是大放異彩，一人享盡萬人之福哩！」

老三道：「這厮淫虐無度，只怕命不久矣！」

老二道：「這還用說嗎，他力求長生，派齊國的方士徐福前往仙山求取不死靈藥，那徐福便帶了五百童男五百童女殺將出去，誰知一年復一年，秦始皇直到駕崩那天，還不見徐福帶藥回來。」

老三道：「這徐福多半是樂不思蜀，所以不肯回來了。」

老大道：「你不懂就少丟書袋，那時候還是秦朝，何來『樂不思蜀』這一句成語？」

老三說道：「徐福當時自然不會這麼說，但是老三現在後來補上，自也不能算錯。」

老二道：「說不定徐福就是來到這座桃香園，看見桃花處處，美女如雲，所以就乾脆在此住了下來，再也不管秦始皇是死是活。」

「一派胡言！」突聽一人陰惻惻地冷笑，喝道：「你也去見秦始皇好了！」原來此際千桃樓門外早已殺得天翻地覆，這人正是白一芳麾下的青衣殺手。

三怪初時站開一旁，你一言我一語的談個不亦樂乎，但在這腥風血雨的混戰裏，他們還是成爲殺手們襲擊的對象。

幸而他們並不怕打。

若是沒得打，他們才會大失所望哩！

× × ×

冰凍三尺，自非一日之寒。

這一場可怕的大厮殺，也絕不是一朝一日就能釀成的。

祖什葉在中原多年，一直沒有揭起血腥鬥爭，但是到頭來却爲了白一芳和秦瘦山的陰謀，逼得非要親自出手大開殺戒不可。

魔教南宗四大護法，固然都是身懷絕頂武功之仕，但白一芳有備而戰，而且人多勢衆，一時之間只見殺得血肉橫飛，誰也無法控制得了戰局。

但最令人關注的一戰，還是落在龍城璧和白一芳的身上。

× × ×

雖然四周殺聲震天，但在白一芳的眼中，却只有一個對手。

他必須贏取這一次的勝利。

對於龍城璧的八條龍刀法，他曾花費了很大的功夫來加以研究。

八條龍刀法再加上龍心神訣，使龍城璧在江湖上屢戰屢勝。

當然，他也曾有過失敗的時候，但最少，直到現在，雪刀浪子仍然是江湖三大奇俠之首，他的威名仍然遠播大江南北。

這實在使白一芳很不服氣，他不但不服氣，而且還嫉妒這個年青刀客。

還有，唐竹君對龍城璧一往情深，也使白一芳感到十分不是味兒。

他一直都認爲，自己是個很出衆的男人，像唐竹君那樣的美人兒，應該和自己在一起才最匹配。

所以，他要挑戰龍城璧，然後用自己的刀殺了他！

說到刀，他嘴裏滿不在乎那柄風雪之刀，其實却恨不得用那八十萬兩銀子立刻把它買下。但他知道，龍城璧不會出賣這柄刀，就算是八百萬、八千萬兩銀子，也絕不可能使他動心。

這柄刀，已不啻是龍城璧畢生的榮譽所在。所以，只有殺了他，這一柄刀才會易主！

× × ×

白一芳果然已掌握了破解八條龍刀法的秘訣。

龍城璧一連使出八式刀法，但都給白一芳一一化解開去。

龍城璧臉色一變。

江湖上奇人異士雖多，但能够一口氣連破這八刀的人，却只是寥寥數人而已。

想不到白一芳就是其中之一。

但是龍城璧並未氣餒，又再把八條龍刀法再使一遍，而且這一次使得更快、更狠。

可是，白一芳智珠在握，依樣劃葫蘆地又把這八式刀法化解開去。

龍城璧的臉色又變了，白一芳冷冷地一笑，說道：「今天，我要你敗得心服口服！」

他等待這一天已很久了，只見他刀如電閃，聲勢凌人，開始展開了厲害之極的反攻。

龍城璧已給他這一輪反攻逼退下去，白一芳神色陰冷，面上更是殺氣大盛。

白一芳這幾下刀法迅快無倫，龍城璧已退至桃花林中。

白一芳的刀光更盛。

他連攻三十三刀，每一刀都逼得龍城璧無法還手。

「龍城璧，想不到你自己也有這樣狼狽的時候罷？」白一芳怪笑着，神情越來越是得意。

龍城璧却搖搖頭，道：「我現在並不算太狼狽，只是暫時落在下風。」

他連擋了七八刀，又接道：「倒是我很爲你担心，自古以來驕兵必敗，你若以爲今日一定可把我擊敗，那就未免太危險了。」

白一芳狂笑道：「眞是一派胡言，龍城璧，你現在已是如肉在俎，不要再吹大氣了。」他越來越是驕狂，似乎眞的一點也沒有把龍城璧放在眼內。

但這正是白一芳奸滑之處。

雖然他看來已控制了戰局，但實際上，他心裏並沒有眞正的高興。

因爲他自始至終，還是未曾傷得了龍城璧分毫。

爲甚麼會這樣？是不是他對八條龍刀法的認識還不够深切？他的破解招式是不是也有破綻？

不！

最主要的原因，是龍城璧的刀法忽然變了，他使的不再是八條龍刀法，而是另外一種武功！

白一芳雖然心中疑慮大起，但表面上還是驕狂之極，希望可以使龍城璧產生誤會。

但龍城璧也沒有上他這個當。

片刻之間，兩人已把千桃樓門外的桃花砍落無數。

× × ×

高手對陣，那種氣氛簡直可以叫人爲之窒息。

而場面浩大，血肉橫飛的大火併，也同樣使人胆顫心驚。

又有誰能明白，江湖上的紛爭爲甚麼總是沒有完結的時候？

在大混戰之中，中原三大法師都掛了彩。

但這三個怪人還是奮起應戰，一點也不害怕。

若以人數來說，白一芳是佔盡優勢的，但魔教南宗的五大高手，却使白一芳的手下爲之心寒。

尤其是金毛天魔祖什葉，他幾乎每出一招，就有人傷在他的刀下。

但他却只是在傷人，絕未殺過任何一人。

他知道，這一仗的關鍵，就在龍城璧和白一芳兩人的身上。

唐竹權和八姑媽兩人互相照應，聯手大戰青衣殺手，也已戰至筋疲力竭。

若不是衞空空也殺了上來，這兩人的情況就很不妙了。

只可惜司馬血不在。

他已陪着時九公，騎着快馬趕回醫谷搶救許竅之的性命。

這件事當然也很重要，而最値得慶幸的，就是衞空空和丁黑狗終於在秦瘦山的身上得到了眞正的五色金剛草和雷神金蟾酥！

還有勞小娟和吳池青，這對歡喜寃家也匆匆趕回醫谷去了。

否則，這一戰他們一定會參加。

這一戰實在慘烈，而傷亡得最慘重的，却是丐帮高手。

白一芳野心勃勃，丐帮早就洞悉一切，而在長安城內，丐帮也早有準備，只要一發生任何變故，丐帮高手立刻就會趕到助陣。

丐帮最大的優點，就是帮衆逾萬，高手也着實不少。

但這一戰，若論人數，仍然是白一芳那一邊佔了絕大的優勢。

這一點，就連丁黑狗也大感意外。

如今既已勢成騎虎，也就只好硬拚到底了。

× × ×

白一芳成竹在胸的一戰，忽然變成了完全沒有半點把握。

龍城璧的刀法越來越是古怪，到了後來，簡直就有如瘋子舞刀，全然沒有半點

章法。

但這種亂刀，却反而把白一芳的刀勢完全封死。

「這是甚麼刀法？」白一芳忍不住怒叫了起來。但他才叫了這一句，就知道自己錯了。

無論怎樣，他都不應該在這種時候沉不住氣，暴跳如雷的。這本來就是任何高手都不應該忘記的一點。

這一點很重要，而且白一芳剛才也很想把龍城璧激怒。

可是，龍城璧很沉得住氣，倒是他終於忍不住暴怒起來。

龍城璧就在這一剎那間把握了機會，一刀刺入了白一芳的咽喉。

白一芳楞住了。

他很想問龍城璧兩句話，但他一張開口，鮮血就已從嘴裏狂湧出來。

龍城璧却知道他想問甚麼，便說：「你想知道我用了甚麼刀法？」

白一芳痛苦地點點頭。

龍城璧說：「我一直都使用八條龍刀法。」

白一芳臉上露出了憤怒的神色，然後拚命地搖頭表示絕不相信。

在龍城璧畢生所遇見過的敵人中，白一芳是最瞭解八條龍刀法的，他敢肯定，龍城璧後來所使用的，絕對不會是八條龍刀法。

但龍城璧却還有所解釋：「這的確是八條龍刀法，只不過我倒轉過來使用，使招式變得完全相反而已。」

白一芳又是爲之呆住，過了好一會，也才大笑一聲，但笑聲响得很短促，他很快便倒了下去。

龍城璧這才長長的吐出口氣。

這時候，那黃袍漢子又在他的身邊出現。

他還是手執着大筆，不斷的寫個不停，但這時候，他的筆並不是用墨，而是用血！

原來他的大腿給人砍了一刀，血如泉湧，但他一點也不在乎，還用自己的鮮血來寫字。

龍城璧盯着他，忍不住問：「你還在這裏寫甚麼？」

黃袍漢子哈哈一笑，回答道：「殺得好！」

此刻，他用血寫的，原來也正是這三個字。

驀地，又有一羣武林高手殺了進來，爲首一人，鬚眉皆白，身穿一襲灰袍，手綽松木紅纓槍，神威凜凜地一上來就刺穿了三個青衣殺手的咽喉。

「杭州唐老人來也！」中原三大法師齊聲大叫：「唐竹權，你的親生老子到了長安啦！」

唐竹權却大怒喝道：「你們三個少放狗屁，這老東西可不是唐老祖宗！」

老大一怔：「怎麼？眞的不是唐老祖宗嗎？」

老二道：「若不是唐老祖宗，又怎會穿灰袍，頭髮雪白，手裏還有這桿松木紅纓槍？」

老三道：「話雖如此，但瞧清楚一點，這老頭兒果然不是唐老祖宗。」

老大大是奇怪，不禁上前問道：「老兄，尊駕貴姓？是不是姓唐？」

那灰袍老人嘻嘻一笑，道：「我並不姓唐，我姓郭，江湖上的朋友，都叫我郭神通。」

老三問道：「你有甚麼神通廣大的本事？」

郭神通道：「當然有，其中以偷、借和搗亂最爲出名。」

衞空空這時走了上來，向郭神通含笑說道：「原來是『風塵遊俠』郭老英雄，久違了。」

郭神通哈哈一笑，說道：「還是衞盜爺的記性好，一別十年，還是認得出老夫來！」

老大目不轉睛地瞧着他，忽然道：「你這桿槍是從那裏弄回來的？」

老二冷笑道：「他早以說過自己最大本領了，這桿松木紅纓槍，不問而知一定是偷回來的。」

郭神通怪笑着說道：「你未免把我看得太高明了，世間上甚麼東西不好偷，却要去偷這桿要命的東西，豈不是自尋死路嗎？」

老三道：「難道是借回來的嗎？」

郭神通點頭一笑，道：「這次你說對了。」

老二立時搖頭不迭，說道：「不要聽他在胡說八道，這是唐老人金漆招牌的武器，就算是玉皇大帝下凡，也決計借不到手。」

郭神通大笑，說道：「玉皇大帝當然不行，但老夫却是『風塵老遊俠』，那就不同了。」

他在自己的綽號之上加了一個「老」字，而且還說得特別加重語氣，似乎生恐別人不知道他已年逾花甲似的。

老三奇道：「你這位郭老先生又跟唐老祖宗有甚麼交情？」

郭神通道：「是開襠褲之交！」

衆人聞言，初時一愕，接着却都忍不住哄笑起來。

郭神通這時却反而一本正經地說：「老夫跟唐老人有七十年交情，休說這桿槍，就是要借他腦袋一用，他也絕對不會搖頭！」

唐竹權陡地呆住，不禁問八姑媽：「他說的是不是眞話？」

八姑媽微微一笑：「半點不假。」

唐竹權一愕，道：「但老子的老子又在甚麼地方了？」

八姑媽這次却搖搖頭，道：「我不知道。」

唐竹權立即瞪視着郭神通，道：「你呢？」

郭神通也搖搖頭道：「連你的八姑媽都不知道，老夫更不知道了。」

唐竹權大聲道：「你不是跟老子的老子是『開襠褲之交』嗎？」

郭神通嘆了口氣，道：「但我們早已不穿開襠褲了，而且，你父親本來就是個捉迷藏的高手，又有誰知道他去了甚麼地方？」

唐竹權頓足道：「眞是胡鬧！」

衞空空淡淡道：「你在罵誰胡鬧？」

（以下轉入第68頁）

湖海恩仇錄

熱血殺手

朱家·文
可飛·圖

驚險之旅

林間沒有一絲風，空氣沉悶得令人窒息。

午間的陽光穿過柯枝交錯的空隙，投射在亮晶晶的長劍上，映起一道強烈的反光，那道光芒正好照在劉子奇的面字之間。他的身子紋風不動，沉靜得如同他身邊那些參天古木。

林間再沒有見到別人。

只有劉子奇孤獨地停留在腐葉舖陳的林間小徑上，枝頭的蟬兒也停止了鳴聲，除他之外，周遭似乎已無生命存在。然而劉子奇卻像如臨大敵般蓄勢以待。

足足有一盞茶光景，劉子奇都沒有更改一下站立的姿勢，他雙足呈丁字型屹立如磐石，右手的長劍斜斜下垂，左臂微微曲起，雙目聚精會神地凝注着劍尖，似乎隨時準備作驚天動地的一擊。

撲朔迷離

陽光在移動，長劍上映出的反光逐漸從他的眉宇之間偏右，強烈的光綫開始刺激他的右眼。

劉子奇這才猛力一偏頭，沉聲喝道：「是那條綫上的朋友，該可以亮相了。」

沒有人答話，只是在他腳邊傳出沙沙輕響，原來是一尾四脚蛇被他那悶雷般的吼聲驚走了。

劉子奇身子倏地一旋，晶光閃處，那尾長不足一尺的四脚蛇業已被長劍挑向空中，一個翻騰，落在小徑上，頭，尾，身子，以及四隻腳，已經分成了七個部份。

如果林間確有埋伏，劉子奇這快速無比的一劍無異具有示威作用，好教對方知難而退。

孰料他這一劍却得到了相反的效果，就在他轉身揮動長劍，那尾倒楣的四脚蛇身首異處，四腳離體之際，林間晶光閃耀，一道匹練已從身後繞向劉子奇的頸項。

突襲者的身手不但快，而且也輕，下手的時間絕佳，攻擊的角度更是好極。

所幸林間沒有一絲風，四週一遍沉靜，使劉子奇聽到一點響動。當時回架已是不及，只得雙腳猛力一蹬，身子朝前疾飛，只聽嘶地一響，大衫的後背，從領口處一裂到底。

突襲者一身黑衣，而且還以黑巾蒙面，只露出兩道森森逼人的目光。這情景，不免使劉子奇楞了一楞，以對方的身手而言，該可列爲一流高手。不但出手偷襲，攻人背後，而且又隱藏面目，實在有點令人不解了。

就在劉子奇一楞之際，那黑衣蒙面人業已長身而起，縱上了樹梢，向林間深處逸去。

劉子奇自然不會就此罷手，正待騰身去追，驀聽一個尖細的聲音道：「窮寇莫追。」

說話的人是個女的，一個很年輕，很標緻的女人。頭上戴着一頂草帽，雖是大熱天，一身白褂褲却點塵不染，就像剛從綉閣中走出來似的，她站的地方，約莫距離劉子奇十來步。

劉子奇瞅了她一眼，冷冷道：「姑娘和他是同路人麼？」

「和誰？」她邊問邊向前走了兩步。

「那個以黑巾蒙面的人。」

「如果他是我的朋友，我不會稱他爲窮寇。」

「那麽，妳是誰？」劉子奇的語氣很森嚴，手執長劍，逼了過去，似乎隨時準備動手一搏。

「白芳青！」她的聲音很平靜，面上浮着淡淡而嫵媚的笑容。

「白—芳—青。」劉子奇喃喃自語地重複着，突地目光一亮：「莫非是白虎寨的白姑娘？」

白芳青笑笑道：「想不到我這個小名兒竟會進入『神劍飛腿』劉子奇大俠的耳朶。」

劉子奇緩緩將長劍回入鞘中，也笑笑道：「在下雖然號稱飛腿，却未必能比得上白姑娘的輕功，劍利，想必也比不上白姑娘的柳葉雙刀。」

「客氣！」白芳青突地面色一正，壓低了聲音道：「閣下這幾年來聲名如日中天，成爲關洛境地的武林大豪，那一次出門都是扈從成羣，威武非凡。這一回却是放單獨走，可眞有點透着稀罕。」

劉子奇神情淡漠地道：「白姑娘覺得稀罕，在下却不以爲然。」

「哦！此話怎講？」

「在下這趟出門，既不是行圍射獵，更不是參加什麽武林大會，因何要扈從成羣？」

「那麽，究是去遊覽青城十八景？還是峨嵋金頂朝聖？」

「哦，在下只是爲了去探一代故友之病。」

「唔！」白芳青緩緩頷首，目光突變冷冽。「閣下從洛陽上道，今天是第五日，尚未出省界，算起來這一路上已遭到了九次狙擊。閣下行走江湖多年，恐怕還沒有遇見過如此陣仗吧。」

劉子奇沒有再說話，而他的右手却已搭上了劍把。分明在私心中已經產生了敵意。

白芳青緩緩側轉身子，冷冷道：「前八次狙擊，都被閣下輕易化解，而且來人全部死於閣下的劍下。今天這個傢伙似乎很有兩下子，不但給了閣下一劍，竟然還從容逸去。」

劉子奇冷笑一聲道：「若非姑娘一言，諒他也逃不了。」

「如此說來，閣下在怪我了？」

「不敢言怪，不過……」

白芳青截口道：「不管如何，若非我出面相阻，閣下一定會追下去，說不定會被閣下的飛腿追上去，爲此，我願負責。」

「負責？」劉子奇滿面迷惑之色，似乎不太了解對方說這兩個字的眞實函義。

「我知道他是誰。」

劉子奇的目光跳動了一下，而他的聲音却沉靜地說道：「在下也很想知道他是誰。」

「爲了負責起見，我會告訴閣下。」

「多謝姑娘。」

「不過，請閣下同答我三句話。」

劉子奇沉聲道：「一句換三句，似乎有欠公平。」

白芳青淡淡道：「那倒不見得，以我看，我這一句話遠比你同答我的三句話重要。」

「哦？」

「如果你知道了那黑衣蒙面人的身份，就會知道這一路上因何一再遭受狙擊，在前途中也就會知道如何防範。」

劉子奇沉吟了一陣，道：「姑娘說的話乍聽之下倒還有點道理，看來在下非得接受這樁交易不可。」

白芳青淡淡一笑道：「我可沒有逼人之意。」

劉子奇道：「姑娘請問吧！在下既答應了，自然就會回答實話。姑娘循跡追來，絕非無因，不過在下信得過白虎寨的威名。」

「過獎了！」白芳青像男人似地拱了拱手，然後壓低了聲音道：「閣下要去何地？」

「陝西延安府。」

「唔！去會見何人？」

「唐百川。」

「唔！帶去何物？」

「一張藥方。」

「那帖藥是那位大夫所配？」

「對不住！」劉子奇面上浮現一股揶揄的笑容。「白姑娘！在下已經同答了三個問題，恕不再奉告。」

白芳青笑了笑，道：「爲人當該知足。現在該輪到我實踐諾言。我雖是女人，却不會像閣下那樣小氣。有關他的一切，閣下盡管發問。」

「我只要知道他是誰。」

「此人可算黑道中第一流高手，名叫冷無雙，外號人稱『三千両』。」

劉子奇本來只打算知道對方的姓名，絕不願意多問一句。此刻却又禁不住問道：「三千兩是什麽意思？」

「冷無雙可以爲任何人賣命，但是先得送上三千兩紋銀再談買賣，據我知道，因閣下名氣太大，冷無雙此行可能收到了一萬兩銀子的代價。」

「出銀子的人是誰？」

白芳青搖搖頭，道：「無可奉告，並非我小氣，而是的確不知。」

「白姑娘對在下一路上所發生的情況瞭若指掌，想必是在後尾隨跟踪，不知目的何在？」

「不問可知。」

「這四個字頗堪玩味。」

「但願閣下的想法不要誤入歧途。白虎寨一向律己甚嚴，絕不會作出危害本寨清譽之事。」

劉子奇拱拱手，道：「這句話很令在下心安，就此別過。」

他說完之後，大踏步向前走去。

× × ×

劉子奇的確生了一雙飛毛腿，未牌時分過風陵渡，酉正已到了韓陽。

他打算在韓陽打尖小歇，連夜趕路，按算計，日出前該可抵達黑池。小睡半日，再上道，翌晨可抵韓城。一過汾河，到延安府只剩下一日之程了。

只要三天，他就可以趕到唐百川的病榻之側，只要能够如期趕到，唐百川就有救。

劉子奇似乎已將這一路上接連發生的九次狙擊忘記了，目前最需要的是飽餐一頓，然後趁着月明之夜趕緊上路。

韓陽並非交通孔道，只不過是一個樸實無華的山區小城，茶樓酒肆並不多見。走完了一條東大街，劉子奇才發現了一塊『正陽樓』的市招。

名之爲樓，只不過是一層平房，當門一口烘爐，油鍋中正在烙餡兒餅，店堂內也只有四張桌子。

此刻只有一個食客，那人低頭就食，呼嚕呼嚕喝粥的聲音清晰可聞。看來定是個不曾受過高等敎養的市井之流。

劉子奇懶得去留神他，大馬金刀地落座，一連聲吩咐道：「店家！餡兒餅，小米粥，別忘了來一盤大葱甜醬。」

那唯一的店家站在櫃枱邊招呼：「客官！可要喝一盅，剛出鹵的牛肉，正好用來下酒。」

喝兩盅活活血脈倒是好主意，因此劉子奇應道：「好！切上一盤，再來個四兩小壺。」

買賣不興旺的酒館也有好處，酒菜來得特別快，不旋踵間，就擺滿了一桌子。

一塊鹵牛肉還在齒間咀嚼，劉子奇耳邊突然響起了一個低沉的聲音：「借問：老兄可是要連夜趕路？」

回頭看，說話的人就是那個喝粥發出呼嚕呼嚕響聲的粗壯漢子。紫臉膛，環眼，濃眉，說得上相貌堂堂，面上還浮現着和善的笑容。劉子奇目光下移，見對方腰際空空，未帶兵器，不像是一個闖蕩江湖的人。

劉子奇將對方仔細打量一遍，才冷冷地反問道：「要結伴？」

紫臉膛漢子道：「我從芮城來，要趕往黑池弔孝，想連夜趕路，又聽說這一路不甚平靖，見老兄腰佩長劍，必是一個會武功的人，因而問上一問。」

劉子奇自顧自地吃喝，以漫不經心的語氣道：「你難道不會武功麽？」

紫臉膛漢子說道：「我只是一個獵戶，除了會盤弓射箭，再也不會別的玩藝兒了。」

「帶着麽？」劉子奇抬起了眼皮。

「可是弓箭？」

「嗯！」

「帶着的……」

「給我瞧瞧。」

紫臉膛漢子喜孜孜地將長弓箭袋取了過來，神態極爲恭敬地遞到了劉子奇的手裏。

劉子奇試試弓弦，心頭暗暗吃驚，少說也有二十石，這傢伙好大的膂力，再看羽箭，發現每一支箭的羽柄處都用小刀刻了個『丁』字。

劉子奇不禁問道：「你姓丁？」

紫臉膛漢子點點頭，道：「我叫丁大山。」

「我姓劉。」

「哦？劉大哥！」他叫得非常親熱。

以劉子奇在江湖上的聲望，實在不屑與這種人稱兄道弟，因見對方性情坦率，也就不以爲忤，擺手示意對方坐下，然後問道：「你方才可是說，要連夜趕去黑池弔孝？」

「我外婆死了，家無男丁，要我這個外孫趕去披麻戴孝。」

「唔！」劉子奇緩緩道：「我倒是要連夜趕路，也正好要去黑池，結伴而行倒是好主意，只怕你走得不够快。」

丁大山說道：「放心！我行獵狩圍從不帶狗，跑慣了的。我能活捉野兔，從芮城到韓陽，一天一個來回，還要兩頭見太陽。」

從芮城到韓陽足足一百二十里，來回兩百四，日出後而行，日落前而歸，在飛毛腿劉子奇的眼下雖不足爲奇，在一般人來說已經是快得像飛了。

因此，劉奇子點點頭，道：「好吧！今夜你我結伴同行，只要你走得不算太慢的話，我可以將脚步放緩一點。」

丁大山道：「我活了二十五歲，還沒有遇上比我走得更快的人，劉大哥一定學了什麽神功。」

劉子奇笑了笑，沒有再說什麽。

飯後，劉子奇向店家要了一盆溫水，泡泡脚，換了一雙潔淨的布襪，一雙新的多耳蔴鞋，準備上道。

丁大山問道：「劉大哥！你的行囊呢？讓我給你揹着。」

劉子奇搖搖頭，道：「我沒有行囊，咱們走吧！」

二人剛要走出正陽樓，另一個人却湊巧走了進來，在門口不期而遇。

那人是白芳青。

這一段路不算短，而她的臉上却沒有冒出一絲油汗，那身月白褂褲仍是點塵不染，脚上的薄底快靴也是乾乾淨淨的。

白芳草笑哈哈地道：「閣下打算連夜趕路？」

劉子奇心中雖然暗暗犯疑，表面上却不動聲色地道：「爲病友送藥方子去，自然是愈快愈好。」

白芳青瞅了丁大山的一眼，道：「這位是……」

丁大山倒很懂得禮數，連忙截口道：「我叫丁大山，剛才在這兒結識劉大哥的，正好我也要連夜趕去黑池，所以結上伴啦！」

「哦！」白芳青笑了笑。「和這個人結伴同行，當心跑斷你的腿。」

劉子奇抱拳一拱，道：「在下別過，他日有暇，定當赴白虎寨拜候令尊。」

白芳青低聲道：「客氣！有一件事不妨相告閣下，目下那冷無雙也在這兒。」

劉子奇神情一凜，道：「白姑娘見過他了？」

白芳青道：「打了個照面。」

「何時？」

「片刻之前。」

「何地？」

「前行五十步，有一家專賣牛羊肉的清眞館，我見他走了進去。」

「多謝姑娘提示。」劉子奇抱拳爲禮，然後向丁大山擺擺手。

白芳青擋住門口並未閃讓，壓低了聲音道：「我告訴閣下這一消息，也想向閣下打聽一點事。並非我這個人不肯吃虧，只是有點好奇而已。」

「何事？」

「那唐百川是何許人？」

劉子奇遲疑一陣，才答道：「是一個鑄劍名匠。」

「哦！是個鑄劍的？難怪我沒有聽說過了，我只認識打刀的。」停了一下，她又接着問道：「他得了什麽病？」

「中毒！」

「哦？是人爲的呢？還是他一時不小心？」

劉子奇語氣不悅地道：「姑娘最好別問唐百川。」

白芳青滿面笑容地側身讓路，道：「我也不躭擱閣下的行程，一路好走。」

劉子奇不禁有些訕訕然，覺得自己一個男子漢大丈夫，對待一個女孩兒家如此語氣不遜，未免有失氣度，因而一出門就加快了脚步，以掩訕色。

那丁大山趕到身邊，喘吁着道：「劉大哥！你若走得這樣快，未走出韓陽城，我就要落後啦！」

劉子奇停下脚步，側首向丁大山笑笑，這一回頭，剛好看到了那家清眞館的市招。

店堂內非常潔淨，四盞八角琉璃燈照耀如同白晝，劉子奇仔細一打量發現清眞館內有四個客人。

這四個客人是三人共聚一桌，另一個放單，那放單的客人一身黑綢褂褲，坐姿挺直，左手邊放着一個皮革行囊，右手邊放着一把長劍，在明亮的燈光下可以看見劍鞘是包青銅的，鐫刻着精細的花紋，一絲也不反光。

那不是冷無雙還有誰？

劉子奇略一躊躇，便向丁大山道：「我遇上一個朋友，要去和他寒暄一番，你在街心等着。不管發生了什麽事，你都不要過問。」

丁大山楞了一楞，說道：「可是要打架？」

劉子奇道：「說不定，這是江湖上的事，你不在江湖中，千萬不能過問江湖中的事，懂嗎？」

丁大山點點頭，道：「我明白了。」

劉子奇這才一正心神，向清眞館內走去。

一進店堂，店家就迎了過來。劉子奇沒有理會，大馬金刀地在那黑衣人對面坐下。

那黑衣人正低頭吃着刀削麵，似乎對劉子奇的來臨恍然未覺。

劉子奇沉聲道：「山不轉路轉，路不轉人轉，江湖畢竟太小，朋友，咱們又會面了。」

黑衣人緩緩地抬起頭來。

白淨臉，修長的眉，閃亮的目光在文靜中蘊藏着難以覺察的慓悍，顯示他不是一個好惹的傢伙。

但他並不是劉子奇所要找的冷無雙。冷無雙在密林中向劉子奇狙擊時雖以黑巾蒙面，使劉子奇未識他的廬山眞面目，然而劉子奇却見到了他那兩道冷森森的目光，那種目光使人一見之後，畢生也難忘記。

眼前這個人的目光却迥然不同。

他不是冷無雙，絕對不是。

劉子奇正想表示歉意，對方已開口道：「是認錯人了吧？」

劉子奇拱拱手，道：「對不住！請恕冒犯之罪。」

那人竟然和善地問道：「尊駕原來要找誰？」

劉子奇微一沉吟，情知如不說出眞話可能會引起誤會，於是直言道：「在下原要找冷無雙。」

「哦！冷無雙？」那人面上出現了淡淡的笑容。「你見過他？」

「只見過他的一雙眼睛。」

「嗯！冷無雙是目下江湖上最負盛名的殺手，富心機，精劍術，只是喜歡故作神秘，面蒙黑巾，不肯以眞面目示人。」

「朋友認識他？」

那人聳肩笑着道：「只是聽人說過而已。」

劉子奇站起來，道：「在下別過。」

那人道：「尊駕是否得到消息，說那冷無雙在這兒用飯打尖？」

劉子奇道：「有人見他在片刻之前，走進這家清眞館。」

那人豎起食指，向上指了一指，道：「何不看看樓上？」

劉子奇這才發現牆邊有一樓梯，梯口豎一木牌，寫着『樓上雅座』四個大字。

「多謝賜敎！」劉子奇不由自主地壓低了聲音，似乎唯恐隔着一層樓板的冷無雙有所警覺。

垂手示聽的店家見劉子奇走向梯口，連忙超前一步在梯口站定，躬身擺手，道：「樓上雅座，請！」

抬頭看，劉子奇只看到一道紋風不垂的簾，他凝聽一響，樓上似無任何响動，因而壓低了聲音問道：「店家！樓上可有客？」

「有一位。」

「來了多久？」

「一盞熱茶光景。」

「那位客官生得什麼模樣？」

「這……」店家遲疑了一陣，才結結巴巴地回道：「那位客官頭戴范帽寬邊草帽，帽沿壓得很低，小人沒看清楚。」

「他穿什麼衣服？」

「黑色褂褲。」

「可曾帶兵器？」

「好像有一把劍。」

「好！」劉子奇揚揚手。「請頭前帶路。」

「是！」店家連連點頭，先一步上了樓梯。

劉子奇在樓梯口和那店家磨蹭良久，倒像是故意向樓上的冷無雙打招呼，按理說，他們的談話絕對難逃冷無雙的耳朵。

店家登上二樓，撩起垂簾，必恭必敬地道：「客官請！」

若是冷無雙重施狙擊故技，那店家頭顱必然離頸而飛，但那店家却相安無事。

就在那一瞬間，劉子奇已電射而起，從店家的身後竄進了二樓。

樓上也有四副座頭，臨窗的一副座頭上，擺着酒菜粥餅，但是却沒有人。

店家似乎也發現了樓上的客人已不翼而飛，不禁咦了一聲。

四壁皆空，絕無躲藏之地，臨街的窗葉打開，也許冷無雙先一步跳樓逃走了。

劉子奇暗暗尋思：冷無雙會逃走嗎？會的，因爲他是一個殺手，絕不會正大堂堂地面對他的敵人的。

他冷冷道：「店家！你說樓上有個客人？」

「是呀！」店家東張西望，滿面疑懼之色。「我只見他上樓，却未見他走下去呀！」

「他跳樓走了。」

「跳樓？」店家顯然有些不信，疾疾走到窗邊向下探視。

劉子奇也跟了過去。

長街寂寂，只見丁大山一個人在街邊走來走去。

劉子奇揚聲喚道：「丁老弟！」

丁大山連忙跑到窗下，仰首問道：「劉大哥有何吩咐？」

「你可曾看見一個黑衣人從窗口跳下去？」

「沒有啊！」

樓梯輕響，顯然有人走上來。

劉子奇回頭望去，來人是方才在樓下相遇的那個黑衣少年。

皮革行囊業已揹上肩頭，長劍抓在左手，似已吃飽喝足，隨時準備離去。

他面帶微笑地問道：「走了？」

劉子奇聳聳肩頭，道：「走了，倉皇而逃，如喪家之犬。」

黑衣少年道：「閣下未免責人過苛，冷無雙只不過是一個殺手，並非劍士。」

劉子奇道：「他走得却很離奇……」

黑衣少年截口道：「閣下請看一看屋頂。」

劉子奇抬頭望去，只見屋頂的瓦片已經揭去數塊，心中恍然大悟，難怪站在街心的丁大山沒有看見冷無雙從窗口跳下，原來他是從屋頂逃走了。

他一正心神，抱拳問道：「壯士高姓大名？」

黑衣少年道：「在下吳震宇。」

「哦？」劉子奇微微一怔，繼而笑道：「眞是俠義英雄出少年，想不到名揚西北的滄浪劍客，竟是如此年輕！」

「過獎！」吳震宇深深一揖，恭聲道：「請教！」

「在下劉子奇。」

「哦！神劍飛腿，關洛大豪。」頓了一頓，吳震宇才接道：「冷無雙綽號『三千兩』，但並不是有了三千兩紋銀他就會爲人作劊子手，那化銀子僱他的人還必須是有頭有臉的人才行，閣下與何人結有樑子，可該想像得到吧！」

劉子奇輕蹙眉頭，道：「這一回在下自洛陽上道以來，沿途已遭遇了九次狙擊，在下曾一再思忖，却始終想不出個所以然來。」

吳震宇喃喃道：「這倒奇了。」

驀在此時，突聽樓下有一個尖細的聲音道：「店家！給我來一碗刀削麵。」

劉子奇聞聲不禁一怔，說話的人是白芳青。方才她去了正陽樓，此刻又進了這家清眞館。毫無疑問，她的目的不是吃東西而是爲了跟踪。

他壓低了聲音道：「少俠可認識此人嗎？」

「誰？」吳震宇低聲反問。

「白虎寨寨主白通的女兒白芳青。」

「哦！只聞其名，未見其人。」

「這小妮子一路對我跟踪，言行閃爍，不知是何道理？」

吳震宇頗爲世故地道：「在下難以平空揣測，閣下久走江湖，認人知事俱深，權自斟酌吧！」

說罷，拱一拱手，就要轉身離去。

劉子奇疾聲追問道：「不知少俠因何來到這山區小城？」

「路過而已！」

「恕在下冒昧，不知道少俠前往何地呢？」

「延安府。」

「哦！在下也是要去延安。」

吳震宇拱手笑道：「後會有期，屆時在下當奉請一杯。」

對方一再表示了辭意，劉子奇本該遵守進退應對之禮。但他却又忍不住問道：「不知少俠前往延安府有何貴幹？」

如此追根究底，很容易使人生疑動怒，但是吳震宇却爽直地回答道：「在下前去延安是爲了一把劍。」

「劍！」

「唔！有人要賣，聽說是一把上古好劍，所以在下前去看看。」

劉子奇心中似有所動，喃喃道：「在下也是要去延安看看……」

他說得很慢，又故意將話停住。

吳震宇截口說道：「也是要去看那把劍？」

「不！在下是要去探望鑄劍名匠唐百川。」

「想請他鑄一把好劍？」

劉子奇笑道：「在下對身邊這把劍已經非常滿意了，何況在下一向認爲器利不

如技精，有那求劍的工夫，倒不如在劍術上多化些心思。」

這種話在一個以劍術揚名者面前說出，顯然有挑激的成份，而且吳震宇正好要去求一把上好古劍，更是暗寓諷意，一句輕言，很可能引起一場血戰，眞不知劉子奇是出於無心還是有意。

孰料吳震宇面上神色不但未變，反而呵呵笑道：「閣下之言，誠乃金科玉律承教，後會有期。」

再也不作停留，揚長下樓而去。

店家一直背靠牆角，在那兒發楞。劉子奇也不去理會他，雙脚一彈，人已射出窗外，他不想再和白芳青照面，所以選了這條出路。

那知他剛一穿出窗口，就發覺有一股勁風自頭頂襲下，直捲腦後。

劉子奇既然有神劍飛腿之號，自然在輕功上曾經下過一番功夫，一旦發覺來勢不妙時，立刻將全部內力集中在腰眼上，猛地一翻，在半空中來了一個鯉魚打挺。

只不過眨眼之間，頭與脚的方向完全顚倒。

這時一道晶光業已捲到劉子奇的脚脛處。看來他雖然逃過斷頭之危，却逃不過斷脚之厄。

然而劉子奇在雙腿上却有獨到的功夫，左腿一曲，已經盤到了小腹之上，右腿向橫一掃，叭地一聲，不偏不倚地蹬在對方的劍柄護鈎上。

二人分別向相反的方向盪開，然後落在街心。

黑衣，黑巾蒙面，兩道精芒畢露的目光，劉子奇已認出對方是冷無雙，原來他未曾遠颺，一直倒掛在屋簷下等待機會。

二人落下街心，劉子奇不禁微微一楞，似在思索冷無雙怎會從空而降，但是對方一落地之後，立刻轉身就走。只不過一瞬間，二人已相距五十餘步了。

劉子奇回過神來，正要追上前去，只聽嗖地一響，丁大山已經射出了一箭。

他的射術眞算得上神妙離奇，箭鏃穿過冷無雙的衣袂，釘進街旁一棵樹幹，使得狂奔疾走的冷無雙脚步踉蹌，險些摔了一跤。

劉子奇把握機會，立刻追上前去。

冷無雙却揮劍割斷了衣袂，向街邊暗影中疾遁。

劉子奇自然不會放鬆，但是身後却響起了一個輕脆的聲音：「窮寇莫追！」

自然又是白芳青。

冷無雙的脚下功夫並不差，而且街邊巷弄交錯，追也未必追得上，因此劉子奇停下了脚步，冷冷道：「白姑娘！不知妳是有意，抑或無意，總之，姑娘是帮了冷無雙兩次忙。」

白芳青輕笑道：「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劉子奇轉過身來，目注她道：「點明冷無雙行踪的人，是姑娘，縱他脫走的也是姑娘，不知是何居心？」

白芳青笑聲一收，寒着臉道：「閣下如此說，未免太強辭奪理了。冷無雙的方向與黑池正好背道而馳，這一路追下去，閣下只會距離目的地延安府愈來愈遠。」

劉子奇冷笑道：「原來姑娘是一片好心。」

白芳青表明心意的道：「只不過希望在下早一日到達延安而已。」

這時，丁大山已經拔下了柳樹上的箭鏃以及那一塊殘破的衣袂，走過來道：「劉大哥！這幅衣袂要不要留下來？」

劉子奇向丁大山打了一個手勢，然後向白芳青一拱手，道：「白姑娘午間曾對在下說過，白虎寨一向律己甚嚴，不會作出有毀寶寨清譽之事。在下信得過，不過在下不喜歡有人在身後釘梢。」

一揚手，和丁大山揚長而去，然而劉子奇却聽到身後响起一聲冷笑。

×　×　×

山間小徑，無星無月。

天亮前的這段時刻，穹蒼顯得特別黑暗，來到一塊小小的平地上，劉子奇停下了脚步，回顧身旁的丁大山道：「丁老弟！你去過黑池麼？」

這一段路，劉子奇最多只用出了五成輕功，但是丁大山累得氣喘如牛，汗流浹背，他接連喘了好幾口氣，才回答道：「去過好幾次哩！」

「這條路可對？」

「錯不了！這是條小路比官道要近十五里。再翻過前面那座山坳子，就能見到黑池的城牆啦！」

「歇歇吧！」劉子奇席地坐了下來。

「咱們喝點水，吃點乾糧，翻山越嶺要有力氣。」

丁大山取下腰間的水袋，遞給劉子奇，正待取出布袋內的饅頭，突然將頭一側，神情凝重，一動也不動。

難道他聽到了什麼響動？

劉子奇不禁暗暗稱奇，自己是練劍的，聽覺怎會比一個獵戶差勁？

他一念未已，却見丁大山悄然取出弓箭盤弓拉射。

離他們五步處有一棵老榕，足有十來丈高，枝葉密茂，難見天色。丁大山這一箭正是射向濃蔭茂處。

只聽哎喲一聲，一個人影從樹上摔了下來。

劉子奇正要拔劍而起，丁大山却將他攔腰一抱，向一堆草叢中滾去。他的膂力驚人，劉子奇根本就身不由主。

進入草叢中後，丁大山方輕聲道：「劉大哥！四面八方，最少有二十個人。」

劉子奇凝神細聽，只聞風吹草動。由於有一個人中箭自樹梢落下，使他不由不信。

丁大山又悄聲道：「我從小在山中打獵，要聽野獸的呼吸聲才能追踪，羚羊的鼻息最輕，都逃不過我的耳朵。」

「你說有二十個？」

「最少，他們埋伏在四面八方。」

「你方才張弓射下一個，對方却絲毫沒有反應，這一羣人絕非烏合之衆。」

「他們以逸待勞，以靜制動，佔盡了便宜，所以我才拉大哥躲到草叢裏來。」

想不到丁大山粗中有細。

劉子奇沉吟了好一陣，問道：「老弟！你說該怎麼辦？」

「讓我用耳朵先找出他們的藏身之所，然後再用弓箭將他們一一解決……」

丁大山一語未落，四週突然出現一團

明亮的火把，看來他那敏銳的聽覺已經用不到了。

劉子奇的目光掃了一圈，共有二十三支火把，他不禁暗暗佩服丁大山的精確估計。

那些人清一色皂衣，兵器却各異，有的張弓搭箭，有的手執弩筒，有的拿刀，有的挺劍。方才劉子奇如果拔劍妄動，很可能會遭到對方的暗箭。

對方既然亮相，劉子奇自然不能再蟄伏草叢。他正待站起來，丁大山却按住了他的肩頭，悄聲說道：「劉大哥！讓我來應付他們。」

說着緩緩地站起，向草叢外走去。

劉子奇不禁暗暗納罕，以丁大山的胆識，弓法，機智，一個人摸黑走夜路不會畏懼，因何要與自己結伴呢？

他一念未已，却聽丁大山揚聲道：「各位是攔路打刦的麽？」

對方有人反問道：「你是何人？」

「獵戶丁大山。」

「方才那一箭是你射的？」

「不錯，我以為樹梢上藏着一頭大花豹。」

「這筆賬咱們慢慢再算，現在請神劍飛腿劉子奇出面說話。」

「那個神劍飛腿？」丁大山還想裝瘋賣傻。

以劉子奇在江湖上的聲望，自然不能作悶口葫蘆，因此走出草叢，答話道：「在下劉子奇，請問寶號？」

「在下無名小卒，只是為人傳話。」

「傳什麽話？」

「關洛大豪，請回關洛地界上去，望勿涉足西北武林。」

「這話可有些怪！」劉子奇冷笑道：「難道西北地界上的人物就不會去關中遊過？」

對方仍是語氣強硬地道：「請尊駕即時折返。」

劉子奇業已動怒，但一想唐百川中毒在身，極待解救，於是緩和了語氣道：「劉某人此番前往延安，只不過是探望一位故友之病，並不涉及江湖中事，敬請西北武林同道放心。」

對方冷聲道：「西北地界不歡迎閣下光臨，趁早折返原地。」

劉子奇沉聲道：「你為何人傳話？」

「滄浪劍客吳震宇。」

劉子奇先是一楞，繼而又哈哈大笑道：「小兒狂語，不攻自破，劉某人在韓陽曾經見過吳少俠，他不但沒有逐客之意，反而與劉某人訂下了延安府的後會之期，你休想以滄浪劍客的威名唬人！」

「在下話已傳到，信不信全憑閣下，先禮後兵，得罪勿怪！」話聲一落，四週火把盡熄。

四週突趨黑暗，幾乎伸手不見五指，那些人一個也不見了。

丁大山走到劉子奇身邊，悄聲道：「劉大哥！咱們是往前走？還是朝後退？」

劉子奇一把抓住他的手腕，沉聲道：「丁老弟！你眞是一個獵戶？」

丁大山顯然怔了一怔，才答道：「當然是眞的。」

「我看你不像。」

「那點不像？」

「你富機智，精弓法，聽覺敏銳，輕功不弱，一個山中獵戶不可能有如此功夫的。」

「大哥過獎了！」

「說！你和我結伴同行，究竟有何企圖？」

「人多壯胆。」

「丁老弟！看你的性格，你不是一個玩弄奸詐之徒，但是我却知道你說的不是眞話。」

「劉大哥！我說的話句句都是千眞萬確……」

劉子奇截口道：「是眞是假，日後自明。現在你是否打算和我分道揚鑣？」

丁大山不假思索地說道：「這是什麽話，這一段路已經走了一大半，剩下三五十里地，我自然要陪大哥走到底了。」

「好！咱們朝前闖。」

丁大山豪氣干雲地道：「我在前面開道。」

根據劉子奇的想像，只要他們一抬動腳步，弓箭、弩矢一定會如同細雨般從四面八方朝他們射來。因此他拔劍在手，時作戒備。

孰料這一路上出奇地平靜，直到卯辰相交光景，他們進入黑池縣城時，也沒有遭到任何襲擊。

這可有點怪，難道對方是徒托空言，虛聲恫嚇？

進得縣城，丁大山向劉子奇深深一拜，道：「方才遇上那羣狐朋狗黨，才知道大哥是名揚關洛的大俠，小弟眞是三生有幸，來日定當專程前往洛陽拜候。」

劉子奇道：「老弟要和我分手了？」

丁大山道：「大哥還要趕路……」

劉子奇截口道：「我想在你外婆靈前上一炷香。」

丁大山連連搖頭，道：「使不得！使不得……」

其實，劉子奇是想證實一下對方的身份，因此，連連揮手，道：「你我相交一場，這也是應該的，老弟前面帶路吧！」

丁大山勉為其難地點點頭，道：「大哥執意如此，小弟也不便違拗，只是不要躭擱太久，趕路要緊。」

丁大山對黑池縣城的街道似是十分熟悉，帶領着劉子奇轉彎抹角，來到了一條背街。

遠處有一幅招魂幡在迎風招展，丁大山指了指，道：「那就是我外婆家。」

突然，橫巷中走出一個人來攔住了他們的去路。

又是白芳青，看來似有倦容，但她那身月白褂褲，依然是點塵不染，就像是一件永不會骯髒的寶衣。

白芳青站立在小街上的姿態，很明顯地是攔路阻道，劉子奇和丁大山不禁雙雙停下了腳步。

白芳青瞅了劉子奇一眼，冷冷道：「這一條路不是前往延安府的官道。」

劉子奇道：「丁老弟外婆故世，劉某人要去靈前上一炷香，聊表敬意。」

白芳青道：「閣下想必聽說過三國時代臥龍弔孝的故事。」

劉子奇乍然變色，道：「白姑娘言下

之意，是指劉某人不懷好意？」

白芳青目注別處，緩緩道：「當年臥龍聞聽周瑜物故，前往江東弔孝，明則籠絡東吳，暗則一探虛實。因為他不相信周瑜眞的已死。」

丁大山說道：「難道我的外婆是詐死的？」

白芳青沒有理會他，又自顧自地說道：「臥龍親赴江東，又安然而返，那是因為周瑜的確已死。若是周瑜詐死，安排了圈套，臥龍豈能全身而退？」

她的弦外之音，昭然若揭，使得劉子奇不禁側首望着丁大山，默默不語。

丁大山沉聲道：「姑娘這話說得好生稀罕，我和劉子奇素昧平生，因何要安排陷阱害他？以劉大哥的劍法來說，又有誰能害得了他？」

白芳青緩緩轉過頭來，目注丁大山道：「芮城無山，無獸，更無獵戶。」

丁大山道：「妳去過芮城？」

白芳青道：「別問我是否去過，但我知道你說的話是假話。」

丁大山怒叱道：「姑娘用心太以險惡，我要妳拿出憑據來。」

白芳青旋身往遠處一指，說道：「那邊有一幅招魂幡，堂屋裏也有一具棺材，但是，棺材中躺臥的不是你那死去的外祖母。」

丁大山道：「那麽是誰？」

白芳青道：「棺中躺臥的是你父親——鐵傘金鈎丁伯濤。」

這丁伯濤三字宛若三聲響雷，使得劉子奇渾身一震，登登登連退三步，面色發青。

丁大山神情也是微微一變，沉聲道：「好！好！好！你我同去揭棺一看。」

白芳青道：「自然有人去看，姑娘我却不會去。」

說罷，回身就走。

揹在丁大山左肩的彎弓突然抖落，他的手法、身法、步法，都快得使人目不暇給。白芳青剛一回身，弓弦就套上了她的頸顈。

丁大山的手法快極，白芳青的手法也不慢，晶光閃現，柳葉雙刀業已出鞘，分自兩脇向後穿出，交叉着捌向丁大山的心窩。

眼前情勢，丁大山似乎只有一種選擇——鬆手撤身後退。

其結果却並非如此，只見他雙臂一旋，套在白芳青頸顈的弓弦繞成一圈成了絞索，接着雙腕猛一下沉，使白芳青的頭頸後仰，剛好以弓背擋住了雙刀，叭地一聲，刀尖戮在硬實的弓背上。

這一招變化太大，也太駭人，想不到丁大山那張弓，除了射箭之外，還有如此妙用。

劉子奇眼見白芳青的頸項，被纏得立刻就要被丁大山的弓弦絞斷，自然不能不管，嗖地一聲，拔劍向弓弦砍去。

弓弦大都是牛筋所作，絕難禁利劍一削，孰料劉子奇的長劍削過去，竟然嗡地一聲被彈了回來。

而白芳青已是暴眼吐舌，快要被勒死了。

劉子奇暴叱一聲道：「撤手！」

同時橫掃向丁大山的頸項。

誰知丁大山竟然以弓弦柄來抵擋他的利劍，說也奇怪，弓是竹子作的，但是劉子奇手中的長劍却休想削動分毫。

叭叭叭！一連三劍，劉子奇都是無功而退。他想解救白芳青的斷頸之危，却使她頸項上的弓弦勒得更緊。

突然，不遠處響起一個蒼老的聲音，說道：「山兒！退去一邊，將弓弦放鬆一些。」

聲落人現，是一個白髮、白鬚的老頭，左手拿一把黑色油紙傘，右手拄一根金色拐杖，說它是拐杖頂端却又彎彎地有一個鈎，看來這老頭兒就是白芳青所說的鐵傘金鈎丁伯濤了。

的確是丁伯濤其人，劉子奇是認得他的，不然，當白芳青提到丁伯濤的時候，他也就不會神情大大地一震了。

丁伯濤緩緩來到面前，冷冷道：「十年前的劉子奇只不過是關洛一帶三流鏢局的武師，如今竟然成為當今關洛大豪，眞是使人意想不到。」

劉子奇沉靜而冷漠地道：「不知在下有何得罪尊駕之處？」

丁伯濤連連搖頭，道：「沒有，沒有，你我是井河水，風馬牛，談不上得罪二字。」

劉子奇道：「那麽這位白姑娘呢？」

「她。」丁伯濤側首回顧，慢條斯理地道：「這女娃兒心懷叵測，所以要讓她吃點苦頭。」

劉子奇說道：「白通可不是好惹的人物！」

丁伯濤先是一楞，接着便縱聲狂笑起來。

在他狂笑中，只聽砰地一聲輕響，地上突然冒起一陣輕烟。

那陣烟霧愈來愈濃，站在劉子奇對面的丁伯濤，逐漸被烟霧籠罩，在這同時，丁大山和白芳青的影子也不見了。

劉子奇正感納罕之際，突聽有人在他耳邊說道：「丁伯濤千方百計將尊駕引誘到此，用心險惡，此時不走，更待何時地？」

劉子奇的腦海裏，也像昇起了一層烟霧。

眼前的局勢太過撲朔迷離，誰是好人？誰是壞人？他已無法分辨；就連他自己是好是壞，也弄不清楚了。

烟霧雖然很濃，劉子奇却記得自己所站立的方位。盡快脫離現場也好，趁機仗劍襲擊也好，他都應該立刻展開行動。

但他却一動也沒有動。他在考慮兩件事：其一、那個投擲墨烟彈，敎他快些脫離現場的人，動機究竟何在？其二、是否該撇下白芳青，不去理會她的生死存亡？

成為一個武林大豪，不單靠武功，還有許多其他因素；這就是劉子奇所以能在關洛揚名的原因——愈是情況危急之際，他愈是鎮定。

在平時，他難免犯錯誤，比如說，他竟然將丁大山看成一個心性坦率的漢子。但是在情況非常危急的時候，他絕不容許自己犯一星半點的錯。

那個聲音又說道：「尊駕還在猶豫什麽？」

劉子奇冷冷問道：「朋友是誰？」

那聲音貼近了一些：「性命關頭，這可不是寒暄的時候。晨風不徐，烟霧頃刻就散，尊駕那時想走，怕也走不成了。」

劉子奇道：「難道在下不管白姑娘的死活？」

那人道：「爲人先該管自己的死活，在鐵傘金鈎的面前，神劍飛腿是不够份量的。」

這話是實情，二十年前的江湖道上，不拘黑白兩道的人物，無人不怕鐵傘金鈎丁伯濤；因爲他是個性情乖張之人，沒有什麽是非觀念，全憑自己的好惡行事，金鈎上的功力不談，單是那鐵傘中就暗藏了數十種兇器，使人防不勝防。所以當劉子奇聽到了丁伯濤的大名時，也不禁神色大變面色發青。

然而此刻經對方一激，却又激起了劉子奇的豪氣，他沉聲道：「朋友的好意在下心領，在下的佩劍不是擺佈，練就一雙飛腿也不是用來逃命的。」

那人冷笑道：「尊駕此行的目的，是爲了去延安府給鑄劍名匠唐百川解毒治病，負有活人性命的神聖使命，並非用意氣的時候。」

這話教劉子奇怦然心動，暗中思索，頗覺有道理，於是改變語氣說道：「多謝朋友指點迷津，在下絕對不辜負朋友這一番好意。不過，還要請朋友答應在下一件事。」

「何事？」

「請設法搭救白姑娘出險。」

「我願意盡力而爲。」

「朋友請告大名。」

那人猶豫了一陣，道：「說出來恐有不便。」

劉子奇堅持道：「在下一定要請教了朋友的大名後，才願離此是非之地。」

「我報出姓名之後，尊駕是否立刻就走？」

「轉身就走，絕不多作片刻流連。」

「好！大丈夫一言九鼎。」說到此處，那人突然語氣一沉，接道：「我就是兩度取你性命未果的狙擊者冷無雙。」

劉子奇心頭不禁一震，冷無雙曾兩度暗中行刺，用心險惡，千方百計要置他於死地，此刻爲何又要暗中助他脫險呢？

這眞是一個不可解之謎！

劉子奇正感迷惑徬徨之際，驀聽丁大山發出一聲慘呼，接着語聲悽厲地喊道：「爹！孩兒右臂被姓劉的長劍所傷，姓白的丫頭巳趁機逃脫，你老人家要小心。」

劉子奇驚喜交集，驚的是冷無雙劍法犀利，一擊得手；喜的是冷無雙雖是一個殺手，却能言出必行，果然踐約搭救白芳青出險。

想到這裏，覺得自己也該實踐諾言，連忙轉身向來路奔去。

× × ×

這一路奔馳，劉子奇施展了全力。幸虧山徑古道，罕有人跡，不然他如飛騰一般的脚程，一定會引起路人的側目！

按照原來的算計，劉子奇該在黑池城內小睡半日，事出意外才使他繼續趕路。到了巳午相交光景，他巳一口氣走了百來里路，他畢竟是一個血肉之軀的凡人，不但感到腹中饑餓，更感到渾身乏力。

於是，他停了下來。

當他尋覓一塊青石坐下時，才發現他又犯了一次錯誤——乾糧和水袋都交給了丁大山了。

西北地帶，都是荒瘠的山陵，滿眼一遍紅土，別想找到野菓子，更別妄想找到一處潔凈的山泉。

他走的是古道，也看不到一戶冒出炊烟的人家。

劉子奇在那塊青石上坐了約莫一盞熱茶光景，又再度動身，因他必須要趁他體力尚未完全消耗之前找到飲食。

太陽很烈，晒得他有些發昏。他以手掌擋住強烈的陽光，四處張望，就近找到了一處崗巒。

若是平時，劉子奇只消幾個提縱，就可登上那座崗巒。然而此刻他却寧願耗費半個時辰慢慢走過去，因爲他要保持有限的體力。

他想：此刻若是冷無雙出現，自己恐怕抵擋不了三招。一念及此，潛在的意識使他產生警衛，體力好像又充沛起來。

登高一望，他看到了炊烟，那是一個小小的村落。

他去延安，應該走正北，那小小村落却在東南角上。爲了找飲食，他也只得繞一個小圈子了。

有了指望，他的脚程又加快了許多。

小村落的人家還不少，村頭上竟然還有一家野店。

酒幌子在迎風招展，劉子奇又想起晨間在黑池城內見到的那幅招魂幡。心頭驀地一震，振作起精神，向那野店行去。

靜靜地沒有人聲。

跨進野店的籬笆，劉子奇最先見到的是一口井，在這一瞬間，他才感覺他的唇舌乾涸得快要裂開了。

他打了一桶井水，水質清澈冷冽，對着那桶井水吸一口氣都會令人覺得舒服。此刻，他巳不急着將那桶涼氣沁人的井水灌到肚裏去，他以雙手掬水，想先洗淨他那汗汚巳極的面孔。

那是冷無雙！

冷無雙就站在他身側五步處，冷冷地望着他，沒有動，也沒有說話。

劉子奇直起了腰，但他並沒有回身，聲音沉靜地道：「你也來了？」

冷無雙沒有答話。

劉子奇又道：「在下願意告訴你一個秘密，只要你一拔劍，往後你的身價將會變成六千兩。在你當殺手的生涯中，雖然殺過不少人，却還沒有殺過像我這樣在江湖上有成就的人。」

冷無雙仍然沒有說話，不過他却向前走了一兩步。他站的位置極佳，若他置劉子奇於死地，根本就不必用什麽招式，順着拔劍之勢，就可削飛劉子奇的頭顱，但是他的雙手却是下垂的，並沒有一點要拔劍動手的跡象。

劉子奇是高手，自然明白自己的處境，但他却沉靜得出奇，冷冷道：「你還在等什麽？」

冷無雙低聲道：「也許我們要成爲一個短時間的朋友。」

這話有些令人摸不着邊際，劉子奇不

禁緩緩旋轉身子，似乎想從對方那兩道目光找到答案，但他却失敗了。

冷無雙緩緩拔出了長劍，劍光映日生輝，使劉子奇目眩，情不自禁地退了一步。他既沒有逃避的打算，也沒有擺出備戰的姿勢，眞不知道他心中打的什麽主意，若說他甘心服輸，閉目受死，那似乎令人難以置信。

冷無雙低聲道：「拔出劍來！」

劉子奇道：「如果你肯讓我喝下那桶井水，我也許還能鼓起亡命一搏的餘勇，否則，我不願意浪費一絲力氣。」

「爲什麽？」

「尊駕最好還是忍着點！」

冷無雙又走近了一步，長劍緩緩抬了起來，似乎頃刻之間就要發招。然而，精於劍術的劉子奇却心裏有數，對方那種姿態是擺給人看的。

給誰看的呢？

冷無雙道：「尊駕久走江湖，經驗必定豐富，難道未察覺此地有些異樣？」

劉子奇深深吸了一口氣道：「靜得出奇。」

「不見人跡，不聞鷄犬之聲，我倆現身巳久，野店中却沒有人出來招呼，這難道不是怪事？」

「你以爲……」

冷無雙截口道：「我倆可能巳經落下了陷阱之中了。」

「什麽時候發覺情況不對的？」

「我一進村落就感覺到了。」

「你的意思是要和我併肩作戰？」

「不問可知，拔出劍來吧！」

劉子奇拔出了長劍，向前平伸，兩劍的劍尖剛好相觸，一般的劍手都用這種招式來較量內力。然而劉子奇沒有使上一分勁。

冷無雙突然急促地道：「接着！」

只見他那搭着護鈎的大姆指一鬆，一粒白色的藥丸順着兩劍的劍槽滾了過來。

劉子奇抬起大姆指將那粒白色藥丸壓住，好奇地問道：「是什麽靈丹妙藥？」

冷無雙道：「不是什麽靈丹妙藥，只不過暫時使尊駕不感疲累、饑渴。作殺手的人經常要潛伏等待出手的機會，也經常會陷入困境，所以這種藥丸是必備的。放心吞服，我只會用劍殺人，不會用別的方法，也不屑用別的方法。」

話聲甫落，身子緩緩一旋，手中長劍也向劉子奇的下盤一撩。

那是一般劍法中極爲普通的問招，劉子奇順着拆解之勢，將那粒藥丸拋到左手，劍訣一領，藥丸巳進入了他的口中。

雖然不是什麽靈丹妙藥，却是功效神奇，入口清涼，津液立生。只不過眨眼之間，就感到精力充沛，再也不覺饑渴。

一招拆過，兩人又復面面相對。劉子奇問道：「這藥丸好似仙丹，現在該怎麽辦？」

冷無雙道：「任何人都喜歡坐山看虎鬪，連你我也不例外，所以我們要狠狠地打。」

「打到何時？」

「有人說，殺手像野獸，我承認這句話，因爲野獸很少用頭腦，牠們用利牙利爪去捕捉食物，用嗅覺和聽覺保護自己。四週一遍寂靜，我却能以嗅覺與聽覺找到潛伏中的敵人。我們要在打鬪中像無意似地將他們一一除去，直到我們能安然脫出陷阱爲止。」

「那時我們的短暫友情又消失了。」

「不錯。但是現在說這句話還太早，因爲我們不知道是否能安然脫此陷阱。」

「對方那麽厲害？」

「不錯。」

「是什麽人呢？」

「尊駕最好能逮一個活口問問……」

話到一半，冷無雙的長劍巳經攔腰掃來，其勢洶洶，巳不是在裝模作樣地空擺架勢了。

來招猛，回招自然也猛。劉子奇自然亮出了眞才實學，一時兔起鶻落展開了一場龍爭虎鬪。

在籬笆進口的右側有一個草堆，冷無雙逐漸向那個方向移動，劉子奇會意，也趁勢逼了過去。

二人圍着草堆追逐厮殺，冷無雙突然一劍刺空，劍身插入草堆。當他拔劍回來時，劉子奇却看到他的劍尖上沾着鮮血。

劉子奇也見樣學樣，當長劍刺進草堆穿過人體時他感覺得出來，劍上的鮮血更是證明冷無雙的判斷不錯。

他倆圍着草堆轉了幾圈之後，料想那草堆中再也不會留有活口了。

在兩人身體交錯的一瞬間，只聽冷無雙低聲道：「進野店去！」

劉子奇自然會意，虛幌一招，騰身衝進了野店。

店堂很小，一張長案，兩條長櫈，再沒有別的陳設，自然也沒有見到一個人。

冷無雙的追勢很猛，一進野店，人就冲天而起，當他的長劍穿過屋頂的草蓬時，劉子奇聽到一聲悽厲的慘呼。

冷無雙在落下時，手中長劍巳然削去了窗口垂下的草簾，身子一橫，人巳越窗而出。

劉子奇也跟着穿了出去。

外面是一片菜園，越過菜園，是一叢叢密茂的竹林。二人身法極快，只不過眨眼間，就隱入了竹林之中。

冷無雙停下脚步，凝神聽了一陣，才回劍入鞘，吁了一口氣，道：「我生平最怕冷箭躲在草堆中，以及伏在屋頂上的都是弓弩手，若是沒有將他們解決，我絕不敢貿然走出村落。」

劉子奇道：「你的劍法非常高明，但不知道你因何要作殺手？」

冷無雙瞪眼豎眉地道：「作殺手有什麽不好？」

劉子奇淡淡一笑，道：「那是各人的志氣，倒也無可厚非。你方才說，生平最怕冷箭，而你却喜歡偷襲殺人，以你的劍法……」

冷無雙截口道：「我不是劍客，是殺手，所以不喜歡用明來明往，公然挑戰的手段。」

「難道殺手一定要在對手的背後攻其不備麽？」

「劍客博的是名，而殺手圖的是利。因此殺手必用最省力，最穩妥的方法去殺人，即使作不到一擊而中，也可以全身而退。」

（下期續完）

電子激光科幻揭秘

鋼手勾魂

勞力士・文

綽號「鋼手」的電氣工程師「雷馬」，渾身是胆，殺完匪帮殺上司，從血泊中打開一條生路，本文揭開電子城監守自盜的秘密！

←圖爲電子城的秘密基地裏電氣工程師雷馬，綽號"鋼手"

黑布幪頭召開秘密會議

很少人知道，美國國防部爲了備戰，早已在峽谷之內設置了一座十分壯觀的「電子城」秘密基地，連綿五十哩，幽深莫測。

有一個早上，「雷馬」這一個負責修理各種高級電子器材的奇人，奉召走進機密室，謁見「巴美龍」。

他是接近最高級的一個行政長官了，接見「雷馬」，說：「在許多人的眼中看來，你是一個了不起的奇人，由於機械發生障碍，使你雙臂截斷，甚至肩膊的鎖骨也中斷，需要裝置另外一套骨架！一雙手也變成鋼鈎，你仍然很樂意留下來，做很精細的工作，佩服之至，可是，從我的眼中看，你是一個肯負責而又能够守秘的人，不可多得，我打算把一個很重要的任務交付到你的手上，現時我先問問你，爲甚麼你受了傷，治癒之後，仍然很高興留下來呢？」

「因爲我在電子城工作了八年之久，早已把它看做我的家。此外，我失去了一雙手

，裝置了鋼鈎，沒有甚麼不對，假如我跟甚麼人搏鬥，佔盡上風，有如銀幕上出現的鋼鈎怪客一樣，大概你在童年欣賞影片中已經看見過他了，我就是這種人，實在沒有甚麼不對，此外，我還會放電，任何人跟我的鋼手接觸，他就會活活的電死！因此之故，我認爲我是最理想的夜間守衛，比較機械人更勝一籌！」

巴美龍嘆息了一聲，說：「雷馬，電子城裏面，上上下下的職工，有七百五十多個，相信沒有一個比較你更加忠心耿耿了，今晚我單獨召見你，正是想聘請你做最高級的守衛，也就是說薪酬最高的保鑣，這件事情跟美國的安危有關，希望你傾全力去做。」

「我必然傾全力去做，巴主任，你放心好了！」雷馬斬釘截鐵的說。

「我十分信任你，現時我把這一項任務簡化，對你說知，你的職務只是保護一具巨型的電腦，它收藏在最機密的一處，只是我本人，我的太太以及我的女兒，才知道怎樣使用它，它簡直是一件寶貝！現時國際形勢動盪不安，我很是担心它被人破壞，或者被人盜取，故此希望找一個有實力的人保護它，月薪二萬美元，你是否滿意呢？」

「我現時只是電子修理部的一個職員，月薪六千美元，一旦躍升爲二萬美元，當然是極端滿意的了，這個職位是否有些困難呢？」

「沒有甚麼困難，只是在心理上有不安之感，因爲你接受了這個委托之後，就要不分早晚留在超級電腦的身邊，並且只有你一個人留下來，每天的飲食，只是由外邊送入電腦室，那種工作不是很困難的，不過，相當寂寞。」

「我不怕寂寞。」

「再好也沒有了，你如果答應看守電腦，在這一分鐘開始，你就要離開人羣，站在電腦的身邊，至於它的珍貴之處，因爲它把各種跟發展太空以及製造秘密武器的資料積聚在一起，隨時取閱，除了文字，還有照片以及製造的藍圖，對國防部來說，它無限珍貴，你別輕視它，因爲它是把一系列的知識與圖片縮攝爲非林存貯，每一張非林只是原圖十萬份之一，把它取閱，另有一套，能够使之逐層放大，恢復原狀，直到目前爲止，世界上仍未找到另外一副超級電腦跟它匹敵，更加珍貴就是創造它的荷頓博士已在三年前死於腦癌，假如我們失去了這一件無價寶，對太空爭霸以及對第三次世界大戰，將是無法估計的損失，你現時大概明白這一份工作的重要性了吧，你從今天起，領取主任階層的報酬，讓我重覆說一次，你的月薪是二萬美元。」

「多謝巴主任的關照。我還想再問一句，屬於我這個部門有多少人協助呢？假如有人企圖盜取超級電腦，是否格殺勿論呢？」

「屬於你管轄的人，不是活人，是機械人，一共有十二個，至於你說的另一個問題，如果有人企圖破壞或者企圖盜取超級電腦，立刻用你的鋼手擒住他，必要時放電，把他活活的電死！」

「好極了，機械人比較活人更加靠得住。」

「雷馬」很興奮的說。

那一天的晚上，仍在大峽谷，但却是另外一個地點，它是高級遊客住宿的「大峽谷酒店」。

酒店的後面有山，一個又一個的峽谷，谷中還有洞，其中有一個名勝地點叫做「七十二洞」，在許多個深洞之內的一個黑洞，透着微光，有九個人坐在一張長桌旁邊，八個人分兩排落坐，另外一個，似是主帥，坐在長桌的末端。

這樣子的會議平平無奇，不過，每一個列席的人俱是黑布幪頭的，只是在黑布上面貼近眼睛之處，那些黑布換過了薄簾，可以看見外邊的景物，如此神秘，那就有些古怪了，作爲主帥的人，也是黑布幪頭。

各人坐定，他開始講話了，幽幽的說：「爲了高度守秘，各位不必開口，免得別人聽到你的語聲，黑布幪頭是必須的，包括我在內。我是誰呢？你們已經聽慣我的語聲，不必向自我介紹了，今晚我召集各位在黑洞見面，只是想確定兩件事情，第一點，我們盜取了稱做天方夜譚寶盒之後，所得的代價是十六億美元，我是策劃人，兼且爲了此事我投資數千萬美元，加上了我的生命和名譽，我是有理由多要一點，我的意思是我將來拿到十六億美元的一半，即是八億，剩下來的八億由你們分配，各取一億美元，如果有異議，請即舉手，用紙筆交談，如果沒有異議，便算通過。」

他說到這裏，稍爲停頓一下，沒有人舉手。

他續說下去：「現時我把另外一件事情說出來了，關於盜取大峽谷的超級電腦，已經有整個計劃，各守本位，依照我定下的計劃去做，一定可以大功告成。寶盒到了手，我就個別通知定期交欵，一個人有十六億美元到手，已經不俗了，故此我不必吃你們應得的一份。要說的話都說完了，各人應該做的工作，都在錄音帶上面，那些錄音帶所講的話當然是各不相同的，原因是各人的工作不同，在你們的座位右邊，各有一個錄音機，機中的錄音帶就是我的指示，記得這一點，事成之後，應該把錄音帶所講的每一句話洗去。」

這一次集會是非常秘密的，散會之後，每隔十五分鐘放走一個人，走在最後的一個人正是主帥。

主帥是誰？爲什麼他要幹這種勾當？是否純然爲了金錢？

購置它的人是誰？

這一連串的問題，當然是十分機密的了！

回說「雷馬」，他當然是盡心工作的，不過，一個人二十四小時守在一個超級電腦的身邊，畢竟是很乏味的，他覺得自己有如坐牢，甚至覺得他被判終身監禁。

另一方面，他跟機械人作伴也是極端煩惱的一件事，他換過了一雙鋼手，已經是半個機械人了！再跟機械人接觸，他懷疑自己已經變成了機械人。

別人置身於他這種環境，可能很快就悶死了，不死也會患病，他是一個意志極爲堅强的人，居然能够忍受無盡的寂寞，他完全沒有消遣，唯一的消遣就是欣賞電視，咬烟斗。

他能够長期渡着囚犯般的生活嗎？

他反覆自問，仍未找到答案，不過，他懂得這一份工作是一生的職業，不能够辭職，因爲它是高度的機密，當局決不會放過他，假如他辭職，當局批准，恐怕他活不到一個月就會死於飛來橫禍，越懂得多，越加危險，想到這方面去，他就有些迷惘，唯一聊以自慰的只是要狠狠的咬了烟斗一口。

「雷馬」以爲他忠於職守，決不會發生漏洞，怎料得到，在一個寧靜的早上，他一旦覺醒，忽然發覺超級電腦失了踪，這一驚非同小可，看看機械人，東歪西倒的躺在地上，失去了反應，全變成一堆廢鐵。

顯然是那一座龐大的電腦被人盜去了，在他腦海中湧起來的第一個念頭就是「自殺」！

不過，他到底是一個敢作敢爲的人，很快就覺察得到，這種局勢非常嚴重，不能够一死了之，趕快打電話報告「巴美龍」，請求這個主任到那一處極端機密的地方看看。

巴美龍在他放下了電話之後的半小時，降落最深的地下窟穴，跟雷馬見面。

「雷馬」很痛苦的說：「我從來沒有睡得那麼甜的，事後才找到一種證據，證實我咬烟斗所使用的烟餅，含有成份很高的安眠藥，不過，那種電腦重一千磅過外，需要吊臂才把它抓起來，送出洞穴之外，你可以向管理電臂的沙拉克查問。」

「沙拉克死了。」

「他是自殺的？抑或是被人謀殺？」

「沙拉克被人刺死，因爲對方沒有發槍射擊，聽不到槍聲，故此機械人不能够及時搶救。」

「眞是不妙，沙拉克喪生之前，機械人全部失靈！」

「對方似乎很熟悉我們整個電子城各處機構，包括機械人在內，不過，我仍有點不解，那麼沉重的機械人，怎能把它抬走呢？」

「我懷疑它由直升機帶走，假如他們這樣做，不易闖過雷達偵查器這一關。」

「負責用雷達偵查空中飛行物體的瞭望塔，已經被人炸毁，相信塔內六個職員，無一倖免。」

「事情越來越嚴重了，我懷疑對方刦走巨型超級電腦，大概想敲詐巨欵。」

「但願如此。」

「爲甚麼你這樣說呢？」

「我當然是想它原封不動的送回來，如果有匪徒盜取它而又向我們敲詐，那就反映出它仍然未落在敵人的手中，總是好些。」

「雷馬」聽了，忽然很鄭重的說：「巴主任，我負責看守的，居然失去，罪該萬死，我本來想立刻自盡的，後來，我決心見你一面才死，言盡於此了，我馬上自殺！」

巴美龍連忙阻住他，說：「兄弟，如果你想自殺，把它實行，不要孤零零的離開這個世界，我跟你一齊去。」

「你也想自殺？一來你沒有罪，二來你的職位十分重要，實在不能够死！」

「不死又怎樣？難道我有辦法把它尋回來嗎？」

「正如你所說，大概有人擄它討取贖金，你是地下室的人，發覺這種不尋常的局勢，最低限度有些忖測，令我明白整個局勢的發展，對我大有帮助，如果這一件寶貝沒法尋回，你執意自殺，我不會獨留，你明白我委曲求全的心理嗎？」

「我完全明白，巴主任，你叫我不要輕生，我依你的話去做好了，你現時急於獲悉的秘密是些甚麼？」

巴美龍聽了，稍爲想想，說：「我有許多事情感到十分困惑，你不妨替我想想，其實你比較我更加接近他們，可能比我懂得更多了。」

「好，我必然盡全力替你分憂，巴主任，有甚麼疑團，儘管提出來好了。」「雷馬很誠懇的說。

「現時我把心裏感到的困惑的事情逐項提出來，希望你由衷的回答，每一句都是心裏想講的話，照我所知，整個超級電腦的重量是一千二百八十磅，不容易把它搬走，更奇的是它從地面搬下來之後，已經把那一條通道封閉，只有一個辦法使它順利的搬出地面，那是鑿開通道，在它運到外邊之後，才把它照樣的封閉，你認爲它有沒有可能是如此搬走的？」

「我覺得它很可能是如此搬走，因爲我隨意看看，仍然發覺那條通道曾經鑿開過，又再封閉。」

「我們可以再去看看的，假如屬實，負責照料所有通道的一個高級職員米克就大有可疑了，你覺得米克這個人是否忠於職守呢？」

「我一向只是留在電腦室，早晚厮守在一起，極少跟外邊的人接觸，你問我的話，無法回答。」

「那麼，我再問你另外一件事情了，你照常的咬烟斗，覺得烟餅有些不對，似乎裏面含有痲醉劑的成份，管理烟餅的人，大有可疑，這個人是柯蘇里，你覺得他是否有這種可能，在烟餅之內放下痲醉劑呢？」

「他當然是有機會這樣做，不過，缺少直接證據之前，我不想妄自猜測。」

「雷馬，你太過厚道了，其實你應該振作起來，替自己報仇才對。」

「甚麼？你認爲我應該要替自己報仇嗎？」

「是的，這是鐵一般的事實，假如你眞的自殺，豈非死於盜取超級電腦那一帮匪徒之手？你還是想辦法撲滅罪行好些，關於烟餅方面的事情，暫時別談它了，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情，保護大電腦，除了你，還有機械人，你早已看見了，幾乎是所有機械人都是失靈的，可以說它已經死了，負責管理機械人的曹達，豈不是嫌疑最大？」

「很難說，因爲他並非從早到晚都站在機械人的身邊。」

「雷馬，別灰心，我們重新估計好了，最可疑的人應該是直接或間接跟大電腦有關的，也許他們並非主任，只是一個職員，要是發生電腦被盜去的一晚，剛剛由他當值，便有可疑，故此我認爲收藏烟餅

的人，管理機械人的傢伙，料理通道的一羣，使用吊臂這種起重機的技工以及涉及雷達網的工作人員，俱有可疑，雖然表面上看來有三四十個人那麼多，日子拖長了，那些人當中如果有人屬於盜取電腦的一羣，協助外人犯罪，不論遲早，一定露出馬脚，那時我們有機會抓住他們逐個查問，不難把幕後人抓出來。」

雷馬有些詫異，說：「你憑甚麼推測得到他們一定會露出馬脚呢？」

「那些人會得串同外人幹這種勾當，一定有極豐富的酬金，手上有錢，而且是不義之財，必然是盡情揮霍，那一個人所花掉的錢多過他的薪酬三幾倍，他就有很大嫌疑，這樣子偵查隱藏在羣衆中的邪惡份子，往往有意想不到之妙，你必須盡量保密，我們暫時分手了，地下室就快有人搜索犯罪遺痕，你的烟餅也要拿去化驗，此外，機械人立刻換過，我沒有別的話想說了，再見。」

他走開了之後，雷馬覺得十分疲倦，不自覺的閉上了一雙眼。

雷馬沒有甚麼可以想的了，只能够等候命運的安排。

三天之後，巴美龍單獨召見雷馬，苦笑了一下，說：「我們都不能够毅然自盡了，超級電腦被人盜取這件案，已經有些眉目可尋，我把每一個可疑人物列爲黑名單，希望你照常工作，暗中查探他們的秘密，照我所知，這一宗案件必然是裏面有奸細跟外人合作的，那些奸細一定不敢貿然離職，走向別個地方，故此你有機會跟他們同在一起鬼混。」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一定盡力而爲，現時大峽谷秘密基地失去了最高級的電腦，所有人都知情，如果有人問及此事，我應該怎樣回答呢？」

「就說有人偸了它敲竹槓好了，你聽見過擄人勒贖這一句嗎？偸去電腦，索取高價，希望我們把它贖回，那就可以減少一般人對它的猜疑，這是事實，只要匪帮肯講一個價錢，就有可能出價把它贖回，不會洩漏國防秘密。」

「如果眞有其事，那就太好了。」雷馬由衷的說。

巴美龍突然注視他，說：「雷馬，說來你未必相信，不過，它却是事實，眞的有一個人，自稱萬世救主，打電話到太空總署，要求二十億美元，爲期一個月，如果在這一段時間我們不肯付欵的話，他就把它賣給蘇聯。」

雷馬笑容滿臉，說：「這樣也好，那一個超級電腦實在是很珍貴的，只要它沒有落在蘇聯之手，我們就有機會把它贖回。給他兩三億美元大概還辦得到了，是也不是呢？」

「不，他說過分文不減。」

雷馬說：「討價還價，並非我們的份內事，不必研究它了，我想問你一句，如果我有機會跟黑名單上面寫的每一個人單獨聚在一起，必要時我可否用武力對付他們呢？我的意思是逼他招供。」

「當然可以。」

「假如他不允供出眞相呢？我使用武力的時候，操之過急，那就有可能把他殺掉。」

「我授權給你，你有權殺死每一個可疑的人。」

「那就簡單得多了，我現時立刻把黑名單交到你的手上，你必須盡可能的把它收藏起來，別讓他們知道，假如他們聯合對付你，你是很危險的，如果我的情報準確，黑名單所開列的任何一個人，受到心理上的壓力，急於逃走，我就在大峽谷外面抓它，不瞞你說，在峽谷可以逃走的每一條路，我已經佈下天羅地網，此外，我還有另外一條伏綫，假如我們的同伴當中，有人出賣美國，必然是貪污無能，而又耽於享樂的，假如他們有了大量金錢，一定揮霍，我盡量在大峽谷酒店之內安排一些很容易花錢的場合，包括醇酒美人以及各種有刺激性的賭博，到時他們忍不住胡亂揮霍，所花的錢超過他本人的薪酬，就加倍的證實他們犯罪，到時我會逐漸吐露最新而又最有份量的情報給你，怎樣處置他們呢？不外三部曲，那是恐嚇，殺害，毁屍滅跡。爲了找尋眞相，我們徹底合作，不惜以牙還牙。別忘記，我們險些因爲失寶而自盡，把他們幹掉，等於替自己報仇！」

巴美龍說得有聲有色，一句比一句緊，雷馬聽了，異常興奮，磨拳擦掌，恨不得把他們全部幹掉。

五天之後，他開始接獲一個密令，管理通道的「施諾夫」，最近在大峽谷賭枱輸了三萬美元，他的薪酬只是八千美元，此外，超級電腦被盜去的一晚，他不在基地之內，盡快找他查問，必要時毁滅他。

雷馬跟施諾夫根本上沒有特殊的交情，很樂意接受這一項密令，而且立刻展開工作。

就在他決心出擊的一晚，他走進大峽谷酒店。

天氣寒冷，他把一件很厚的大衣披在肩膊上面，遮住一雙鋼手，外表上看來，沒有甚麼怪異，他有錢揮霍就可以到處走動了，在賭輪盤的一張賭枱那邊，他找到施諾夫。

「施先生，今天你的運氣怎樣？」

「很是平常，近來我經常到這裏找消遣，峽谷裏面的氣氛太過沉悶了。」

「是的，我也有這種感覺。假如你不介意，我想跟你喝杯酒。」

「好極了，我也正在想暫時走開一會，換過另外一個地方坐坐，有你作件，再好也沒有了，我很想打聽高層的消息，事實上你懂得整個局勢比較我清楚。」

「好，我們不妨交換情報，倘有可疑，提出來討論，不過，酒吧間那邊的閙雜人等太過多，我們最好各自握着一杯酒到露台談談，越是僻靜越妙。」

「我當然明白你的意思，就此決定好了，關於超級電腦的事，我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施諾夫很認眞的說。

過了一會，兩人一起走進了大峽谷酒店裏面貼近露台的一個酒吧，坐下來喝酒，施諾夫說：「我們在這裏最好半句話也不談，只是喝悶酒，稍停，然後走到外邊去。」

「好的，我們到那邊去，然後再詳細談。」



圖爲美國最有價值的一座大電腦，被人盜取，勒索二十億美元。

半個鐘頭之後，兩人在露台上面隨處走走，施諾夫淡淡的開口：「雷馬先生，你是直接管理大電腦的，它被人盜取，責任最大，他們竟然沒有處罰你，眞是出奇！爲甚麼他們沒有埋怨你失職呢？」

「我雖然失職，並非自願的，即使是失職，亦非我一個人的罪，事實上，有許多人一起失職，他們不想向任何人追究責任，可能是匪帮已經提出了取贖的金額，正在討價還價，故此不想消息洩漏到外邊去。」

「匪帮眞是胆包天了，他們要求多少錢呢？」

「二十億美元。」

「這個數目不算少，你認爲他們願不願意付給呢？」

這句話本來是很平常的，可是，雷馬聽了，忽然臉色一沉，說：「施先生，我們必須採用更低沉的語聲交談，走遠一點更好。」

說時，他先走一步，簡直是走到露台的盡端，只是隔開了一個石欄杆，下邊就是深淵。

施諾夫毫不防範，走前一步，說：「雷馬，我們在這個地方交談好了，你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呀？」

「施先生，你何必這樣着急呢？當事人一點也不着急，剛才我已經對你說過，雙方正在討價還價，當然不是一兩天就可以解决的，我們還是不要理會他們好些。現時輪到我向你提出一些問題了，請你解釋一句，那麼沉重的電腦，怎能够很順利的穿過通道呢？」

「照巴美龍主任的推測，匪帮先行掘開通道出入口的堵塞物，然後把大電腦搬出去，後來，依照原來的模樣，把通道塞住。」

「那是一個很大的漏洞，難道你沒有注意嗎？」

「甚麼漏洞呢？」

「依照一般情形說，匪帮偸了甚麼珍貴的品物，總是盡快逃走的，怎會把通道再度堵塞起來？他們斗胆這樣做，一定是熟識內情，知道那一段時間，通道無人照料，同時知道我已經抽吸了含有痳醉劑的烟餅，我甚至懷疑他們有兩帮人，一帮人抬走大電腦，而另外一帮人，負責堵塞通道。」

「也許是事實，照我看，我是絕無可疑的，你只能說我失職，不能够懷疑我盜取大電腦，因爲我在失去電腦的一段時間，不在峽谷的基地渡宿，跟幾個人一起玩沙蟹，玩到天亮，別忘記，那一晚是我的假期。」

「你這種安排眞是巧妙，可惜瞞不過我，作爲你的時間證人，必然是大峽谷基地之內的幾個重要人物，還包括了大峽谷酒店裏面的一個高級職員，五六個人互相作證，其實他們沒有一個留在峽谷酒店之內。」

「胡說！如果你繼續詆譭我，我就控訴你！」

「你不要講得那麼响好嗎？如果有人走近，竊聽我們的談話，便有可慮，現時我再向你問一句，如果你想活下去，必須正面回答我的問題，我已經掌握證據，可以證實你參加盜竊集團了，現時沒有人付欵取贖大電腦，你已經向幕後人拿走一部份資金，我想問你一句，如果你不是拿到一些無法見光的鈔票，你怎會得到三萬元現鈔一夜輸光的？」

「你弄錯了，那些錢不是現金，是支票。」

「即使支票，仍然是銀行裏面有錢，然後可以兌現，你的銀行戶口爲甚麼有那麼多的錢呢？」

「我經常儲蓄，故此銀行裏面有幾萬元之存欵。」

「經常儲蓄的人，決不會一夜之間把銀行存欵輸光的，看來你一定是說謊，明天我到銀行查查你的戶口，便知虛實！現時我改變一個方式向你查問了，你越輸越多的時候，簽支票賭沙蟹，照計沒有人相信你的銀行是否有那一個數目的存欵，必然有人担保你，這個人是誰？」

「他是峽谷酒店樓面的總管葛都。」

「你終於說出一個串謀的人了，他必然是僞造證據去證實你們那晚在他的酒店內玩沙蟹的一個，那晚同桌賭沙蟹的人，還有多少？他們是誰？快些把他們的名字說出來！」

施諾夫猛吃一驚，說：「你是誰？憑甚麼資格向我查問？」

「你別管我是誰，我想向你查問，因爲我是美國人，有權知道這件事的眞相，如果你不說出來，你就完了，我可以很輕鬆的把你拋下峽谷的深淵！」

雷馬的脚下一緊，推進了幾步，把施諾夫逼到石欄杆，而且背脊還壓在石欄杆上。

他想張口叫喊，雷馬把左邊的鋼手向他的頸子使勁一壓，他沒法叫喊。

雷馬大喝一聲，說：「施諾夫，這是你的最後機會了，你必順講清楚串謀的人是誰！」

一連串的刀光劍影

施諾夫看見對方目露兇光，嚇得要命，對方剛剛鬆手，讓他講話，他乘機大聲叫喊，可憐得很，他只有機會叫喊一聲，他就被雷馬推下深淵了，儘管如此，他仍是在離開石欄杆之後尖聲叫喊的，那種喊叫聲有如鬼嘯似的在空中飄浮，然後跟他的軀體一起沉下深淵。

雷馬本來是無意加害他的，可是，一時不慎，操之過急，竟然發生命案，他也感到十分難受。

突然，聽得背後有些脚步聲，有一個人走近來，他正是峽谷酒店的樓面總管「葛都」。

葛都走近，說：「雷馬先生，我好像聽到一聲尖厲的喊叫聲，那種叫聲由高處跌下低處，便卽消失，分明是有人跌下去了，或者是他自動跳下去的，你站得最近，應該知道這個人是誰。」

「我雖然知道他是誰，可惜無法制止他，這個人就是施諾夫，他是自動跳下去的，似乎突然發狂，像是畏罪自殺！」

「假如他畏罪自殺，那就跟大電腦被盜的一件大案有關了，爲甚麼他在你的臉前跳下去呢？是否你跟他之間有甚麼仇恨呢！」

「我跟他完全沒有仇恨，不過，他死前提及過你，例如他被逼犯罪，而又畏罪自殺，顯然跟你有關。」

葛都突然拔出手槍來，槍嘴裝上了滅聲器。

他沉住氣說：「雷馬，你懂得太多了，對不起！你跟他一起走吧！」

他沒有機會呑槍自殺了，這句話剛剛說完，一條白光從雷馬的鋼手射出，那是「激光箭」。

葛都剛剛倒下，便即喪生，死於心臟破裂。

他剛剛倒下，雷馬就疾走過去，一個鋼手，抓住那個屍體提起來，使勁一抛，它就越過石欄杆墮下峽谷的深淵，粉身碎骨。

雷馬剛剛轉身，有四個侍從，向他俯衝過來，他們沒有手槍，因爲雷馬把葛都抛下懸崖，他們看見，復仇的念頭立刻湧起，不約而同的衝過去。

那些人不知道鋼手雷馬的厲害，他側身閃開爲首的侍從那種猛烈衝刺，順勢一鈎，由下邊打上去，鋼鈎揷中對方的小腹，他就往上一抛，天生的神力仍是厲害，只見這傢伙慘呼一聲，整個人飛過石欄杆，飛落深淵，另外的一個侍從雖然衝過去，有機會向雷馬打了一拳，那是沒用的，雷馬轉身一鈎過去，他就渾身發抖，有如觸電。

雷馬得勢不饒人，兩條白光，立卽從鋼鈎射出殺人不見血的「激光箭」，只見兩人渾身發抖，接着便倒下露台，即時喪命。

雷馬索性把每一個屍體用鋼鈎抓住，抛下峽谷的深淵，然後走開。

他預感到露台上面必然有很多人走上來搜查，不敢沿着原路走回去了，索性越過石欄，利用鋼鈎抓住石欄杆向外的一邊，把身體吊起來，逐步向左邊移動，盡快離開那個地方。

這一宗兇殺案爆發之後，整個峽谷謠言滿天飛，雷馬回到基地之後，進入地下室，也即是原來電腦放置之處，躺下來休息。

他不敢把龍爭虎鬥的情況向巴美龍報告，因爲他担心有人偸聽電話，索性迷頭迷腦地睡覺。

他心亂如痲，怎能够睡得闔眼呢？將睡未睡之際，突然有人走近，他驀然發覺，連忙一躍而起，站着大喝一聲：「你是誰？」

「我是金奇！」

「原來是管理機械人的金主任，突然到訪，有甚麼重要的事情吩咐？」

「算不得吩咐，只是想跟你談談吧了，剛才你有沒有到達大峽谷海岸？」

雷馬心上一震，毫不思索就點了點頭，說：「我剛從那邊回來。」

「如果你剛從那邊回來，相信你會知道，那一宗哄動的兇案，幾條屍從峽谷海邊的高處跌下！血肉模糊，是否這一宗兇案跟你有所牽涉，你爲什麼急急忙忙的走開？」

「別開玩笑，金主任，我怎會涉及兇案呢？」

「幾個屍體的腹部或背脊都有鋼鈎的痕跡，除了你之外，別人不會把鋼鈎來做武器。」

「金主任，如果你對我發生懷疑，向巴美龍報告好了，何必在我的面前談及此事？」

「我想你自首！」金奇雖然沒有拔槍，可是，三個機械人站在他的背後，雷馬不能不採取攻勢，一個箭步走過去，把左右兩個鋼鈎連環出擊，在機械人沒有發動攻勢之前，他已經利用鋼鈎放電，把金奇殺掉。

金奇觸電身亡，雖然他少了一個强敵，可是，十多個機械人向前逐步逼近，它不怕鋼鈎，也不怕激光箭，他是無法招架的，他認爲自己死定了，向他逐步逼近的機械人，藍色的臉孔，渾身是鋼，沒有半點的溫情，看來就像是死神。

在他的眼前距離三呎之處，有三個死神，隨後有四個死神，他不自覺的向後退縮，還差三步就是牆邊，他的呼吸緊促，一顆心跳動得極爲快速。

他認爲已經絕望的一瞬，忽然燈光熄滅，驚喜如狂。

那種機械人並非從本身的電力供應，它必須靠基地的電力供應，如此安排，目的是避免它走出戶外行兇，怎料這種措施及時救活了他。

他早已知道電力有時在「侵電」的時間，燈光自動熄滅，只是三分鐘，便即明亮，他想活下去，必須盡量爭取時間，因此他只是眼前一黑已經俯頭直衝過去，從一個機械人的身邊閃過，再又推跌兩個機械人，跌跌撞撞地衝出機械人的陣地，電

力剛剛恢復供應，燈光吐亮，他已經逃出生天。

管理電力供應的「司馬克」，一向是他的好朋友，雷馬由衷的感謝他，飛奔到電力供應站，看見電箱門虛掩，有些燈光從大堂之內洩露出來，他喜出望外，推開門進去，迎臉看見一個人，不是司馬克，是巴美龍，驚喜交集。

至於巴美龍，同樣的又驚又喜，臉露笑容。

「司馬克呢？」

「他已經死了，屍體在牆角，我進來的時候，他已喪命。」

「是否電力剛剛停止的一瞬，他被殺呢？」

「看來有這種可能，你爲甚麼忽忽忙忙的走來看他呢？」

雷馬乘機把那深夜所發生的一連串兇案說出來，最後，報道金奇找他算賬的時候，倒抽了一口氣說：「原來匪帮有那麼多的人串同，金奇也是其中的一份子，他侍着機械人，作爲護身符，想不到我把心一橫，下手殺他，不管是否司馬克弄熄了燈光，使機械人停止活動，總之，我能從死裏逃走，眞是不幸中的大幸！巴主任，我已經捲入漩渦了，怎樣應付目前的環境呢？請你指點迷津。」

巴美龍想了想，說：「爲今之計，只好剷草除根，把這處的奸細一網打盡。」

「當然是一齊動手消滅他們，最合理想，可惜我無法獲悉對方究竟有多少人馬，不見得那些奸細全是高高在上吧？」

「我有一個巧妙的安排，也許有效，局勢危急，只好拚一拚了，金奇這一晚一直留在基地，沒有到大峽谷酒店，他不單是知道那種兇案使他的同伴喪生，還知道死者的身上有多處鈎傷，認爲你最有可疑，冒險向你查問，可見他已經接到同黨的電話通知了，即使他喪命，基地仍有匪帮的黨羽，如果你作出忽忽忙忙逃走的姿態，剛剛駕車逃出基地，又因汽車沒有電油，停在路邊，走進天柱峯的石坑，他們一定在你的背後追逐，不管他們有多少人追你，我帶人在他們的背後出擊，就有希望把他們一網打盡，記得這一點，能够生擒他們就不要濫殺，因爲活人可以逼供。」

「好，我決心依計行事。」最後，雷馬很激昂的說。

作爲秘密基地的大峽谷，十分凶險，一層懸崖伸展到高處，竟然是平台，再度伸展，又是另外一層平台，如是者逐層伸展上去，有四五層那麼多，才是最高處，在平台與平台之間的裂坑，就是峽谷，大多數沒有水，有些峽谷是兩邊懸崖夾着一條溪澗的，形勢極爲險要，如果有人躲在峽谷之內，根本上沒法尋找，故此那個地方時常作爲越獄的死囚或兇手逃亡之地，那晚殘夜將盡，雷馬瘋狂的棄車而逃，走向天柱峯，他以爲自己有充份的把握取勝，原因是他先走一步，居高臨下。

果然不出所料，眞的有三條黑影追上來，不過那些人只是追到天柱峯入口之處就被他由高處推下來的岩石擋住去路，跟着有一連串的機槍掃射聲，三個追兵死在槍下，雷馬喜出望外，從隱蔽的地方走出來，到處尋覓，荒山寂寂，有的只是三條死屍，此外，鬼聲也沒有一些。

他心知肚明，救他出險的人，大概是巴美龍！

爲了避免別人的閒言閒語，他不想回到基地了，另一方面，他也担心金奇留下來的機械人找他尋仇，他已經離開基地，索性走遠一點，回到他棄車的地點，找着那一輛吉普車，向公路駛去。

那一條公路可以通到很遠，到了岔口，向右邊走就是走到大峽谷酒店的一截，向左邊走，係一個相當有名氣的大城，叫做「山林鎭」，他担心自己殺了大峽谷的總管以及侍役的事被人窺見，指證他行兇，橫豎他此次無故出外係巴美龍主任批准的，他不再考慮，把吉普車駛向山林鎭那邊。

那晚所發生的變化太多了，且又太過兇殘，想起了血淋淋的屍體，他就心上一沉。

他是否殺錯了人？這個問題本來是很重要的，可是，他已經走投無路，先決的原則還是找個地方躲起來，因此之故，他覺得任何問題都不是很重要的，怎樣可以在山林城五萬居民當中躲藏得十分周密。才是頂重要的一件事。

雷馬的一雙手沒有齊根截斷之前，是一個很優秀的電子專家，還是電氣工程師，時光倒流，他剛剛讀完了大學，曾經做過拳師，此外，他還是舞台演員，初時他還想在紅伶以及職業拳師之間選擇，後來，一雙手截斷，他無可選擇了，只好把一生的幸福埋葬在電子城的秘密基地之內，他以爲這樣子過活已經是很不幸的了，眞料不到，更不幸的事情還在後頭。

相當奇怪，本來大電腦被盜，他是蓄意自殺的，殺了八九個人，他反而心情好過一些。

他似乎想通了，腦海中沒有了自殺的意念，相反的他以爲不久就有殺手找上門來。

他相當機警，身上永遠留着一萬元現鈔，那時正好用得着，憑着那些錢，他可以添置日用品，換過衣裳，住在廉價的小酒店裏面，等候佳音。

他跟巴美龍講過，如果那晚他在郊外殺了人，不想走回基地睡覺，也不致到大峽谷酒店歇宿，唯一的藏身之地就是山林城，他不知道自己能够在那一間酒店找到稱心滿意的房間，如果他找到房間，署名「明月先生」，其他方面發生了甚麼事情，都可以憑着這個署名找他。

他眞的署名「明月先生」，再又因爲他居住的地方正是「明月酒店」，他認爲巴美龍不論遲早都會跟他聯絡的，料不到他在那間小酒店躲起來，除了購買食品和酒之外，足不出戶，一住起來就是二十天，巴美龍那邊却仍然沒有動靜，這可急煞了他！

躲起來的第二十一天，上午十一點，有人找他，自稱是：「卡布」。

他覺得奇怪，接見這一個神秘的來客，對方第一句就對他說知，此行是巴美龍授意的，剛剛見面，就把一個錄音機交給他，讓他傾聽，一來知道電子城秘密基地的近況，二來知道他應該負起甚麼任務，幹甚麼工作。

雷馬很是興奮，在細小的房間之內，當着「卡布」的臉前，扭開錄音機傾聽。

第一句話透過他的耳朵，他即時懂得那是巴美龍的口音，心上一喜。

巴美龍說：「雷馬，我的朋友，希望你聽得出這是我的語聲，同時知道我多麼的關心你。你走開的一晚，我率領四個親信份子沿途搜索，包括卡布在內，找遍了天柱峯的基層以及較低的山坳，沒有看到你的踪跡，但看見的只是三個死屍，幸而並不是你，我才放心。關於大電腦，現時已經有了明確的指示，上峯決心照付二十億美元，全是一百元面額的大鈔，還是舊的鈔票，準備依照對方的指示去做，交出鈔票，收回電腦，相信它保存得很完整，你快些跟隨卡布回來，商量怎樣利用鈔票把匪帮抓住，此外，我還報告你一個喜訊，你殺死的人，全是附近的奸細，這個基地的人並非把你看做兇手，而是把你看做英雄，你切勿氣餒，任何人在你的面前提及大電腦這一件案，問你怎樣知道他們是奸細，你都要擺出神秘的臉相，對他們說知，認為此事十分機密，不能夠洩漏天機，也許至今仍然有些奸細潛伏，故此，不能夠盡情揭露秘密，特別是我，不宜把我的名字說出來，一定要談及上峯的話，不妨搬出基地的負責人『沙爾柏德上校』的名字，事實上他的銜頭比我大，聲譽也比我高，應該說出他的大名！

「言盡於此了，那晚你怎能夠找到一柄機槍在天柱峯下向追兵掃射呢？我眞是百思不解，無論如何，你確是一個十分厲害的人，佩服之至！

「最後的一句，不妨對你講述，錄音機所講的每一句都是講了出來立刻洗去的，再也沒法使它重播了，最好你把它交還卡布帶返，免得它落在別人的手中。」

雷馬喜洋洋的說：「卡布先生，今天我十分高興！你先走一步，我隨後乘坐吉普車回到基地，叩見巴美龍主任！」

巴美龍在錄音機所講的一切，果然全是屬實，「沙爾柏德上校」傳令嘉獎他，因爲他殺賊有功，屬於金奇管轄的機械人，整批換過，不必畏懼它向他尋仇了，在另外的一天，沙爾柏德上校以電子城秘密基地總指揮的身份召見他，展開最機密的談話，首先問他爲甚麼那晚在大峽谷酒店大開殺戒，再問他的情報從甚麼地方獲得，他逐項回答，盡可能的隱藏對巴美龍不利的實況，末了，他順口說一句：「這次我跟匪帮的奸細大打出手，並非由我主動，而是他們向我下毒手，展開十面埋伏，務求把我殺掉，我逼於反擊，於是爆發幾場血戰，事後我才知道，因爲我負責保管大電腦，它被人盜取，我所受的嫌疑最大，故此他們渴望把我殺掉，把奸細的罪名放在我身上。」

沙爾柏德上校眉毛往上一揚，說：「你的確是一員虎將，你還想多殺幾個奸細嗎？」

「我極端渴望。」

「好，我讓你負担一項十分重要的任務，肯定你有機會跟匪帮搏鬥，我先要對你說知，現時當局已經決定接受匪帮的建議，把二十億美鈔放在一個透明的尼龍膠袋之內，送到天柱峯的獅穴之內，對方可以用望遠鏡看到，送還電腦，然後派人取欵，那些鈔票全是眞的，他們送還電腦的時候，你切勿動手，必須守候我們拿走電腦，用直升機帶到空中，再用戰機掩護，然後動手，他們派人到獅穴取欵，你就把獅穴最深邃的一處所囚禁的獅子放出來，把他們咬死，如果獅子不敵，你就施展渾身解數，把他們殺掉，你必須留在獅子身邊，獅子的口已經用膠布封住，免得牠做出聲響來，你使用偷聽器竊聽獅穴外邊的脚步聲，但有沉重的脚步聲吹進耳朵，你就放出獅子，並且要很迅速的跳到獅籠的頂上，把鐵籠的門抽起，那樣做既然可以令到獅子很順利的躍出，你也不會受傷，明白了沒有？」

雷馬說：「獅子用膠布封口，無法做聲，牠向匪帮的人馬襲擊，豈不是戰鬥力大爲減弱？」

「問得好，雷馬，我不妨對你說知，封住獅子的膠布並非特別堅固，只要牠連續多次出擊，便會脫落，牠並非發怒的時候，不會脫落。」

「你怎樣知道牠們一定會向匪帮進攻呢？」

「因爲牠已經餓了三天，此外，放在獅穴之內的三頭雄獅，全是非洲運來最威猛的一種，有手槍的人絕非敵手。」

「我完全明白你的指示了，多謝上校的提拔。」

沙爾柏德上校聽了，喜形於色，說：「你打贏這一場仗，放假一個月，賞美金三萬元，另外升級，那個大電腦先行交給專家修理，你的假期玩完歸來，仍然由你掌管。」

雷馬聽了，再三道謝。

他有另外一次機會跟匪帮肉搏了，早已沒有獅子居留的一個獅穴，忽然竄出三頭雄獅來，對方必然嚇到手忙脚亂，紛紛被獅子咬死，死剩的人必然死在他的鋼鈎之下，多麼有趣，想到他跟獅子並肩作戰的情形，他就想縱聲狂笑！

預期人獅大戰的日子，已經到來，獅子是隔晚運入的，他躲在獅籠之上，那一塊鐵柵可以拉高或放下，他任意支配。

他聽到搬走大電腦的聲響，再又看到它搬上直升機，冉冉升空，制空權必然落在美國戰機那邊，大電腦升了天，肯定它是絕對安全的了，從偷聽器可以聽到自己人全部撤退的脚步聲，跟着沉寂下來。

他知道很快就會聽到另外一些人的脚步聲了，貯滿了美鈔的尼龍膠袋，壓住電綫，它被人提起來，稍爲有些移動，電綫就被觸動，有一連串的警笛聲湧起，沒有警笛聲，他絕不介意。

突然，脚步聲自遠而近，聲笛之聲大嗚，他很快依照原定計劃去做，果然放出獅子，咬死許多人，就在這時，他看見一個長臉孔的人正在搬運那袋鈔票，他飛撲過去，正想用鋼鈎把對方殺掉，一陣强烈的刺激性氣體忽然吹襲，他的腦袋就像是一塊鉛那麼沉重，眼前一黑，便即昏迷不醒，到了他覺醒，已經置身在醫院之內。

他雖然僥倖生存，可是，失去了的二十億美鈔，已經無法追回了，雖然沙爾柏德上校沒有責備他，他也感到不安於心。

巴美龍在事後安慰他幾句，他勉强留下來，又是一天，卡布突然找他，說：「山邊有幾個屍體，可能是匪帮內鬨，分贓不勻，快些報告沙爾柏德上校。」



圖爲山林城的石油氣鼓尚未爆炸時的形象。

獲悉這一個秘密，初時他報告巴美龍主任，因爲巴美龍離開了基地，他索性大着胆子報告沙爾柏德上校，對方告訴他，分別到山邊看看，到了該處，果然看見死屍，雷馬指着其中一條死屍，說：「他就是那天捧走一袋鈔票的人！」

他只是照實報告，怎料沙爾柏德上校怒形於色，說：「看來你準是匪帮的一份子，只是分贓不勻，發生仇殺，我要帶你回到基地受審！」

雷馬大吃一驚，不知道去抑或不去，卡布聽了這句話，突然翻臉，閃電般下手，連轟幾槍，先把上校殺掉，再把上校的衞兵解決，屍橫遍野。

卡布說：「雷馬，我只是逼不得已才這樣做的，索性放一把火，把所有屍體燒掉，然後遠走高飛！」

雷馬呆若木鷄。

他看見卡布燒毀屍體，火光剛剛升起，卡布就拉了他一把，說：「下邊有吉普車，快些走！」

他被卡布用吉普車𨍭入城內，先行把那一輛吉普車停下來，然後帶他走進一處最隱秘的地方，那是貯放石油的一個大鼓，叫做石油鼓，實際上係石油氣的倉庫，兩人沿着秘道入內，卡布叫他留下來，走到外邊去，把糧食和酒送入，然後說：「這個地方從來沒有陌生人走入，你放心居住好了，前途如何定奪呢，聽候巴美龍主任發落。」

雷馬覺得心亂如蔴，只好聽天由命。

一週之後，卡布走進來，略談幾句，說：「我先把一個紅掣扭開，到外邊看看，再談其他。」

雷馬看見他扭開紅掣，過了一會，發覺他走出去，又再走回來，臉色大變，說：「雷馬，看來我們二人都要死在這裏，十五分鐘之後，石油氣鼓就要爆炸，同歸於盡了！」

「是否巴美龍授意叫你這樣做，企圖把我炸死，你以爲倖免，殊不料有人在你走進來之後，在外邊加鎖，你也沒法逃走呢？」

「是的，不瞞你說，整個局勢都是巴美龍安排的，他並非想出賣美國，只是想升官發財！」

聽了這句話，雷馬怒不可遏，說：「我帶你走出去，你帶我找巴美龍算賬！」

原來他可以利用鋼鈎向上邊攀登的，他還仗義救了卡布，兩人走開了不久，石油氣鼓爆炸，死了許多人，如果他們走遲一步，不堪設想。

最可惜的是這一點，兩人走回基地找巴美龍主任，他已聞風先遁。

卡布很愁悶的說：「雷馬，我不知道你有何打算，我決心逃亡了，我有些兄弟在南美洲做生意，黑白兩道都吃得開，我們一起到巴西去吧！」

「不，我另有打算，你快些走！」

雷馬的臉色如鐵，幾乎是用命令式的口吻警告他。

卡布趕快走，此後，雷馬沒有再看見他了。

雷馬担心他本人留在基地，必然會遭毒手，索性從水路離開「山林城」，再搭長途巴士，抵達華盛頓，向太空總署去告密。

他十分聰明，寧願走遠路，沒有搭航機，免得巴美龍的邪路人馬伏擊。

他終於達到目的，太空總署以及國防部同時接受他的「告密」，下令拘捕巴美龍，這傢伙已經遠走高飛。

他失去了名譽地位，但卻盜取公欵二十億美元，是否值得去做呢？那就見仁見智，難以定奪。

大概他那天用望遠鏡看見卡布跟雷馬怒沖沖的回到基地，知道那兩個人想找他算賬，立刻避開，或者他的手下發覺兩人回返基地，通知他躲避。

他的確是老謀深算，爲了獨吞二十億美元，先行黑布幪頭，召集有關本案的人召開秘密會議，分別指示他們怎樣做，進一步利用鋼手雷馬逐個殺害當晚參加會議的每一個人，最後，還想卡布跟雷馬一起死在石油氣鼓之內，用心的毒辣，應受天誅。

（全文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齊雲飛解決了胡姬的事之後，知道司空業是一名殺手，見他殺人俐落，武功非凡，行事隱秘，每次對自己不利，是一勁敵，因此在汴梁城「慶嘉賓」酒樓挑出布招，寫明：三月十五日酉時在本城鐵塔約戰。引動各方黑白兩道，都來觀戰，屆時司空業也來到鐵塔，却不答應比武，向衆豪俠說明原委，便揚長而去。齊雲飛見難以下台，只好追踪着他，出了城外，不見他的去向，却見一人似柳舞風，便轉跟踪至一酒樓，見他坐在樓上，正面一看，不是柳舞風，那漢子名叫徐立洲，招呼他坐下，同他商議到鄭州梅宣孝家刦富濟貧，二人一齊前往……

齊雲飛傳奇故事

鍾聲魅影

西門丁·文

可飛·圖

刦財遭凌辱　遇救釋前嫌

齊雲飛與徐立洲都料不到假山後有人，是以心頭都是一沉。接着依稀見到假山後轉出一個身材頎長的壯漢來。

齊雲飛弓着腰，一個箭步竄到一盆花樹後，那漢子剛才似乎在假山後打瞌睡，精神恍惚地走過來，邊走邊擧手擦眼。「他奶奶的，甚麼鬼東西跑進來！」

徐立洲故意在暗處探一探身，那壯漢立即轉頭望過去，齊雲飛在花樹竄出，一指戳在那漢子的暈穴上！那壯漢緩緩攤倒，齊雲飛把他扶住，拖到假山藏好。

徐立洲向他豎起一隻拇指。稱讚道：「齊大哥，有你在一起，在下眞是無驚無險！」

齊雲飛道：「廢話少說，快走！」

徐立洲在前帶路，他對梅府的地形似乎十分熟悉，弓着腰，穿過月洞門，前面傳來一陣沓雜的脚步聲，徐立洲向後揮手，與齊雲飛匿在金魚缸後。

半晌，幾個巡夜的護院，提燈握棒地走過來。徐立洲待他們走過月洞門，便竄了出去，接着跳進走廊，沿廊前進。

齊雲飛跟在他後面，不料轉頭觀望，看來梅宣孝雖然錢多，但捨不得多僱請些護院，是以漏洞甚多，走廊竟無人看守。

徐立洲停在一扇房門前，自懷裏取出一根鐵綫來，伸進鎖內撬動，只撬了兩三下，便聽「格」的一响，鎖打開了，徐立洲輕輕推開房門，叫齊雲飛進去。

房內放着幾隻高背椅，兩隻几子，還有一張躺椅。原來梅宣孝因爲錢多屋大，書房之內還附設一間小客廳。

客廳與書房間的門鎖着，徐立洲用那根鐵綫撬了好一陣都沒法打開，最後又取出另一根來才把鎖打開。

那扇門又厚又重，徐立洲慢慢把其拉開，閃了進去，齊雲飛問道：「裏面怎樣了？」

徐立洲亮了火熠子道：「沒人！」

齊雲飛也走進書房，只見房內掛了幾幅仙女圖，另一堵牆前立着一列木架，上面有書，但古玩更多！

徐立洲吸了一口氣，道：「齊大俠，這些東西要不要？」

齊雲飛見他話中有意，問道：「你不是說尚另有暗櫃麼？不如先看看那裏的再說！」

「這些古玩脫手困難，聽說梅宣孝把黃金及首飾放在暗櫃裏！」

齊雲飛道：「你快打開暗櫃，在下負責安全！」他轉身立在門口，望向走廊那邊。

過了半晌，只聽「格」的一响，齊雲飛轉頭望去，但見壁牆竟現出一個門來，「門」後有一個五尺高四尺寬的架子，上面放滿黃金磚，黃金錠，還有無數的珍珠首飾！

徐立洲雙眼圓睜，被眼前的珠光寶氣震攝住，齊雲飛道：「快拿！」

徐立洲道：「大俠，請過來協助一下，那些黃金太重了！」

齊雲飛走了過去，接過徐立洲遞過來的一隻厚布袋子，道：「咱們只拿三分之一！」

「是！」徐立洲伸手到最高那一格，拿起最上面那塊金磚。

那金磚離開木架只三寸高，便聽「轟」的一聲响，地上的磚塊忽然陷下，徐立洲與齊雲飛猝不及防，跌落地洞！

當磚塊陷下時，齊雲飛便知不妙，伸手亂拉，却拉不到任何東西，便隨着徐立洲跌下去！

洞深三丈半，只跌得徐立洲發昏二十一，齊雲飛雙脚剛落地，上面那洞口已合上了！

齊雲飛抽出長劍，急吸一口氣，雙脚

一頓，拔身而上，手臂抬起，劍尖向上刺去，只聽「刷」的一聲，長劍幾乎斷折，上面絲毫不損，齊雲飛又再落在洞底，原來上面還舖了一層鐵板！

徐立洲惶恐地問道：「齊大俠，您有什麼辦法脫困？」

齊雲飛沒好氣地道：「你不是說已踩過綫麼？爲何有這樣的陷阱也不知道！眞被你害死！」

徐立洲苦着臉道：「在下又不是神仙，怎會知道！」

齊雲飛道：「有什麼機關可以開啓出口的？」

徐立洲道：「不……不知道，找一找看看……」

兩人在洞底找尋，不久徐立洲便找到一個鐵環，叫道：「齊大俠，你過來看看，這裏有個鐵環，不知道有何作用？」

齊雲飛手握鐵環，猶疑了半晌，道：「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他用力將鐵環一提，鐵環飛轉，只聞「嘩啦」的一聲，洞壁現出一個洞來，一股清水噴了出來！

徐立洲道：「不對不對！」他跑了過去，去旋鐵環，那知鐵環竟然旋不回來。

齊雲飛忍不住也用力旋動鐵環，但那鐵環只能開不能關，他再用力，那鐵環竟被他扭斷，壁上那水越噴越急，地上的水眨眼間便及膝高！

徐立洲叫道：「齊大俠，在下是旱鴨子，這樣下去……」

齊雲飛十分後悔自己聽了他的唆使，貿貿然來此，險溝裏翻船，還未知後果如何，聽了徐立洲之言，不由煩躁地道：「現在，就是你學習潛水的良機，你給我閉嘴！」

徐立洲果然閉上嘴巴，不敢再發一言，積水很快便浸到了胸膛，齊雲飛喝道：「你的計劃不是很周全很詳細麼？嗯，你爲何不開腔！」

徐立洲淡淡地道：「水已快浸到嘴巴，再過片刻要想開腔也無機會，在下便說最後一句話吧，在下勸你想想後果！」

「想什麼後果？」

「在下被水溺斃，也沒什麼大不了的，反正我是個無名小卒，你不會被水溺斃，但後果同樣堪慮！」

齊雲飛冷冷地道：「有何可慮的？大不了一死！」

「最怕是半死不活的，屆時齊大俠担上一個偷竊的罪名，可就要英名盡喪，生不如死了！」

齊雲飛大吼一聲：「你這是什麼意思？在下弄到這個田地還不是拜你所賜？」

徐立洲道：「在下可沒能力迫你來，而且在下比你還慘！」

齊雲飛本來滿腔怒火的，很想走過去打他幾拳，但聽了這話後，就像鬥敗公鷄般呆呆地立着！

積水越來越多，已升到齊肩，徐立洲已無法靠運氣沉身站穩，便慢慢走至牆角，伸出雙手抵住牆壁。

齊雲飛雖然水性極精，但假如水仍流個不停，淹過人頭，就算他是一條魚兒，不被溺斃，也會被餓斃！

幸而那小澗的水霍地停住，小洞也隨

即塞起，齊雲飛與徐立洲至此才鬆了一口氣。

徐立洲叫道：「喂喂，快些放咱們出去！」

齊雲飛冷冷地道：「你省點氣力吧，你來偷他的東西，人家會放你出去麼？」

徐立洲道：「放咱們出去坐旱牢，也好過坐水牢！」

「旱牢也同樣能令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話音剛落，忽然頭頂上傳來一個空洞的聲音：「你說得不錯，兩樣都可以令你們生不如死，隨你們挑選吧！」

聲音一起，齊雲飛便抬頭望上去，却不見一個人，相信說話者是在另外一個地方，不過靠一些傳音洞偷聽及傳話！當下他問道：「你是誰？」

「本屋主人！」

「梅宣孝？」

「不，梅宣廉！」

齊雲飛瞪了徐立洲一眼，急問：「此屋到底是誰的？」

那人聲音帶怒：「現在你是囚犯，還是梅某？你們來偷什麼東西？」

「想偷什麼東西已不要緊，因爲根本偷不到！」

「報上名來！」

齊雲飛不答，徐立洲道：「在下徐立洲！」

齊雲飛久久不答他，那人又問：「徐立洲，你同伴叫什麼名字？」

徐立洲道：「在下……在下……不能說……」

「你怕什麼？姓徐的，你臭名昭著，既刦財又刦色，還要顧慮什麼道義，再不說，就繼續放水！」

徐立刻向齊雲飛望了一眼，輕聲道：「大俠，您是大丈夫行不改姓，坐不改名……還是你自己告訴他吧！」

齊雲飛怒瞪了他一眼，地洞裏火熠子早被水浸熄，黑黝黝的，根本兩不相見，這只是下意識的一個反應。他吸了一口氣，才冷冷地道：「閣下何必以此威脅徐立洲？」

「閣下有胆做賊，却無胆面對現實，既做了小人，又要硬充君子，沒有辦法，只好威脅那眞小人了！」梅宣廉哈哈大笑：「徐立洲，你聽見沒有，老子要放水的了！」

徐立洲苦着臉道：「大俠，在下巳支持不住了，請你面對現實吧！」

齊雲飛又怒又悔，又恨又懼，忍不住要破口罵他，半晌才定一定神道：「在下死不足惜，但爲了這眞小人的一條命，便告訴你吧：齊雲飛！」

「齊雲飛？」自通氣孔傳來的聲音充滿驚訝：「你便是那個挑戰司空業的齊雲飛？」

「想不到閣下也知武林中的事！」

「哈哈！這件事幾乎誰人都知道，何況梅某也是武林中人！」

齊雲飛吃了一驚，脫口道：「你不是鄭州出名的財主？」

「有錢的人便不能學武？」梅宣廉道：「不過此間的財產大多是家兄的！」

齊雲飛心頭一沉，浸在水中的手脚更加冰冷，半晌才說道：「你是梅宣孝的弟弟？」

「不錯！你以爲我們梅家是好欺侮的麼？」

徐立洲呻吟似的道：「莫非你便是『小孟嘗』梅二爺？」

「算你這狗賊還未被嚇呆！」梅宣廉聲音轉冷：「既然知道梅二爺的大名，爲何還來太歲頭上動土？」

徐立洲囁嚅地答不出話來，梅宣廉又說道：「武林中傳聞齊雲飛之名並不惡，且有人稱之爲大俠，爲何跟這種下三濫的小賊，幹起沒本錢的勾當？敢情你是假冒的！」

齊雲飛那還作得聲？今日若幸能不死，除非殺死梅家之人，否則將英名盡喪！他有本領脫困麼？何況脫了困也未必横得起心腸，把梅家上下殺個精光！

梅宣廉道：「姓齊的，不理你說不說，梅某都有辦法整治你！」

「隨閣下之便！」

過了半晌，通氣孔才再傳來梅宣廉的一陣笑聲。「你莫以爲大不了一死了之，還有辦法教你生不如死，只要梅某發帖邀請曾去汴梁看熱鬧的人，改來敝莊，再請他們看看閣下這模樣，料必更可令閣下名震江湖！」

齊雲飛這才眞正着驚起來，忍不住叫道：「姓梅的，你知否咱們來此是爲了災民？」

「拿梅某的錢去濟災民？你倒大方，梅某自己不會做？」

「就怕你不會濟貧！」

「我不濟貧，這小孟嘗之名是如何來的？」

「沽名釣譽，假仁假義！」

梅宣廉大笑：「你偷咱家的錢財去救濟貧苦，便是眞仁眞義？眞正仁義的，他們都是將自己辛勞得來的成果，與別人共享！若把偷來的錢拿去救濟別人，喚作眞仁義，則梅某以後也將改行做賊矣！」

這一席話，說得齊雲飛滿面羞愧，只聽梅宣廉續道：「所謂有錢出錢，有力出力，閣下既爲人尊稱一聲大俠，理當明白，囊空又何必要硬稱救難菩薩！」

齊雲飛冷笑道：「你懂得數說在下，自己又爲何不去救濟災民？」

「誰說沒有？難道我該把全家之財產都拿出去？你身上大概亦有幾兩銀子吧？爲何你不全送給路旁的乞丐？」梅宣廉道：「梅某還要告訴你一件事：梅家的錢財既不是偷來的，也不是搶來的！就算是『剝長工之皮』而得到的，相信也不會比你囊中的金腥臭！」

齊雲飛自知理虧，索性閉口不答。梅宣廉罵了個痛快後，忽然把水放掉，直放至腰下才停止，接着便不聞聲息了。

徐立洲等了一陣，叫道：「梅二爺，梅二爺您放在下出去！」他叫了幾遍都得不到反應，便垂頭喪氣地道：「原來你是顆霉星，早知便不請你來！」

齊雲飛怒道：「若不是你，齊某又怎地淪落至此田地？」

「那是你要學人沽名釣譽，與徐某何干！嘿嘿，在下在道上幹了不少年，從未失過手，一跟你合作，便陷於萬刦不復之

境，也不知是倒了幾輩子的霉！」

齊雲飛怒道：「你給我閉嘴，不然梅老二未餓死你，齊某先殺死你！」他揚聲叫道：「梅老二，你有種的便放我上去與齊某公平決一戰！」

但任他如何搦戰辱罵，梅宣廉都不理睬他，到了後來，齊雲飛也罵累了，索性坐了下來，積水及他喉頭，但剛坐了一陣，便又站了起來。原來地洞氣溫較低，水又冷，起初還不覺得如何難受，但經過一夜的折騰，飢喝之下，便覺得寒冷起來，徐立洲更是冷得牙齒上下碰得格格地响。

也不知多久，水又退了一尺，洞頂縋下一隻籃子，裏面有飯有菜，還有一壺酒。有人道：「梅二爺你們若不怕飯裏有毒的，便請用膳吧！」

齊雲飛問道：「請問如今是什麼時候了？」

「三月十六日酉時！」

原來他們巳將近被困一日一夜，徐立洲不待食籃落下，便伸臂去拿，道：「被毒死也好過餓死！」

齊雲飛更是希望飯中有毒，就是與世長辭，也好過活着受辱，是以他亦跟徐立洲搶起來，用手抓飯塞進嘴巴。

上面那人道：「把水放掉！」地上積水迅速退去。

齊雲飛捧起酒壺，骨嘟嘟灌了半壺，徐立洲將酒壺奪去，把餘酒喝個精光！那食籃冉冉升了上去，徐立洲叫道：「你們什麼時候才肯放咱們出去？」

上面的人不答他，徐立洲一邊嘟嚷着，一邊走到牆邊解下褲頭，準備小解，不料褲子還未脫下，他巳咕咚一聲，跌倒地上！

齊雲飛吃了一驚，叫道：「姓徐的，你怎樣啦？」

徐立洲一動不動，齊雲飛忖道：「莫非梅宣廉眞的在酒菜中下了毒？」他先是一驚，繼而反而覺得一種解脫，心中喃喃地道：「人誰無死！只是萬萬想不到，我齊雲飛會死在這種不見天日的地方！」

心念未了，忽覺腦門發脹，雙眼發黑，四肢酥軟，再一忽，睡意襲上心頭，儘管他極希望睜着眼睛，但眼皮似有千斤重般地垂下，緊接着便不醒人事了！

×　×　×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齊雲飛才慢慢醒來，四周仍是一片漆黑，他呻吟了一聲，暗道：「這是地獄麼？」腰一挺，這才發覺自己被人綑縛住，地上也鋪着一層稻草，此處顯然巳非那座地洞！

齊香飛暗運內勁，用力一掙，不但掙之不斷，而且繩子反而嵌到肉裏去了，齊雲飛用手指一摸，原來是被牛筋縛着，他不知道梅宣廉要如何整治自己，想來若不是些霹靂手段，便是些狠毒陰損的主意，不過如今肉在砧上，任人宰割，唯有聽天由命。

坐了一陣，肚子咕咕作响，也不知自己暈睡了多久，腹飢難當，喉頭更是乾涸得直冒烟，以他的性格，寧願餓死，渴死也不會開口求饒。

又過了頓飯工夫，忽然傳來一個輕微的脚步聲，接着又傳來一個金鐵碰撞之聲，然後石門推開，一道光照了進來。

齊雲飛久處黑暗，乍見强光，雙眼一時間不能適應，連忙瞇了起來，只見四隻脚板停在自己的面前，接着身子一輕，被人提了起來，直至此刻，齊雲飛才能睜開眼睛，只見提着自己的是個健壯如牛的大漢，另一個瘦長身裁的人，則提燈在前面帶路。

這是一座地牢，陰森黑暗，有一道二十多級的石階横在前面。

經壯漢提着齊雲飛走上石階，到了地面。滿天星月，春風輕拂，令人精神爲之一振！

齊雲飛轉頭回顧，見地牢出口是在一座院子中，附近還有家丁高挑着風燈照明，他忍不住問道：「這是什麼地方？」

那壯漢道：「梅府！」

齊雲飛見他洒開大步走着，又問：「你欲帶我何去？」

「等下你就知道！」

「徐立洲呢？」

壯漢聲音又像和暖的春風，像凜烈砭骨的北風。「死了！」

齊雲飛心頭一緊，再無話可問！

壯漢走出院子，踏上一道迴廊，進入一棟大屋之門，再穿出一道暗廊，然後到達一座大廳。

大廳裏坐着兩桌子的人，牆壁上挿了幾根兒臂粗的蠟燭，光如白晝，壯漢把齊雲飛放在地上，抱拳道：「啓稟二莊主，犯人巳帶到！」

齊雲飛抬頭望去，只見席中一個白面無鬚，臉帶笑容，眉宇間神采飛揚的中年漢子淡淡地道：「知道了，你去吧！」

齊雲飛心想：「此人料必就是梅宣廉了！」

只見梅宣廉舉杯道：「諸位，此位便是新近人人均知的風頭人物。齊雲飛齊大俠，各位大概忙於生意，不曾趕去汴梁瞧熱鬧吧？吶，現在機會來了，他就坐在諸位身前，你們大可以仔細瞧個清楚！」

席上的食客，原來都是附近地面的鄉宦富商，當下席間立時騷亂起來，衆人交頭接耳，評頭品足一番。

齊雲飛又羞又怒，喝道：「梅宣廉，士可殺而不可辱，你這樣做並不漂亮！」

梅宣廉淡淡地道：「閣下若覺得生不如死的，大可以自殺！」他舉杯道：「諸位料巳肚餓，來，咱們先喝一杯！」

衆人對梅家的財與勢都是又羨慕又妒忌，都存心巴結，是以順着梅宣廉之意，把齊雲飛恥辱了一番。下人們送上酒菜，香溢四周，令人垂涎三尺，齊雲飛在飢渴中更覺難受！

梅宣廉似乎忘記了他的存在，只一味勸客人乾杯，齊雲飛知道他是故意想些主意來折磨自己！此刻他才深切瞭解到死並不是最可怕的事，最可怕的事是生不如死，而又死不得！

不，齊雲飛手脚雖然被縛，但他還有一個辦法自殺！咬舌自盡！還在猶疑不決之際，忽然又傳來梅宣廉的聲音：「閣下不會自殺吧？可知道這是儒夫的表現！」

齊雲飛咬牙不語，梅宣廉又道：「你可不能死，在下還約了幾個武林朋友來，他們久聞閣下大名如雷貫耳，有心結識，閣下可不能令人失望！」

齊雲飛怒道：「梅宣廉，你今日若不殺我，將來你必會後悔！」

梅宣廉道：「你若能逃出生天，大概會把梅某的一家老少都殺死吧！諸位，你們都聽見吧，這種滅絕人性的畜生，竟然還稱什麼大俠，天下芸芸俠士都要爲他蒙羞！」

齊雲飛知道再說下去，受辱的始終是自己，是故索性閉嘴，有人道：「梅二爺，這惡賊大概肚子已餓，待蔣某餵他吃點東西！」

齊雲飛睜開雙眼，只見一個肥胖如豬的中年大腹賈，挾着一塊豬骨頭走了過來，他心頭怒火沒處發洩，便決意拿他出口氣，故意閉上雙眼，待那胖漢走近。

那胖漢只道他手脚被縛，奈何不了自己，因此得意洋洋地蹲下身來，打開破鑼似的聲音道：「惡賊，快張開嘴吧，你爺爺來餵你！」

話未說畢，齊雲飛倏地擰腰發力，在地上滾過去，那胖漢猝不及防，閃避不開，一撞即跌個四脚朝天，賓客們見他狼狽，都忍不住哄笑起來。

胖漢羞憤之下，爬了起來，回身去抓椅子，但齊雲飛不動則已，一動之後，自然不能讓對方淫威得逞，那胖漢才剛站穩，他又滾了過去！

這次胖漢急忙閃開，但齊雲飛那肯放過他，不料滾動迫前，胖漢左閃右閃，氣喘吁吁地叫道：「梅二爺，請即叫人打這惡賊！」

梅宣廉笑道：「蔣兄也可以打他，他手脚被縛，你還怕什麼？哈哈，你繞着柱子跑吧，他便莫奈你何！」

那姓蔣的胖漢果然繞柱而奔，齊雲飛只好停住再找尋機會，姓蔣的得以喘一口氣，站在柱後探頭探腦，神情甚是狼狽！

梅宣廉笑着叫道：「來人，把囚犯拉開，他若不識相的，便給我打！」

話音剛落，只見廳外匆匆走進一個老蒼頭來，彎腰作揖道：「二老爺，外面來了一個司空爺，說特地來探望您！」

「哦？」梅宣廉道：「快請！嘿嘿，想不到他來得這般快！」

這些話齊雲飛沒聽漏一個字，心頭忽然一沉：「莫非老天爺眞要絕我之路，司空業在這時候來此？」想到此，他手足冰冷，再也顧不得那胖漢，甚至被那胖漢悄悄踢了一脚也不知道，心中不斷叨唸着：「老天爺保祐，來的不是司空業！」

只聽梅宣廉道：「諸位，來的是梅某一位朋友，此人名頭也極大，一提料必諸位都耳熟能詳！」

一個老頭諂笑道：「當然囉，梅二爺相識的，那位不是名頭响噹噹的人物！」

梅宣廉笑道：「此位仁兄年少有爲，而又胸襟過人，梅某對他甚是欽佩，等下務請大家讓一個位子給他！」

他話剛說畢，席間一陣騷亂，已在梅宣廉旁邊讓出一個位子，丫頭們乖巧，立即送上一副杯箸！

一會，只見那老蒼頭帶着一個人進來，廳內賓主全部轉頭望去，齊雲飛自然不例外，不幸來的赫然正是寃家司空業！

這剎那，齊雲飛如跌落冰窟中，後背寒氣直冒，雙耳嗡嗡作响，不知藏身在何處好！

梅宣廉怔怔笑道：「司空兄如神龍突現，請恕梅某不克親迎！」

司空業不慍不火地道：「梅兄客氣，少弟聽到梅兄的口信，特地預先趕來，想求你一件事！」

梅宣廉笑道：「司空兄有恩於梅某，梅某無時圖報，只是司空兄武功既高，氣量又好，只怕今生也不會用得着梅某的地方，哈哈，求我實在說得太重，只要梅某做得到的，自無推辭之理！」

「此事梅兄必定辦得到，就怕梅兄不肯耳！」

梅宣廉笑道：「司空兄言重，梅某豈敢！吔，司空兄遠來是客，還是先請入座，待梅某敬你一杯！」

那些商賈立即附和起來，：「司空大俠之名，咱們這些無拳無勇之輩也耳熟能詳，今日得睹風采，果然英俊瀟洒，英雄過人，咱們也想敬你一杯！」

司空業看也不看這些人一眼，抱拳道：「梅兄，請恕小弟無禮和固執，這件事若不說清楚，這酒便不想喝了！」

齊雲飛恰在此時才定過神，心中忖道：「有什麼事對他這般重要？」

梅宣廉也詫聲問道：「司空兄說得這般嚴重，不知是什麼要事？」

「梅兄，小弟再問您一句，假如小弟有事求你，你眞的會答應小弟之求？」司空業沉聲道：「當然這件事完全不會危害到梅家的生命財產，而且也只是舉手之勞而已！」

梅宣廉苦笑道：「梅某對司空兄之心意，想來司空兄也該知道一二，何況梅某在武林中的聲名也不惡！好吧，我再聲明一次，無論司空兄要梅某做何等事，梅某都義不容辭，若有違反者，便如此杯！」他忽然把手上的酒杯，向地上一摔！

「喀嗤」一聲，酒杯在地上開花，司空業一豎拇指，讚道：「梅兄果不愧『小孟嘗』之名也！」

梅宣廉道：「如今請司空兄明言！」

「請問齊雲飛是否在吾兄手中？」

齊雲飛心頭再一沉，連氣也不敢喘一口，梅宣廉道：「梅某是爲了他而請你來的，另者還請了幾位同道來鑑賞這位所謂大俠！此事屬實！」

「如此便好辦了！」司空業抱拳道：「請梅兄把齊雲飛交給我！」

齊雲飛忍不住叫道：「齊雲飛便在此，司空業你有種的便來提人吧！」

梅宣廉打了一個哈哈。「司空兄，請聽梅某解釋一下，嗯……剛才您也聽到梅某已請了幾位同道來看他……所以可否等明晚才……」

「不行，小弟現在便要！」司空業雙眉一掀。

「司空兄要殺他又何必急在一時？」

「這是小弟的事，梅兄不要忘記剛才你已爲此而發了誓！」

梅宣廉嘆了一口氣，道：「既然不可商量，好吧，人便在此處，梅某立即交給你！」

司空業抱拳道：「梅兄一諾千金，眞大丈夫也，小弟在此謝了！不勞梅兄小弟自己來！」他大步走至齊雲飛身旁，齊雲

飛雙眼射出兩道怒火，緊瞪着他！

司空業面無表情，訝然問道：「齊兄何事恨小弟？看吾兄之神情直似要把小弟一口吞下肚去！」

齊雲飛冷笑道：「勝者爲王，敗者爲寇，夫復何言！要殺便殺吧！」

司空業哈哈笑道：「不知齊兄有否胆氣與司空某把酒談歡？」

齊雲飛大笑：「齊某酒量極豪，何懼之有！」

司空業抽出長劍，割斷齊雲飛手上的牛筋，梅宣廉大驚，忙道：「司空兄請莫縱虎歸山，此斷絕非什麼大俠，乃一名惡賊！割斷牛筋，只怕要費不少手脚才可以再制住他！」

司空業停住了手，目注齊雲飛，沉聲道：「齊兄，小弟有一事跟你商量……」

齊雲飛冷哼一聲：「肉在砧上，宰割由人，閣下何必故示仁義！」

「非也，小弟求你一件事，無論你與梅氏兄弟有何過節，我都要代他們向你求情，請你放過他們！」

齊雲飛大笑：「要我放過他們？那麼你現在便殺了我吧！」

司空業面色一沉，道：「齊兄如此不分是非曲直，教小弟好生失望！除非齊兄不是因爲入屋偷竊失手被擒，否則你實在不能怪人家！」

齊雲飛臉上一熱，但仍然憤憤不平地道：「他如此恥辱我，教我這口氣如何得消？」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司空業道：「齊兄文武雙全，應該知道自責！」

齊雲飛臉上再一熱，深深吸了一口氣，道：「只要他不再侮辱齊某，齊某便答應不與他計較！」

「吾兄一言九鼎，小弟自然信得過！」司空業手腕連動，齊雲飛手脚上的牛筋全斷。「齊兄料已飢餓，請入席！」

齊雲飛活動了一下四肢，稍一猶疑，昂然坐在梅宣廉旁邊。梅宣廉另一旁的一個賓客，立即長身讓位，搬到另一席去，司空業亦坐下。

廳內氣氛甚是奇特，剛才鬧哄哄的，此時却落針可聞，尤其是梅宣廉更坐立不安！

齊雲飛把生死置之度外，提起酒壺爲自己滿滿地斟了一杯，道：「齊某今日有幸與諸位同桌進膳，深感榮幸！然溯本追源，首先仍需感謝梅二爺的安排，是故第一杯便是敬梅二爺的！」

梅宣廉臉色青白，心頭驚慌，但仍力持鎭定，舉杯道：「此非梅某巧妙安排，乃齊兄撞進來的，但不管如何，齊大俠坐下來，是瞧得起梅二，這一杯梅二便跟你飲了！」他故意把齊大俠三字拉長來讀，齊雲飛只當作沒聽見，仰首把酒喝乾！

司空業撫掌道：「兩位兄台都是英雄人物，杯酒釋恩怨，好不教人神往！」

齊雲飛又斟了酒，舉杯道：「齊某能有此一刻，全是司空兄的功勞，第二杯該敬司空兄！」

司空業欣然道：「自從去年臘月與齊兄在揚州西湖喝過一頓酒後，小弟無時不希望再有此機會，今日得償所願，小弟自然不會推辭！」他一飲而盡，也斟了一杯回敬：「小弟也敬齊兄一杯，祝齊兄事事如意！」

齊雲飛勉強把酒喝了，却覺得這一杯酒特別苦澀辛辣，好一句事事如願，着實令人窩犬！

梅宣廉輕咳一聲，道：「菜快凉啦，大家莫停箸！」他挾了一塊鷄球給齊雲飛。「齊兄餓了幾天，乃梅二之錯，請齊兄寬懷飽餐！」

齊雲飛心中想道：「司空業來這一招，自然另有良計要整治我！哼，此刻寶劍雖不在身，但只要我恢復了體力，就算是千軍萬馬，也要殺他個人翻馬仰！」心念及此，乃大吃起來。

司空業神態從容，風度翩翩，而且一反往態，與梅宣廉談笑風生，彷若濁世佳公子！齊雲飛雖覺有異，却無暇去探究！

酒菜不斷送了上來，說不盡的山珍海錯，齊雲飛絕非未見過世面的窮小子，但仍有很多菜式他聞未聽聞，更遑論嚐過！

二十四道菜，足足吃了個半時辰，衆人才停下杯箸。梅宣廉道：「諸位若已盡興，請到偏廳品茗解酒如何？」

衆人自無異議，走至偏廳，只見那裏放着幾排酸枝高背椅，互相推讓了一番便分頭坐下。齊雲飛見司空業絕不注意自己，心中甚是納悶。

丫頭們送上香茗，衆人品了茶，梅宣廉道：「諸位夜已深了，都請在寒舍客房歇息吧！」

賓客大都留了下來，只有三四個住在附近的告辭歸家，但即使留下來的，也都在丫環的帶引下到客房去歇息，偏廳之內，只剩下梅宣廉，司空業和齊雲飛三個人還在！

齊雲飛心中一怔，忖道：「他們兩個上陣？哼，少爺才不怕！」當下問道：「不知司空兄有何手段，此間已無別人，何不爽快一點？」

司空業聳聳肩，道：「齊兄之意令人難明……嗯，對啦，小弟幾乎忘記問你，三月十五日你在鐵塔上威脅小弟跟你比武，還說什麼小弟若不答應的，便要把小弟的事抖出來，到底小弟有什麼見不得人的事，落在齊兄手中？」

齊雲飛冷笑一聲道：「你何必明知故問！」

「正因不知，是以才要動問！」司空業用誠懇的語氣道：「諒齊兄不會拒絕小弟這小小的要求！」

齊雲飛冷冷地道：「所謂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司空業你是職業殺手，莫以爲齊某不知道！」

司空業雙眼圓睜，似十分驚詫，梅宣廉則冷笑道：「簡直胡說八道，司空兄怎會是職業殺手！」

齊雲飛怒道：「你是他什麼人？爲何敢這樣說？」

「梅某這樣說自然有道理！因爲他曾救過梅某一命，當時梅某許以贈一萬兩白銀，但事後梅某要實踐諾言，他却堅決不收！假如他是一個職業殺手，你說他會把送來的銀子推掉麼？」

齊雲飛一呆，半响才說道：「眞有此事？」

司空業嘆了一口氣，道：「不知齊兄聽了誰的讒言？家師的聲名還不錯吧，齊兄就算不相信小弟，也該相信家師！」

齊雲飛更加說不出話來，梅宣廉道：「也許齊兄有證據呢？」

司空業道：「最好齊兄說個詳細！」

齊雲飛吸了一口氣，道：「風聞你是使軟劍的，而江湖上最近出現了一個使軟劍的職業殺手……」

梅宣廉截口道：「莫非你是指『湖中蛟』洪貫石家行刺柳舞鳳的那人？」

「不錯？」

司空業道：「當時有人發覺那人便是小弟？」

齊雲飛不由語塞，半晌才道：「只是懷疑而已！」

司空業大笑。「只因爲懷疑，所以你便約戰小弟？請問齊兄當日是否在場？」

齊雲飛搖頭，司空業嘆息道：「齊兄眞令小弟失望！嗯，就算那人去殺柳舞鳳，也不能證明他是個職業殺手！」

齊雲飛目注其面，沉聲道：「因爲事先我便知道圓緣僱請一個職業殺手去殺柳舞鳳父女！」

司空業脫口問道：「誰叫圓緣？」

「閣下眞的不知道還是假裝的？此人你不但認識，而且甚是稔熟！」

司空業又一愣，不悅地道：「齊兄跟小弟開什麼玩笑？」

齊雲飛見他神態不像假裝，便道：「此人便是去年你與她一道到揚州瘦西湖石舫跟齊某飲酒的！」

司空業神情更是不悅。冷冷地道：「齊兄好生健忘，她分明是你也心儀的佳人，柳擷紅柳三小姐！」

「齊某不是跟你開玩笑的，那天那個柳三小姐是假的！」

「假的？人也有假的？」司空業緊張地道：「是誰假冒的？」

「便是我剛才說的圓緣！」

司空業眼中閃過一抹殺機冷冷地道：「她爲何要假冒柳三小姐？現在人呢？」

「她本是黃龍幫幫主黃彪的妾侍，人稱胡姬的，後來爲了達到她不可告人的目的，所以才要假冒柳三小姐！」

司空業怒道：「這賤人如斯可惡，眞是可怒可殺！」

齊雲飛轉頭含笑道：「閣下被其欺騙乎？」

司空業冷笑一聲：「難道閣下不被其騙？」

齊雲飛呵呵一笑，心底忽然泛上一絲同病相憐之感，道：「不過儘管她狡如狐狸，最後還是讓我逮住，托韓兄送她回黃龍幫！」

司空業目光一變，澀聲問道：「是韓鐵衣？」

齊雲飛不置是否，問道：「現在閒話已說畢，閣下有什麼手段請亮出來吧！」

司空業目光再一變，轉身走到窗前，拍開窗櫺，遠眺天上之星月。自背後觀之，他意態瀟洒悠閒，其實他胸膛不斷地起伏着，顯示心情澎湃，幾乎難以自制！

齊雲飛再道：「齊某之話已說畢，閣下若再不開口，便休怪我無禮了！」

司空業霍地轉過身來，道：「齊兄有興趣跟小弟出去走走否？」

齊雲飛道：「任憑是刀山火海，在下也奉陪！」

司空業抱拳對梅宣廉道：「梅兄今日之情，司空某永銘五內，今日就此別過，日後有機再敍舊！」

「司空兄何必去乃匆匆！」

司空業微笑道：「莫非梅兄已忘記尚約了同道到府上？小弟不走，你如何交代之？」

梅宣廉乾笑一聲。「司空兄說得也是，梅某不敢再挽留，待梅某送你出去！」

「不必！」司空業轉頭道：「齊兄，請！」請字餘音未了，他已自窗口射出！

齊雲飛看了梅宣廉一眼，也跟着躍了出去，月光下，只見司空業立在一尊假山上，見到齊雲飛出來便振衣向圍牆飛去！

齊雲飛自然不會自墜威名，緊跟在後，兩人先後飛出圍牆，立足街上，司空業馳了十多丈忽然停了下來，問道：「齊兄有沒有坐騎？」

齊雲飛微微一愣，道：「寄放在客棧裏！」

「那麼請齊兄回客棧取馬，明早立即出城去！」

齊雲飛愕然不知如何答之，司空業續道：「相信你也聽見，明日有同道來梅家，齊兄最好在這幾天遠離鄭州，免得使司空某的朋友難爲！」

「在下實在不明閣下之言！」

司空業一怔，半晌才道：「小弟實在糊塗，敢情齊兄還以爲小弟求梅宣廉放你，是爲了親手處治你麼？」

「難道不是如此？」

「當然不是，齊兄若是不相信的，請隨便離開！」

齊雲飛心中之詫異無以復加，他吸了一口氣才道：「你爲什麼要這樣做？」

「小弟是惺惺相惜，齊兄不必多疑！司空某自知眼高於頂，能被我瞧得上的人，並沒有多少個！」

「在下難以置信！」

「那是齊兄不瞭解小弟而已！」

「在下公開挑戰你，幾使你無法下台，難道你不記恨？」

「那件事對我並無損失，若論損失，齊兄亦當在小弟之上，什麼事還能使我記恨？」

齊雲飛胸膛起伏如濤，沉聲問：「你聽見消息匆匆趕來，便是爲了救在下？」

「不錯！因爲我知道梅宣廉對財產雖然看得不重，但氣量不大，吾兄落在他手中少不免要吃些苦頭，所以立即趕來！」

「從何處趕來？」

「城南二十餘里的小李莊，有一個常到巫山採藥的道士居于那裏，小弟正在那裏作客！」

齊雲飛忙再問：「梅宣廉如何知道你在那裏作客？」

「三月十五日小弟離開汴梁後，立即趕來此間，恰在城外碰到梅宣廉，所以他知道我的去向！」

齊雲飛先入爲主的關係，對司空業始終有戒心，因此對其所說不敢全信，但此刻司空業的確有恩于自己，是以抱拳道：「司空兄大恩，齊某感激不盡，異日有機

極盼有以報之！」

司空業哈哈一笑，隨即誠懇地道：「齊兄若再這樣想，小弟可就不高興了！因爲你至今還不視小弟爲友！」

「不敢！」齊雲飛有點尷尬，乾咳一陣才續道：「也許咱們相見的時間太短吧了！」

司空業笑道：「這事不能勉强，齊兄亦無須自責！嗯，請問齊兄欲去何方？」

齊雲飛不由又沉吟起來。「小弟沒有要去的地方，隨處行走！」

「不知齊兄去不去汴梁？」

齊雲飛反問：「司空兄要去汴梁？」

「小弟另有要事北上，假如齊兄要去汴梁，小弟便欲託你辦一件事！」

齊雲飛恨不得能早點清還一些人情，何況韓鐵衣可能仍在汴梁等他，當下忙道：「小弟正有意回汴梁，司空兄有事請說，小弟必盡力辦到！」

司空業含笑道：「也非什麼大事，只是想託齊兄替小弟帶一封信到相國寺！」

「如此甚簡單！」齊雲飛有點失望，「信何在？」

「尚未寫，嗯，不知到齊兄客棧方便否？」

齊雲飛臉上一熱，訕訕地道：「小弟已離開兩夜，不知他們還有否留着……」

「反正城門未開，何不同走一趟！」

齊雲飛雖然不加反對，兩人聯袂走到客棧，齊雲飛拍門，門隨拍隨開，原來天雖未亮，但店內的夥計已下床準備燒水做早點，齊雲飛向他略作解釋，那小二到櫃上看牌，回頭道：「掌櫃還替你的房留着，嗯，你們還有兩匹馬！」

齊雲飛塞了一塊碎銀給他。「請替我準備文房四寶，拿到房裏來，還有水熱了後，替我弄一盆來！」他身體在地洞及地牢已熬臭了，實在不能不好好清洗一下。

有錢使得鬼推磨，夥計辦事既快又妥善，司空業大筆一揮，寫好了信，緘了口道：「齊兄，此信不太急，你不用急于趕路，到了相國寺，請您交與弘海大師，他是相國寺知客僧！」

齊雲飛接過信道：「司空兄放心，小弟一定盡快送到！嗯，要不要他回信？」

司空業笑道：「就算他要回信，你也無從交給小弟！齊兄洗澡去吧！」

齊雲飛欣然到隣房，徐立洲賃下的那間洗澡，他仔細洗滌了一番，似乎連近日的霉氣也洗掉，精神清爽不少，換上乾淨的白衣，又如玉樹臨風。不過這次挫敗，對他影响極大，也是個極好的教訓！

他梳好了頭，紮上頭巾，返回自己的房間，只見司空業仍在，不由訝然問道：「司空兄還未離去？」

「天已快亮，小弟想與齊兄共進早膳，不知齊兄歡迎否？」司空業含笑道：「因爲此次別後，不知下次相見在何時！」

齊雲飛道：「司空兄遠來爲小弟解難，小弟正該請你好好吃一頓！」

司空業笑道：「這一頓只是爲了與吾兄交流一下，別無他意！」

齊雲飛呼小二過來，吩咐他送些早點進房。小二道：「店內還有些醬牛肉、鹵鴨蛋等冷食，可以送酒，客官……」

司空業道：「都拿一些進來，順便送兩壺酒來！」

小二辦事十分勤快，不一刻一切便已辦妥，齊雲飛敬了司空業一杯酒，兩人便邊吃邊談起來。

「司空兄，你在巫山神姥門下學藝多久？」

「小弟三歲便爲家師抱上山，直至家師仙逝，一共十九年！」

「十九年時間不短，吾兄料必盡得所傳。」

「不敢，小弟資質魯鈍，不及齊兄甚多！」司空業反問道：「不知齊兄藝出何門？」

齊雲飛沉吟道：「請恕小弟有苦衷，不能告訴你，不過本門不在中原，知者極稀，而且每代單傳，人丁單薄，就更少人知了！」

司空業臉上閃過一絲不悅之色，但他立即把話題轉到柳三小姐身上，並謂自己從未見過眞的，齊雲飛很想知道他如何結識圓緣的，但話到嘴邊，又覺不好意思開口。

兩人便這樣胡聊着，表面上十分和洽，但實際上都覺得氣味不能相投，到底是什麼原因，齊雲飛也想不出個所以然來。

天色放亮後，司空業長身道：「多謝齊兄款待，如今城門已開小弟該走了！」

齊雲飛道：「司空兄是否有坐騎？」

「本有一匹，剛才入城時，因城門已閉，棄在城外！」

「小弟有兩匹馬在客棧，你取一匹代步吧！」

「如此小弟也不客氣！」

齊雲飛會了帳，取回馬匹，把徐立洲的坐騎送與司空業，兩人在客棧門外揮手分別。齊雲飛自東城門出去，一路揮鞭趕路，想起三日前在此路上的事來，不由感慨叢生。

徐立洲眞的已被梅宣廉殺死了麼？

想起徐立洲，齊雲飛更不知道該不該怪他！此人幾乎害得自己永世不得翻身，但他的原意又很可能是看得起自己！

深思之下，還是覺得梅宣廉的話有點道理：有錢出錢，有力出力，自己只憑一身本領行俠仗義，便無愧天地良心，何必多求！

這樣一想，他對梅宣廉的恨意登時消了不少。他在午後歇了一陣腳進膳，此外只停了兩次，讓馬匹吃草喝水，因此在黃昏便到了汴梁！

重回汴梁，少不免又有一番感嘆，他想先到鄭學禮家打探韓鐵衣的消息，不過又怕見着韓鐵衣會被拉住，問長問短，若要再把信交給弘海，怕更會引起他的好奇心，屆時要想隱瞞這件事便甚困難矣，是故最後還是決定先去相國寺！

相國寺在內城，內城比外城更早關閉城門，是以齊雲飛匆匆撥轉馬首，由朱雀門進入，相國寺就在御街十分好找。由此直進，過了宣德門便是王城了，是以自有一番威嚴。

相國寺佔地極爲廣大，氣魄宏偉。寺門三個漆金相國寺，乃前朝天子徽宗字蹟。寺門下有三道門，左右兩個門已關上鐵柵，獨正中那門未閉，小販和遊人紛紛自內出來。原來如今相國寺闢了一個地方，

作爲墟市，此刻裏城快將關門，因此衆人紛紛離開。

齊雲飛拉馬進入，先是巨大的廣場，地上鋪着整齊的青石板，宏偉的大雄寶殿在眼前，紅牆綠瓦，夕陽斜照，金碧輝映，雲霞失色。

齊雲飛自大雄寶殿旁的花徑走去，殿後有一園林，中有一鐘亭，懸一巨大之銅鐘，聞說霜天臨晨時，扣動銅鐘，聲震全城，亦即是汴京八景之一的「相國霜鐘」，齊雲飛無暇觀賞，繼續行進，忽然樹後走出一個掃徑的小沙彌，單手稽首道：「阿彌陀佛，施主請留步！」

齊雲飛忙道：「小師傅請了，在下有事要找貴寺的弘海大師！」

小沙彌道：「此處馬匹不准進來，請施主出去！」

齊雲飛道：「小師傅可否行個方便，替在下安置好馬匹？嗯，或請小師傅帶帶路！」

那小沙彌道：「好吧，施主由此路進去，便會見到師兄們，他們會帶你去見弘海太師叔！」

齊雲飛把馬交給他，自己內進，經過八角琉璃殿，又有一座院子，東西各有一座僧舍，不時有和尚出入。一個和尚見到齊雲飛，便道：「施主，本寺就快關閉，請回去吧，而且此處也禁止遊人進來！」

齊雲飛道：「在下有事要找弘海大師，煩請代通報一聲！」

和尚問道：「施主貴姓大名？」

「在下齊雲飛。」

那和尚臉色一變，道：「請施主後退三丈等候！」他飛快入內通報。

過了一陣，便見他帶着一位臉帶笑容的老和尚出來，齊雲飛走前行禮，老和尚端詳了他幾眼，道：「施主大名最近响徹雲霄，年青人好勝心强，但施主能臨崖勒馬，令人讚賞！」

齊雲飛臉上一熱，忙道：「不敢當大師盛讚，想起此事在下不勝汗顏！」他自懷內摸出信來，雙手奉上。

弘海拆開信，匆匆一看，道：「原來是司空施主……想不到你們還做了朋友，好，好！齊施主請到老衲雲房來！」

「只怕打擾了！」

弘海笑道：「如今城門已閉，施主今夜不想打擾也不行！」他轉頭低聲向那和尚說了幾句便帶齊雲飛進入東閣他房中。

弘海對齊雲飛能與司空業成爲朋友，大爲高興，對司空業的胸襟更是讚不絕口。齊雲飛也覺得這老和尚十分和靄健談。

兩人說了一陣，剛才那和尚捧着一隻木盤進來，上有齋菜兩碟，白米飯一小桶，另有素湯，弘海請他吃飯，齊雲飛也不客氣。

飯後，弘海道：「齊施主以前曾來過本寺否？」

齊雲飛搖頭。弘海道：「那麼明早再遊玩一番才去吧，本擬與施主暢談，只因今夜本寺有事，老衲沒法相陪，你早點休息吧！」他帶齊雲飛到隣房，此房乃上次司空業所居之所。

弘海臨走時道：「齊施主若要賞本寺夜景，請不要走得太遠，尤其是後殿，最好莫去，免得引起不便！」

齊雲飛唯唯應之，他坐在房上，耳際不斷聽見謐寧的木魚聲和銅磬聲，心境平靜後又覺無聊起來，坐了一陣，便忍不住推開窗子。

一陣夜風吹過，風中帶來了花香，星月明朗，令人心神俱醉，他心中暗道：「如此良辰，如此佳景，我豈能白白浪費？」霍地自窗子跳了出去。

東閣一房與西閣遙對，另一邊是一條過道，再過去便是有三四人高的圍牆了，齊雲飛在過道上漫步，松栢、花木點綴其間，夜風過處，搖曳生姿。

四周謐靜，除了隱隱約約的木魚聲之外，只有偶爾的人聲，令人疑置身另一世界，忽然一道淒厲的慘叫聲起，齊雲飛心頭一震，全身毛管都在這刹那豎起，因爲這道叫聲實在太尖銳了！

齊雲飛定一定神，向尖叫聲的來源撲了過去，此際他已忘記了弘海的叮嚀，他幾個起落已來至一座小樓旁邊，只見樓上飛下一團白影，他忍不住喝道：「誰！」

那白影落地，齊雲飛才發覺那是一個人，不過全身包在一件白布袍子之內，他見他行裝怪異，斜飛過去，拍出一掌把他攔住！那人腰懸長劍，却棄劍用掌，兩掌相迎，齊雲飛只覺一股內勁透體湧來，下意識後退一步卸勁，那人也退後，雙方又再分開！

齊雲飛立即追前，那人比他更快，身子一閃，已沒在一座假山後，齊雲飛去到那裏，却已不見踪影，正想再走前查看，忽然背後風聲颯然，似有暗器偷襲！

（未完·二）

浪子奇行

（本文承自第38頁）

唐竹權哼了一聲，不再說話。

這時候，千桃樓之外的形勢已穩定下來，龍城壁也已十分疲倦地坐在一張石桌上。

羣雄經過這一次艱苦的血戰之後，雖然付出了不少代價，但總算是消滅了白一芳。

但誰也沒想到，付出代價最慘重的，居然會是魔教南宗！

祖什葉帶來的四大護法，竟然三死一傷，只有祖什葉還能安然無損。

但這只是肉體無恙，而他的內心却是傷透了。

然而，這位金毛天魔絕未曾後悔，而且，他還是一個極其堅强果敢的人。

他帶着四大護法走了，無論是活着的，還是已經死了的，他都一起帶走……

× × ×

黃昏，八姑媽帶着一桿槍，來到了一條偏僻的胡同裏。

這桿槍，就是江湖上大大有名的松木紅纓槍。

胡同裏早已有人在恭候着的。

「八姑媽，是妳要約我在這裏見面嗎？」這人緩緩地說。

「你的筆呢？」八姑媽問。

「現在用不着了。」這人原來就是那個神秘的黃袍漢子。

八姑媽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道：「你騙得我好苦。」

黃袍漢子微微一笑：「我甚麼時候騙過妳來着？」

八姑媽道：「這兩年來，你變了。」

「變了？」黃袍漢子笑道：「妳認爲我變得怎樣？」

八姑媽說道：「變得令人難以置信，就連我也有點懷疑，你到底是不是唐老祖宗。」

黃袍漢子哈哈一笑：「妳還不算太糊塗，現在總算知道我是誰了。」語畢，伸在臉上抹了幾下，一張臉龐立刻就有了很大的變化。

他不再是個壯年人，而是變成了一個滿面皺紋的老者。

這漢子原來竟然就是唐老人。

八姑媽雖然早已知道了答案，但這個時候，面上還不免露出了詫異之色。

過了很久，她才輕嘆一聲，道：「想不到你的易容術如此高明，連聲音也改變得令人無法辨認。」

唐老人淡淡道：「但最主要的原因，却還是我連白鬍子都割掉了，眉毛和頭髮則染成了黑色。」

八姑媽道：「這犧牲豈不是太大一些嗎？」

唐老人道：「但爲了竹君這女兒，割掉一把鬍子又算得上甚麼？」

八姑媽道：「你敢肯定龍城壁認不出你嗎？」

唐老人高興地說道：「連你都認不出我是誰來，他又怎知道我這位『多事狂生』黃不狂，原來就是他的未來岳丈唐老祖宗呢？」

八姑媽立時面露喜色，道「你終於答應了？」

唐老人微微一笑：「經過這幾天的詳細觀看，這小子實在不錯，並不如別人想像中那麼浮薄。」

八姑媽道：「我早就說過，他和竹君是天生一對，偏就是你這個老頑固不肯點頭。」

唐老人哈哈一笑，道：「正是此一時也，彼一時也。」

八姑媽喜孜孜地說道：「這太好了，這太好了！我去告訴龍城壁，叫他早點前來提親。」

唐老人却臉色一沉：「胡說，怎可以這麼猴急，給人知道了，還會以爲竹君嫁不出去，急着要找婆家哩。」

八姑媽想了想，只好嘆道：「那麼，咱們就只好再等一等了！」

忽聽一人狂笑說道：「不用等，不用等，就讓老夫來做媒好了！」

這是郭神通的聲音，他忽然出現，倒教唐老人連老臉都紅了。

但郭神通說完就走，也不知道他是認眞的，還是在開玩笑。

× × ×

轉眼又已二月來臨。

在二月十八那一天，整個濟南府都哄動起來。

最高興的，就是龍氏世家的老主人，也就是濟南第一奇俠龍隱。

龍隱是龍城壁的父親，自從龍城壁出道闖蕩江湖後，他就一直很希望這個女子早點回來。

這一天，浪子回家了。

而且，浪子還要成家立室，把武林中第一位大美人娶了回來。

這實在是一件天大的喜事。

龍城壁雖然並不贊成大事鋪張，但是，做父親的龍隱高興起來，那裏還有他說話的份兒？

於是，這一天隆重極了，幾乎有八九條街道都擠滿了前來祝賀的人。

初時，有人担心會有仇家前來搗亂，但事實證明，這種担心是不必要的。

在這高手雲集之際，胆子再大的邪魔妖怪，也不敢輕舉妄動。

除了龍隱之外，此刻的唐老人也很高興。

以前，他以唐竹君這個漂亮的女兒引以爲榮，而現在，龍城壁這個東床快婿也同樣使他覺得十分自豪。

在婚宴之夜，逾千高手共聚一堂，人人都開懷暢飲，氣氛熱鬧極了。

當然，喝得最多，嗓子最大的人，還是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竹權。

平時，他若多喝了酒，八姑媽一定會厲言疾色加以阻止。

但今天當然例外。

這一天，龍城壁是新郎倌，而從今以後，他就不再是浪子了。

但是，江湖上的每一個人，仍然會記得龍城壁，也永遠不會忘記他那柄風雪之刀。

（全文完）

短篇武俠小說

高皐·文
可飛·圖

五毒蜘蛛

怒海餘生

海邊湧起一面紅盤，七彩繽紛，光華耀眼，那起伏不定的波濤，都披上一層奪目的異彩。

這是日出。

日出幾乎天天都有，但一般碌碌塵寰的人們，有幾人能够欣賞到這大自然的瑰麗景色？

× × ×

「爹，你瞧……」

「瞧甚麽，咱們天天在海上打魚，難道你沒有瞧到過日出？」

「爹，我不是說這個。」

「那你是說甚麽？莫非你網到了一條大魚？」

「是的，啊，不……」

「你這孩子，到底怎麽啦？你也不算小了，說起話來還這麽顚顚倒倒的。」

「爹，我網到了一個人。」

「什麽？你網到了一個人？」

「是的，爹。」

「是男人還是女人？」

「是女人。」

「丟下去！」

「這……」

「丟下去，聽到了沒有？我叫你將那個女人丟下去！」

這是一艘小小的漁船，駛船的是一老一少。

老者約莫五十出頭，年歲不算太大，但頭髮已經斑白，顯示他落拓湖海，受過不少風霜的煎熬。

少女得救

少年是一個二十來歲的毛頭小伙子，憨憨敦敦的，一臉忠厚的長相，他正抓住一張魚網，呆呆的瞧着網中的人兒。

在海上救人原是一樁義舉，既已無意中撈獲一位落難者，那有再丟進海中的道理？

但老者聲色俱厲，非要少年將她丟進海裏不可，似乎他們網到的不是人類，而是一個十分可怕的煞星。

只是少年漁夫不忍……

「爹，爲什麽？」

「不爲什麽，我叫你丟，你就得丟下去。」

「爹，你不是常說，爲人要存忠恕，行仁義麽？咱們怎能見死不救！」

「可是她是女人……」

「爹，女人也是人嘛。」

「住口！」

這位老漁翁好生奇怪，他似乎恨盡了天下的女人。

朝霞映着翻翻滾滾的波濤，也映着他那張痛苦得幾乎扭曲的面頰。

他似乎遭受過女人的打擊，有着不足爲外人道的沉痛經歷。

他自始至終就沒有向魚網瞧看一眼，只是投目天際，好像沉緬於不堪回首的往事之中。

這段回憶是漫長的，經過頓飯時間，他還沒有由回憶中掙脫出來。

少年漁夫依然提着魚網，只是讓落難者離開水面而已。

他似乎很怕他爹，雖是滿面焦急之色，却不敢將魚網提上艙面。

此時，晨風較適才強勁了許多，浪頭有時會衝上漁舟的船板，在這等情形之下，那位落難者自然難免要受到浪峯的衝擊了。

他瞅着網中的姑娘，瞧着她那輕微起伏的酥胸，神情顯得凝重無比，最後他突然牙齦一咬，作了一個大胆的決定。

不顧他爹的反對，單臂貫勁，將網中的姑娘提了上來。

這些，老漁翁瞧見了，魚舟不大，怎能瞞過他的耳目。

他沒有責備少年漁夫，也沒有要他將落難的姑娘再度丟進海裏，只是輕輕嘆息一聲，手腕一轉舵把，漁舟便輕快的向着一個島嶼駛去。

× × ×

陋室三間僅堪容膝，論陳設當得上是一貧如洗。

這是午夜時分，一盞光綫微弱的油燈，在晚風中不停的顫抖。

好一個寂寞的夜晚，好一個孤獨的漁家。

然而那簡陋的木榻之上，却睡着一位美勝天仙的姑娘。

她的面色有點蒼白，大概是跌落大海經過長久掙扎的原因。

不過，蒼白並不能掩蓋她的美麗，上蒼的傑作是不容抹殺的。

這間陋室沒有房門，只有一幅布簾代用，但那布簾已經十分陳舊，破襤得千瘡百孔，處處都是破綻。

這可有些不太好，房裏睡着一位美麗的妙齡姑娘，門簾却如此破舊，幾乎形同虛設，豈不春光外漏？

不錯，這項設想決非過慮。

其實如果這位姑娘是醒着的，如若她仔細的瞧瞧那幅布簾，她縱然不致尖聲大叫，說甚麽也不會再安心的睡眠下去。

因爲布簾的破綻之處，正有一對灼灼目光向她瞧看着。

只不過那灼灼的目光，是關切，是善意。

那是一張敦厚、友善、純良的面頰，他的眉峯却緊緊皺在一起，因爲他在爲床上的姑娘担憂，希望她早點醒來。

從晨間到黃昏，再從黃昏到深夜，他在不斷的探望，幾乎廢寢忘食。

終於，一股驚喜之色，迅速掠上他憨厚的面頰上，他張大了咀，似乎要出聲歡呼。

但他忍住了，並以手心掩住張開的大口，再全神貫注的瞧向木榻。

其實榻上的姑娘還沒有甦醒，只是眉毛輕輕的跳動了幾下。

他仍然耐心的等待着，一幌又是半個時辰，總算皇天不負苦心人，她終於當眞醒來了。

先是粉臂在動，再是玉腿緩慢伸縮，最後柳眉輕輕一皺，跟着雙眼睜了開來。

「謝謝老天爺，她終於醒了。」

這是布簾外的偷窺者在默禱，他的神情極爲興奮，幾乎就要撩開布簾衝進房中去。

不過他沒有這麽做，因爲他忽然感到一股怯意。

莫非他在害怕？

是的，他的確在害怕，但除了對他爹，這是他第一次生出怯懼的感覺。

爲甚麽會這樣，他也弄不明白，只要瞧到這位姑娘，他就會六神無主，此時你如果問他姓甚麽，他可能答不出來。

如此一來老漁翁可就急了，忍不住向他的獨子展開勸說。

「聽爹的話，浣兒，女人都是心如蛇蠍，水性楊花的，不要看她們外表美麗，她們的內心却陰險無比！」

這些話他以前說過，現在更是一再的說，也許他說的太多了，使他的獨子楊浣生出了反感。

最後老漁翁一賭氣乾脆不管了，本來嘛，兒孫自有兒孫福，那要你操那門子閒心？

現在木榻上的姑娘眞的清醒了，還一個翻身跳了起來，道：「咦，這是什麽地方？」

佇在房外的楊浣機會來了，他輕輕掀開布簾，紅着臉走了進去。

「姑娘，這兒是東海無名島，妳掉在海裏，是在下將妳救起來的。」

「哦……多謝，你可曾瞧到我的師哥嗎？」

「妳的師哥？沒有啊，昨兒凌晨咱們救妳的時候，並沒有瞧到別的。」

「對不起，這位大哥，我要去找我的師哥。」

「姑娘，妳的身子頗爲虛弱，想必是在大海中掙扎過久的原因，現在天色太黑，山道又十分難走，妳只怕支持不住，我看妳不如先吃點東西，再好好的調息一下，天一亮咱們就去找，妳看可好？」

楊浣說的是實情，只好同意他的建議，她也實在太累了，及調息醒來，已是紅日滿窗的辰初時分。

她匆匆跨出房門，迎面遇着楊浣，道：「姑娘早，快吃點東西，咱們就去尋找令師兄。」

「多謝大哥。」

早餐之後他們沿着海邊尋找，邊走邊聊着。

「姑娘，在下姓楊名浣，還沒有請教姑娘……」

「小妹郁心蘭，是武當俗家弟子。」

「哦，原來是郁姑娘，失敬，郁姑娘與令師兄是怎樣落海的？」

「他們先擄去我的師兄，再將我騙到船上，也許海神不容許他們爲惡吧，一陣無情的風暴，竟然使船隻翻覆。」

「不錯，前幾天海上是起過風暴，想不到竟被姑娘趕上了。」

「唉，天有不測風雲，就像我的師門一樣……」

「姑娘的師門必然遭到不幸之事了，但武當名震天下，敢向貴師門找碴的，定然不是等閒人物？」

「楊大哥說的不錯，他們是瑯琊帮，一個神秘莫測的恐怖門派，三個月以前，他們的一名高手被太極環所傷，便硬指是我師哥下的手。」

「太極環?」

「是的，太極環是我師門的獨門暗器，假若我師哥當眞傷了瑯琊門下，必然有他出手的理由。」

「郁姑娘說的對，不過江湖之上强者爲尊，是沒有理由可講的。」

郁心蘭幽幽的嘆了一口長氣，沒有再說甚麼，但粉頰含愁，是一片悽苦之色。因爲他們巳經沿島找了一週，得來的只是一個失望。

楊浣安慰她道：「郁姑娘，此地的小島很多，咱們並未絕望，走吧，咱們上船去。」

海邊拴着一條小型漁船，楊浣讓郁心蘭先上，然後解開纜繩，用竹竿一點岸邊的石塊，小舟便像箭一般的向外海激射。

郁心蘭暗忖：「這姓楊的少年漁俠，兩臂怕不有千斤之力，瞧他的氣度和眼神，可能還有一身不俗的武功。」

她瞧在眼裏，並沒有顯露出來，因爲對方不只是她的救命恩人，而且純樸敦厚，絕對不是壞人。

此處小島極多，不是短時間所能查遍的，好在這項行動並不影響楊浣的打魚工作，只是一晃數日，一點蛛絲馬跡也沒有找到。

多日海上生活，郁心蘭也學會了掌舵及駛帆的技能，最後楊浣乾脆將船隻交給她，除了找人之外，他就專心捕魚。

他捕魚的手法極爲高明，尤其對撒網一項具有獨到的功力。

一般人撒網是由左到右，成扇形的撒出，他是將勁力集中一點，向前下方直接猛吐。

這就看出他功力之深，運勁之巧了。漁網吐出之時，收縮得像一根鐵棍，待距水面約莫五尺，它忽然張開，急劇的下壓，速度之快，宛如流星逐月一般。

漁網入水即收，當得是手到擒來，你幾乎還沒有瞧到究竟，活蹦活跳的魚羣巳經進了船艙。

郁心蘭瞧得大感興趣，要他傳授撒網的手法，他毫不遲疑的答允了。

五天之後，郁心蘭巳能運用自如，她無意中習得一項絕藝，但心情却壞到了極點。

島嶼巳經找遍，她不能再待下去了，師門的危難，師哥的失踪，使她必須返回中原，因爲這些問題不是待在海外可以解決的，於是她向楊浣說出了她的心意。

「楊大哥，多謝你相救之恩，以及對我的照顧……」

「這……姑娘是要離開這裏了，咱們何不到別處找找?也許……」

「不必了，楊大哥，如果我師哥沒有遇難，我想他巳經回到中原去了，再說，我只要一想到師門，就會片刻難安。」

「好吧，今日巳晚，我明天送妳去中原就是。」

他神色沮喪，語氣也有點咽哽，顯然，這一位純良敦厚的漁郎，巳經承受不了離情別緒，他似乎還想說些甚麼，但笨拙的口舌，使他無法表達，最後只得黯然而去。

對楊浣，郁心蘭也有一份好感，甚至認爲他是一個堪託終身的人，只可惜她的心早巳給予她的師哥葉楓了，海枯石爛，此情不移，如今面對這位憨厚的漁郎，她只能付予一份歉意。

× × ×

一條寬坦的磴道，由江岸蜿蜒而上，道旁古松蒼勁，山巒起伏，在奇峯削岩之間，引出一條條曲澗流泉，景物之美，當眞叫人留連忘返。

這是廣東清遠縣屬的飛來峽，一個令人响往的休閒聖地。

此時日正當中，一名綠衣妙齡女郎正由飛霞洞前匆匆而過，她黛眉深鎖，面色沉重，雖是行經靈山，却從不向那些勝蹟多瞧一眼。

她是郁心蘭，一個心懸師門，爲情所苦的好姑娘。

只不過她不瞧別人，却難保別人不看她，她剛剛走過飛霞洞，便有幾名黑衣人由洞中閃出跟了下來。

這般人的行動瞞她不過，她只是抱住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心理，不願計較而巳。

此後經英德，過曲江，直到湖南境內的宜章縣境，情况才有了劇烈的變化。

宜章以北是騎田嶺，屬於五嶺山脈，此地羣山起伏，巉崖處處，形勢顯得無比的險惡。

在一條狹險的山道之前，她忽然脚下一停，同時柳眉一挑道：「你終於出現了，我師哥呢?」

原來隘道之前竟有十餘人攔住去路，爲首的是一名面如猿猴，長髮蓬飛的黑衣老者，此人名叫毒蜘蛛袁野，是瑯琊帮的護法，當日就是他將郁心蘭師兄妹騙到海上去的，現在袁野現身阻路，郁心蘭自然會向他要師哥了。

毒蜘蛛袁野哈哈一笑道：「姑娘，本帮原來沒有惡意，只是想跟貴派聯合而巳，姑娘想想，以武當的聲威，配合本帮强大的實力，咱們聯手逐鹿江湖，天下豈不就在咱們掌握之中了?敝帮以副帮主的高位給予令師，他竟然不知好歹……」

郁心蘭怒吼道：「住口，我師父何等人物，豈能跟你們這般魔鬼打交道!我師兄呢?你將他弄到那兒去了?」

毒蜘蛛袁野道：「郁姑娘，話不要說的太絕，老夫就是令師兄請托來迎接姑娘的。」

郁心蘭一怔道：「是我師兄叫你來接我?他人在那兒?」

毒蜘蛛袁野道：「他人在那兒?嘿嘿，請恕老夫先要賣個關子，其實姑娘只要跟着老夫走，不就可以見到他了麼?」

郁心蘭目光一轉道：「聽說你叫毒蜘蛛袁野，在江湖上頗有一點名氣，但不知在瑯琊帮閣下是什麼身份?」

毒蜘蛛袁野道：「多承誇奬，老夫是瑯琊帮的總護法，除了帮主，大夥兒都要聽我的。」

郁心蘭道：「很好，你出招吧。」

毒蜘蛛袁野愕然道：「這是做甚麼?姑娘。」

郁心蘭冷冷道：「拿你換我的師哥，接招。」話落招出，一記摘星手，猛點袁野的雙目。

這招摘星手捷如閃電，猛似驚雷，別

看郁心蘭那纖纖玉指美如嫩葱，只要被它撩上眼皮，袁野的那一對猴眼就不用想要了。

對武當武學，袁野早巳深具戒心，他不見得怕了郁心蘭，却不敢硬接這招摘星手。

彈身後躍，倒竄五尺，他逃過了郁心蘭的摘星手，眼皮却有點隱隱生痛。

瑯琊帮的總護法，一招之中就幾乎丟人現眼，叫他心中怎能不萬分惱怒，但面頰之上仍然笑容可掬，表面上瞧不出半點異狀。

「不要這樣，郁姑娘，有話好說。」

「沒有甚麼好說的，除非你交還我師哥，咱們只有生死一搏!」

「這個……咳，如果當眞動武，對妳並無好處，妳是聰明人，難道瞧不出眼前的形勢?」

「哼，一羣土鷄瓦狗罷了，再多一點本姑娘照樣能够收拾你們。」

「好吧，姑娘執意如此，咱們只好從命，你們去問郁姑娘討教吧。」

受命出戰的是太湖三傑，在江湖道上他們也是幾個頗有份量的人物，郭傑是老二，他摘下護手雙鈎，向老大司馬尚拱手一禮道：「大哥，笨鳥先飛，讓小弟先去試試。」

司馬尚道：「好，不過郁姑娘是名門高弟，二弟要當心一點。」

郭傑道：「小弟明白。」身形跟着一轉，道：「郁姑娘請賜招。」

郁心蘭拔出長劍道：「有僭!」左手一領劍訣，右臂輕輕一吐，一縷劍氣逕向郭傑的眉心點去。

她這一劍輕吐，不帶絲毫火氣，但劍似遊龍，快如閃電，郭傑來不及出鈎招架，劍氣巳經直逼眉心。

他估不到郁心蘭的劍道如此之高，不禁心胆俱寒，在萬般無奈之下，只得來一個懶驢打滾，才算保住了生命。

旁觀的司馬尚面色一變道：「武當門下果然不凡，三弟，咱們一起上。」

老三張龍取下長刀，應道：「小弟遵命。」

司馬尚使的是一對判官筆，此時雙筆一分，直攻郁心蘭的前胸，郭傑張龍配合他的攻勢，一左一右展開狂悍的反擊。

這三兄弟是存心將郁心蘭摞在這裏，招招不離她的關節要害，攻勢兇猛無比。

三個大男人圍攻一個女孩，竟然辣手頻施，怎能不引起郁心蘭的殺機!但聽得一聲嬌叱，鬥場上忽然劍氣暴盛，同時响起幾聲慘嚎，三條人體巳經接二連三的仆倒下去。

他們沒有一個人喪命，却同時失去了武功，江湖上自然不會再有太湖三傑的字號了。

廢了三個爲虎作倀的惡人，郁心蘭不爲巳甚，身形一轉，就待向隘口走去。

當她轉身之際，一股勁風忽然撲向她的面前，她心頭一懍，急忙彈身避讓，並揮掌反擊，應變雖是不慢，仍然嗅到一股辛辣之氣。

及停身定睛一瞧，原來出手偷襲的正是毒蜘蛛袁野。

「嘿嘿……郁丫頭，妳是敬酒不吃吃罰酒，老夫這五毒蜘蛛粉的味道如何?」

這當眞是人心難測，估不到一個成名巳久的前輩高人，竟會使出如此下流的手段!

不管怎樣，郁心蘭是栽到家了，雖然她吸入的毒粉不多，但五毒蜘蛛粉的毒性强烈無比，不消片刻她巳經倒地呻吟起來了。

「老賊……咱們武當……不會放過你的。」

「說得好，武當不會放過老夫那是以後的事，今天……嘿嘿，妳得先讓老夫享受享受。」

他緩緩迫近郁心蘭，右掌急吐，猛向她的胸衣抓去。

毒蜘蛛袁野一身功力何等驚人，不用說郁心蘭巳經身中劇毒，就是當今武林一流高手，要逃過他這當胸一抓也屬不易。

但，他這一抓竟然落空，而且一股强大的勁力撞上他的臀部，雖然那是一個皮粗肉厚的所在，仍被撞得一連幾個翻滾。

在一旁觀看的瑯琊門下見狀大驚，不約而同的一起湧了過來，毒蜘蛛袁野由地上躍起，擺手讓他們退開，然後哈哈一笑道：「小娘們眞够味道，老夫就喜歡辣呼呼的。」

顯然，郁心蘭那臨危一脚，並未使毒蜘蛛受到傷害，但她的毒傷却更深了，不只是五內如焚，一張粉頰也紅得像戲台上的關公一般。

她的一切變化，毒蜘蛛自然瞭若指掌，適才踢出一脚，使她的毒傷提前發作，如若不立施救治，必然會血管爆裂而死。

這麼美麗的姑娘，大慾未償怎能讓她死去，於是他取出三粒黑色丹丸，喂入郁心蘭的口中，再點上她的穴道，然後伸手去解她的衣扣。

現在是人爲刀俎，我爲魚肉，眼見一位冰清玉潔的好姑娘，就要糟蹋在一個魔手裏，天道竟是如此的無憑?

正當千鈞一髮之際，忽然勁風鼓蕩，寒芒電閃，毒蜘蛛袁野剛剛喊出一聲不好，他那顆猴頭帶着一溜血雨巳然冲霄而起，大慾終未得償，他巳經做了風流鬼。

來人一領藍衫，生得像臨風玉樹一般的出衆，但玉面帶煞，目如冷電，雖然他巳經殺了毒蜘蛛袁野，心頭的怒火並未消失。

他彈指震開了郁心蘭的穴道，然後撮口發出一聲長嘯，身形一晃，宛如天馬行空，劍洒晶芒萬點，向四週的瑯琊門下猛撲。

鮮血橫溢，殘肢四飛，瑯琊門下遭到報應，片刻之間巳無一倖存。

如今他的怒火總算消除了，返身一躍，急急忙忙的向郁心蘭調息之處奔去。

毒傷巳除，穴道巳解，郁心蘭沒有受到半點傷害，她却嬌羞滿面，似乎有說不盡的委屈，蓮足輕輕一跺，衝着藍衫少年大發嬌嗔道：「師哥，你跑到那兒去了?叫我找得好苦，我不依……」

他的確是郁心蘭的師哥葉楓，對小師妹的指責和撒嬌，他只是苦澀的一笑。

「走吧，師妹，咱們先找個地方歇歇，我再慢慢的告訴妳。」

（全文完）



湖海恩仇錄

湖海雙英

金明·文
可飛·圖

（大結局）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隋光華對師弟起疑心，懷疑他是烏家帮主，杜萬里也不隱瞞，坦率承認這次行動是有兩項任務，第一是解決了武林大忌以淫爲首的滇南三英和霍六絕的逞淫，第二尚在進行中的攔刦八大鏢局保送的吳三桂送京的珍寶紅貨，既然師兄說項，爲了拯救鏢局家屬人口，這次不刦，後不爲例，隨即拜辭，趕去阻止部屬行動，以爲事情辦妥，再向師兄隋光華回覆，豈料帮內兩大護法不服，慫恿烏家衆族老率衆攻打劍堡，罷免帮主，用「血光分屍」大法將劍堡賀壽羣豪炸傷炸死，杜萬里雖然趕去阻截，將烏家帮幾位長老殺死，仍難洗脫罪魁禍首之責……

幾番生死鬥

杜萬里一楞，鐵心石接口道：「沒聽懂杜萬里？那門那派都有死士，杜萬里你就省省心吧！」

杜萬里懂了，怒聲道：「看來你們早已預定非置我於死地不可了？」

鐵心石也怒聲道：「以血還血！以牙還牙！」

杜萬里沉聲道：「一羣剛愎的匹夫，至少你們該想想，我如果當眞是參與是謀，以我功力技藝，何須說得多廢話，焉有不早動手斬草除根之理？」

李三冬微微一楞，他認爲杜萬里這句話是事實。

杜萬里話鋒微頓之後，接着又道：「再說，劍堡意外若出我的授意安排，我又怎會身受重傷？再退一步來說，若非有我以一人之力阻住了烏氏八族族老，血搏多時，他們又焉有不在劍堡現身之理，他們若是也到了劍堡，只怕今日你們早成亡魂，那能平安無事！」

李三冬微微仰起頭臉，霎動雙目，看來他有些相信杜萬里所說的話了。

一戰了恩仇

鐵心石豈有看不出來的道理，立刻怒叱一聲道：「你受傷誰能證明？你和烏氏八族族老血搏，又有誰能作證？你是烏家帮帮主，他們是烏家的族老，杜萬里，算了吧，別空費無用的自欺欺人手段了！」

他話聲一停，轉爲高昂，面對李三冬及其餘十大高手道：「良機不再，別忘記我們的目的，殺！我先處治了這姓林的匹夫！」

「鐵心石！」杜萬里狂吼道：「你若敢殺林雙嶺，杜某發誓今夜生生撕裂你這匹夫！」

話够狠，也够快，仍然嫌慢，鐵心石獨臂猛挾，全力一擠，林雙嶺本已受傷，怎禁鐵心石的全力猛壓，一聲慘呼，口鼻中噴出鮮血，頓即死去。

林雙嶺對杜萬里有救命之恩，林雙嶺死，等於死於杜萬里之手，正是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杜萬里一聲悲嘯，閃身疾急撲上，這時，二指已凌空點下

，鐵心石一身超俗功力技藝，怎奈相差杜萬里遠甚，杜萬里又是在恨悲關切下全力攻擊，鐵心石雖已暴移身形向右飄退，左肩依然被指力擊中，身形一滯，痛哼一聲，再次急向右方縱去！

杜萬里怎能由其脫身，指中，人到，舒手，擒拿，鐵心石已被高高舉起！

李三冬神驚色變，救已不及，揚聲呼道：「杜帮主留人，此事可再作商量！」

杜萬里高舉着鐵心石，搖頭慘然一笑道：「李三冬，晚了！遲了！我曾經說盡好話，講盡實情，你們不信，連半絲機會也不留下，林雙嶺對我有救命之恩，他不惜和烏氏八族族老爲敵，只爲有我，如今鐵心石當我之面，殺我之恩人，斷送了一切機會，李三冬，聽我相勸現在你們快走，否則等我生生裂碎鐵心石後，誰也休想活命！」

李三冬剛剛揮出手去，意圖請杜萬里再聽他幾句，杜萬里却已一聲長嘯，雙臂震力猛的左右一開，鐵心石頓被生生撕成兩片，碎臟殘肉斷骨腥血洒的李三冬等人滿身滿臉。

呆了！傻了！李三冬等十一高手，如木鷄若石像一動不動，但人人臉上那種駭極畏凜的神色，却足寒人胆！

驀地，杜萬里厲聲狂喝道：「滾！滾！你們全給我滾！滾！」

自李三冬開始，悄然轉身頓足疾射而去，刹那走了個乾淨！

× × ×

復仇大隊的人，在昆明滇池重聚，只少了個鐵心石，但却多了五位年近古稀的老花子！

這五位老花子，正是丐帮向不輕出，出亦不過二人相伴的「五堂五老」！

鐵心石的殘屍，被送到成都南門外紫竹的窮家帮中，帮主「九龍神丐」卓五凡，曾問明李三冬事之經過，然後召宣五堂五老，當着李三冬的面，發諭五老相會杜萬里，卓五凡說的明白，不准像鐵心石一樣的妄動怒火，只是奉請杜萬里約一時地，把昔日劍堡中事弄個清白出來，事若眞像杜萬里所說，鐵心石斷臂之恨，自有丐帮中人去找烏氏族長了斷，至於鐵心石慘死，咎在自己，林雙嶺已足抵命，丐帮和杜萬里的恩怨，立即作罷！

李三冬聽得老臉發紅，如果「金碧莊」中，他不和鐵心石一樣被仇恨之火矇了心，事情斷不會像現在這般難堪而扎手！

復仇大隊俱已接獲消息，滇池重聚，共商大計，這次不像上次一樣，定妥了安善計劃。

年輕一輩的好手，再次挑選，以師門發諭聯合行動，僅供偵索烏氏族長隱身之處，及打探杜萬里如今下落，即使途遇，亦不得擅自出手，必須盡快通知各前輩，並小心追躡不使目標走脫，這是爲了避免無謂的傷亡！

老一輩的人物，分作三隊，彼此皆以丐帮弟子通達消息，行踪不使友隊於十二時辰外中斷！

最後談及找到杜萬里後當如何，有人提出立即格殺，有人反對，反對的人也僅僅說杜萬里不可力敵，並沒有人多爲杜萬里想想，留一條彼此化解仇恨的路，只有丐帮五老當衆聲明，身奉嚴諭，旨在相得杜萬里與帮主會時會地，不能參與搏戰，不過五老說的好，他們也沒有打算影响羣俠行動，所以不會阻碍羣俠的攻勢。

事經決定，有人突然提出應否知會隋光華的事，決議派人柬送劍堡，寫明一切，至於隋光華有何舉動，他們不加聞問。

飛遞劍堡的這封信，是由丐帮專人投送的，接待千里送信的人是老胡暢，胡暢親自書就一柬，仍煩原送柬人回陳，回信到達昆明而轉遞已在途中的羣俠時，正是羣俠相得隔月一聚議的日子，李三冬當衆展柬，柬上字不多，寫的是——堡主月前稱病，即已隻身天涯追索杜某，不日前有消息傳知，已去貴陽有轉桂林之勢，堡主心意，似決憑己力擒獲杜某，而公判於諸兄之前等等。

羣俠月來杳無消息，烏家族老藏處不知，而數千烏家族民，更早已空寨而去不知所終，對杜萬里行踪，更加難測，獲柬大喜，奔向貴陽。

× × ×

劍堡來了訪客，兩位古稀老者和八名強悍的年輕人。

名帖上寫的清楚，泰山劍派天、地雙老，率門下八豹拜謁。

接待的仍是胡暢，他久聞泰山劍派掌門人，正是雙老的師侄，雙老退隱「天地峯」已二十年，很少再過問派中事務，並且自退隱之日，挑選派中弟子稚兒八人，携之隱居，傳以絕藝，也就是今日相隨雙老而至的八豹！

雙老功力究有多高多深，八豹修爲已到何等火候，武林中人少有知者，不過據胡暢所知，雙老十八歲別師行道，生平僅敗過三次，都是年滿三十以前的事，三十歲後，固然少見搏殺，但總年經次把兩次與人動手，再未敗陣，以此推斷，雙老功力技藝實已達到化境。

接待客套下，天老直接了當的提出要求，爲了追索杜萬里，來討綫索。

胡暢昨日才送去了羣俠投柬的使者，便坦然將所知說明，豈料天老僅僅一笑，再作要求說已知事發當夜，杜萬里辭去匆匆，似未携去部份衣物，胡暢實答，果有幾件替換下尚未清洗的衣衫，不過……

話沒說完，地老接口討索兩件，更坦誠携有異獸，要憑嗅覺作千里追踪之用。

這本是難題，隋光華不在，他實無權承諾，遂表示歉然而愛莫能助。

天老沒惱，反而深讚胡暢忠誠不欺，因爲胡暢大可以說事後早已毀棄，今難覓得，不過天老也誠懇相勸，說明雅不欲和劍堡爲敵，但若沒有是物，勢將迫使雙老率衆強索。

最後有了三全其美的辦法，取出衣物，暫借刹那，立刻歸還。

衣物取出，地老交給八豹的首豹「震山飛豹」秦琪，秦琪携出堡外，餘衆的在作客，胡暢知道所謂異獸並未進堡，只好任由秦琪携出。

半頓飯後，秦琪返回，衣物仍交胡暢，點明一件不缺，接着雙老八豹立即告辭而去。

其實老胡暢上了當，沒看出秦琪來時足着白襪，而去時赤足着鞋。

× × ×

杜萬里去的地方不錯，他已經找到烏家苗八族長的秘密藏處，包括近千名蠻悍兇暴的烏家苗嫡族精壯，那是十萬大山中的一座，位近桂林。

但是並無路徑可通，必須經過一片凶險萬分，望之似無邊際止境的原始森林，亘古無人行經，所以任何危險不測的事，皆可能在這片原始森林中發生。

杜萬里並不知道復仇大隊精選出來的一流好手，追踪索捕自己，更不知道師兄隋光華早已離開劍堡，追近左側，只因他一心急謀生擒烏天翁等人，還己清白，緊疾趕路，所以追踪者始終在他身後。

桂林山水甲天下，究竟多美，美在何處，已不是身懷憤慨索捕叛逆的杜萬里所能在意的，他僅僅是爲了打探個緊要消息，正午進入桂林，店中稍歇即出，直撲向幾處專供苗人食糧物品的貨莊。

傍黑，他已獲得確實消息，果然烏天翁秘密令人購得大批食糧鹽巴肉類等，及萬數鐵矢筋弓索繩鋼鈎，事在二十幾天以前。

已獲確訊，杜萬里也購買了必不可缺的應用之物，令貨莊中人紮妥成包，送到他所居住的「天利客棧」。

街上行人時正最多，又恰當掌燈飯口，杜萬里一路未曾好好食用過一餐，打定主意，今夜暫宿客棧，好好的吃一頓飯，順便看看仍能看到的光景。

不過他必須先囘天利客棧一次，囑咐店家，代收下貨莊送來的東西，於是大步而囘。

遠隔天利客棧還有十數丈時，他突然止步不前，神色一陣激動，客棧門前的燈籠照影，使他十分清楚的看到正在和店家談說什事的隋光華！

他不必多想，就知道原委一切，一咬牙，霍然轉身，步子加緊這又回到貨莊，正好貨包已經包紮妥當將送出門，他接過揹好，在一家包子舖買了二十個包子，鹵味店買了一隻燻鷄，一大罎上好茅台，出城飛馳而去。

× × ×

泰山天地雙老和門下八豹，走的晚，到的早，秦琪以自己足上的白襪，換取杜萬里的舊襪，携帶四隻藏獒，半途已接獲泰山門下參與復仇大隊的秘報，不經昆明直撲桂林！

他們比隋光華晚到一夜，是杜萬里走後次日絕早進的城，沒費多少事就找到了「天利客棧」。

客棧中，巧會到已等待整夜即將離開的隋光華，不過他們並不認識隋光華，隋光華却從他們向店家打聽杜萬里方面，猜知是誰，並且看出雙老身懷罕奇功力，的是強敵。

隋光華沒有表示身份，悄然而去，無論如何，他必須要先任何人一步找到杜萬里！

隋光華先離開的桂林城，但是却比後出城的天地雙老及八豹，晚了半天進入十萬大山，這是因爲他必須沿途問路，而雙老有獒犬帶領，等於識途。

從進入山區，算來已經整整十天了，藏獒時而疾趕，時而盤旋，十天來沒有追到目標人物。

雙老並不死心，仍舊步步前進，只是他們在桂林查到貨莊而獲消息後，太過急急追趕，沒有準備好足够十個人的糧食，雖說山區時有禽獸出沒，不愁食物，但因獵食誤時，走的不快，是不快，却已比隋光華多趕了兩天路程。

這天清早，秦琪眺遠發現對面山腰林木上空濃烟捲飛，立刻稟知雙老，直撲對峯。

行近時，發覺石屋數間，似爲山居獵戶行獵中途的宿屋，目下不是狩獵時期，石屋空置，不過左數第二間的屋頂上，還散飛着縷縷炊烟，這就證明石屋中現在有人！

雙老正欲示令八豹悄悄一窺，秦琪所牽藏獒驀地掙扎欲前，並怒吠不已。

雙老頓即知機，互望一眼，臉上第一次綻出笑容，揮手下令，弧形分散，撲圍近前！

接近石屋兩丈地區時，久經訓練的藏獒已伏地啞聲眈眈虎視不懈，有時畜牲解事，更勝過人類！

雙老四目環掃，看到八豹業已遠遠對石屋圍住，不畏目標人物兔脫，才待開口呼喊，石屋中已傳出冷冷的話聲道：「你們只有十個人，四條藏獒，不打招呼圍住此屋，意圖何爲？」

天老神色微動，示意地老，揚聲答道：「老夫十人是追敵至此，請閣下現身一會！」

屋中人道：「報名！」

天老道：「來而不往豈是禮數，閣下怎不先報名姓？」

屋中人一聲哈哈道：「是你們找上此地，不是我生事惹人，明白嗎？」

天老略以沉思，回答道：「好，算你這話有理，老夫泰山天老，率門下八豹至此！」

屋中人哦了一聲道：「有何貴幹？」

天老也哈哈一笑，說道：「找人，那人也許正是閣下，所以有心想請閣下出面一會！」

屋中人道：「只怕你們是找錯了，我不怕見到你們的！」

話聲中，石屋厚而狹的木門，呀然而開，一位年約七旬的禿頭老者，一身獵戶打扮，手握三尖獵叉，背後勁弓鐵羽出現門際！

天下的妙事本就不少，如今又多了一件，雙老和八豹見過杜萬里，只是由泰山門下評述形貌而記在心上，不過他們第一眼見到門口出現的這人，已知絕對不是目標人物杜萬里！

雖說如此，天老仍舊囘頭瞥望了四條藏獒一眼，藏獒依然伏身不動，對出現於屋門的這人，並未咆哮狂吠。

天老心裏有數，笑着拱手道：「這位老哥尊姓大名……」

老獵戶不待天老話罷，已接口道：「我姓翁，是再過兩座山那邊的獵戶村人，這石屋是我們獵戶村人所建，每月必有輪值的人來，這月輪到我！」

老獵戶不僅報出了名姓，並且一口氣說清來處一切，這是表示他沒有甚麼不可以告人的事。

天老臉上仍然含着微笑，道：「翁老哥，山行甚苦，可能准我們稍稍歇息一下，吃點糧食？」

翁獵戶肅讓道：「當然可以，正好我剛剛燒了開水，沏得一壺濃茶，不過醜話兒先說到前邊，吃的東西不多，而我還要再待八九天另一輪值人才來，所以……」

「翁老哥放心，」天老接話道：「我們有吃的。」

話聲一停，揮手向不遠處八豹之二叉道：「你們歇你們的，等我招呼，小心，別擅動人家的東西！」

說着，他和地老向翁獵戶一拱手，坦然進了石屋！

石屋並無隔間，設備簡陋，一眼可見各處，沒有地窖，沒有暗門，沒有藏人的地方，正如翁獵戶所說，他一人正在輪值，別無住客！

不過天老心中奇怪，四條獒犬斷然不會錯失，此處一定有那目標人物的氣息，這又是怎麼囘事呢？

翁獵戶殷勤招待，奉茶敬客，水雖苦澀却熱的可人。

天地雙老不便自動提說來意，似待翁獵戶追問，那知這位老獵戶不太好事，又正在修理兩條舊弓，使天地雙老只好開口詢問道：「翁老哥來這石屋多久了？」

翁獵戶沒抬頭，手不停的抹擦着弓背髒處道：「月初來的，二十來天啦！」

地老道：「老哥府上是……」

翁獵戶道：「祖籍遠了，是河南，當年先曾祖不知是避甚麼禍亂，遠逃至此，就落了戶。」

天老道：「老哥這二十來天內，除我們之外，就沒再見過別人？」

翁獵戶搖頭道：「沒有！」

天地雙老互望一眼，他倆彼此心意會通，認定翁獵戶如果沒有說謊，那就是目標人物趁翁獵戶外出時到的，曾作逗留而去。

茶已喝了，話也說了，沒有消息總不能厚着臉皮不去，於是起身告辭。

翁獵戶這時候才開口問道：「諸位曾說是追人來的，甚麼人？犯了甚麼法？」

天老趁此又坐在木榥上道：「這人姓杜，杜萬里，曾經用陰謀殺過我們的人，所以……」

翁獵戶在聽到杜萬里這個名字時，神色微微一變，已被天地雙老看在眼中，地老接話道：「老哥好像是認識此人？」

翁獵戶搖頭道：「不認識，但是，曾經聽人說過，說的事已很久了，地方也很遠……」

「多遠？多久？」地老追問不捨。

翁獵戶道：「有兩三年了，那說的人講是在金陵地方，說這位杜爺好功夫，人仗義，辦過幾件大快人心的事！」

當年金陵城中事，今朝山區有人知，不能不說這太出人意外了些。

天地雙老對杜萬里昔日金陵之事，當無不知，他們也不想追問，但却追問這說此事的人何在，翁獵戶答說是有一年經過獵戶村的堂客所講，如今人去有年，不知何在。

消息成空，再次告辭，八豹已遍搜各屋，毫無發現，無奈何，天地雙老起身前行，漸漸遠去。

天地雙老和八豹四獒剛剛走沒影子，翁獵戶猛地挺身而起，一閃到爐火前面，一連抓起四五根顏色奇特的臂粗枯木，才待投向爐中，倏覺有變，尚未轉身，後心已被人立掌貼按不敢挪動！

接着，背後人冷冷地開口道：「烏天放，你眞不含乎，裝鬼像鬼，裝神似神，只可惜我不是泰山劍派的天地雙老，給我放老實些答話！」

聲頓，指下，烏天放已被點封了四處穴道，功力被封，人能動，能開口，却提不得眞力。

烏天放聞聲知人，早已變了臉色，轉對背後人，哭喪着老臉道：「劍堡的事，我沒參與，那時我……」

「我知道，否則如今你已是死數，講，烏天翁現在藏身何處？」

背後人赫然正是杜萬里，由此可見，那四條藏獒的鼻子眞靈！

烏天放，烏家八族族老之一，人老了也成了精，油而刁，雖沒親自參與背叛杜萬里和謀算劍堡的事，但八族令中有他一份。

他身被人制，作出可憐神態道：「在碎石山後的『天神岩』！」

杜萬里冷哼一聲，道：「此處是必經之地，你不會無故逗留，監視往來的人可對？」

杜萬里的精明，烏天放早就有數，點點頭道：「不敢欺瞞，我不得不來！」

杜萬里再次冷哼出聲道：「你想用這烏家門中的『紅霞木』，給烏天翁送消息，告訴他我已經到了可對？」

烏天放再次點頭，杜萬里奇特的一笑，竟伸手把所有枯木一支支放於爐中，然後說道：「省你些事，咱們索興弄個大的。告訴他有了大批強敵！」話聲一頓，哈哈一笑，順手携走了水袋，人影閃處，早已走沒了影子。

× × ×

烏天放氣怒的只能頓足，枯木入火即化成烟，此時半空捲騰起紅、黃、綠、白五彩濃烟，改已不及，這濃烟不禁引得業已遠去數里的天地雙老重返，也使遠遠瞭望消息的烏家門下，急報上去，烏天翁成了熱鍋上的螞蟻，指三令四的百忙分派，嚴守以待大批強敵。

隋光華已迷了路，但是這麼久不停的五彩怪烟，成了標示，他十分輕易的接近獵屋。

當然，先到的仍舊是天地雙老和八豹，依舊由秦琪在外看管四條藏獒，七豹隨雙老大踏步闖進石屋。

石屋已人去多時，雙老知上人當，怒羞之下，飛身而出，指揮八豹登高找那翁獵戶，他兄弟更雙雙疾射先一步追下。

烏天放功力已失，逃不够遠，被雙老追及，七豹隨後趕到，烏天放鬼人說鬼話，一問三不知，堅稱爲採草藥離開石屋，至於爐火烟呈五彩，他也莫名其妙。

雙老豈是好欺之輩，地老一笑抓住了烏天放的腕脈，三指摸處，冷哼連聲道：「說，你功力被毀不過頓飯光景，是什麼人下的手？」

烏天放剛剛略以猶豫，天老已沉聲說

道：「放明白，老夫已經料到你是烏家苗的人，本門先掌門人之死，雖說出於杜萬里這賊的陰謀，但是眞說起來，凡爾烏家苗人，皆我泰山劍派之敵，所以老夫殺你是順理成章，你如果聰明，就問什麽說什麽，老夫念爾功力已失，年紀又大，放爾逃生，否則……」

烏天放活命要緊，於是實話實說。

話說完，天地雙老神色陡變，連七豹全沒有招呼，如電掣般向石屋方向疾射而去，七豹不知就裏，自然是緊緊追隨飛行急追，可是雙老何等功力，刹那間已追丟了雙老的影子。

雙老到達石屋前，秦琪和四獒已臥地上，天老撲入屋中，屋中無人，地老檢看秦琪及四獒，證實秦琪是被一種奇特閉穴手法所制，四獒亦然，以雙老之能，竟不知解法！

天地雙老互望着，突然，天老恨聲道：「一步棋錯滿盤輸，只怕另外七豹也着了杜萬里這賊的道兒！」

地老反身欲走，天老伸手阻止道：「你一人去我難放心，同去又掛着秦琪，我看……」

地老想了想道：「秦琪不會有問題的，帶着他走。」

天老手指四隻獒犬道：「牠們呢？」

地老道：「等擒住杜萬里後才說！」

天老沒有開口，俯身挾起昏迷不知人事的秦琪，和地老再展身形飛射而去！

他們走沒盞茶時間，隋光華突地投身石屋前面，目光掃射四週一遍，移步到了四隻獒犬滿臥地方，仔細看過，雙眉一皺，獒犬是被一種特別指力點昏，這一種指力，普天之下只有三個人會，一是隋光華自己，再是他的恩師，第三個人就是杜萬里了。

獒犬爲天地雙老所有，犬被指力點昏，人呢？

天地雙老和八豹，還有杜萬里人呢？

隋光華不能不進石屋，更不能空過任何一處地方，於是他立即一間間石屋仔細搜索，費了頓飯光景勞而無功。

×　×　×

七豹十分奇妙的以各個不同的姿態木立着，狀極威猛，只是雖各出攻勢，却沒人挪動！

當然，七豹所據圍的圓圈中，也沒有敵人！

七豹身側，都十分清楚的留有一個份屬他們本人的脚痕，那是因爲業已提聚了眞力，才能使地面下陷而留存未失！

除了這七雙脚痕外，圈内圈外再看不到其他足印！

別小看這點現場綫索，它已經使丈外目光如電的天地雙老，面色齊變，久久沒有出聲。

七豹被人所制已是不必多想的事，被制方法，和秦琪一樣，天地雙老無法拍解的開。

雙老在收回驚色之後，互望一眼，天老一聲長嘆道：「怎麽辦？」

地老雙眉緊鎖着：「至少要知道這人是誰！」

「廢話，杜萬里！」

「我也認爲是他，但是卽十分希望不是他！」

「唉！」天老又一聲長嘆道：「怎會還有別人，咱們輸定了，老二！」

「只怕是，他會利用八豹來吃定我們的！」

「所以說這東西陰險狡猾而毒辣！」

突然，雙老背後有人接口道：「兩位，我說你們這看法錯了！」

雙老沒動，更沒轉身，這證明雙老不是初出道的毛小子，够沉着也够自信。

天老冷冷地哼了一聲，道：「是杜萬里？」

「不錯，是杜某。」

地老嗤笑出聲道：「你說老夫兄弟的看法不對，好，解開八豹穴道！」

「還早呢，兩位，我們要先談一談才行！」

「所以嘍，」地老再次答話道：「你是個如假包換的陰險狡猾毒辣的小人！」

「兩位，杜某耐心有限，談不談隨你們，答句話吧！」

「可是要談，老夫兄弟立即回程，你就出手解開八豹穴道的事？」這次是天老答話。

「不，杜某沒有叫兩位回去意思！」

聽說杜萬里用心並不在此，的確是使雙老雖信而又奇怪，天老立刻說道：「那你有什麽條件？」

「沒有，只是有些話要對兩位講！」

「杜萬里！」天老沉聲道：「莫非不先制住老夫手下八豹，你就說不出來！」

「不錯，兩位必然不容我開口！」

雙老不由頷首，杜萬里的話不假，如是途遇，必然立即動手，難給杜萬里開口的機會。

「老夫承認你這話是實情！」天老答話中，和地老雙雙轉對杜萬里道：「現在老夫兄弟洗耳恭聽，說吧！」

杜萬里簡單但不失其重要的把劍堡陰謀實情說出，最後道：「兩位能相信杜某這些話嗎？」

雙老沉思甚久之後，天老才開口道：「何故中途慘殺鐵心石？」

杜萬里苦笑一聲道：「林雙嶺對我有救命之恩，我當他們的面，已詳述過事實，也警告過鐵心石不得傷害林雙嶺，他却故意殺個無辜並已身負重傷的人，兩位請調個立場想想，能忍嗎？」

天老看看地老，地老一點頭道：「杜萬里，大概你舉不出人證來證明你所說的是眞情吧？」

「能，烏天翁！」

「杜萬里，你該不是有心引使老夫兄弟自投羅網吧？」

「天老，杜某心意，恰恰和你想的相反！」

「哦，請說明！」

「杜某已毀去烏天放一身功力，並有心以五彩烟號通知烏天翁，有大批強敵臨境，用意一爲阻止追殺杜某的羣俠中伏，二是已存單人獨身，潛入虎穴擒獲元兇的決念！」

「好！」天老够痛快，道：「你再說說後面的安排！」

「沒什麽安排了，就以石屋爲界，盼兩位及貴門下都退守於彼處，並請代爲勸

阻羣俠，也在石屋靜待消息，杜某多則十日，少則五天，必將元兇擒來！」

地老想了想道：「杜萬里，老夫兄弟也許能信你的話，只怕別人在你擒住烏天翁後，仍然一口咬定主謀是你，你又怎麽辦？」

杜萬里臉上掠過一絲惱意道：「鐵心石生前已說過這種話了，不過杜萬里並不畏懼什麽，誓擒元兇只爲曾任烏家帮主，要對不幸慘死的人有所交待，事實澄清後，信否在人，杜某言盡於此！」

地老叮上一句道：「老夫還是要問個明白，那時你怎麽辦？」

杜萬里一聲狂笑道：「簡單，理來理往，禮敬禮回，金戈相加那結果是換不到杜某除金戈外別的東西！」

天老哦了一聲道：「老夫要提醒你一句，你再英雄，只怕也難敵羣俠之衆！」

杜萬里毫不在意的道：「看吧，現在一切言之過早！」

天老此時又看了地老一眼，地老再次把頭一點，說道：「不錯，一切只有等到時候再看了，不過……老夫兄弟手下這豹……」

杜萬里在地老還沒說完的時候，已旋身上步出掌拍開了七豹的穴道，天老適時放落秦琪，杜萬里探手處，秦琪已醒。

八豹醒來，奇變突生，天地雙老竟一言不發雙雙暴出四掌擊向杜萬里。

杜萬里辦錯了一件事，太過相信天地雙老是信義仁厚的君子，在談過許多話後的現在，戒備之心已去七八，况又恰當他剛剛拍解開秦琪穴道，眞力收轉氣息輪換的當空，想躱已難，危極下，只有揚掌分抵雙老全力的一擊，兩聲震响同時傳出，杜萬里一個身子被震翻飛出五丈以外，人落地上，連噴兩口鮮血，雙目赤紅，向雙老猙獰而視，接着一聲凄笑，身軀倏忽騰拔而起，疾如閃電投向遠處！

雙老錯當杜萬里身受如此重傷，勢難逃遁，微一猶豫追已不及，不禁雙雙色變，連連頓足！

秦琪深知雙老四掌未能取得杜萬里性命，後患無窮，急聲道：「恩師，必須立刻追捕，否則他若將傷養好，只怕……」

地老哼了一聲道：「要你多口，他逃已遠，如何追法？哼！」

秦琪仍然接話道：「藏獒呢？必須用牠們才行！」

天老雙老笑了，一拍秦琪肩頭道：「他已身受重傷，絕對已非你們八豹的敵手，所以你們只要不離開此處，他不敢再出生事，我們去帶藏獒，就來！」

天老雙老飛身而去，八豹圍作一個圈兒，嚴守不懈。

×　×　×

「怎麽說？信他抑或是我們也和那兩個泰山老兒一樣，攻人之危？」說話的是丐帮執事堂堂主，人稱「俠丐」的公孫子勝。

「話比屁還臭，救人要緊！」答話的是丐帮精武堂堂主，「追風丐」江通海！

丐帮五老到了，並且千巧萬巧正趕上杜萬里概述事實及經過，並出手坦誠的拍解八豹穴道，當然，天地雙老昧心出手攻人不防，也被五老看在眼中。

天地雙老去取四獒，丐帮五老稍然追趕杜萬里，他們知道，杜萬里必難走遠，果如所料，在對面山脚下，發現昏死地上一身是血的杜萬里。

公孫子勝揹人，其餘四老斷後，繞個大圓圈，竟好大胆子，回到石屋。

隋光華，走已多時。

×　×　×

隋光華帶走了四條獒犬！

他絕對不是要憑獒犬的嗅覺，去追踪師弟杜萬里，而是爲泰山雙老及八豹的安危打算。

桂林一站前，隋光華根本不知道雙老八豹的事，就算知道，他也不担心，因爲絕對沒人能在四通八達的地方，追到杜萬里。

此處就不同了，目的地相同，方向不變，有四條獒犬，遲早杜萬里必然會和雙老八豹碰頭！

他怕，怕杜萬里傷了雙老，尤其是在發覺四獒犬昏迷後，他錯認杜萬里有心先去雙老的羽翼，然後誅之。

他錯得很，可惜這却並不是他最錯的一次！

×　×　×

天地雙老沒能找回四條獒犬，但是仍然追踪不捨，只不過這次像盲人騎瞎馬般，憑運氣走險路了！

隋光華碰上了烏天放，所以他牽着四條獒犬，按烏天放指點的方向，直撲碎石山，想進「天神岩」。

杜萬里目下的傷，好了，雖說在眞力上只能提到八成，否則傷處有難以痊癒的危險，但表面上看來，他是十分好了。

受傷前的事，他知道，受傷後狂奔而到昏死，他也沒忘，但對怎生被救，又怎能傷勢好的這樣快法，像霧般的一片白茫，毫無記憶。

丐帮五老救了他，那位人稱「佛心[illegible]丐」的「福壽堂」主甘圃，不惜把一丸「九轉丹」給杜萬里服下，所以杜萬里才能在十二個時辰内，傷勢霍然！

五老在杜萬里即將醒來的前一刹那，在牆上以「震天指」力，留下警句，寫的是——爲義救你，爲義不辭而別，善惡一念，盼珍重。

杜萬里固然夢想不到救他的會是丐帮五老，而錯當必是烏家帮對自己存有信心的舊部，追踪羣俠及泰山雙老，却也沒有想到天下會有這種事。

杜萬里離開了石屋，該當，他爲了避免羣俠追踪，也爲了要悄悄進入「天神岩」，竟也走上隋光華錯走的路。

天地雙老和八豹，盲人瞎馬東撞西衝，林間迷路，好不容易找到一條小徑，順之而行時，料想不到這小徑盡頭，正當杜萬里必經的地方！

×　×　×

「娘，大姑怎麽還沒回來，瞧，天都黑了！」說話的是個半大小伙子，模樣兒很傻。

正在趕着不少隻小鷄兒「上窩」，一位中年婦人，聞言直起腰來，抬頭看了看天色，一皺眉頭道：「可不是，快去看看，別和上次一樣，又碰上了那些怕人的苗

子，快！」

半大小伙子應着聲，撒腿就跑。

「回來小鵬！」中年婦人喝呼着道：「帶上那支斧頭，還有刀！」

半大小伙子又應了一聲，跑回屋裏，再跑出來的時候，手中多了柄明晃晃的鋼刀，腰裏還挾着一柄够重的斧頭，和中年婦人打個招呼，飛般跑去。

中年婦人望着半大小伙子的背影，搖搖頭，接着又開 趕她的那羣小鷄。

中年婦人的模樣兒挺美，也許是山居或是太過操勞了些，頭上已現白髮，皮膚顏色也失去紅潤，代之的是十分健康的淺黑而有些褐的顏色。

這是十萬大山中的一個地方，但却絕對不是山鎮或山城，並且距離最近的山鎮，也有三十里路，並且一定要爬過兩座山頭，像這種地方，竟然也有人家，着實令人奇怪。

再看，這正是一片山區中的盤地，已經開墾出來的大約十畝田地，種植着些雜糧和青菜，有豬柵，羊欄，鷄窩和瓜架，東西不少，毫無疑問他們業已定居甚久，是務農爲生。

一排木屋，够大，在外面看來，是一整棟，裏面分隔作很多間，石爲基牆，很够堅固，在家宅和豬柵羊欄鷄窩的範圍，用一根根就地取材的巨竹，圍成十分堅固的一圈兒竹柵，大概是保護牲畜和防備野獸而建。

從中年婦人和她兒子小鵬的語音中，證明絕對不是土著，再者中年婦人和小鵬的衣着，是大地方來的，就越發耐人尋味這家人家的來路。

天眞的黑下來了，中年婦人已在房中點燃上燈，更把晚飯也準備好，在等待着小鵬和小鵬口中的「大姑」回來。

有盞燈，衝破了黃昏，但已够黑的薄薄霧氣，脚步的熟稔聲，使中年婦人笑迎出十丈。

是小鵬回來了，提着盞不是大城鎮絕對買不到的「琉璃風燈」，身旁一位身形微胖但十分健康的婦人，半白的頭髮，不用問，她是「大姑」。

中年婦人迎到愛子和恩姊時，不由一楞，原來大姑的身後面，多了位高大威嚴但又看來和氣方正的中年漢子。

大姑一瞧中年婦人的樣子，笑了，道：「這位隋爺是過路，在『九轉彎』碰上的，不是壞人。」

中年婦人臉一紅，才待轉身，隋姓過路客一步而前拱手帶笑道：「在下隋光華，有事入山，剛才途遇程大姑，善心諾留在下借宿一夜，在下絕對不是壞人。」

中年婦人還禮道：「隋爺您太客氣，賤妾杜小珍，這孩子是……」

隋光華接口道：「途中大姑都說過了，杜小弟好模樣，將來會有出息。」

說話間，移步行，肅客入屋，接着擺上晚飯，別看只有一樣兒葷菜三樣素，味道却比大城鎮的大酒樓還香。

也許是隋光華已有多日山行食簡的關係，他只覺得這是生平吃的最好的一頓飯食，讚不絕口。

大姑取來「茶磚」，給隋光華濃濃的泡上一盞茶，越發叫隋光華感激。

茶間，暢談一切，大姑問到隋光華家鄉居處和作何營生及緣何進入十萬大山，隋光華有話答話，答無不實不盡！

當他說出祖籍出身及家破人亡胞姊流散下落不知時，大姑那張臉，簡直不知道是變作甚麼顏色。

他轉述成功劍堡，立業興家，突出意外萬里追捕師弟杜萬里時，杜小珍那張臉，也像夢中幻覺般變來變去。

隋光華不是沒看出來，而是錯當往事說來驚心，使這兩位山居漢婦，心神受震所至。

他的事說完了，最後聲明次日即行，要大姑和小珍千萬留心一位像他師弟的人物，如果遇上可以對他師弟說，他到了，最好師兄弟能和和氣氣的見上一面，把一切應該解決的事情解決！

大姑漫應着，小珍一言不發，小鵬人小心大，接口道：「隋叔叔，當眞那位姓杜這樣狠毒？」

隋光華嘆息一聲道：「從前他也曾作過幾件好事，不過……現在他變了！」

小鵬小臉兒一緊，搖頭道：「聽我娘說，人心向善，又是本性難移，也許事情不是隋叔叔的那樣。」

隋光華誠摯的撫摸着小鵬的肩頭道：「好孩子，我只能告訴你這樣一句話，我比你還希望事情不是我想的那樣。」

大姑突然說道：「你看，如果你們遇上了，談不攏，動上手，誰贏？」

隋光華苦笑一聲道：「不會有人贏的，早已註定都是輸家！」

這話語重心長，小珍驚了，道：「既如此，又何必？」

隋光華再次苦笑着道：「像荊軻之刺秦王，不得不爲！」

大姑道：「豈不使親者痛仇者快！」

隋光華道：「所以註定都是輸家！」

「可有辦法另外解決？」小珍希冀着有這種辦法。

隋光華道：「僅僅劍堡中發生的事，已够使我非找他不可了，不過事後他若能到劍堡見我，事尚可爲，他不但沒這樣作，逃亡途中，更斬殺了丐帮刑堂長老鐵心石，如今……唉……」

小珍低垂下頭，大姑默然無言，小鵬眼珠亂轉，似乎在動心機，不知道這半大小子想作甚麽。

天色雖已沉黑，但距離應該安歇的時間還早，沉默總不是辦法，大姑有心把話題轉到小鵬身上，小珍也知道大姑的用心，一請二勸三拜求下，隋光華也着實的喜歡小鵬，竟受了小鵬九拜，收爲門下弟子和義子，並決定事了接小鵬母子及大姑，同居劍堡。

× × ×

初更！風蕭煞！夜淒涼！

杜萬里恰正走到幽徑盡頭轉向一處够寬的黑土地，他並不知道，再轉過這僅有的小山環，就是目下隋光華借宿的人家。

此時的隋光華，也正是在吃晚飯的當空，也料想不到杜萬里已近在咫尺！

山風吹人醒，杜萬里抬頭看看天際，遠處黑黑層層山影，劍眉一挑，自語道：「今夜要想爬行三千尺，渡上『斷魂崖』而下『碎石山』後絕嶺，已是來不及了，

必須先找個能避風寒的地方歇足，吃點乾糧。」

原來他已偵知地形山勢，「碎石山」後嶺，拔天插雲猿猱難渡，以烏家苗慣行山路的健者，都視爲絕地死域，於是在防守上就鬆懈許多！

由「碎石山」後的「斷魂崖」，可直下「碎石山」，但「斷魂崖」數百丈峭壁絕岩，滑不留手，如想渡上登臨其巔，非世上絕頂功力的絕頂高手不可，杜萬里有此自信，可安然登臨而敵無所覺！

但是三千丈峭壁，他也要用上大半夜的時間，所以說今夜已經不能行險，他要在明朝日出，悄悄而上，傍黑到達，初更下峯動手，潛往要地立擒元兇而退！

他目光四移，大步轉過山環，頓即不前，里許外一片盤地，燈光外映，隱約可見木柵瓜棚，劍眉再次挑起！

怪！如此山區，何來務農人家？

若有，不是隱士必係武林高人，須份外當心。

沉思自忖間，心靈突生警兆，靜心而聽，步聲出自身後箭遠，遊目下，飛身登上一株古木，靜窺動靜！

倒楣的人最好是閉門家中坐，要不老天非加你些稀奇古怪的痲煩不可，有時也許會送了小命！

泰山天地雙老，隱退江湖多年，原來是「霉星」未盡「煞氣」又來，再次出山，寃魂纒腿，非叫他們送掉老命不可，說屈，够屈，叫寃，够寃，但若能記得住那句「多管閒事落不是」的俗話，又怎會找這寃找這屈呢？

固然是「各掃自己門前雪」聽來太過自私，却有哲理，更是眞理，如果人人都各自掃盡了門前雪，天下那裏還來雪呀？

天地雙老作下了虧心違情背義叛理的事，只當天下已無報應，那知非但報應臨頭，並且快得嚇人。

他弟兄領率了八豹正好到達，邊走天地雙老一邊低聲談着，要找個地方歇息下，天黑也容易中人暗算，身在龍潭虎穴邊沿，不能不多加小心。

走盡小徑，已到黑土路上，這路要寬多了，他們停步不前，四外打量，地老一指三五丈外山環道：「轉過去瞧瞧，最好能找到一處天然石洞。」

十萬大山中找處天然石洞，是太容易的事，轉過山環，秦琪當先雀躍道：「還有人家，這太好了！」

天老沉聲道：「噤聲，這是什麽地方，有人家也未必是普通人物！」

地老悄聲道：「老大，看來不論怎麽說，咱們也得去瞧上兩眼了！」

天老頷首道：「這當然，此處會有人家，太過可疑！」

地老又道：「要份外小心。」

天老轉向八豹示意，揮手示令立即散開，向里許外那戶人家緩緩推進。

吩咐既定，才待動身，一聲冷笑起自背後，八豹時已分散十丈以外，雙老却正當場，倏忽雙雙轉身立掌而視，神色陡變，杜萬里一臉秋霜，目射寒光，眈眈虎視並帶有輕蔑的冷笑！

天老老臉由蒼白轉爲赤紅，暗自虧心使他羞紅了老臉！

地老狠些，陰森的說道：「杜萬里，你的命眞大，可惜的是你又找上了老夫兄弟！」

杜萬里不理會他的這些門面話，一字字如雷轟頂般道：「你們兩個老匹夫聽仔細，我要殺你們，就在此處！」

話鋒一落，一聲龍吟，杜萬里撤出了向不輕用的寶劍！

天地雙老究竟也是識貨的行家，驚得猛退三步，雙雙脫口叫道：「啊！『誅心劍』？」

「正是！」杜萬里冷冷地說道：「五十年前，『無心劍客』用它誅殺了千餘名喪心病狂的惡徒，今朝，杜某再用它加上你們兩個早就該死的匹夫！」

地老沉聲道：「且慢！這不公平，老夫兄弟手中劍，並非寶刃！」

杜萬里冷嘿一聲道：「乘人解爾門下封穴之時，暴然暗算，公平嗎？」

天老怒聲道：「那不同，那是爲本派掌門人復仇……」

「對！」杜萬里劍光隨着這個對字湧到，喝道：「杜某如今也是受人暗算而復仇！」

這時八豹已疾撲而到，前恥今恨，八豹各出兵刃，全力猛撲上來！

秦琪陰險而狠毒，撲上時沉聲向其餘七豹喝道：「此賊一劍能殺幾人？死的由命，活着的宰他爲死者報仇！」

於是八豹根本不去躱閃杜萬里的劍華，各遞兵刃以十成功力取八處死穴，包括前心從背頭頂下陰。

這種打法，按說任你一等一的英雄，也只有退避。

否則你雖可能斬殺三四，但所餘四五兵刃加體，也是死路一條！

杜萬里沒退，他退不得，天地雙老功力已經提聚到十成，杜萬里退身，等於自投虎口。

無奈下，杜萬里一聲長嘯，震聲道：「莫怨我狠，是秦琪送了你等的性命！」

話聲中，「誅心劍」突放奇光，捲起一團光球，斷鐵碎金聲鳴，加雜了聲聲慘號，等杜萬里耳邊送到一聲斷喝——「師弟還不收劍！」時已過遲，可憐八豹自學成出道，連半點世面全沒見到，就生生斷送在兩個剛愎自私陰狠殘酷的老兒一念之下！

這也許就是有人所說的「無名英雄」？果是如此，甚盼說這話的人物，身先士卒作個「無名英雄」讓大家瞧瞧！

譬如天地雙老，八豹已作「無名英雄」，慘死於杜萬里一招「天網不漏」之下，而他倆，却飛退三丈，若有介事般「怒髮冲冠」，可惜敵人遠在三丈以外，怒髮何當大事！

別看天地雙老「退居幕後」而給八豹作「無名英雄」身先死的機會，耳目却是靈活至極，回身聽到那聲「師弟……」四目同時看清杜萬里身前不遠，立如山嶽般的威嚴人物。

由話中推斷，由人來分別，雙老心裏已有數，撲身而前對來人道：「閣下劍堡主人隋光華？」

是隋光華，他正好收了小鵬兒，在和小鵬閒話武林江湖中事，夜深聲傳遠，何

況里許路，八豹撲攻杜萬里的怒喝聲，傳入他的雙耳！

他倏忽站起，大姑和杜小珍也一驚變色，他立刻說了句「出去，緊門上門」後，人卽飛射而出，疾縱趕奔呼喝傳聲的來處。

他到晚了半步，雖已揚聲喝止，杜萬里却已難收手，於是地上平添數十具殘屍斷肢和片片腥血。

劍堡之事雖他目睹，但杜萬里恰不在場，他曾退過一步想，也許別有古怪，也許杜萬里將有所解釋，如今他再次目睹，杜萬里以師門無敵劍術一招而殺八名無辜，不說劍堡的事，只現在這一件，已足够他必須大義出手誅殺杜萬里的了！

他自知功力劍法技藝都高過杜萬里，在師門時就高過師弟些許，但這些許究有若干，他難以度量，尤其現在師弟身經百戰，閱歷極深，他不敢想像動手後的結局。所以必須十分謹慎沉着的來應付當前的局面。

雙老問話，他不能不答，但目光仍舊注定杜萬里，爲了小心，緩退三步才開口道：「正是隋某，兩位可是……」

天老不待隋光華把話說完已接口道：「好極了，老朽兄弟泰山劍派中人，令師弟倒行逆施，是於貴堡中殺我泰山掌門人，今又一劍誅我門下八豹，隋堡主是非公道，老朽只有向堡主敬討了！」

隋光華微蹙雙眉道：「隋某萬里奔波，就爲一清是非，不過杜師弟劍堡事發時，不在當場，有否內情尚待了解，至於貴門八豹之死，隋某目睹，相信杜師弟會有公道還與兩位！」話鋒一頓，一聲長嘆轉對杜萬里道：「師弟你怎麽說？」

杜萬里不答所問，反而問道：「劍堡距此非近，師兄何來？」

隋　華道：「愚兄適才聲明，師弟莫非沒有聽清？」

「很清楚，不過師兄既知劍堡中事，小弟並未在場，知我信我，又何須千里奔波追踪不捨？」

「師弟，愚兄信你無補於事，要天下人信才行！」

「笑話，小弟對天下人無求，天下人又怎敢取索於小弟？」

「師弟，劍堡事後，你該再見愚兄一面的，你沒有作到！」

「不錯，那又怎樣？」

「那會使人有所錯覺，認爲你是心虛……」隋光華道。

「師兄，小弟自出師門，雖不敢說所作無不仁義，但却磊落可對天日，因此只要自問無愧，無虧於己心，對他人的心意沒有義務顧及！」

「千言萬語一句話，師弟，劍堡中事你事前知否？」

「不知！」

「愚兄相信……」

「且慢隋堡主！」天老適時插口道：「這種答問令人太過遺憾……」

隋光華冷冷地一笑道：「要怎樣答問方合閣下心意？」

天老一時難以答覆，猶豫刹那才開口道：「一個殘酷的殺人兇手的話，你怎能聽信？」

隋光華沉聲道：「閣下怎的是非不明，剛才所談是劍堡中事，彼時閣下不在當場，請莫空發高論！」

碰了一鼻子灰，天老語塞。

隋光華再次面對杜萬里道：「師弟，何故斬殺鐵心石？」

「他在小弟一再警告不得慘殺無辜下，竟以內力生生挾着小弟恩人致死，他理當塡命！」

天地雙老突然揚聲道：「誰可證明？面前老夫兄弟手下八豹慘死，你又當作何解釋？」

杜萬里只以冷酷的目光盯着雙老，嘴角掀起輕蔑的冷笑，不理不答！

隋光華雙眉一皺道：「師弟，儘管你行有所本，但總要面對他人質而心安，師弟可願隨愚兄一會即將到達的羣俠？」

杜萬里道：「本來是無可無不可的，但是現在，小弟不願意會見他們！」

隋光華難以理解的道：「爲甚麽？」

杜萬里一笑道：「小弟要生擒叛徒烏天翁，使他供出劍堡不幸內幕，以釋天下羣疑！」

「好辦法，愚兄助你一臂之力！」隋光華欣然高呼！

天地雙老互望一眼，地老冷冷地說道：「請教隋堡主，老朽門下八豹之死，又當何說？」

隋光華看看杜萬里，沒有答話。

杜萬里一指天地雙老道：「八豹死的太宼，記住，杜某遲早要你們這兩個老兒的狗命！」

天地雙老雖說對適才杜萬里一劍而誅八豹的事，有些兒胆寒，但他倆總不是八豹，修爲功力更非八豹所可比，在得能不與杜萬里拚搏時，他倆當然避免，若是已到除搏分生死而無他途時，他不畏不惜一搏，杜萬里的一聲「老兒」一聲「狗命」，泥人還有土性，使雙老再難藏拙緘默，首先是地老一聲陰笑道：「姓杜的，不怕天風大，閃了你的舌頭？」

天老繼之道：「其實不動手最好，一因老夫兄弟一向是雙雙出手，你一個人也好，十個人也好，是一樣，不過現在隋堡主是友非敵，而你一人力敵老夫兄弟，虧吃的太大，所以……」

杜萬里慨然而笑道：「老兒們雙雙齊上，正合你家杜爺的心意，請！」

天老暗喜，但目光却盯在隋光華身上道：「堡主，你看這使得嗎？」

隋光華正要相勸杜萬里暫忍一時，那知杜萬里已接口道：「動手的是你家杜爺，你家杜爺已經說了使得，你又何必矯作，快，省我不耐煩時一走了之！」

天地雙老再次互望一眼，哈哈大笑，地老在笑聲乍止的當兒道：「杜萬里，這可是你自己叫的陣，別後悔，請！」「請」字出口，地老身形一旋，青鋒撤出，劍指南山，已攻上一招「摘星帶月」！

天老一步而欺到，棄背後劍不用，雙掌挾強勁風聲，直撞杜萬里前胸！

劍走輕靈而勢吞山河爲上選，奸猾的天老，本身是個劍術修爲深具火候的一等高手，當然知道個中奧妙，所以才在地老以劍對劍，杜萬里難以分搏下，用內家掌力而擊敵之短。

別看適才杜萬里斬斷八豹是非因由隋光華不知，但如今雙老的企圖，却瞞不過他，舉一反三，隋光華已對雙老改變了原先的看法。

打定如意算盤的天地雙老，事實上並不眞如意，誅心劍撩削，地老掌中青鋒碧光突然縮短尺許，噹啷一聲，尺長劍鋒墮落地上，赤虹順掃，地老迫得暴退丈二，杜萬里人隨劍走，根本不須要去閃躲天老的眞力一掌，那一掌業因杜萬里直追地老移動而無功！

地老劍雖中斷，功力不失，一聲斷喝，斷劍出手如電射到杜萬里腹間，杜萬里這次是以劍柄輕挑，斷劍已飛上雲空，不過有這微一延遲的工夫，天老再次撲到雙掌挾風重又擊下，直叩「脊心」重穴！

地老也在棄劍之後，以內功掌力凌虛壓到，杜萬里一聲冷哂，赤霧突隱，誅心劍已然歸鞘，身形暴旋如輪，不知是何功力，竟將天地雙老各以九成眞力發出的掌勁，化解無踪！

雙老驚心之下，作了與敵偕亡的打算，人分左右，掌取上下，近身攻撲全力推拍！杜萬里一聲怒哼，身形倏忽直拔高空五丈，在空中，一聲長嘯，束髮金帕分作寸寸斷散，人已變作鵬鳥勢子，雙掌爪狀，平空漲大一倍，其疾逾電，直壓向天地雙老的頭頂。

隋光華色變，狂喝一聲道：「師弟使不得。」揚喝聲中，他已冲拔而起，「天王托塔」雙掌平舉，在三丈高空迎上了杜萬里的那招「君臨大地」，一聲暴響，隋光華空中被震彈下來，落地難以止步，暴退不已，突然有人扶助他的臂、背，他方始一挺而穩，未曾倒坐地上，回顧時，夢想不到竟是居停主人大姑！

杜萬里沒有隋光華這麽便宜，他人在空中是由上下撲，反震之力使他已受雖不甚重但絕不輕的內傷，而人也被斜震飛上丈二，自四丈多高空失去控制落下來！

他已有些昏頭漲腦，昏漲下，似乎聽到女子焦急狂喊「萬里」的聲音，但這聲音却似實若虛彷彿而遙遠。

他方寸未亂，人却半迷，功力未失只是絕難在這一刹那間挺立輕墮地上，如此，他暗暗悲嘆一聲，這重重的猛力一摔，勢必身落碎骨折肢殘傷。

那旁，隋光華臉現赤紅，急聲對大姑道：「謝謝你！」

大姑一臉關懷之情，話已到了舌尖，才待吐出，隋光華已輕輕脫開大姑的柔荑，身形一閃到了杜萬里即將下墜的地方，大姑臉上掠過一絲欣慰的微笑，而不遠處焦急木立搓手而難奈何的杜子珍母子，臉上也綻開晴和！

適時，天地雙老突然兩聲厲喝，雙雙平飛而起，迅疾無儔的射向尚在兩丈高空暫失自主之力的杜萬里，雙老縱身時，劍已撤出，一支青鋒和一柄雪亮七首，直貫杜萬里脊心和右肘及肋！

隋光華作夢也想不到天地雙老陰險至此，他剛剛站穩，並正提力準備接抱住下墮的杜萬里，這時若想騰身而阻雙老突襲，勢已不能，怒極之下沉聲喝道：「陰毒至此，隋某誓必誅之。」

空話難補事實，天地雙老已飛射臨近杜萬里三尺之內！

適時，連聲斷喝傳來，五條人影疾逾電掣越空而到，那是丐帮五老！

「俠丐」公孫子勝那支「打狗棒」，向是輕不離手，如今却在一聲斷喝後，直投標射天老的前胸！

「追風丐」江通海，既然名叫「追風」，其人輕功自是高超絕頂，斷喝聲中他當先趕到，「打狗棒」橫裏橫砸，砸的是地老那掣着七首的右手腕！

人稱「善丐」的丐帮「福壽堂」之甘圃，用的辦法更絕，喝聲未止，他抖手打出五粒墨丸，挾強勁風聲，直取天老頭頂地老左肩！

除二老是投奔由空下墜的杜萬里，二人眞力業已叫足，要在距地面丈五時候，雙雙出手救杜萬里脫險！

天地雙老不知走了那門子的霉運，眼見杜萬里只有受死的份了，一陣勁風已到，天老迫得橫劍震彈，地老七首也拍向凌空疾射而到的墨丸。

墨丸被彈震碎裂，發出奇臭，並飛濺出不少黑水沾了天地雙老一頭一臉一身！

雙老不知道是何種毒藥暗器，大驚失色不顧再傷杜萬里，雙雙沉臂飛投而下！

萬幸他們是沉力暴落，才將公孫子勝抖手擲出的打狗棒躲過，追風丐自是一砸成空。

隋光華也沒接住人，人被在半天上如行空天馬撲到的雙丐救去，飄落三丈外的地上。

公孫子勝取回打狗棒，四老丐把杜萬里圍護正中，由甘圃仔細把脈開始救人。

杜萬里本就是眞力被震昏迷一時，經甘圃推拿並賜服一丸靈丹，立即醒來，甘圃悄囑他必須馬上調息，天大的事等調息過後再說。

杜萬里只睜眼看了五丐一下，隨即如言而行，坦然趺坐調息起來。

隋光華雙目神光含威，掃過天地雙老，雙老一身奇臭，中人欲嘔，無奈何已把外衣脫去，看到隋光華神威懾人，不由向後退身。

隋光華突然止步，長嘆一聲，搖搖頭，轉向五丐走去。

天地雙老見良機不再，突然騰身而起逃奔遠處。

追風丐剛剛招呼了聲——目下已無逃路，你們……

俠丐已冷冷地接口道：「叫他們去打個先鋒豈不正好，像這種『老而不死是爲賊』的陰險匹夫，何必多管！」

追風丐把沒說完的話嚥了下去，雙老錯當五丐企圖留人，脚步更快，轉瞬跑沒了影子。

隋光華已經走到相距五丐不足兩丈地方，甘圃突然揚聲道：「隋堡主請留步，莫再向前！」

隋光華微覺意外的一楞道：「甘大俠，杜萬里是在下師弟……」

公孫子勝沒好氣的接口道：「這個老花子們早已知曉，並且對不久前閣下不惜以眞力震傷杜萬里，而救那泰山兩個老兒，幾乎因之要去杜萬里性命的事，老花子們先看的清楚！」

隋光華明白誤會所在了，一笑道：「

公孫大俠有所不知，杜師弟業已一劍而殺八豹，在下又怎能讓他再傷兩老，但在下沒有想到變老德格如此，竟攻人之危，相信公孫大俠也會聽到在下怒聲相責……」

公孫子勝哼了一聲道：「如果不是聽到了的話，只怕老丐五人就不會對堡主這樣客氣了！」

隋光華心中不禁生出對五老的感激和欽佩，並且對窮家帮又有了進一步的認識，於是有心的問道：「有件事使在下百思莫解，杜師弟曾經開罪貴帮刑堂長老鐵大俠於先，復斬之於後，如今五位……」

甘圃笑嘻嘻地接口道：「老朽相信杜大俠稍待必有眞實的解釋，而那解釋只怕十分有理！」

隋光華現在眞的安心了，笑道：「甘大俠可還能信，在下救應泰山天地變老，也有解釋嗎？」

公孫子勝冷冷地接了話道：「希望是有，並且能通！」

隋光華道：「在下發覺天地變老突下毒手前飛臨右側是爲了接扶杜師弟……」

甘圃道：「老朽並不懷疑此事！」

隋光華道：「杜師弟已誅八豹，那是近乎濫殺無辜……」

公孫子勝道：「堡主可曾在當場？」

隋光華頷首道：「我正趕到，可惜遲了一步。」

「好一句遲了一步！」公孫子勝冷冷的說道：「堡主應該想想，事未全睹，話未聽頭，怎敢就說那是濫殺？」

「公孫大俠！」隋光華肅色道：「八豹出道不足月餘，絕非惡徒！」

公孫子勝道：「應該說尚無惡行，不過他們在變老指揮下，以不顧生死與敵偕亡的打法，羣攻杜大俠，試問換上堡主，莫非就甘願受死？」

隋光華語塞，八豹拚死猛攻，他是看到了，不過太遠，又沒往對方已存己亡敵死這方面想，所以如今被人問短！

甘圃笑嘻嘻地接口，把他們五老如何巧睹天地變老行詐，如何暗算杜萬里，自己五人又如何救下杜萬里，然後就步步追躡杜萬里身後，靜觀杜萬里的作爲，因此剛剛的一場血搏，因由全知等情說出，隋光華不由臉上現出羞行，立即向丐帮五老自承不知之過，並深謝五老恩對杜萬里之情。五老這才明白，他們也錯怪了人，於是誤會冰釋，言談和諧而成了朋友。

杜萬里調息已畢，醒來不僅傷勢皆復，精神體力也勝過先時，他並不記恨隋光華，從來就沒拿師兄當成寃家，自是上前見禮，反而是隋光華坦然相告內情，杜萬里立即叩謝五老不記惡行反救性命恩情。

當杜萬里叩見隋光華並向五老謝恩時，業已發覺兩名鄉婦立於不遠，一個半大小子腰掖大斧居中，不知是何來頭，如今不由再次注目，頓覺兩名鄉婦十分面善，只是一時想不起來。

大姑可不肯放棄這個機會，揚聲呼喚道：「怎麽，忘記你曾經合過夥的伴兒？我是程大姑！」

一聲「程大姑」，使杜萬里馬上手指另一鄉婦道：「妳是小珍？」

小珍萬福下去道：「嗯，杜小珍！」

杜萬里話聽入耳，頓覺不對，一楞之後道：「怎麽說，妳也姓杜？我記得妳姓曹的嗎？」

程大姑接上話道：「當然，我這妹妹是好人家的姑娘，爲人所欺，才發生金陵城佟九的那段事，後來許身一位姓杜的武林遊俠，夫妻三日夜，那遊俠別去，一年，生子小鵬，妹妹守着愛子，盼着夫君，改姓爲杜，我說杜大俠，你看究竟是那一點她不該姓杜呀？」

在場全是久經江湖的武林奇客，誰還聽不出這些話裏的奧妙，丐帮五老瞥目看到杜萬里那尷尬的神態，越發心頭雪亮，再看小鵬，除了人比杜萬里黑些稍矮一些外，正是活脫脫地杜萬里第二，於是公孫子勝冷冷地問杜萬里道：「我說杜大俠，這種棄養不義的行爲也是你幹出來的？」

杜萬里有口難言，隋光華當年並未目睹事態發生，但却趕上了接杜萬里留下的爛攤子，於是也接口道：「師弟，愚兄先時竟沒認出她們來，當年金陵，愚兄也算爲你盡了些力，現在長話短說，你還不應該向弟妹陪個『久疏問安』的罪嗎？」

杜萬里看着小珍，英雄淚自虎目落，才走了兩步，小珍突然叫道：「慢些，要先辦好另外兩件事！」

另外還有兩件事，這不能不叫大家全覺得奇怪了。

小珍一推小鵬道：「鵬兒過去，那就是你爹，你問問他認咱們娘兒倆不認？」

杜萬里還沒接話，公孫子勝已開口道：「杜夫人妳萬安，他敢不認，不過孩子總得先向爹磕頭，這是咱們漢人規矩。」

小鵬恭敬的磕頭，杜萬里一把抱住他，激動的直拍小鵬肩膊說不出一句話來！

隋光華圓上場，對小珍道：「弟妹妳剛才說先辦兩件事，鵬侄兒的事是一件，快說另外那件吧，也好叫杜師弟早早安心。」

豈料小珍一笑道：「隋大哥，當年你救命恩情，恕過我和姊姊要不答報……」

隋光華笑道：「不算什麽，不算什麽，談不到答報二字！」

「不！」小珍聲調一變道：「恩是可以不報，你的過錯却難以洗脫！」

隋光華一楞，杜萬里立刻皺眉道：「小珍別瞎說，師兄他……」

「你少開口！」小珍嗔叱，轉對隋光華道：「隋大哥，你好像是應該還有位活在世上的姊姊吧？」

隋光華是什麽人物，聞言知意，激動的撲向小珍道：「有有，弟妹快說，家姊現在何處？」

程大姑不知何故，竟趁此時候轉身而去！小珍手指去已兩丈的程大姑，對隋光華道：「快些，程姊姊正是你姊姊！」

隋光華一撲而到，攔在程大姑身前，仆跪於地，磕首見血，悲哭聲哀，自承罪不可恕！大姑扶起了胞弟，傷心人見傷心人，緊抱一處大哭失聲！

丐帮五老性情中人，也不禁頻頻拭頰，公孫子勝一躍而前，拍拍隋光華肩頭道：「喂喂我說隋堡主，老花子可眞不懂你是哭的那門子，你師兄弟有多大福份，數千里外十萬山中，一個見到愛妻還多了個人龍般的乖兒子，一個見到了胞姊了却生平夙願，不知哈哈呵呵感激上蒼，反而呼天搶地痛哭一場，那要像我老花子一樣要

什麽沒什麽，豈不該拿把刀抹脖子了？」

隋光華抬頭，公孫子勝是淚在頰上笑在頰上，這種至性人的至情，使隋光華由不得緊緊抓住公孫子勝的手。

是大喜事，一切不遲，小珍說的好，先回農舍再談其他。

走着，丐帮五老時時低語，頻頻蹙眉，看在杜萬里眼中，由不得悄聲問道：「五位，究竟有什麽事使五位……」

公孫子勝接口道：「烏家苗已偵知你們走向此處，調動人馬已把四山圍起，設伏逼進，所以剛才泰山兩個老兒脫身，我才說要他們打個頭陣試試！」

杜萬里不敢猶疑，立即告訴了隋光華，隋光華止步不前，左顧右盼在找尋搏鬥時較佳的地勢。

程大姑如今已改爲隋大姑，問明所以，和小珍打個眼色後道：「可知道羣苗什麽時候攻到？」

公孫子勝道：「這個要問杜老弟了，他曾當過多少年的烏家帮主，烏家帮的舉動，他或許能料知八九。」

杜萬里道：「如果換上對付別人，他們會乘黑夜羣襲，因爲有我，烏天翁不敢夜戰，必然是在拂曉時候發動猛攻！」

隋光華道：「如今還有些時間，師弟，我想最好是能先把弟妹她們送走……」

隋大姑搖頭道：「笨主意，人家早已守好四山必經之路，又有埋伏，同去，同到農舍裏再商量不晚。」

農舍中，燈明火亮，隋大姑不慌不忙的給大家沏上香茗，然後才說道：「不要緊的，苗子們圍不住我們，這多年來，我和杜妹妹及小鵬，早有準備，說實話，我是上了個走方郎中的當，花了不少銀子在桂林官家那兒買了座礦權，說是『銀礦』，那知全是『硫磺』，還好，五年前我和杜妹妹無心發現一處『金礦』，業已存了不少金砂……」事已緊急，大姑偏偏嘮叨當年沒完，杜萬里不好插咀，隋光華名份上不該開口，公孫子勝總算接上話道：「我說大姑，這時候咱們似乎該先商量怎麽對付苗子們才對，至於……」

大姑道：「別慌老前輩，不說明頭，談結尾就叫人莫名其妙了，簡單講，曾經發生過幾個苗子窺探和逼進來的事，萬幸小鵬兒在後面發現一處坍洞，找到一本怪書，是斧招練法，他練成了，用五柄飛斧殺了那些苗子，但是總不是事，才開始探看那處坍洞，原來竟是一位叫什麽『神斧鬼匠』……」

甘圃接口道：「神斧鬼匠『常大人』，對不？」

大姑道：「對極了，這位常大人，不僅留下了他的神斧，也留了一箱東西，並且以十年之久，從坍洞起到山頂止，開鑿了一條秘道，這幾年，金砂等物已全運上山頂秘洞，這農舍中，存着數以萬斤的硫磺，爲了開礦，存着足够的炸藥……」

說到這裏，大姑對大家一笑道：「其他的還用我再說嗎？」

事實上是不用大姑再加解釋了，不過隋光華認爲千計苗子全被坑殺農舍炸火之下，太過一些，丐帮五老却舉出不少烏家生苗殘酷而失人性的事實，於是大計已定，只待時機！杜萬里堅決留爲最後一個由農舍地道轉向坍洞地道的人，也就是說，他要作那以身誘敵和點燃炸藥火信的人！

五老知他心意，坦然相勸說他們早已相信劍堡中事與杜萬里無關，但是杜萬里仍然堅持，大家只好答應下來！

×　　×　　×

拂曉！四山狂喊聲如天雷！

烏天翁，以長枝高挑着一雙鮮血淋淋的人頭，率領百名執戈揹箭的野苗，當先步步逼近農舍，那人頭，正是昨夜退去的天地變老，落於苗蠻埋伏之中而慘死！

農舍外百丈平地上，杜萬里一人峙立如山，手握「烏木令」，在烏天翁率衆已到十丈外時，沉聲吼道：「見令如神，跪下！」別看羣苗已受烏天翁鼓動，但當杜萬里天神般怒吼下，有三十幾名惡苗，跪伏於地，杜萬里趁此時機，一聲長嘯疾射而出，在不容羣苗轉過念頭，烏天翁別作打算下，已生擒了烏天翁，羣苗狂嘯攻上，被杜萬里一劍斬殺十二名之多，餘皆震畏不敢移步。杜萬里不再猶疑，挾烏天翁飛轉農舍，外面已傳到嗚嗚螺鳴，接着呼嘯叫號奔馳聲震，杜萬里自窗隙中窺探，千百烏苗伙刀、弩、戈、槍已近在五丈，他搖搖頭，閃身挾着烏天翁竄入後厨房大灶堂中，灶堂即是地道，火把早已點燃備用，他引着了火藥信兒，疾射而去。

一聲天崩地裂般的巨震，使十萬大山都覺得動搖不已，接着烈火冲天，濃烟飛捲，當杜萬里安抵山頂和羣俠相會時，盆地已靜，百物成灰，烏天翁交給五老轉交羣俠，杜萬里夫婦一家，却和大姑同隱於隋光華的劍堡中，本故事至此全部終結。

（全文完）

新派脫俗奇情故事

東方玉·文
可　飛·圖

崑崙三劍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神秘的組織派來一組人，由總護法祝天俊領隊，派出狼山一狽、湘西雙屍等人強攻石窟，無住大師和甘玄通迎敵，互有損傷，祝天俊親自叫陣，飛虹羽士和禿頂神鵰出迎，都非他的敵手，他要天華山莊等人退出石窟，任由他們離去，否則強行攻洞，只要率衆退出，免傷和氣，禿頂神鵰和衆俠商議，懷疑石窟有隱密，見祝天俊言語間不追既往，連擄來的宋鎭山也可以放走，可見洞內定有奧秘，因此決定堅守洞穴，佈置人手，在洞口堆放大石，由無住大師、飛虹羽士、甘玄通、霍萬清四人退守中洞，自己再進入裏洞，搜索洞內秘密……

連場困獸戰

飛虹羽士道：「這爲什麼？」

禿頂神鵰低聲道：「因爲諸位只能出手攔擊，不可有一人出聲。」

他一再提醒大家不可有一人出聲，是因對方衆人之中，有一個專使火器的火魔女祝巧巧也，這話只是沒有說明而已！

只聽洞外響起祝天俊的聲音喝道：「孟大俠，怎不回在下的話？」

禿頂神鵰當然沒有回話。

祝天俊朗笑一聲道：「好哇，孟達仁，你們能在洞中躲着不出來麼？」說到這裏，揮一揮手道：「咱們進去吧。」

舉步朝石窟中走入。

他身後兩名紫衣少女立即手提宮燈，跟着走入洞窟。

除了狼山一狽索毅夫，重傷未癒，仍在運氣療傷之外，九指羅漢廣明等人，也一齊跟了進去。

前洞，空曠沉寂，沒有一個人影，自然也沒有人攔截。

守信履諾言

祝大俠一手持着摺扇，青衫飄忽，走在最前面，眞像一位風流瀟洒的俏書生，臉上也始終掛着帶有傲氣的笑容。

走的也不快，這正是他自恃身份之處，好像一干羣雄，都得在他的身後亦步亦趨。

兩名紫衣少女雖跟在祝天俊的後面，但她們手中提着的兩盞宮燈，却一左一右從祝天俊身邊挑出。

燈是專門替總護法打的，故而走在最前面，祝天俊目光所至，都有燈光照射，毫不覺得黑暗。

不過眨眼工夫，便已走近轉彎角，也可以看到黝黑的中洞入口了。

祝天俊脚下隨着一停，朗聲道：「孟大俠，怎不回我的話。」

禿頂神鵰面向石壁，答道：「老朽和諸位道兄商量的結果，都希望祝大俠再寬限一頓飯的時光，等盟主清醒之後，咱們立即退走，不知祝大俠是否同意？」

他面向石壁說話，是有意把聲音撞在

石壁上，再迸出去，這樣使站在洞口的人聽起來，覺得他還在洞穴裏面，相距甚遠，不易被人發現藏身之處。

祝天俊道：「不行，祝某一向言出如山，從不更改，一柱香的時光，已經過去了，你們必須立即退出。」

禿頂神鵰說道：「這就更使老朽爲難了……」

祝天俊眼看洞前堆着不少巨石，不但遮掩了轉彎角和洞口的視綫，而且在這狹窄的彎角上，也施展不開手脚。

這明明是對方臨時移來，加以佈置的防禦體了，他輕輕在掌心敲了一下扇頭，目光一抬，冷然道：「你們以爲移來了區區幾塊大石，就可以頑抗了麼？」

「哈哈！」禿頂神鵰洪笑一聲道：「祝大俠這話就不對了，老朽等人只是尊重你還像個君子，雙方能够不傷和氣，有什麼過節，不妨在擲鉢禪院會上，再作了斷，可並不是怕了祝大俠，八大門派，屹立江湖，少說也有幾百年了，從來就沒有怕過事，『頑抗』二字，出於祝大俠之口，未免有欠斟酌吧？」

這番說話，口氣說得極硬？無異是說：「八大門派屹立江湖幾百年，你只是一個江湖上秘密帮派的總護法，又算得了什麼？」

祝天俊一張俊臉，氣得發青，冷哂道：「八大門派，未必在我祝某眼裏。」說到這裏，回頭問道：「你們誰去攻洞？」

他此話一出，百步神拳袁廣傑，五叉眞人閩天風均越衆而出，口中說道：「屬下願往。」

火魔女祝巧巧柳腰一扭，嬌聲道：「大哥，還是小妹去的好，一把火，就把這洞窟燒了，免得多費手脚……」

祝天俊回頭對她說道：「小妹，妳退下去。」

禿頂神鵰聽到他們的稱呼，心中暗暗一楞，忖道：「原來他們是火靈聖母的兒子。」

說起火靈聖母，來頭可不小，它是崆峒山主姬靈運的師妹祝靈仙，火靈聖母是她的外號。

祝靈仙幼年隨乃師（崆峒老山主）登南嶽祝融峯訪友，她趁師父和道友談道，一個人偷偷的出遊，却被他發現了一處古洞，逼仄幽深，要匍匐着身子才能爬進去，等她回去，手中拿着一本古籍，赫然是「祝融經」。

後來此事被昔年衡山派掌教青陽子獲悉，親上崆峒求見老山主，說「祝融經」是衡山鎭山之寶，希望祝靈仙物歸原主。

那時姬靈運不過二十出頭，迴護小師妹，不容青陽子去見乃師，說古物無主，唯有緣者得之，何況小師妹姓祝，「祝融經」爲小師妹所得，正是理所當然。

雙方各執一詞，起了爭執，青陽子幾乎爲姬靈運「翻天掌」所傷，衡山派從此和崆峒派有隙。

祝靈仙因修習「祝融經」，擅於用火，江湖上就稱她爲火靈聖母，這已經是五十年以前的事了，閑言表過。

再說祝天俊看了百步神拳袁廣傑，五叉眞人閩天風二人一眼，抬手道：「好，

就二位上吧！」

五叉眞人手中鋼叉一振，發出啷啷叉聲，大步踏了上去，喝道：「你們誰敢接本眞人幾招，就站出來。」

他距離洞口還有五六尺遠，洞內自然不會有人理他。

五叉眞人眼看沒人答話，口中冷嘿一聲，突然大步跨上，鋼叉一送，從身前直搗過去。

他這一叉，既不見敵人蹤影，只是試探性質的出手，但勢道却仍然十分淩厲，挾着嗡然尖風，朝洞口搗入。

飛虹羽士看不慣他這副飛揚跋扈的模樣，揮手一劍迎擊出去。

正因洞外有兩盞宮燈的照耀，轉彎角口，就越發顯得陰暗，就在陰暗之中，忽然飛出一道七八尺長的銀鍊，射向鋼叉，發出「噹」的一聲金鐵狂鳴，同時也飛起了一溜火花！

五叉眞人和飛虹羽士各自被震得手臂一麻，收回叉、劍。

霍萬淸那肯放過機會，右手揚處，劈出一掌。

五叉眞人和飛虹羽士硬拚一招，被震得後退一步，腳下還未站穩，陡覺一股掌風，潮湧撞來，不覺心頭大怒，厲喝道：「什麼人偷襲本眞人？」

正待發掌！

百步神拳袁廣傑已經呵呵一笑道：「聞眞人，兄弟已經代你接了。」

右手握拳，話聲中，已經「呼」的一聲，迎着掌風，振臂搗出一拳。

他果然不愧百步神拳之名，這一拳出手，就勁氣逼人，一團拳風，宛如巨鎚般擊到，剛猛無比！

霍萬淸外號金甲神，掌力純走陽剛一路，和百步神拳不相上下，兩股勁氣乍然一接，就發出「砰」的一聲大响！

百步神拳袁廣傑凜立不動，呵呵笑道：「好極了，閣下掌力，高明得很！」

揮手又是一拳，直搗過去，拳風呼嘯而來，比起方才一拳，勢道更見威猛。

五叉眞人更不怠慢，人隨叉進，揚手發叉，朝洞口逼近上去。

他們兩人配合得相當不錯，百步神拳袁廣傑適合遠戰，故而站在離洞五六尺處，不再逼進，只是發出「百步神拳」替五叉眞人掩護。

五叉眞人手中一支鋼叉紇有五尺來長，背上揹的五柄，却只有兩尺長短，那是飛叉！

他仗着臂力驚人，喜歡和人硬拚，自然最適合短距離攻敵了。

這邊兩人才一發動，隱伏洞內的人，也立即還擊，無住大師劈出一掌，迎接袁廣傑的「百步神拳」。

老和尙使的是「大力金剛掌」，掌力出手，就有一股無形壓力，像浪潮般湧捲過去。

這一下不聞絲毫砰然震聲，但袁廣傑却被震得脚下浮動，一個人往後連退了兩步之多。

飛虹羽士隱身壁後，揮手發劍，一道銀虹，像匹練般射出，他這一劍也增加了幾分力！

劍勢矯若神龍，森森劍氣，逼人生寒，不愧飛虹羽士之號！

但聞「噹」的一聲，叉劍交接，五叉眞人自恃，功力叉上力道突然大增，壓住了飛虹羽士激射過去的劍勢。

飛虹羽士豈肯示弱，也立即運起功力，和對方較上了內功。

甘玄通蹲在大石後面，隨手拾起手掌大一片石頭，運用內功，朝五叉眞人腹部打去。五叉眞人正在全力和飛虹羽士比拚內力，此時突覺一股勁風朝自己腹部射來，急忙左手往下一抄，接住了石頭。

但他那裏知道甘玄通乃是八卦門的高手，一身的功力，並不在他五叉眞人之下，這塊石上，就蘊聚了「內太極功」的眞力。

他正在和人比拚內力，那裏還禁受得往第三者的力道？

只覺左手抄到的石頭，含有一股極強的震力，一時感到自己已沒有餘力再接得住這一石的力道，只得趁勢往後躍退。

霍萬淸眼看這機會難得，那還容他躍退出去，暗施一記劈空掌，向對方直劈過去。

五叉眞人身子堪堪躍起，霍萬淸的劈空掌力，正好湧到，五叉眞人發覺不對，急忙左手護胸，拍出一掌。

本來以他的功力，比霍萬淸也不見得遜色，但身在半空，力道難以使得出來，兩股掌風一接，他本在後躍退的人，就被震得加速飛起，砰然一聲，背脊撞上了岩壁，幾乎閉過氣去。

禿頂神鵰看了一陣，眼看中洞這番佈置，調配得宜，實力大爲增強，再加憑險固守，足可應付強敵的搶攻，這就向大家打了個手勢，悄悄往後走去。

× × ×

再說岳少俊，竺秋蘭守護着宋老爺子，他們因禿頂神鵰臨走時再三交代，不可疏忽！

因此二人雖然倚石而坐，那敢絲毫大意，不時注意着宋老爺子的動靜。

竺秋蘭因自己和岳大哥二人責任重大，早已把「百里香」噴筒，縛在腕底。

後來禿頂神鵰怕兩人的人手不够，又要遊龍劍客史傳鼎守住裏洞洞口，以防萬一。

外面賊黨後援，大批趕到，雙方動上了手，各有傷損，裏洞的人却聽不到一點聲音，依然十分安靜。

時間漸漸過去，估計大概已過了一頓飯的時光，宋老爺子還是倚壁趺坐如故，不見醒來。

竺秋蘭心中暗暗生疑，想起禿頂神鵰臨行時說過，他如果不是盟主，就須防他突起發難，暗自忖道：「莫非他早已醒過來了，故意不睜開眼來，果然想乘咱們不備，突起發難了。」

她這麼一想，不覺登時緊張起來，左手在袖中握住噴筒，兩眼只是一霎不霎的望着宋老爺子，準備隨時出手。

隱身在洞口的史傳鼎，長劍也早已出鞘，目光盯住洞裏，準備隨時出手攔截企圖衝出洞來的賊人。

只有岳少俊軟劍並未出鞘，神情也較爲從容，因爲他對宋老爺子有着一份虔誠的敬意。

覺得姑不論宋老爺子眞假如何，在他運功未醒之時，你手握長劍，監視着他，總是不禮貌的事。

他寧願是賊黨假扮的宋老爺子，先向他出手，他才亮劍。

正因有了這份虔誠的敬意，故而他沒有把眼前這位宋老爺子看成假冒之人，神情自然不像竺秋蘭這樣緊張了。

燭火，就是沒有風，也會不停的跳躍，在寬敞而黝黑的山腹中，光是一支燭火，自然不會照得很亮。

凹凸不等的岩壁，黑影翳翳，再加燭火這一跳，更使人由生杯弓蛇影的感覺。

這樣又挨過了一盞熱茶的工夫，宋老爺子依然沒有轉醒。

竺秋蘭漸漸有些不耐，攢攢眉，低聲道：「岳大哥，宋老爺子怎麼還沒有醒來呢，會不會解藥服少了。」

岳少俊道：「不會的，金大哥說過，這解藥十分霸道，最多只能服用五顆，我因宋老爺子，中毒已有多日，故而給他服用了五顆，這已是最大的藥量了。」

竺秋蘭道：「那……」

她只說了一個「那」字，只聽宋鎭山輕咳一聲，緩緩說道：「有勞二位守護，老夫其實已經醒來多時，只是老夫功散已久，醒來之後，又做了一回功夫。」

竺秋蘭暗暗提防着他，一面喜道：「宋老爺子功力一定已經完全恢復了？」

宋鎭山莞爾一笑道：「差不多恢復了十之八九，老夫眞還要感謝岳老弟呢！」

岳少俊連忙拱手道：「宋老爺子不可這麼說，你老中毒之事，全由晚輩而起，就算晚輩弄到解藥，也無法彌補因此造成的過失，內心深感惶恐……」

「哈哈！」

宋鎭山爽朗的大笑一聲，緩緩站起身來，說道：「岳老弟不用自責，這批賊黨，處心積慮，計算老夫，已非一日，就是你不揹那封信來，天華山莊早有他們臥底的人，老夫也一樣非中毒不可。」

他這一站起身來，竺秋蘭就大感緊張，脚下暗暗後退了一步。

宋鎭山話聲一落，一手撚鬚回頭望望岳少俊、竺秋蘭二人，忽然好像想起了什麼，接着問道：「岳老弟，老夫記得未服藥之前，你說過若是老夫沒中散功奇毒，眞假一試即知，不知老弟要如何試法？」

正說之間，只見禿頂神鵰已經急步走入，他看到宋鎭山業已醒來，正在和二人說話，連連拱手道：「恭喜盟主，奇毒已解。」

宋鎭山含笑道：「孟道兄且慢恭喜，既然有人假冒老夫，眞假莫辨，敵友難分，此事極須先弄清楚了，大家方可安心，老夫正想聽聽岳老弟說的辦法呢！」

禿頂神鵰頷首道：「盟主說得極是，岳少俠，你不妨說出來聽聽。」

岳少俊道：「在下想起那天替賊黨揹了一封毒函，求見宋老爺子之時，在下和宋老爺子談了不少話，當時有一段時間，因宋老爺子中了劇毒，霍總管前往書房去取解毒藥丸，只有在下和宋老爺子二人，宋老爺子若能說出那天的談話內容，自可證明不是賊黨假冒的了。」

禿頂神鵰聽得不住點頭，沒有說話。

宋鎭山呵呵一笑道：「岳老弟，你要老夫說出那一段談話內容？」

岳少俊道：「晚輩記得宋老爺子服了解毒藥丸之後，訊問晚輩老遠從雲台山趕來，不會是普通之事……」

宋鎭山點點頭，說道：「不錯，當時岳老弟說出是爲了令師兩件心願，第一件是尋找令師失踪十六年的兒子；此人左眉有一顆紅痣，第二件令師沒有說出來，也不肯再說，岳老弟是在雲台山下，遇到一位老人，他指點你來找老夫，曾說：只須老夫一言，令師心願，即可迎刃而解，對不對？」

岳少俊道：「是的，老爺子可否再說下去？」

宋鎭山續道：「老夫當時就一口答應，岳相公就問老夫，令師的心願，究竟是甚麼？老夫回答你：『令師沒有告訴你，老夫也不用說了』……」

岳少俊張了張口，似想說話，但又忍了下去。

宋鎭山續道：「老夫當時告訴你，十六年前，老夫答應過令師，只要他接住老夫二十招劍法，老夫可以替他說情，解決他的要求，如今即是岳相公代令師求情而來，只要接了老夫一招劍法就好。」

禿頂神鵰故作驚奇，問道：「岳少俠眞和盟主過了一招麼？」

岳少俊還未答話，宋鎭山呵呵笑道：「岳老弟爲了他令師一件心願，自然非和老夫過招不可。」

禿頂神鵰看看二人，問道：「不知道結果如何？」

宋鎭山道：「當時花廳上已經擺上酒席，老夫要他們取來一支牙筷，代替長劍，岳老弟亮出來的是一柄軟劍，他第一招使的是武當『天道中和』，一變而爲崆峒劍法『五月飛花』，酒出五朵劍花，均被老夫牙筷點開，岳老弟第三招使的是峨嵋劍法『孔雀開屏』，但被老夫震出一丈遠外，手中軟劍也爲老夫牙筷削斷了半寸長一截，那是因爲老夫發覺這一運氣，引發劇毒，突然間，一身功夫若廢……」

他說到這裏，望了岳少俊一眼，含笑道：「岳老弟，老夫沒說錯吧？」

岳少俊道：「老爺子全說對了。」

宋老爺子呵呵一笑，掀髯道：「這麼說，老夫不像是假的了？」

「是。」岳少俊囁嚅的道：「只是……只是……」

他說了兩個「只是」，底下的話，竟然說不出來。

宋鎭山目光如炬，岳少俊爲難的神色，他如何看不出來？

注目說道：「岳老弟，有甚麼話，但說無妨。」

竺秋蘭嫣然一笑道：「宋老爺子，岳大哥的意思，我知道，我代他說可以不可以？」

宋鎭山藹然道：「可以，可以！當然可以。」

竺秋蘭道：「岳大哥不是說過麼，宋老爺子若是沒有中散功奇毒，眞假一試即知。」

「不錯。」

宋鎭山若有所悟，問道：「岳老弟的

意思，是想試試老夫的武功？」

武林大老宋鎭山，劍術獨步武林，試試武功，自然是辨別眞假最好的方法了。

竺秋蘭笑了笑道：「就是咯，岳大哥微末之技，不好跟老爺子開口。」

「沒關係。」

宋鎭山回過頭來，朝岳少俊道：「岳老弟要如何試法？」

竺秋蘭搶着道：「宋老爺子方才不是說過了麼，就照方才和你老說的，依樣葫蘆，重演一遍就好。」

宋鎭山忙說道：「老夫方才說過了甚麼？」

竺秋蘭道：「你方才述說以一支牙筷，削斷了岳大哥半寸長一截軟劍，對不？岳大哥的意思，就照老樣子和宋老爺子再使一招，宋老爺子再以一支牙筷把岳大哥軟劍，削斷一截，就證明你老是眞正的宋老爺子了。」

「哈哈！這辦法果然好極了！」

宋鎭山連連點了點頭，續道：「岳老弟，老夫完全同意了，只是這裏那來的牙筷？」

竺秋蘭從地上取起一支竹筷，說道：「牙筷沒有，竹筷可不可以？這把竹筷，是巫婆子當丟手箭用的，地上多着呢！」

宋鎭山接過竹筷，笑了笑道：「自然可以，牙筷可以代劍，竹筷自然也可以代劍了。」

就憑這句話，他是眞正的宋鎭山，該是沒有疑問了。

天底下，除了武林大老宋鎭山，誰敢以一支竹筷代劍，和岳少俊鋒利得可以削鐵如泥的軟劍動手？

誰有把握以一支竹筷削得斷岳少俊手中緬鐵軟劍？

竺秋蘭回頭朝岳少俊道：「岳大哥，事不宜遲，你可以亮劍了。」

岳少俊朝宋鎭山拱拱手道：「宋老爺子，晚輩那就亮劍了。」

說罷，從身邊取出劍丸，緩緩抽出一柄軟劍。

宋鎭山一手拿着竹筷，回到大石上坐下，含笑道：「岳老弟，你現在可以發招了。」

在天華山莊，他也是坐着沒站起來，就叫岳少俊發劍，坐的姿態，和現在正復相似。

岳少俊運氣貫劍，把一支軟劍掙得筆直，人也隨着正身直立，左手捏訣，食中二指輕搭劍脊，躬身道：「晚輩那就有僭了。」

長劍直豎，手腕徐送，劍尖緩緩指向宋老爺子左肩。

這一招，使的是武當派「兩儀劍法」中的「天道中和」，劍尖應該指向對方胸腔，他故意偏向左肩，這是禮貌。

宋鎭山含笑道：「岳老弟，你這是要試驗老夫眞假，半點都客氣不得，只管全力施爲好了。」

在天華山莊岳少俊第一招出劍之時，也是如此，宋鎭山曾說過：『這一劍你是爲令師心願而發，只管全力施爲，不用客氣。』

岳少俊就因爲他這句話，才中途變招的。

一切都按當日的情形，重複進行。

岳少俊說了聲：「晚輩得罪。」劍勢突然一變，幻起了五朶劍花，飛灑而出。

這一招正是由緩慢刺出的武當劍法「天道中和」，一變而爲快速飛灑的崆峒劍法「五月飛花」。

宋鎭山臉上笑容可掬，右手輕輕一抬，就聽到「叮」、「叮」、「叮」接連五聲輕響！

他手中竹筷，依樣葫蘆，連續點在岳少俊刺來的劍尖之上。

崆峒劍法，以發劍迅速著稱，一招之間，要灑出五朶劍花，更非快不可。

宋老爺子要在岳少俊發劍之後，才出手，但點出的竹筷，却要搶在岳少俊的五朶劍花之前，點在劍尖上，而且還要連續點出，那就更非快過岳少俊，還得很準確不可。

就憑這一招，岳少俊已可確定宋老爺子不是賊人假冒的了！

宋鎭山適時低喝一聲：「岳老弟小心了！」

右手一抬，竹筷隨着點出。

岳少俊使過兩招，就該他發招了。

這完全和當日在天華山莊的情形一般無二，岳少俊話聲入耳，只見一點白影，奇快無比朝自己肩頭激射過來，當下不敢怠慢，身形一側，抬手發劍，急劃而出。

這一劍使的是峨嵋派「亂披風劍法」中一招「孔雀開屏」，劍光像扇面般灑開，正好把宋老爺子點來的竹筷封住。

照說，這一招「孔雀開屏」，應該可以封住宋老爺子竹筷的，但以宋老爺子練劍數十年的功力，他自然封擋不住。

一切就像預先安排好的，連一點細節，都完全若合符節，適時但聽「叮」的一聲輕響！

岳少俊只覺從劍上傳來一股極大的震力，由手而臂，由肩而及全身，簡直像觸了電一般！

一個人身不由己被震得直摔出去尋丈來遠，一跤跌坐在地，急忙低頭一看，手中緬鐵軟劍，不是又被竹筷削斷了半寸長一截？

岳少俊看得又驚又喜，急忙棄去手中長劍，一躍而起，恭敬的作了個長揖，說道：「宋老爺子恕晚輩多有冒犯，你老是眞的宋老爺子了。」

竺秋蘭走了過去，從地上拾起一截斷劍，低頭看去，但見斷劍十分整齊，和利劍削斷的一般無二！

心中暗暗驚歎這位老人家劍上造詣之深，幾乎已無人可與抗手！

宋鎭山呵呵一笑，站起身道：「岳老弟一月不見，內功又精進了不少，只可惜好好的一柄緬鐵軟劍，又被老夫削斷了一截。」

禿頂神鵰跨上一步，拱手道：「恭喜盟主，劇毒已除，功力完全恢復，眞僞立辨，這也是武林之福。」

宋鎭山掀髯笑道：「老夫已是退隱林泉之人，和武林還有甚麼關連？」

禿頂神鵰道：「盟主還不知道江湖上正有一場極大風暴，即將來臨，只有盟主登高一呼，領導各大門派，方可力挽狂瀾

，度過危機……」

宋鎭山沒待他說下去，笑了笑道：「孟道兄，這不是危言聳聽吧？」

禿頂神鵰正容道：「盟主以爲兄弟是危言聳聽，眼前咱們困處石窟，前面賊黨後援大批趕到，無住大師等人若不是憑險固守，只怕早已擋不住了吧！」

宋鎭山吃驚道：「賊黨後援來了些甚麼人？連無住大師都會抵擋不住？」

禿頂神鵰說道：「來人之中，有湘西雙屍、五叉眞人，百步神拳袁廣傑一干黑道兇人，憑這些人，倒不構成對咱們的威脅……」

宋鎭山哦了一聲道：「他們還有更厲害的人物？」

禿頂神鵰點點頭道：「最厲害的是這帮人中的總護法祝天俊，此人年事極輕，一身武功，高不可測，陸道兄和兄弟，在他手下，都沒走出三招……」

「會有這等事！」

宋鎭山幾乎不敢相信終南飛虹羽士，六合門孟達仁，都是八大門派中的一流高手，會在人家手下走不出三招，這就一抬手道：「咱們快出去瞧瞧。」

禿頂神鵰道：「二位大功告成，自然可以出去了。」

說罷，抬抬手道：「盟主請。」

宋鎭山也不客氣，當先舉步往洞外行去。

禿頂神鵰跟在他身後，跨出洞口，朝史傳鼎低聲道：「史道兄仍請暫時守住這裏出口，候盟主出去之後，咱們也該退出洞去了。」

史傳鼎點頭道：「兄弟遵命。」

× × ×

再說中洞禿頂神鵰走進去的時候，正當百步神拳袁廣傑、五叉眞人聞天風兩人雙雙被震後退。

但這兩人乃是當今黑道上最負盛名的人物，何況又當着總護法和一干同黨的面前，這顏面如何丟得起？五叉眞人首先發難，口中暴喝一聲，只見他低頭之間，就響起一片震耳欲聾的**啷啷**之聲！

五道精光，連續從他背後飛射而起，化作了一道直綫，勢若長虹，朝洞口直射過來。

宋文俊揮手一劍，朝飛叉上磕去，但聽「噹」的一聲，第一柄飛叉立被磕得斜飛出去。

但對方飛叉是一支接一支連貫射來，你磕飛了他第一支，第二支、第三支接連射到。

宋文俊不加思索，長劍揮處，又連發了四劍，把對方五支飛叉全磕飛了出去。

五叉眞人的飛叉，如果這般容易對付，那也不成其爲五叉眞人了，在江湖黑道上，還有他的地位？

這五把飛叉，你不用劍去磕，它只是連貫成一道直綫，飛射過來，但經宋文俊這一連五劍，磕飛出去，就不對了！

五把飛叉由一道直綫的飛射，突然飛散開來！

第一把斜刺飛出，射向飛虹羽士，第二把射到崖石之上，「叮」的一聲，一碰就轉了彎，射向金甲神霍萬清背後。

第三把呼的一聲，掠過甘玄通頭頂，也朝飛虹羽士射去。

第四把，第五把……

反正叉光飛掠，**啷啷**不絕，在這並不太寬敞的中洞之間，呼嘯激射，亂成一片，誰也數不清那是第幾把了。

宋文俊、霍萬清、甘玄通、飛虹羽士四人，因飛叉勢道銳利，不得不發掌，發劍的發劍，加以劈擊封格。

但五叉眞人的飛叉，打出之時，就使了特殊的手法，除了直接命中的不說，你只要舉掌一劈，舉劍一格，它就會作弧形的飛舞。

不是繞一個圈，仍然襲到你身上，就翩然斜飛，襲向你左右的人，就是無法把它擊落。

當然，伏在中洞的人，個個都是八大門派的高手，不會傷在飛叉之下，但飛來飛去的五把飛叉，傷敵縱然不足，困擾却是有餘。

尤其隱身在左首壁後面的宋文俊，和伏身大石之後的甘玄通、霍萬清、以及隱身石首崖石後面的飛虹羽士等人，因爲五把飛叉的困擾，掌劈、劍格，雖然敵明我暗，洞內較黑，燈光照射不到，看不到他們，但武功精純的人，聽聲辨位，自可清楚的辨別出每一個人的位置！

這正是百步神拳袁廣傑一個最好的機會，只聽他發出裂帛似的一聲狂笑，振腕之間，一連搗出四拳，四團拳風挾着銳利嘯聲，疾如雷射，直向洞口奔來。

不，應該說分向四人位置搗來。

無住大師看出不對，一時那還猶豫，低宣了一聲佛號，默運神功，揮手一掌，迎擊出去。

他爲了保護這座中洞，不得不施展數十年來從不輕使，今晚却連續施展的般若禪掌。這佛門神功，果然非同小可，他掌風出手，「般若禪功」，一股至大至剛的眞氣，立時充沛石洞，像潮水般捲出。

首當其衝的，就是五把飛叉，本來藉着五叉眞人特殊之力，遇到封格，就自生變化，滿洞飛舞，但此時經「般若禪功」眞氣撞擊，紛紛跌墮下來。

不，就像五根水中飄浮的樹木，隨着潮水，朝洞外湧了出去。

四團勁急的「百步神拳」，撞上「般若禪功」湧出的掌風，登時響起連珠般轟然震響！

百步神拳袁廣傑但覺自己四記拳風，宛如搗在一堵震力奇强的無形氣體之上，悉數被反震了回來！

不，五把雪亮的鋼叉同時激射過來！

袁廣傑究是久經大敵之人，一時顧不得許多，急忙之間，下身後仰，使了一記鐵板橋，再向左滾出去。

說來好險，五把鋼叉像流水般從他身上掠過，一陣「奪」、「奪」輕響，被「般若禪掌」强大的掌力，一齊沒入岩石之中。

五叉眞人聞天風見叉復出，早已閃開去，兩個人一個失去了五把鋼叉，一個在地上學懶驢打滾，才算沒被掌風掃中，驚魂甫定，自然全都臉無人色。

祝天俊負手站在轉彎角上，她看得暗暗吃驚，心中忖道：「這人掌力如此雄厚，大概又是那老和尚施展的『般若禪掌』

了，他們隱身暗處，憑險堅守，不肯現身，倒是不易衝得進去！」

心念轉動之間，一抬手道：「二位且退。」

他說的雖極溫和，但百步神拳袁廣傑，五叉眞人聞天風，却面有慚色，拱手應「是」，很快退去。

祝天俊手持摺扇，緩步走了上去，兩名手持宮燈的紫衣少女，急忙挑燈跟了上來。

祝天俊脚下微微一緩，回身道：「妳們站在這裏，不要跟來。」

兩名紫衣少女依言退下。

祝天俊「豁」的一聲，打開摺扇，當胸輕搖，步履從容，走的不徐不疾，緩步朝洞口逼近，口中清朗的道：「諸位既然不肯現身，祝某只好移樽就教了。」

他雖然逼近過來，但看去似乎絲毫沒有戒備。

無住大師眼看祝天俊親自上陣，急忙低聲喝道：「大家小心！」

就在他喝聲未落，不見祝天俊幌肩點定，相距還有七八尺遠近，忽然間，微風吹過，有如魅影一閃，他人已經躍登擋住洞口一方半人高的巨石之上！

這方巨石後面，正伏着霍萬清，甘玄通兩人，此時驟睹敵人躍登巨石，心頭一懍，不約而同一下站了起來，霍萬清一記劈空掌，和甘玄通一圈劍光，同時出手，一個掌劈祝天俊當胸，一個劍撩他雙足。

這當兒，右首崖後飛虹羽士劍光如匹練平飛，由右射出，左首壁間宋文俊劍芒顫動，由左壁迎面刺出了七劍。

這四個人幾乎是同一時候出手攻敵，三道快速的劍光和一記威猛的掌力，刹那間，像狂風暴雨般分向祝天俊身上罩了過來。

祝天俊口中冷笑一聲，他身形隨着輕飄而起，左脚首先「拍」的一聲，踏住了甘玄通的長劍。

左手屈指輕彈，射出幾縷指風，逼住了宋文俊的劍勢，右手當胸摺扇一揮，但聽砰然一聲，金甲神霍萬清一掌端端正正擊在他扇面之上，就像擊在一張柔軟的白紙上。（他扇面本來就是紙的）

朝前推出的掌力，竟然無處着力，不，他摺扇一搖，竟然生出反彈之力，硬是把霍萬清逼退了一步。

緊逼着摺扇一收，向右劃出，一點扇頭「搭」的一聲，擊中飛虹羽士匹練般刺來的劍脊，一柄長劍，立即齊中震斷。

這四下動作，奇妙無比，快速絕倫，不過眨眼之間，就把四人攻勢，悉數瓦解了。

四大高手不但對他出手怪招，有奇妙難測之感，根本合四人之力，也無法招架得住。

祝天俊瀟洒的站在巨石之上，既不出手還擊，也沒有趁機搶入洞內，只是手搖摺扇。（也不知他摺扇是何時打開的）朗朗一笑：「祝某爲了預留臘八在擲鉢禪院相見的地步，不爲已甚，諸位只要能把祝某逼下這方巨石，祝某立時率人離去，若是無法把祝某逼退，那麼祝某奉勸諸位，還是及時退出洞去的好。」

這話口氣雖狂但也只好由他去說了。

無住大師在四人被逼退的同時，已經左手持杖，右掌當胸，攔在巨石之後，面情顯得異常凝重，低誦一聲佛號，緩緩地說道：「阿彌陀佛，祝施主苦苦相逼，老衲說不得只好出手了。」

祝天俊依然摺扇輕搖，傲然一笑道：「大師不妨出掌試試！」

無住大師道：「善哉，善哉，老衲那就有僭了。」

隨着話聲，豎立右掌緩緩朝前推出。

他這一掌，使的正是佛門「般若禪掌」，今晚第三次出手了。

這原非老和尚的本意，但爲了盟主的安全，非守住此洞不可，何況眼前這位武功奇高莫測青衫文士，除了「般若禪掌」，其他武功，只怕很難把他逼退了。

「般若禪掌」，即是把「般若禪功」由掌心發出，這在少林七十二絕技中，也可說是名列前三種的佛門奇學，掌勢推出，既無洶湧暗勁，亦無破空掌風，有之，那就是無形的力道。

無住大師掌勢緩緩推出，祝天俊依然站在巨石之上，一柄摺扇，當胸輕搖，若無其事一般！

但無住大師推出去的「般若禪掌」一般無形勁氣，在他摺扇輕搖之際，就像流水遇上礁石，從他身子兩邊分別流過，毫無阻礙，對他自然也毫無傷損！

這下直把無住大師看得一怔，不，應該說是給楞住了！

「般若神掌」可說是少林寺鎮山絕技，佛門三大神功（佛門三大神功爲：無相神功，如來拈花指，般若禪掌）之一。

「無相神功」和「拈花指」，只有少林掌門大師兄才能修習。

「般若神掌」也必須有長老身份的人，才可修練，如今「般若禪掌」對他竟然會毫無作用！

此人練的莫非是雪山老人的「天衣手法」？

傳聞普天之下，只有雪山「天衣手法」，不拘形式，沒有一定的招式，但任何拳掌刀刃，都能化解無遺，他會是雪山傳人？

老和尚心念轉動，不覺又加强了幾成功力，存心再試他一試，但任你「般若禪掌」如何增强壓力，推出去的無形暗勁，像潮水般湧出。

祝天俊摺扇當胸徐徐搖動，暗勁衝到他身前，依然由合而分，從他左右兩邊分開，絲毫也撞不到他身上！

無住大師暗暗叫了聲：「果然是『天衣手法』！」

就在此時，只聽從身後傳來了一個蒼老的聲音說道：「大師請住手。」

甘玄通驚喜的道：「盟主出來了！」

無住大師緩緩收回手掌，往側退開一步，果見宋鎮山緩步從裏洞走出，急忙合掌道：「阿彌陀佛，貧衲見過盟主。」

宋文俊，霍萬清等人一看老爺子走出來，心中俱都放下了一塊大石，紛紛兩旁讓開。

宋鎮山拱拱手道：「大師，諸位辛苦了。」

祝天俊在無住大師收回掌去之際，也摺扇一收，往後躍落巨石，朝宋鎮山一拱

手道：「宋老爺子請了。」

宋鎮山目光一抬，隨即問道：「閣下是……」

禿頂神鵰在旁接口道：「回盟主，這位就是祝天俊祝大俠，主持臘八擲鉢禪院之會的總護法。」

祝天俊瀟洒的拱拱手道：「武林後學，還要宋老爺子多多指教。」

宋鎮山心中暗道：「看他丰神俊逸，舉止儒雅，倒不像是個窮兇極惡之輩。」

一手撚着飄胸長髯，問道：「祝大俠要刦老夫，不知是何用心？」

祝天俊含笑道：「宋老爺子武林大老，德望俱尊，晚生怎敢刦持，實因晚生奉命籌備擲鉢禪院之會，想和老爺子磋商，故而把老爺子請來，冒犯之處，晚生自當踵府負荊，向老爺子謝罪。」

說罷，連連拱手，接着目光一抬，轉向禿頂神鵰拱手說道：「孟大俠方才答應等宋老爺子醒來之後，即可離開此地，如今宋老爺子已出來了，不知諸位是否可以給在下一個薄面，放了在下幾個屬下？」

禿頂神鵰進入裏洞，也查不出什麼所以然，此時見他提出釋放巫婆子巫姥姥和春梅等人，不覺呵呵一笑道：「祝大俠言重，兄弟方才確曾說過，只要盟主醒轉，咱們自當立時退出此洞，但巫婆子和春梅二人，曾在天華山莊臥底，祝大俠統率羣雄，自然知道臥底是江湖上最忌諱的事了，這件事兄弟可作不了主……」

霍萬清接口道：「孟大俠說得極是，咱們就是追踪逃婢春梅和巫婆子兩人來的，她們既是天華山莊的人，就該按照天華山莊的規矩辦理，祝大俠希望咱們放人之事，只怕要方命了。」

祝天俊英俊的臉上，神色微微一變。

宋鎮山搖搖手微笑道：「萬清，老夫退隱天華山莊，早已不是江湖人了，還有什麼江湖規矩，他們來天華山莊臥底也好，受僱也好，既已離開，就算不得天華山莊的人，那就交給祝大俠領回去好了，諸位道兄，咱們走吧！」

說罷，當先往洞外走去。

霍萬清不好再說，應了聲「是」，大家隨宋老爺子身後，魚貫走去。

祝天俊早已退到一邊，拱手道：「多謝宋老爺子，恕晚生不送了。」

× × ×

回轉天華山莊，天色已經大亮。

西花廳上，賓主圍坐，新茗初沏。

大家話題和討論的對象，自然是集中在神秘組織的總護法。

年輕而又武功高不測的一個人身上。

無住大師合掌道：「阿彌陀佛，方才若非盟主走出，解了貧衲的圍，貧衲只怕擋不住對方一招呢？」

他這話自然更爲聳人聽聞！

終南飛虹羽士，六合門禿頂神鵰，都沒在他手下走出三招，如今無住大師却說擋不住對方一招！須知無住大師號稱少林第二高手，在八大門派中，也是數一數二的人物，他會擋不住人家一招？

宋鎮山呵呵一笑道：「大師這麼說，也太謙了，這姓祝的也許武功有獨到之處，但大師數十年勤修，在功力上，他如何能與大師相比？」

無住大師道：「盟主有所不知，貧衲在功力上，輸給了他。」

禿頂神鵰聽出話因，急急問道：「大師和他比拚了內力？」

「沒有。」無住大師接着道：「貧衲因他接近洞口，不得不施展『般若禪掌』，那知他只是摺扇當胸，輕輕搖動，貧衲推出去的一團無形勁氣，到了他身前，就向左右分開，從他身邊湧去，無法傷他分毫……」

禿頂神鵰吃驚道：「般若神功，居然傷不了他！」

宋鎮山一手撚鬚，問道：「大師可是發覺推出去的勁氣，是被他當胸輕搖的搧扇分開的麼？」

「不錯，貧衲確實感到他摺扇搧動之間，把貧衲掌風向左右分開的。」

無住大師續道：「貧衲先前還不敢相信；但後來加强掌力，再試一次，依然如此，才知此人練有某種特殊氣功，貧衲『般若禪功』對他毫不發揮威力。」

史傳鼎問道：「大師是否能從武功上看出他的來歷來麼？」

「這很難說……」無住大師沉吟了一下，才道：「依貧衲愚見，此人使的極似雪山『天衣手法』。」

竺秋蘭忍不住問道：「大師，什麼叫做『天衣手法』？」

無住大師道：「據說雪山派有一種極爲神奇的武功，叫做『天衣手法』，施展時沒有一定的招式，舉手投足，便成妙用，任何拳風勁掌，刀劍暗器都能隨手化解，傷不了他，好像身上穿了一件無縫天衣一樣。」

「哦！」

宋鎮山突然間好像想起了件什麼事來，輕哦一聲，轉臉向岳少俊問道：「岳老弟，你在雲台山下，遇見一位老人家，和你說了四句詩，你還記得麼？」

岳少俊道：「晚輩記得。」

宋鎮山道：「好，你唸出來給老夫聽聽。」

岳少俊唸道：「五出花開天出飛，漫山景色映寒輝，天台一去登仙籍，從此阮郎不憶歸。」

宋鎮山點點頭，口中「唔」了一聲。

竺秋蘭道：「這首詩裏，說的也就是雪山派了。」

岳少俊道：「妳參詳出來了。」

竺秋蘭道：「這不用參詳，他詩中說得很明白，第一句是說：梅花開的時候，雪花也飄飛了，這句自然以『雪』爲主。第二句，漫山景色，映寒輝，既有一個『山』字，寫的又是雪景，不明明指出是『雪山』了麼？第三句和第四句，說的好像有一個人進入雪山，就像從前劉阮上天台，遇到了仙女一樣，就流連忘返，不知歸去，這後面兩句，說得較爲隱約，不知指的是誰了？」

宋鎮山點着頭說道：「竺姑娘，妳解釋得很對，那位老人家旨在示警，已經明白指出，雪山二字，很可能和這批人有關了。」

甘玄通道：「孟道兄，你不是到裏洞去察看了麼，可有一點眉目？」

（未完・十八）





奇俠司馬洛故事

驚天毒連環

馮嘉・文　可飛・圖

擄劫博士　追查下落

司馬洛其實是喜歡助人的，有人說他祇喜歡帮助女人，這實在不很公平。

不錯，他承認他是一個風流人物，對美麗的女人特別有好感，假如是美麗的女人對他求助，他必然會更加落力，但這是男人之常情了。

其實，別的男人不是一樣嗎？雖然他喜歡帮助女人多過喜歡帮助男人，其實他帮助男人的機會也相當多，比較起來，別的男人可能帮助過許多女人，對男人則是從沒有帮助過一次。

總之，在當時的情形之下，司馬洛覺得他是非要出手不可的。

那個美麗而年輕的女郎一個人坐在那咖啡座的一角落，自顧自飲着飲品，又沒有犯着什麽人，那些男人却如此欺負她。

起先是有一個年輕男人走過去，坐在她的桌子，逗她講話，她却不睬。這也難怪，那個男人的面貌近似老鼠，打扮新潮而又土裏土氣的，態度亦不好，神情顯得那麽下流的，她不瞅不睬，他顯然是討了個沒趣，就起身走了。

但是不到一分鐘又進來了，這次帶來了一個滿身肌肉的同伴，看來是那種勤練健身的男人，練到一身都是肉，看上去實在很不自然，他的臉上亦很多肉，看來這却不是練出來的，因此也可以算得上是賤肉橫生了。

假如靠這個人的吸引力而使那女郎回心轉意，可以說是機會甚微了，因爲這一個比剛才那一個更討厭。

他兩手按着她的桌子的表面，低頭對她講了一些什麽，她低着頭，更加不理不睬，忽然之間，他就在最接近她的一張椅子上坐下來，一手摟住她的腰。

她連忙掙開，在他的臉上摑了一掌，他的反應則是也摑了她一掌。

她摑的那一掌祇是在意義上的一掌而已，痛是不很痛的，但他那一掌却是不同，芭蕉般大的手掌，把柔弱的她摑得就像整個人都要飛開似的，假如他不是摟着她的腰，她眞會整個飛開了。

她給摑得一時呆在那裏了，兩個男人哈哈大笑起來，滿身肌肉的一個毫不費力地就把她一扶扶了起來，簡直是揪起來的，另一個則是執着她的一隻手，兩個人把她扶向咖啡座的出口。

她其實不是不反對，而是因爲被摑了那一掌之後，還是混身發軟，根本不能發力，連走路的氣力都沒有，祇是給半抬半拉出去的。

在塲的人竟沒有一個挺身干涉的，又明明不是沒有看到。

司馬洛站了起來，他不能夠讓他們這樣把這個女郎帶走。

但是有一隻手執住司馬洛的手臂，這隻手執得很有力，然而手的主人吐出來的却是女性的聲音，而且帶着一股幽幽的香氣襲過來。

她說道：「你總是喜歡帮女人的，是嗎？」

「是妳，關莉。」司馬洛說：「怎麽妳會在這裏！——但是，我們不能讓他們這樣橫行呀！」

「你沒有看到沒有人敢出頭嗎？」關莉說：「而且，連咖啡的帳都沒有付，亦沒有人阻止他們！」

關莉是另一個美麗的女郎，比那個女郎要大了好幾年，雖然也還是算年輕的，大約是二十六歲。

司馬洛說：「妳看看我出頭好了！」

關莉的手還是緊緊執着他：「不要！不要！」

「怎麽了？」司馬洛說：「難道妳也可以對這件事情坐視不管？妳也不是沒有能力救她的呀！」

「我不像你那樣好管閒事，」關莉說：「我有能力管的事情，我並不一定就會

去管，我祇是要做與我的工作有關係的事情。」

「妳不可以爲了正義而做一件事情嗎？」司馬洛說。

關莉揮揮手對侍者示意結帳，在桌上放下一張鈔票，說：「我現在的工作是要跟着，看他們把她帶到什麽地方去！」

「哦，」司馬洛說道：「妳是正在工作？」

「是的，」關莉說道：「所以，請不要破壞我的工作，改天再跟你好好地談一談！」

「等一等！」司馬洛說：「我可以跟妳一起去嗎？」

關莉已經放了他的手臂要走開，現在却是倒轉過來，司馬洛執住她的手臂了。

關莉考慮了一下，眼睛一轉，向門口那邊瞥了一眼。那兩個人已經把那個女郎帶了出去了。

她說：「好吧，但是，你加入了之後就不能夠退出去。」

「有些事情，」司馬洛微笑，「妳是要趕也趕我不走的！」

「我也不會付給你什麽酬勞！」關莉說。

「妳在說什麽了？」司馬洛說：「難道我眞是那麽重視錢的？剛才我救了她的話，也是不會有什麽人付給我酬勞的。」

「那很好，」關莉說：「那我們就走吧！」

關莉與司馬洛雖然是浪費了一些時間，不過也不落後太遠，因爲那二個男人也走得不快，那個年輕女郎已漸漸恢復抵抗力了，他們要掩住她的嘴巴使她不能叫喊，又要把她推到停車塲中，塞進一部汽車裏。

因此，反而是司馬洛與關莉先上了一部車子，等着。

他們終於把那女郎弄上了車子，開動了。

關莉亦開動了車子，遠遠跟在後面。

司馬洛說：「這個女孩子妳認識？」

「那是我的餌。」關莉說。

「噢！」司馬洛說：「假如我干涉，就會把妳要釣的魚嚇走了！」

「是的，」關莉說：「所以我不能夠不制止你！」

「你們究竟在做一件什麽事情？」司馬洛問：「那些是什麽人？」

「遲一些再告訴你吧，」關莉說：「先把這件事情做好，你眼前所見的，就已經是值得你出手帮忙的了，不是嗎？」

「是的，」司馬洛點點頭：於是就暫時不再追問下去。

他們的車子遠遠跟着，看見那二個狠惡青年的車子乃是向一個荒僻的地區駛去的。

關莉騰出一隻手來，從雜物櫃內找出一副望遠鏡來，交給司馬洛，司馬洛連忙舉起，向前車望去，他可以看到是那個瘦小的男人在負責開車，那個高大而一身肌肉的則是在後座，擁着那個女郎。

那個女郎似乎是已經安靜下來了，因此司馬洛看不到掙扎的跡象。

「也許……他已經把她擊暈了，」司馬洛說：「妳這位女朋友，她有保護自己的能力嗎？」

「別担心，」關莉說：「他們不會怎樣傷害她的，他們要得到她的完好的身體，受了重傷不大好，如果死掉就更沒有用處了。」

「我猜，」司馬洛說：「他們是要把她拿去獻給什麽人？」

「這個當然了，」關莉說：「不然爲什麽要跟着呢？就地把他們打斷兩隻手脚算了。」

「這是逼良爲娼的集團之類？」司馬洛問。

「差不多吧，」關莉說：「小嘍囉沒有用，找到大的，才細細地剝皮拆骨！」

司馬洛不由得微笑。

關莉是一個他認識的女間諜，也是一個他自認爲不太了解的女人，因爲她溫柔起來的時候可以很溫柔，但兇起來的時候也可以很兇。

司馬洛記得關莉就曾經當着他的面用一木棍把一個人的膝蓋敲碎了。

那人爲了免得另一隻膝蓋也遭同樣命運，便祇好招供。

雖然那人遭此對待也是活該的，但是司馬洛本人也是未必做得出這種事情的。關莉却可以做得到，司馬洛可以肯定的一點就是關莉是反對男人虐待女人，因此司馬洛剛才也感到驚異，何以關莉看到發生這樣一件事情，竟也能夠不插手去管。

後來他就明白了，而現在，他相信，當他們找到了這兩個傢伙的幕後人的時候，關莉一定會做一齣好戲給他看。

車子再走了一段路，關莉又說：「你這個人，似乎生出來就是命該管閒事的，我這事情，偏偏就給你碰上了！」

「也許，」司馬洛微笑：「我是與妳有緣吧？」

他也相當高興他碰到了關莉，因爲關莉就是其中一個他未有機會征服的美麗女人，而他這個風流種子，對這件事情就是不服氣。

「唏！」關莉說：「你不會有意找來的吧？也許你是早已在跟蹤着我？」

「妳是一個能幹的女人，」司馬洛說道：「假如我是跟蹤着妳的，妳會不發覺嗎？」

「唔，」關莉點點頭：「這樣講也很有道理！」

「所以，」司馬洛說：「我說我是與妳有緣。」

「也許你是與莫先生有緣，」關莉說：「你常常爲莫先生工作，而現在，他沒有叫你，你也還是不請自來！」

「這件事情——妳就是正在替莫先生做事？」司馬洛詫異地問。

關莉聳聳肩：「你以爲呢？」

「這樣不是很便宜嗎？」司馬洛說：「我與他雖然是相當好的朋友，但是我替他做事，通常都是收取很高的酬勞的，這一次，却是替他白做了！」

司馬洛是常常與莫先生合作的。

莫先生是一個國際性反罪惡組織的主持人，組織中雖然有不少受過良好訓練的能幹人員，但是一級的好手，還是需要向外聘用。

其中一個最常用的人就是司馬洛，此

外亦有與司馬洛合作過不少次的藍衣女俠林鈴和李敏二個藍衣女俠；這三個人本來就是喜歡冒險和行俠仗義，好打不平，所以一直是與莫先生合作得很好的。此外關莉亦是其中之一，不過工作的次數比較少些。

關莉微笑：「你何不打一個長途電話給他，跟他講講價錢呢？」

「這樣也不好，」司馬洛說：「我從來都講不過他，而且他很可能會叫我不要插手這件事！」

「你是最了解他的人，」關莉說：「不過，假如你怕吃虧的話，你是大可以不出手的，你就看着我做好了！」

「不要緊，」司馬洛說：「我算是帮妳的好了，妳是有權招募帮助妳的人的，不是嗎？」

「是的，」關莉說：「不過，我却恐怕出不起招募你的價錢了！」

「這不成問題的，」司馬洛說：「我們是好朋友——我們不是好朋友嗎？」

「我不知道，」關莉說：「你的所謂好朋友，是常常有雙重意思的！」

「妳這個人眞小心，」司馬洛嘆一口氣：「不會輕易答應什麽，其實我也不是這個意思，男女之間的事情，答應了也沒有用，重要的是心裏想不想，假如心裏不想，那即使立了合約也是徒然的！」

關莉分出一隻手來在他的大腿上揑了一下：「你繼續努力好了，總會有成功的一天的！」

她把車子停下來，因爲她遠遠看到，前頭那部車亦已停下來了，跟着就駛進了一座花園的門口，花園裏有一座別墅式的兩層洋房。她在這裏停車是比較好的，因爲能够佔着居高臨下的優勢，看得見花園內的情形，假如駛下去就看不見了，她問拿着望遠鏡的司馬洛說：「他們現在正在幹什麽？」

司馬洛用望遠鏡望着，還是過了一陣才能回答，因爲車子還未駛到屋子。他說：「停下來了，他們把妳的女朋友押進屋中，她——並沒有給他們擊暈，還是可以步行！」

「這很好。」關莉說。

「下一步，」司馬洛說：「我們是進去救她了，是嗎？」

「當然了，」關莉說：「難道讓她受辱嗎？」

司馬洛仍用望遠鏡向園中瞭望着，一面問道：「這是一個什麽地方？」

「總之這裏面的人就是殺掉都不足惜！」關莉說着，遞給司馬洛一件東西，司馬洛發覺那是一件冷冰冰的金屬物件，是一把手槍。

「我不能亂殺人呀！」他雖然把槍接了過來，仍是如此聲明。

「沒有人叫你亂殺人，」關莉說：「他們是有槍的，你假如沒有槍，就很吃虧了！」她把司馬洛手中的望遠鏡拿了過來，說：「讓我看清楚這裏面的形勢！」

「妳是一個人來的？」司馬洛問。

「不是，」關莉說：「援兵跟着要到了！」

「那好一點，」司馬洛說：「因爲一直有一部車跟着我們，我還以爲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我等一會爲你介紹我的拍擋好了。」關莉說。

這時，那個女郎已經給押進了屋中，進入了一座很寬大而豪華的睡房裏，那裏面已經有一個男人在等着，這是一個奇醜的男人，本來長相就已經難看，鼻樑還是在一次打架或者意外中打塌了，沒有好好地長回，就使他的樣子更兇悍難看。這個人非常強壯而身裁高大，身上穿着一套黑色的絲質睡衣，他坐在一張近似王座的大絨椅上。

那個女郎給一推，踉蹌仆前，幾乎倒在地上。

當她站定了之後，這個奇醜的人就哈哈笑起來：「你還認得我嗎，小芬？」

小芬一歪咀冷笑道：「你這副樣子，要忘記你，才是一件難事呢！」

那人冷酷地笑着，道：「妳本來可以賺很多錢的，但是現在，妳賺不到這些錢了！」

這個奇醜的人與小芬之間是有一些恩怨的，而在屋外，關莉正在告訴司馬洛他們是有些怎麽的恩怨。小芬在一間夜總會裏當衣帽間女郎，這個人看中了她而向她追求，小芬不理他。

後來，這個人又派人向她游說，說願意出很多錢買她的身體，這個更不行，連說客都給小芬罵走了。這一次，這個奇醜的人就動用了強硬的手段，叫人替他把小芬捉來了。

小芬說：「錢不是一切！」

「那妳在那夜總會裏工作又是爲了什麽呢？」那人說：「薪金又不是很多！」

「有些東西是錢買不到的。」小芬說：「假如你的金錢眞是那裏萬能，爲什麽你又不能够花錢把你的樣子弄得好看一些呢？」

小芬這樣講，使這個奇醜的人不能再保持冷靜了。他的手掌猛的一揮；就擊在小芬的臉頰上，小芬打了兩個轉飛跌向後面，那兩個把她押來的人把她接住了。

「放下她！」那個奇醜的人說：「讓我自己來泡製她好了！」

那二個人把小芬放下，讓她跌在地毡上，出去了，關上門。

那人獰獰地說道：「你們女人！就是喜歡漂亮，喜歡小白臉！錢沒有用，小白臉就有用嗎？錢不能使妳過幸福的生活，小白臉就能嗎？讓我告訴妳，我有的是錢，我可以去整容，但是我偏偏不要去，因爲男人靠漂亮是最沒有志氣的！我的臉這樣也有不嫌棄而喜歡我的女人，才是可貴的！」

這一套怪論，雖然也不是沒有道理，但在他而言，却是言行不符，因爲他並沒有等他這個可貴的女人來喜歡他，而且用比他的臉更醜惡更卑鄙的手段把小芬弄來了。

不過小芬也並不在聽，她正伏在地毡上哭泣着。

「現在，」那人說：「我要給妳一點好好的享受，那妳就會知道我可愛的地方了！」

他走過去打開抽屜，伸手進去，摸出了一把刀鋒足有九吋長的利刀。

「你……你要幹什麽？」小芬恐懼地看着他。

他祇是獰笑着，一步一步向她走近。

在外面，司馬洛和關莉已經進入了花園之內，而且遭遇了對手。

他們是爬牆進去的，在園林之中向屋子的方向前進，忽然有一個身上有槍的守衛出現在前頭，顯然是因爲聽到他們行動時發出的輕微聲音而感覺到情形有異，過來察看。

關莉對司馬洛做了一個手勢，便飛身一躍而前。

那人立即一手摸着腰間的槍柄，而準備轉過身來，因爲關莉是從他的側面撲來，而他聽到了聲音，但是太遲了，關莉的手掌一揮，劈在他的頸背上。

司馬洛可以清楚聽到「咯」的一聲響，那是頸骨折斷的聲音。

這個人就這樣倒下來，一動也不動。司馬洛知道他是死去了。

關莉就有這樣一個地方不够女性化，她有殺人的狠勁，雖然這個人也不見得就不是該死的。

跟着又有另一個出現了，顯然是第一個受襲時的聲音把他吸引來的。

司馬洛與關莉馬上閃到一棵大樹的後面躱起來。

這個人手中拿着槍，小心地前進。司馬洛在心中嘆一口氣，看情形，對這個人，他們亦是免不了要施辣手的了，也許，又要由關莉來開殺戒？

但是不是如此，這時，又有第三個人出現了，這第三個人是一個矮矮的影子，他一閃閃到這個來人的背後，在這人還未有所覺之前，他的雙手已伸過他的頭頂，圈了一圈，然後向橫一拉。司馬洛知道那是什麽武器。在黑暗中是看不到的。

那是一根細而靱的鋼綫，縛在兩隻柄上，執在手掌中，鋼綫在人的頸子上一繞，勒緊，這個人的頸子就被勒斷，假如是再嚴重的，就連頸骨亦會被勒斷。不過，就是氣管被勒斷也已經很够了，因爲這也是必死的，而且立刻就死。

這被勒的人身子軟軟地倒下去，而行事的那人還不放鬆，不讓他完全倒地，而讓鋼綫把他吊着。這樣可以保證那人的頸子受到更大的壓力，也是保證他必然死去的了。

這個被勒的人掙扎了最後一下，就軟了下來。

這個用「小型斷頭台」的人此時才把鋼綫再一繞，又脫離了那人的頸子，那人便軟軟地跌倒在地上，這一次，簡直可以保證，他必定是已經死了的。

這個殺手向他們走過來，關莉低聲道：「讓我來介紹，這位是司馬洛先生，這位是靈猴！」

司馬洛伸手與靈猴一握，他立刻就明白爲什麽此人有這樣一個綽號。

因爲這個人的身裁矮小，而動作靈活，就像一隻猴子似的，而且動作的姿勢亦是很像。但司馬洛對他則全無好感，因爲不喜歡靈猴的殺人方式，雖然說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們是別無選擇，非要殺人不可的，但是司馬洛却很不滿意靈猴的殺人方式。

靈猴殺人的時候，顯出他是很享受這件事情，而不是因爲逼於無奈。

這樣的人，就是在不需要殺人的時候，亦是會故意找機會殺人的。

司馬洛本身最不喜歡殺人，他也是在爲了自衛逼不得已的時候才會去殺人的。因此他相信，他與靈猴這個人是不會相處得多麽好的。但物以類聚，也許關莉就是愛跟這一類人合作。

靈猴說：「好了，我們過去吧！我看出，園中負責守衛着的人就祇有這兩個人了！」

「我們分開來吧！」關莉說。

於是，他們分開三路，向屋子逼近過來。

而在屋中，那房間裏，小芬的形勢則是已經相當危急了。

那個奇醜的人已經接近了她，而且另一隻手也在睡衣下面的腰間一摸，摸出來了一把較小的短刀。他說：「我喜歡美麗的女孩子，但是也恨她們的美麗。我喜歡她們的那一部份心情，使我覺得我需要享受她們，然而我恨她們的那一部份心情，則使我要把她們也變醜，這樣，她們就不能與我對照，反映我的醜。」

「你的意思是——」小芬說：「你在事後還要把我的臉割壞嗎？」

「哦！在事前，」那奇醜的人說道：「一面流血、一面享受，那才是最高的享受呀！」

這眞是一個變態之極的人，世界上很少有人能够享受他這種享受的，而無疑地，在享受完畢之後，給他享受的女人，亦是不會有命活着離開的了。

他的刀子忽然一揮，就向小芬的臉劃過來。

這時的小芬，亦不能不暴露眞面目了，她迅速向後滾動，一連打了幾個滾，以便遠離這個奇醜的男人，而在滾完了最後一滾時，她已經從裙子下面拔出來了一把小手槍。

她也許是打算放槍，也許是打算用槍指嚇這個人，叫他不要動，然而，都太遲了。

也許是因爲她滾動得太快，而使那人醒覺到她不是普通人，不是一個那麽可欺的弱女子，因而也就立刻有了戒心，她的槍才一出現，那人的短刀已經離了手，直飛過來。

這刀子刺中了小芬的手腕，竟把她的手腕在地板上釘住。

小芬的槍從手中脫了出來，而在此時槍亦響了起來。

槍彈亦沒有射中任何人，不過這槍的出現，就使那個奇醜的男人明白情形不妙，而小芬的身份乃是很特殊的，她一定不是一個外表看上去那麽可欺的人，而是有能力照顧自己的。

混進來了一個有槍的女郎，假如這個女郎先發制人，早早就拿出槍來指嚇他，那他豈不是完了嗎？

這個奇醜的男人憤怒地吼叫了一聲，向前直撲過去，一面揮動手上那把長的刀子。

事情是差不多同時發生的，那兩個一瘦一壯的青年在外面一聽到槍聲，也吃驚

起來了，就馬上推開門衝進來。

這時，司馬洛，關莉和靈猴也是剛剛從門口及兩個窗口跳進了屋中。

由於那兩個年青人的注意力是集中在房間的裏面，所以就沒有空注意司馬洛他們把房門推開了，却可以讓司馬洛他們看到房間裏是正在發生什麽。

司馬洛他們看到，那個奇醜的男人，手上的利刀正在揮向小芬的喉嚨，而小芬因爲手給短刀釘在地上，無法閃避，在這個時候，就是司馬洛最先放槍了，雖然關莉正在大聲叫着：「不要殺他，我們要他活着！」

司馬洛以最快的時間放了一槍，擊中那人持刀那隻手的手肘。

但是還不够快，那把利刀仍是順着去勢在小芬的喉嚨間經過。

司馬洛看着鮮血好像紅色油漆似的從破口噴出來，感到一陣強烈的噁心，他亦不明白自己的動作怎麽會那麽快。

他好像一隻巨大的跳虱似的，一下子就跳到了那個奇醜的人的面前，一脚飛出，踢中他的肚子，把他踢得飛跌到床上去了。

雖然在此時，那人早已經把刀子放掉，而他的手臂已經給槍彈射得像隨時要掉下來似的，沒有了什麽殺傷力。

司馬洛馬上過去扶着小芬，也幾乎沒有注意關莉和靈猴的行動了。

關莉和靈猴是正在動手消滅把小芬帶來的那二個青年人。

關莉「砰砰」地放了兩槍，槍彈射進了那強壯的一個的頭部，而靈猴則是揮動他那奪命索，祇執住一隻柄，而另一隻柄則是放了出去，一纏纏住了那隻瘦小的頸子，發力一扯，那瘦小的一個，眼球也幾乎跳了出來，被拖倒在地上，靈猴把他拖出了房外，轉了一圈，又再拖回房內，這樣一拖，這人的頸子受不住，很快就死去了。

而那壯的一個，自然亦是活不了多久的。

一面，司馬洛却是在扶着小芬，心裏非常焦急，却是無計可施。

小芬流血流得很多，面色蒼白，脈搏都沒有了。

一個人，喉嚨給割斷了，連氣管亦斷掉，即使事情是發生在醫院裏，旁邊就算有急救的設備，亦是無法施救的，更何況這裏不是醫院。

關莉則是把那個奇醜的男人的衣襟執住，把他從床上拖下來，槍嘴在他的下頷上一抵。

「不……不要殺我！」那人顫着聲音哀求，他看見那麽多人死去了，就知道自己的處境很不妙的。

「你是沒有那麽容易死的！」關莉說道。

司馬洛抬起頭來對關莉說：「她已經死了！」

小芬終於死了，他看着她死而無法援手。跟着他又大聲叫起來：「她死了！」

因爲關莉和靈猴竟然都像不把這當一回事，注意力都是集中在那個奇醜的男人身上。

不論這個人是多麽重要，司馬洛還是認爲應該注意小芬。他這個人，就是向來都是那麽人道主義的。

關莉也醒覺過來了。

她把那個奇醜的男人一拉，使他轉向小芬，喝道：「跪下來！」

那人雖然自己也是非常之痛，但到底還是活着，亦怕會被殺掉，於是便也依命跪了下來了。

「你！」關莉咬着牙道：「你殺了她，我該把你的頭轟掉！」

「是——是她先要殺我呀！」那人苦着臉說：「她有一把槍！她有槍！」

靈猴看着小芬，露出哀傷的表情。

他做出這表情的時候倒也是顯得特別哀傷的，因爲他的長相也像猴子，而猴子本來就是有着一副哀傷的表情。

司馬洛在衣櫃中找到了一張乾淨的床單，把小芬的屍體蓋住，雖然，白床單馬上又吸了許多血。

司馬洛再轉向那人。

那人越加顯得恐懼了，因爲他看出司馬洛是因小芬之死而最爲憤怒的人，也因此司馬洛亦是可能隨時就動手來殺死他的人。

他又哀鳴地說：「我是逼不得已的，不是我殺她就是她殺我！」

「你在害怕了。」關莉向司馬洛做了一個暗示的眼色：「假如你想活得久一點，那你也最好是合作一些！」

司馬洛極力忍下了心中的怒氣。

他明白關莉的暗示，關莉來這裏的目的，顯然就是要抓住這個人，而在這個人的身上是要得到一些綫索之類的，假如把這個人也殺掉，他們就是白走一趟了，他們並不是來進行大屠殺的。

於是司馬洛退了過去，在沙發上坐下來了，冷酷地說道：「假如他不合作，你叫我來動手好了，我相信我可以帮助他決定！」

他實在很樂意担任向這個人用刑的工作。

那人亦明白，他恐懼地說：「我沒有說不合作呀，你們要我幹什麽，你們出聲好了！」

關莉對靈猴說頭：「你到外面去照應着！」

靈猴出去了，這倒使那人稍爲安心了一點，因爲靈猴手上那根奪命索亦是並不可愛的。

「好了！」關莉把那奇醜的人一推，使他也在另一張沙發上坐倒下來：「現在，我祇是要你回答我一個問題，你的師父在什麽地方？」

「這是早有預謀的，」那人說：「你們故意先派了小芬來誘惑我！」

「小芬誘惑你？」司馬洛冷笑。他雖然不知道這件事情的始末，但是他就不相信小芬是會誘惑男人的，小芬不像是那種女人。

「用不着誘惑你，」關莉的手槍在那人的鼻子前面來回移動着，使他的眼珠也不由得跟着移來移去，跟隨着那槍嘴：「祇要把她放在一個你看得見的地方，你自然就會受到吸引了。」

「你們……究竟是什麽人？」那人又恐懼地問：「你們不像是警探呀！」

「你提出的問題太多了，」關莉說：「我看你還是先回答我的問題好些，你的師父在那裏？」

「什麽師父？」那人問。

「我看，」司馬洛說：「我可以替他把手臂扶正一下，他中了槍，手臂扭曲得不大好看！」

「不要！」那人又恐怖地叫了起來：「我……」他祇恨手臂已不能動，無法收藏起來或者用另一條手臂攬住。

他知道司馬洛當然不會祇是替他把手臂扶正那麽簡單，很可能是替他把還沒有斷的部份也完全弄斷。

「我再給你一個機會，」關莉說：「你的師父在什麽地方？你的師父，越洲飛彈史比高！」

司馬洛聽到了，倒是心中一震，因爲他認得史比高這個名字，這是一個不小的名字。

這樣，關莉倒是很有理由要留着此人的性命的，由於此人知道史比高的下落，飛彈史比高。

那個奇醜的人說：「假如我告訴了你，那我又會得到什麽好處呢？」

「這不是你有資格講條件的場合和時間！」關莉說。

那人看着地上那死去了的小芬，看看那二個已經死去了的人，把小芬帶來的年青人，自然亦猜得到，他分佈在外面園中那二個守衞經過了這一番熱鬧亦毫無反應，他們一定也是已經死掉了的，那麽多人都死掉了，難道就會讓他活下去？

到此時，司馬洛亦對這個奇醜的人開始有一個概念，記得他是誰了，這人是……他的腦中升起了一些模糊的資料。

名字記不起來了，他知道這是一個職業恐怖份子。

職業恐怖份子！爲了任何其他的理由進行恐怖活動而傷害無辜，都已經是難以原諒了，還要是以恐怖作爲職業，這種人簡直不是人類。忽然，他就不覺得剛才關莉與靈猴在花園中的殘殺行爲是過份的了，這種人，留下來幹什麽？司馬洛是不喜歡殺人的，但這一種則是例外。

「怎麽樣？」關莉說：「也許他的另一條手臂也應該整一整，左右臂平衡，就會好得多了！」

「不！」那人說：「我講好了！」

「在什麽地方？」關莉問。

「爲什麽你要找他呢？」

「這一問眞是多餘之至，」關莉冷笑說道：「難道我還會是去替他做媒說親的嗎？」

「他在很遠。」那奇醜的人說。

「沒有多少地方對我是太遠的。」關莉說。

「哥馬拉山！」那奇醜的人說。

「唔，」關莉說：「果然很遠，他一定怕我怕死了，躲到那麽遠的地方，但我還是可以找到他的。」

那奇醜的人低着頭，關莉的槍忽然「砰砰」地響了二聲。

司馬洛嚇了一跳，叫道：「呀——」

但已經太遲了，槍彈使那人的臉上開花，他頹然倒下來，死去了。

也許他唯一值得安慰的就是，雖然他的臉變成了這樣，亦不比原來難看多少。

「妳不應該殺他！」司馬洛說。

「他是刀魔林傑！」關莉說：「這樣的人活下去有什麽好處呢？」

司馬洛腦中頓時清楚起來了。是的，刀魔林傑。

此人的渾號亦沒有改錯，他喜歡美麗的女人，但美麗的女人給他過刀之後便再也不美麗了，雖然，那些女人亦不會很在乎，因爲她們都已變成死屍了。

司馬洛說：「我的意思是，也許他是說謊呢？」

「他不會說謊，」關莉說：「他就祇怕我不肯相信，因爲他是非常希望我到哥馬拉山去的！」

司馬洛皺眉看着關莉：「難道妳是說，他與史比高也是不和的嗎？」

「不是，」關莉說：「他認爲讓我去找到史比高，史比高就會把我殺掉，他知道自己是死定了，但是讓我也去送死亦是好的。」

「他對史比高那麽有信心？」司馬洛說。

「是的，」關莉說：「當然，我是對我自己有信心。不過他對史比高有信心是有道理的，因爲，在哥馬拉山上，史比高結集了很多好手，史比高一生之中，是這一次最多強手在身邊了。」

「哥馬拉山！」司馬洛說：「史比高躲在那裏幹什麽？」

「他正脅持利炳炎博士！」關莉說。

「老天！」司馬洛說：「利炳炎博士！」他好像觸了雷似的，他發覺這件事情果然是越來越大了，比他料想中的大得多了。

利炳炎博士是一位激光專家，一個月之前失蹤了，下落不明，被一些危險人物捉去是必然的了，因爲他們住宅中的每一個人都被殺掉了，幸而利炳炎博士是獨身的，不然，他的家人亦難倖免。

「是的，」靈猴也在門邊出現：「就是利炳炎博士！」

「假如這傢伙知道我是爲了利炳炎博士而來，」關莉說：「他很可能不肯開口，但是他以爲我祇向飛彈史比高尋仇，他就很樂意讓我送死！」

「唔！」司馬沒點點頭：「這倒是一個很好的計劃。」

「是呀！」關莉說：「我作尋仇狀，一進來就是殺，他反而相信，假如我把他們每一個都捉住，他反而會懷疑我是別有用心了，那時，就是用種種手法去拷問，也未必可以問出眞相來，而且他肯招供，我們也是不知道相信好還是不相信好！」

「妳的任務就是把利炳炎博士救回來？」司馬洛說。

「是的。」關莉說。

「就憑妳和靈猴？」司馬洛問。

「你認爲我們不能勝任嗎？」關莉問道。

司馬洛聳聳肩：「我不知道，不過，你們似乎人手太少了吧？」

「這事情不能勞師動衆，」關莉說：「哥馬拉山是什麽地方？飛彈史比高是什麽人？他是恐怖份子！即使把哥馬拉山圍住了，也不能使他把利炳炎博士交出來的

。他第一件事是會把利炳炎博士拿住作爲人質，最後會不惜同歸於盡，這種事情必須要用攻其無備的方法。」

「你們有這能力？」司馬洛說：「正如你所說，現在哥馬拉山是好手雲集的地方。」

「我們會盡我們的力，」關莉說：「我也不是第一次走江湖了，許多事情我都懂得用什麼方法去辦，而且，假如失敗，我就送命而已，他們不會殺死利炳炎博士，他們祇是會把他移到別個地方去收起來，那時，還是可以看別人繼續我的工作。前仆後繼，再接再厲嘛！」

司馬洛也不能够不承認，關莉講的話是很有道理的，這是做大事的另一種方法，以小博大。

他低着頭看着地上的屍體：「但是，妳把他們的屍體留下來，這是等於給史比高一個警告嗎？假如搬走也是不行，他們無故失蹤，亦是會使人疑心的。」

「這不要緊，」關莉說：「祇要沒有人知道是誰幹的就行了，他與利炳炎博士的事件沒有直接關係，他祇不過是史比高的徒弟，一個由史比高訓練出來，亦是最崇拜史比高的人。他的仇家不少，當他被殺，可能的兇手起碼有五十個，史比高也懷疑不了那許多。」

司馬洛沉默着。

「而且，」關莉又說：「我們現在有了你，事情成功的希望就更高了。」

「就我們三個人？」司馬洛說。

「這種事情，」關莉說：「你往往是一個人也敢動手做的，三個人，也不會嫌少吧？」

「也許是並不會太少了。」司馬洛說道。

「那我們走吧，」關莉說：「沒有需要留在這裏。」

司馬洛看看那張白床單，現在上面也吸了很多的血。

關莉說：「小芬的屍體讓靈猴來處置，他會好好地解決的，這件事情，我也很難過，但是人巳經死掉了，又有什麼辦法呢？」

司馬洛再望了那白床單一眼，搖頭嘆息着：「眞不值得，雖然一個換那許多個，還是不值得的！」

「這是命運的安排，」關莉說道：「有什麼辦法呢？你這個人，就是感情太重些。」

「這是一個缺點嗎？」司馬洛問。

「不，」關莉說：「這是一個可愛的特點。」

她挽着司馬洛的手臂，與司馬洛一起走出去了。

× × ×

關莉的手在司馬洛的胸膛上撫着，幽幽地說：「現在我找到了你，我就一分鐘都不要離開你了。」

「但是也得讓我坐起來吸一根香烟呀！」司馬洛說。

關莉把另一條緊攬着他的手臂放開了，讓他坐起來。

司馬洛找到一根香烟，黑暗中火光一亮，關莉已用打火機打着了火，而遞過替他把香烟點上了。

打火機熄了，房間又恢復了黑暗。

這裏是關莉在此地暫住的房子，關莉把他帶回來之後，對他就很熱情，與以前的忽冷忽熱，若即若離不同了。

司馬洛終於得到了她，或者說服了她，而她是熱情如火的。司馬洛也可以說終於還了心願，但喜悅的成份則是不如想像中之高。

小芬的事情還是梗在他心中，有些人的運氣眞不好，年紀這麼輕，還沒有機會怎樣過生命就巳經死去了；有些人却生死多次，老早應該巳經死去了，却還是活着在享受生命。

「你又在想什麼？」關莉在後面問。

司馬洛聳聳肩，沒有作聲，關莉在這件事情上是不會與他有共鳴的，因爲關莉心腸比較硬，她趨向於相信這是一個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世界。

「還是想着小芬？」關莉又問。

「正如你所說，」司馬洛說：「這是我的一個缺點！」

而這時，司馬洛就不由得懷念他與林鈴及李敏合作時的日子。

她們兩個女孩子的感情也很豐富，應該心軟的時候就心軟，她們是能夠與他共鳴的。

「小芬是知道她自己在冒什麼險的，」關莉說：「你別忘記，她的身上帶着一把手槍！」

「她沒有機會用。」司馬洛說。

「她祇是遇到更強者。」關莉說。

「這就是妳的處世哲學了，」司馬洛說：「祇有強者和弱者之分，而沒有道理之分。」

「別自己騙自己吧，」關莉說：「她不是如你想像中那麼純潔的女孩子，她巳經殺死過三個人了！」

「她什麼？」司馬洛的眉毛一跳。

「難道你以爲我眞會讓一個不會用槍的女孩子帶着一把槍嗎？」關莉說：「難道你以爲我眞會用一個手無縛鷄之力的女孩子參加這件事嗎？假如她祇是有美麗的手，她巳經殺過人，假如她不是運氣差一些，她也不會毫不遲疑地把那傢伙的一隻手或者一隻脚轟掉了的！」

「她殺過什麼人呢？」司馬洛問。

「第一個就是迷姦了她的男人，」關莉說：「以後的也是差不了多少，她最喜歡做餌引誘男人，因爲她最恨男人這樣欺負女人，相信我，她是在做着一件她自己喜愛的工作而死去的，一個人，還能有更進一步的要求嗎？」

司馬洛忽然感到另一種惡心，他知道關莉這不會是對他說謊的。

「你沒有機會認識她，」關莉說：「這樣也好，因爲假如你認識了她，你亦是不會喜歡她的。」

「我看——我得出去散步一下！」司馬洛伸脚下床。

關莉的一條手臂如蛇似的攬着他。

「妳也要出去嗎？」司馬洛問。

「不！」關莉打了一個呵欠，「祇是不要太久回來，我需要你在我的身邊。」

司馬洛一個人出去了，他很高興關莉沒有強留着他，一個人是需要有獨自寧靜一下的時間的，也許關莉也明白。

那屋外有一塊很平坦的草地，遠遠有幾棵大樹。

司馬洛赤着上身，在屋前陽台上的凉椅上坐下來，吸着那根香烟。夜風輕輕地吹過來，把烟吹走，亦把烟嘴的火光吹得更亮。

有一個黑影從樹下出現，與樹的陰影分開了，向他走過來。司馬洛眯着眼睛看着這個人。

這個人走了一半路的時候，司馬洛就認得乃是靈猴。

靈猴來到他的身邊，也點上了一根香烟，說：「你還沒有睡嗎？」

「遲一些吧。」司馬洛說。

靈猴望望那仍然是漆黑的天空，說：「天也很快就會亮起來了，一個夜晚的時間不多。」

「你在這裏幹什麼？」司馬洛問。

「我也是住在這屋子裏。」靈猴說。

司馬洛忽然覺得混身不舒服。她不知道靈猴亦是住在這裏，他與關莉做事，雖然行事時靈猴顯然不在屋中，但也總是——也許，靈猴還是故意迴避的？

靈猴哈哈笑起來，說：「你放心好了，你並不是霸佔了我的床，我不是喜歡那個的。」

「我不是那個意思。」司馬洛說。

「我們殺得眞痛快，是嗎？」靈猴說道。

「我們自己也死了一個人。」司馬洛說。

「這個你放心好了，」靈猴說：「小芬的屍體，我巳經好好地處置了——巳經作了最好的處置。」

「你怎樣處置呢？」司馬洛問。

「當然，」靈猴說：「我們是要等回來的時候才能夠好好地安葬她了！」

「我還是去睡吧！」司馬洛站起來，轉身走進屋裏。他不喜歡靈猴，與靈猴話不投機。

也許，這正是一個司馬洛與關莉始終有距離的地方，關莉的朋友，司馬洛總是不喜歡的。

關莉巳經在床上睡着了，司馬洛在她的身邊倒下來的時候，她也沒有什麼的反應。

第二天，司馬洛醒過來的時候，關莉却巳不在身邊。

司馬洛不知道她是什麼時候起床的。通常，司馬洛的感覺都不會那麼遲鈍，不過他與關莉睡在一起，並不覺得需要提防什麼，因此，他便把警惕之心收了起來，讓自己充份鬆弛，以便得到更充足的睡眠了。

他起床，發覺原來關莉不在家，靈猴却是在的。

靈猴說：「關莉出去了。」

「你怎麼了？」司馬洛說：「難道你是用不着睡覺的嗎？」

因爲他兩次從床上起來，都是見到靈猴。

「我是遲睡早起，」靈猴說：「你要吃早餐嗎？」

「唔，早餐也是一個問題，」司馬洛說：「這裏又沒有僕人！」

「我來弄好了。」靈猴說。

「呃——不必了。」司馬洛說。

「這是關莉的吩咐。」靈猴說。

司馬洛沒好氣地看着他：「靈猴，有些事情，我是不好意思勞煩你的。」

「假如關莉來弄的話，又不同了嗎？」靈猴問。

他說得很對，司馬洛就正是這樣想，不過，這種事情，說出來就沒有意思了。他與靈猴，的確是話不投機的。

司馬洛說：「我還是到城裏才吃吧，我反正也是要到城裏去一趟。」

「去幹什麼呢？」靈猴問。

司馬洛給他問得很不耐煩：「我的一切都要向你報告嗎？」

「司馬洛先生，」靈猴說：「我知道你不喜歡我，但是我們全部祇有三個人，我覺得，在事情還未成功之前，我們實在是應該合作的。」

司馬洛深吸一口氣：「好吧，對不起，靈猴，你講得有道理，我是回酒店去拿我的東西，做這件事情，我們需要我們用慣了的武器，你用慣的武器你巳經拿在手上了，我却什麼都沒有帶，我是需要回去拿的。」

「但是沒有車子，」靈猴說：「關莉把車子開走了！」

「你的車子呢？」司馬洛說：「你是步行來的嗎？」

「我的車子壞了，」靈猴說：「拿東西祇是簡單的事，遲一些拿也不要緊，我們還不必那麼急。」

「靈猴，」司馬洛沒好氣地說：「你也是一個有份量的人，我不喜歡對你下命令，不過，現在你就去修理車子吧。」

「爲什麼這樣急呢？」靈猴問。

「我除了拿東西之外，還要去調查一下有關哥馬拉山的情報！」司馬洛說。

「用你的綫路？」靈猴問。

「是的，用我的綫路，」司馬洛說：「你們眞要我帮忙，就不要企圖把我軟禁在這裏！」

靈猴聳聳肩，「其實這也祇是關莉的主意罷了，她就是不想你用你的綫路去調查。」

「有什麼特別的原因嗎？」司馬洛問道。

「不想打草驚蛇，」靈猴說：「我們三個人巳經不算少了，你一問就會有多一些人知道，當然你不會講出是爲了什麼事情的，但是總之你提起了哥馬拉山，多提也是不大好的，假如是可以張揚的話，我們可以動員你們的莫先生的整個部門。」

「我當然會很小心——」司馬洛聳聳肩，「好吧，你有道理！」別人有道理時，他也是願意承認的！

「而且，」靈猴說：「關莉現在就是去收集情報。有莫先生的帮助，照常理而言，她的收獲是一定會比你更豐富的。」

「好吧，好吧，」司馬洛說：「我留在這裏！」實在他這一次不是生氣靈猴，他祇是不習慣靜着等，讓別人來做事。

「早餐如何？」靈猴微笑，「其實也用不着客氣，我以前是在餐廳做廚師的，假如你想心裏舒服的話，你可以當是在餐廳裏吃，付錢之外，外加小帳。」

（未完・一）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飛花逐月

臥龍生·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陳抱山被老奴陳壽拿着作擋箭牌，蕭寒月無法得手，正想辦法取勝，此時朱盈盈從旁擲出「銀月飛霜」，頓將陳壽首級斬斷，餘勁從陳抱山的頭頂折回，沒入朱盈盈的手中不見，使陳抱山大嘆觀止，蕭寒月在旁也爲之愕然，想不到她這一招收效奇絕，陳抱山只好親自回家打發妻兒離開暫避，蕭寒月恐防他再遭不測，和常九、朱盈盈護住同行，然後一齊趕去鍾山，棄車坐船，又遇到三艘快舟截擊，對方強弓弩箭雖然都被蕭寒月雙手接下，但船底穿洞，情況危殆，蕭寒月發箭還擊，又是朱盈盈的「銀月飛霜」解救了這場險境，敵船不敢逼近……

若隱若現敵難防　點穴制服毒高手

陳抱山忍不住叫道：「蕭大俠，你們守住甲板上面拒敵，我去帮忙清除艙中積水。」

蕭寒月如夢初醒般，回頭一看艙中積水，急急說道：「盈盈，守住船頭拒敵。」轉身入艙。

但聞蓬然一聲，船又破裂一處。

這時刻，忽然發覺到常九的如意棒發揮出特別的妙用了，只見右手疾伸，一棒直搗過去，如意棒突然彈出一股鋒芒，由破裂的洞穴中，刺了出去，穿入水中，一股鮮血，隨着江水湧入。

原來，那如意棒內機關甚多，有機簧控制的尖銳利刄，突然探出，可及三四尺外。

加上陳抱山和蕭寒月的全力掐水，艙中積水大減，已可看出兩個拳頭大小的破洞，江水再次湧了進來。

那船主人奔入內艙，取出兩張棉被，分堵在兩個破洞上，突然流入淚來，道：「可惜我這條好船哪。」

蕭寒月不知水性，也不知這帆船何等木頭所造，但確知是一艘好船，水中敵人，費了不少時間，才把帆船鑿了兩個裂洞，在江水擠壓之下，竟未擴大，如非好船，豈能如此。

船終於靠到江岸，船家仍然泣聲不止，陳抱山取出一張兩百兩的銀票，交給船家，那船主接過銀票，才收住了悲泣。

躍登岸上，常九才歎口氣，道：「蕭兄弟，咱們恐怕無法逃過敵人的耳目了……」

蕭寒月接道：「敵人衆多，耳目遍佈，旣是無法避開，倒不如堂堂正正的向前行去。」

常九搖搖頭，道：「不好，明槍易躲，暗箭難防，咱們給他一個若隱若現，使他們無法事先安排陷阱。」

蕭寒月道：「好！那就由常兄安排了。」

常九本善隱形潛踪之術，地鼠門的易容方法，也是江湖上之一絕，只不過很少有人知道罷了。

經過常九的改扮，蕭寒月、朱盈盈全變了樣子，常九單獨先行，蕭寒月等三人跟在後面，每在岔道，轉彎之處，常九就留下記號。

地鼠門中的技巧，全部用了出來。

這種江湖上的怪異行徑，不但蕭寒月、朱盈盈從未經過，就是在江湖上行走多年的陳抱山也覺得新奇得很，衣服可正穿反穿，顏色隨時變換，忽然混入旅客羣中，忽然間又會聚一處，未得常九解說之前，似乎是充滿着神秘，但得了常九解說之後，却是十分簡單，方法是技巧的利用地形和旅客人羣，隨時變換位置，使追踪、監視的敵人，無可捉摸，再暗中留心可疑的人，即可反客爲主。

蕭寒月很快的明白了個中的技巧，是利用人類的錯覺來隱藏行色。

這辦法很好玩，也很管用，蕭寒月等人時而混入旅客羣中，時而兩人同行，雖然忽而羣，忽而單的行動，但事實上，却有着一定的規律，保持着連繫。

常九表現出了高度的技巧，彼此約定，距離不能超過十丈，但除非常九有意的讓三人看到他的行動之外，三人竟很難看得到他。

這日中午時分，經過一個茶棚，蕭寒月忽然發覺了常九留下的暗記，告訴蕭寒月他們說：茶棚中兩個老者是敵人，其中一個是用毒的高手，要特別小心。

蕭寒月心中震動，暗道：他們派出了施毒的高手，那眞是防不勝防了，必須早些把他除去。

但他却看不出兩個同時穿着灰衣的老者，那個才是用毒的高手？

這時，蕭寒月等一行正混在一批行旅中，這一羣有十幾個人，兩個灰衣老人果然很留心行過茶棚的旅客，但顯然並沒有發現三人的身份。

蕭寒月暗暗提氣凝神，果然聽到了一個臉上有麻子的灰衣老者說道：「郭老，你怎麼不下手啊？」

「怎麼個下手法，我瞧不出他們的身份，總不成對所有過路的人，全都用毒吧！」

麻子老者笑道：「郭兄的宗旨，一向是寧可殺錯十個，不肯放過一個，你今天怎會變的這等仁慈了。」

另一個灰衣人應道：「我郭天威用毒的對象，都是武林高手，一般的平民百姓，我可是從不下手。」

蕭寒月心中明白了，那臉上沒有麻子的人才是用毒的高手。

突然加快脚步向前行去。

朱盈盈和陳抱山得到了蕭寒月的暗示，地鼠門中有一套很好的連絡方法，一個舉動，一個手勢，都代表着一個行動。

常九化了不少的時間，才把蕭寒月等三人教會，這方法雖然簡單，但却是漫不經意中作出來，溶合於正常自然之中，除非事先有一定的默契，別人很難瞧得出來。

陳抱山和朱盈盈都得了蕭寒月的通知，兩人也展開了配合的行動。

行走在人羣中的蕭寒月忽然間不見了，陳抱山和朱盈盈也蛇竄鼠竄的隱入了道旁的草叢之中。

靈巧的動作，使得同行的旅客之中，竟然沒有一個人發覺。

蕭寒月剛剛隱好身子，常九突然在身邊出現，笑了一笑，問道：「蕭兄弟，你有什麼打算？」

「殺了那用毒高手……」

「他是什麼人？」

「我聽到他們的談話，他叫郭天威。」

常九呆了一呆，道：「郭天威，寸草不留郭天威？」

「怎麼？你認識他？」蕭寒月大感奇怪的說：「你既然早知道他是一個用毒高手，自然早知道他是誰了。」

「我能瞧出他會用毒，那是江湖經驗，但我不知道他是誰？」

蕭寒月沉吟了一陣，道：「我明白了，那是一種經驗，閱歷累積起來的觀察力……」

「對！這就叫江湖閱歷，不過，我想不到會是郭天威。」

蕭寒月道：「他是不是很可怕？」

常九回答道：「可怕得很，你只要聽聽他那個綽號，寸草不留，就該想到他手段的惡毒了。」

蕭寒月哦了一聲，望着常九。

常九吁一口氣，道：「他用毒手法高明不說，而且，用的是無形之毒，中毒之人當時並無感覺，事後一個時辰才會發作，聽說，他還能把毒發的時間，延長到十二個時辰之後。」

當眞是聞所未聞的施毒手段，蕭寒月聽的楞住了。

常九歎息一聲，道：「十幾年前，江湖上有一個十三鐵騎的組合得罪了他，他只是在他們住宿的地方走了一下，第二天十三鐵騎和手下合計四十九人，全部氣絕而逝，當時，竟無一人感覺到自己中毒……」

蕭寒月神情一變道：「如此厲害麼？」

常九道：「十三鐵騎上下四十九人的死狀，也在江湖上流爲奇談，一直傳誦了好幾年才平靜下來。」

「想那四十九人，死狀很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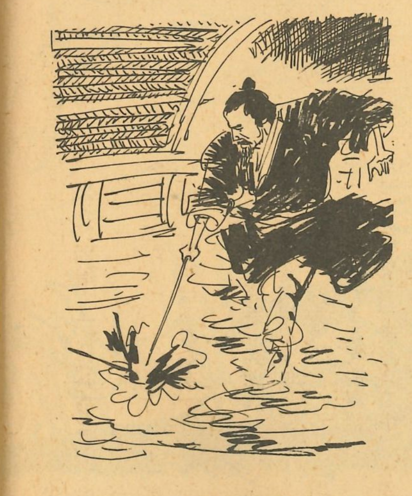
「不！每個人死的時候，都帶着笑容，好像是在睡夢之中，想到了什麼歡樂的事情一樣，這證明了他們死的毫無痛苦，死在不知不覺之中，但死亡究竟不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不論怎麼死，死亡對人都是一種威脅。」

蕭寒月道：「不錯，千古艱難唯一死，古人早就說過了。」

常九道：「郭天威能讓人在不知不覺中死去，想想看是如何的可怖？」

想一想，蕭寒月不自覺的打了一個冷顫，道：「常兄，這個人是絕不能留下來了。」

常九道：「郭天威在那個組合中的身份，應該是十分重要，如果咱們能問問他，也許會有很多收穫。」



蕭寒月沉吟了一陣，道：「常兄，一個人的穴道受制，還有沒有用毒的能力？」

常九道：「應該不會。」

蕭寒月四顧一眼道：「身後荒草高可及人，就在草叢之中問他，也許可以使他招供。」

沒有等太久時間，郭天威和那個臉上有痲子的人，並肩行了過來。

蕭寒月全神戒備，面對着一個用毒的高手，如是一擊不中，那後果就很難預料的了。

常九還敎了蕭寒月另一個特長，那就是忍耐工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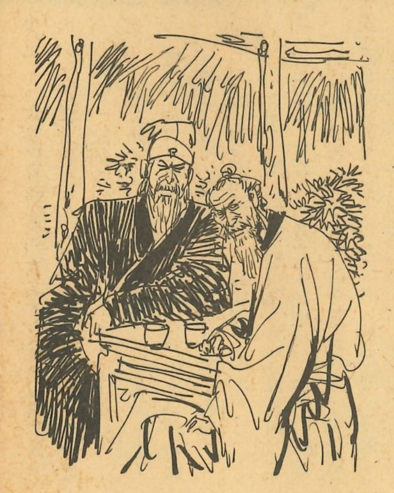
直待兩個人行過蕭寒月等隱身地万，蕭寒月才向一道閃電似的，忽然間飛躍而起，撲向郭天威。

郭天威用毒手法惡毒，武功也很高明，蕭寒月疾撲而來帶起的風聲，已使他心生警覺，霍然轉身，但仍然晚了一步，蕭寒月已準確的點中了郭天威的穴道。

那一臉痲子的灰衣老者，右手一揮，疾劈了一掌，擊向蕭寒月。

蕭寒月冷笑一聲，左手一揚，已扣住了那痲子的穴脈。

常九疾躍而出，抱起了郭天威，隱入草叢之中。蕭寒月右手如電，那痲子驚叫之聲，還未出口，又被點中穴道。



兩人被帶入草叢中去，陳抱山和朱盈盈也已趕到。

常九點了郭天威四肢上的穴道，蕭寒月也解開那痲子的暈穴，兩個人神志都恢復了清明，但身體却無法動彈。

郭天威大概從未受到如此的折磨，雙目中滿是忿怒，瞪着蕭寒月和常九。

那痲子却是一臉驚懼之色，道：「這算是什麼？咱們素不相識……」

常九冷冷接道：「看樣子及形貌，閣下是九頭鳥萬長青了？」

朱盈盈忍不住微微一笑，道：「他怎麼會叫九頭鳥？」

她雖然改了容貌，但却無法使聲音改變，仍然輕脆動人。

常九笑道：「九頭鳥是一種邪鳥，聽說能發出各種的聲音，見者不吉……」

郭天威開了口，聲音中仍帶着怒意，道：「你們是什麼人？」

蕭寒月道：「閣下要找的人。」

「蕭寒月……」郭天威打量着蕭寒月說：「你不是……」

「如果我改變了容貌呢？」

其實，郭天威已經相信了，除了蕭寒月之外，這江湖之上，還有什麼人能在他出手之前，點中了他的穴道。

九頭鳥萬長青歎息一聲，道：「咱們終日打雁，今日被雁兒啄了眼睛……」目光一掠常九，接道：「閣下是地鼠門的常九了。」

常九道：「不錯，你們把我的底子，也摸出來了。」

萬長青道：「那很好，你常九也是老江湖了，個中利害應該思索的十分清楚，地鼠門中除了你常九之外，還有一位李爺，你大概認識

吧？」

常九心頭一震，道：「李七，你們把他怎麼了？」

萬長青道：「沒有怎麼樣，他活的很好，咱們二爺禮賢下士，貴門的李七兄，現在是咱們二爺的貴賓。」

蕭寒月低聲道：「常兄，李七是……」

「我的師兄，也是我們地鼠門這一代的掌門人。」

蕭寒月點點頭。

常九目光轉到萬長青的臉上，冷冷說道：「他已經多年不過問江湖中事了，而且不再收弟子，你們爲什麼找上他？」

「那是咱們二爺愛才，像天威這等人物，不是也成爲咱們二爺的貴賓麼？地鼠門雖然不是一個很大的門戶，而且已經式微，人才凋零，但他們具有的隱形潛踪之術，卻是江湖一絕，二爺求才若渴，找不到你常九，只好把李七爺請去了。」

常九道：「我知道，他的身體不大好。」

萬長青道：「放心，放心，咱們二爺手下衆多，有很多醫道高明之士，李七爺的身體，已被調理的比過去健朗多了。」

蕭寒月突然接道：「天下名醫，誰能在金陵趙百年之右？」

萬長青淡淡一笑，又問道：「你眞是蕭寒月？」

蕭寒月道：「如假包換。」

萬長青道：「咱們二爺對閣下很敬慕，所以……」

「所以，才派出了很多的高手，到處截殺蕭寒月，白玉仙、向中天、還有閣下這隻九頭鳥，再加上寸草不留郭天威……」

萬長青接道：「誤會，誤會，天大的誤會，咱們二爺對你蕭兄十分敬重，一直想親自跟你談談，但你蕭兄卻一直不肯賞這個面子，迫的咱們二爺不得不動員了很多人手請你，至於兄弟和郭兄，也是派出的人手之一……」

蕭寒月接道：「如果我不肯聽命，兩位就準備把在下給毒死了？」

「不會，不會，絕對不會，二爺很希望你加入我們這個組合，有很重要的職位，介於蕭兄……」

蕭寒月哦了一聲，道：「此話當眞麼？」

「龜孫子才會說謊，我陪郭兄親自出動，就是來請蕭兄的……」

「聽口氣，閣下在二爺面前的身份，看來似乎是還不太低呀……」常九凝目注視着萬長青說：「你萬兄九頭鳥的大名，我早已聽過，但如比起郭天威在江湖上的威望，不客氣說，應該是有一段很遠的距離，你這小子憑什麼跟郭天威稱兄道弟？」

「這個……」萬長青痲臉上竟然也升起了一片紅暈，道：「承二爺看起在下，把在下留在身邊，常常和在下商量一些事情。」

「二爺的親信……」蕭寒月說：「好！你現在告訴我，二爺是什麼人？」

萬長青微微一怔，道：「二爺就是二爺，能作主，能當家的人。」

蕭寒月道：「蕭某人出道晚了幾年，對江湖上的人人事事，知曉不多，你要說什麼，最好能說的明白，讓我聽得懂。」

萬長青道：「那當然，蕭兄只要肯和在下去見二爺一面，我相信蕭兄立刻可以決定投效在二爺的麾下，那是驚人的大局面，和江湖一般開窰立寨的局面不同……」

蕭寒月冷冷接道：「現在，請答覆我的問話……」

萬長青接道：「在下是句句實言……」

蕭寒月右手一抬，冷冷說道：「不要逞口舌之利……」

陳抱山接道：「交給我收拾他，蕭公子吩咐我割他的鼻子，我不會切他的耳朶。」

話說完，手中已多了一把小巧鋒利的匕首，冷森森的寒芒，擱在了萬長青的臉上。

萬長青能言善道，但却很怕死亡，陳抱山雙目中的凜凜神光，使得萬長青感覺到，這個人不是謊言詐嚇，說下手就會下手的人。

蕭寒月道：「說，二爺者，何許人也？」

萬長青道：「二爺是我們這個組合中領導人之一。」

蕭寒月說道：「那就是說，還有一位大爺了？」

「大爺很少出面，在下追隨二爺已有數年之久，咱們從未見過大爺。」

「哦！二爺總該有個姓吧？」

「有！不過，知道的人不多，通常我們都是尊稱二爺。」

「你是他的親信，身邊的紅人，總不會不知道吧？」

萬長青道：「我不知道……」

「不肯說，好！先給你一點苦頭吃吃。」

蕭寒月究竟是讀書的人，雖然明知道嚴酷的懲罰，收效很大，但却說不出口。

陳抱山應了一聲，七首幌動，立刻在九頭鳥的臉上，劃了幾道傷口。

鮮血湧出，疼得萬長青呻吟出聲。

蕭寒月道：「現在，答覆我，二爺姓什麼？再不說，我就割下你一隻耳朶。」

萬長青急急說道：「好像是姓李，我眞的不太清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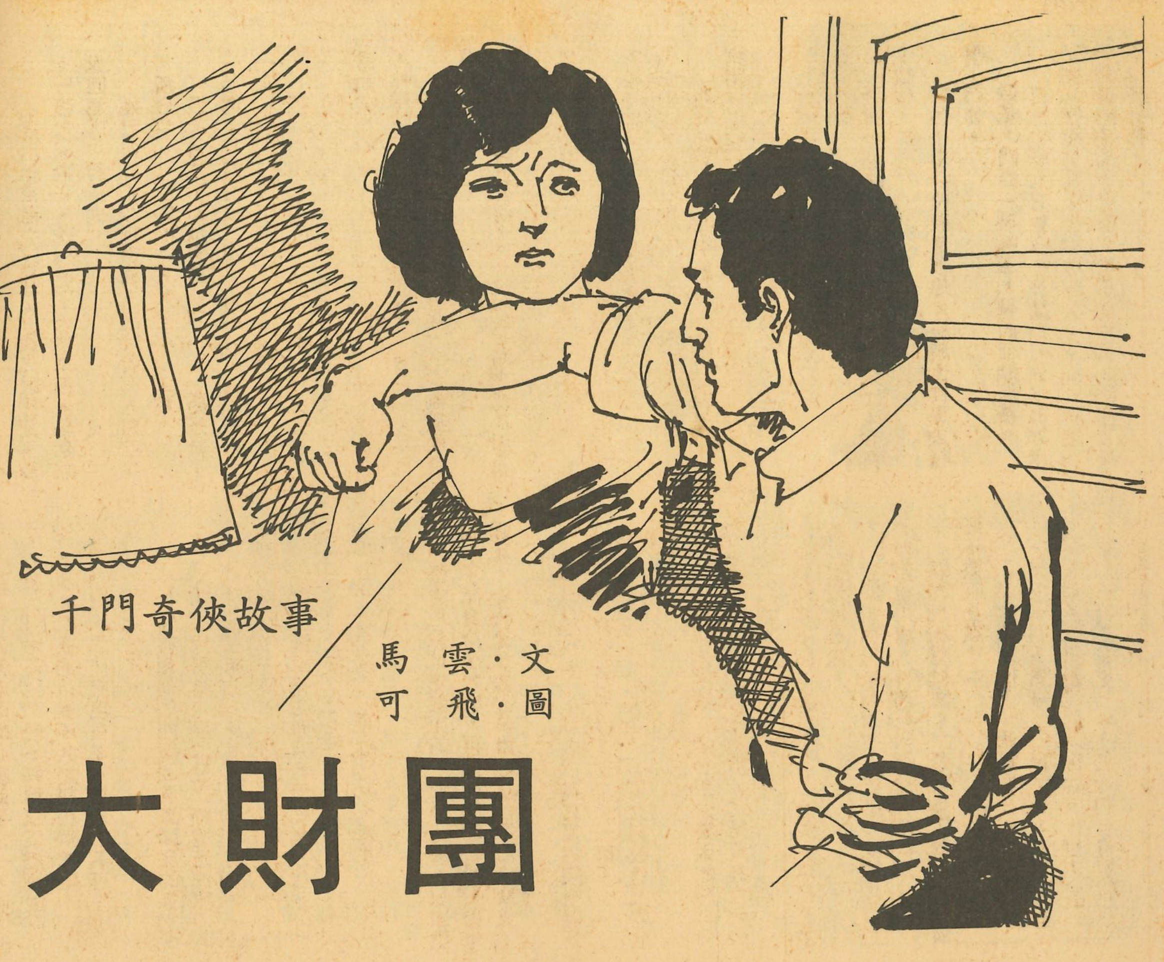
蕭寒月略一沉吟，道：「你們的總寨，設在什麼地方？」

「大批的人手住在鍾山，不過二爺多數時間不住鍾山總寨。」

「不在鍾山在什麼地方？」

「金陵城中。」

（未完．卅五）



千門奇俠故事

大財團

馬雲·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游天虹向利格時的助手費羅提出繆仁傑追求利小姐，已到了成功階級，請他提醒他們父女小心一點，含蓄地說出繆仁傑的企圖不軌，可惜費羅被人蓄意撞車重傷致死，無法向利格時進言，而使繆仁傑得手和利格時合作興建旅遊區大厦，他名下的興隆集團股票下跌之後又狂昇。游天虹對他頗有懷疑，尤其是他去隣埠之行，賭博出千被發覺之後，又將贏的欵借故捐贈敎會醫院。洪六姑、敎會醫院職工宗龍、賀英失踪。游天虹暗中協助私家偵探張雪兒到隣埠偵察，賭場老闆黃益又不敢親自接見，但又想知道洪六姑的下落，二人却碰到很多困難……

節外生枝 千上出千

「嗯！口講無憑的事，跡近譭謗，我怎可相信？」張雪兒說。

「你的男朋友游天虹綽號『千門奇俠』，回頭你不妨去問問他，也許他可以證明我的講法。」那男子說。

「可惜他現在在大城，否則我一定會問個明白的。」

那男子道：「他是我的好朋友，如果你答應我剛才所提的條件，我可以派人助你一臂之力。」

「如果我不答應呢？」張雪兒道。

「我們仍然是朋友。不過，你在這兒人生路不熟，只怕困難重重，甚至可能有危險，萬一出了事，游天虹可能怪我這個老朋友不够道義，事實上這兒不似大城，三山五嶽的人馬太多，任何人也無法控制。」

「嗯——」張雪兒故作沉思，「讓我考慮一下吧。」

「好極了。你可以繼續在這裏玩，今晚的事也不可宣揚出去。」那人又說：「其實我們合作對你也有好處，就是我絕不影响你向委託你的人交代，只要讓我們先會晤洪六姑就足够了。」

「我就是不明白，爲什麼你也希望會見洪六姑？」

「洪六姑是個關鍵性人物，她可能知道許多關於繆氏父子的事情，萬一將來你找到了她，再把她帶回大城交給你的委託人，洪六姑的處境一定十分危險！」

「你似乎已經知道了這次委託我去找洪六姑的人，就是繆氏父子。」

「我只是有此想法而已。」那人又說：「而且我覺得很合邏輯啊！」

張雪兒道：「如果你所講的都是屬實，我反而有考慮的餘地。那麼，就請你等我消息好嗎？」

「好吧！請你和你的朋友們盡情地享受！再見。」

花叢中傳來了「卡」的一聲，不再有人聲傳出。

美美用疑惑的目光瞪住張雪兒。

張雪兒故意伸了一個懶腰：「快些吃吧，我十分疲倦，想回到房間去休息一會兒。」

「今晚我們的運氣很不錯，何不再玩一會

兒？」

「要玩你自己去玩好了，我先睡片刻再說。」張雪兒說完，匆匆吃了一些東西，果然就返回酒店的房間去。

她已作好了心理準備，隨時會有人跟踪她，所以當她返回房間時，又得小心翼翼。

張雪兒又想起她的男助手小丁，於是撥了一個電話到隣房去，但是電話鈴聲响了一次又一次，竟然無人接聽。

張雪兒心感不妙，急忙親自到隣房去。

房間雖則關上了，但張雪兒要開啓它却是易如反掌的事。就在她開啓那房門時，背後有人叫住她：「小姐，你幹什麼？」

張雪兒回頭看看，發覺是一名穿制服的侍役。

「你來得好極了。」張雪兒剛才就是因爲找不到他，所以才迫住要自己動手去開門。「怎麼裏面沒有人？」

那名當值的侍役也知道張雪兒和這間房的住客同屬一夥人，所以就說道：「據我所知，丁先生似乎沒有出去，也許他睡了。」

張雪兒担心小丁有意外，對侍役說道：「我剛搭過電話入房，沒有人接聽。」

「那麼，丁先生一定是睡着了。」

「請你開門讓我入內看看好嗎？」

「這——這怎麼可以？」

「爲什麼不可以？我是他的女波士，我有事找他。」

「嗯——」侍役想了想，終於也伸手去按响了門鈴。

但是，門鈴一再响過，裏面全無反應。

侍役也感到有些意外地驚奇，因爲他剛剛才接到賭場方面陳總管的吩咐，要小心監視這兩間房的住客，如有什麼風吹草動，必須及時通知陳總管。

陳總管乃黃老闆的心腹助手之一，所以那名侍役又豈敢不從？想不到現在這麼快就有了事發生。當值的侍役不久之前仍然確定小丁在房間之內，爲什麼現在卻不見人？不可能的，也許眞的睡着了。

侍役惟有用他的門匙開啓那間房的房門。

房間一片黑暗，張雪兒立將燈光按亮了。

小丁躺在床上，身上只蓋了一張被單。張雪兒不禁吃了一驚！

小丁是張雪兒的助手，她當然明白到小丁的警覺性，然後才會選取他做助手的。所以在這刹那之間，張雪兒有個想法：難道小丁已遭人毒害。

張雪兒急忙走到床前，伸手一探，只感覺到小丁渾身冷冰冰的，再摸摸他的脈門，仍未斷氣。於是她立刻回頭對呆立一旁的侍役道：「快叫十字車！」

侍役急忙退了出去，他首先用內綫電話通知了陳總管。陳總管聽了也吃了一驚！

不久，十字車來了，小丁立刻被送往醫院急救。

張雪兒非常生氣，她曾經由游天虹的口中知道小丁有個女人陪睡，這分明是黃益他們的主意，但想不到卻出了事。

她到樓下賭場找着女助手美美，然後直闖賭場經理辦公室。

豈料她們只走到走廊入口處，就被人截住：「兩位小姐，你們想到那兒去？」

張雪兒嘿嘿地說：「我要見黃益，你們最好不要阻止我！」

二名大漢交換了一個眼色。

其中一名大漢道：「對不起，黃老闆沒有約好你們，如果兩位對本賭場有什麼不滿的話，請告訴我們好了。」大概他們也發覺張雪兒的面色不大好看。

張雪兒道：「你們最好滾開，否則不要怪我！」

說着，她大踏步往前走！

二名大漢惟有動手制止她們，但是，他們也是剛剛接近張雪兒，已看見二條人影飛跌出去！「隆」然一聲，其中一名大漢更撞上了一間辦公室的門板！

走廊前後迅速走出數名彪形大漢。張雪兒也不打話，已將手上一撮塑膠籌碼飛擲出去！較遠處傳來三幾聲尖叫，接近張雪兒她們的二名大漢又相繼跌得四腳朝天！

一名剛由一間辦公室出來的中年男子，左右兩旁由二名大漢拱衛着。他看見這混亂場面，也吃了一驚，忙拔出自衞手槍喝道：「住手！」中年人大聲吆喝着：「你們再動，我就開槍……」

豈料他話未說完，一枚籌碼已飛捓過來，不偏不倚，剛好擊中了他的手腕，手槍立即墮在地上。

中年人身邊左右那二名大漢正擬一齊殺上，忽見寒光點點，張雪兒手上的籌碼先後飛出，分別擊中了那二名大漢的頭手等處，當堂鮮血淋漓。

顧得前面顧不了後，一名彪形大漢也不知從何處飛撲而出，突如其來地用手臂扼住他的粉頸。只見張雪兒身形一矮，也沒有人看清楚他如何出手，背後那名大漢已經有如斷綫風箏似的凌空飛出！「轟隆」一聲，頭部狠狠地撞上走廊的天花板之上，跌得昏死過去！

另一名大漢又待急急拔槍制止，卻給一陣警鐘似的聲音喝止！此人由走廊盡頭處突然衝出，令到所有人都呆住了！

張雪兒和美美看見對方不再進攻，也靜止下來。她們都認得這個男人正是黃益，難怪這裏所有人都震懾住，不敢再動！

黃益由走廊那邊走過來，抱歉地問道：「兩位可就是游大俠的朋友？」

張雪兒道：「既然你懂得派人送籌碼來，自然知道我們是誰，爲什麼又要用這種卑汚手段來對付我們呢？」

黃益生氣地瞪住呆在一旁的兩大漢：「你們這班渾蛋，還不快些向兩位小姐請罪？」

那名企圖用手槍對付張雪兒她們的中年人，正待拱手開腔，卻被張雪兒搶在前頭說道：「不要再做這些門面功夫了，我只想知道，爲什麼你要加害我的助手小丁？」

「嗯——這話從何說起？」黃益莫名其妙地問。

「你很會演戲，可惜我就是沒有閒心去欣賞。」

「請等一等——」黃益打了一個手勢：「如果你相信我是游天虹先生的好朋友，請先到我辦公室稍坐，我不須三分鐘就可以給你一個滿意的答覆。」

黃益雖然向着走廊那邊打着手勢，但是，張雪兒她們並沒有走過去，仍然是呆立在走廊之上。

黃益身畔一名中年人向他低聲說了幾句，突然「啪」的一聲，他也沒有與那中年人講完，又揮掌力摑，打得那中年人歪着身子倒過一旁。

「他媽的！你們這班渾蛋！」黃益顯然非常生氣：「限你們在今晚之內，未天亮之前把那名應召女郎抓回來見我，不管你們用什麼万法，否則天亮後你們一個個就得抬着斷狗腿進醫院去！」

然後，黃益又朝着張雪兒她們走過來。

黃益打着哈哈說：「兩位，眞對不起，請先到在下的辦公室休息休息，讓我好好的向你們解釋。」

表面上看來，黃益對她們的確非常客氣，但看在張雪兒的眼裏，却近乎奸詐；剛才他仍然怒火冲天似的，怒斥他的下屬們，還動手打人，怎麼這樣快又換上了另外一副面孔？他又不是演戲的演員。

因此，張雪兒在心理上對這個人已經沒有好感，她又示意身邊的美美，叫她小心提防。

進入黃益辦公室後，自然又是客套一番，雪兒和美美都獲得慇懃的招待。可惜張雪兒不領情，她只記掛住醫院中的小丁。

黃益彷彿也看穿了她的心情不佳完全是因爲小丁，所以安慰她說：「我會盡地主之誼，請最好的醫生，爲你的伙伴治病。請你放心好了。」

張雪兒生氣地說：「閣下也是有頭有面的人，爲什麼會出到這種手段對付我們？」

黃益苦笑道：「我也明知這件事很難解釋，無奈事情已發展到這個地步，我也不妨交代一下。當初我確實吩咐過他們好好地招呼你們三位，但他們却自作聰明，終於出了亂子。」

黃益的一名助手入來，不知又對他說了一些什麼。只見他回頭對張雪兒道：「這件事可能我們也中了人家的詭計；那名應召女郎突然失了踪。」

「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那女郎可能不是眞正的應召女郎，而是受人所託。」黃益忽然又站了起來：「我先陪你到醫院去一次，希望小丁吉人天相；否則，我也願意負全責！」說着，他又吩咐助手去備車。張雪兒覺得他不似是做作，也就借同美美跟他到醫院去探望小丁。

臨上車之前，黃益仍吩咐他的手下，要盡一切辦法，把那名陪過小丁的應召女郎找到。

來到醫院裏，當值的主任醫師也認得黃益這位當地的名人，急忙親自接待。

黃益道明來意之後，醫生翻查紀錄，對他們說道：「丁先生是因爲服食一種藥物而出事的。」

黃益忽然想起一件事：「會不會是因爲服了興奮劑？」

「目前仍在化驗，未有結果。」醫生又說：「不過，病人暫時已渡過了危險期。」

張雪兒聽到了這裏，也悄悄舒了一口氣！只要小丁化險爲夷，其他事情她也可以暫時不去管！

黃益問那名當值醫生：「我可以入去看看他嗎？」

「當然可以。」醫生的態度好得出奇：「不過，只怕病人還未甦醒過來呢。」

「請帶我們去看看吧！」黃益又示意着說：「我這兩位朋友急於要見見他。」

醫生於是帶領着他們沿住走廊走過去，來到了一間病房門口，這時剛好有一位女護士由裏面出來。醫生截住她問道：「那名中毒的旅客怎麼樣了？」

女護士道：「他已渡過了危險期，醫生仍在料理他，但未甦醒過來。」

當值的主任醫生也知道醫院裏的規矩，所以抱歉地對黃益說：「請等一等好嗎？」然後他又回頭對雪兒說：「我們爲了病人好，不得不忍耐一下。」

張雪兒無可奈何地嘆了一口氣！黃益在旁，婉言安慰她：「相信丁先生不會有事的。」然後又說道：「要不要我打個長途電話，把游天虹叫來陪你？」

「不用啦。謝謝你！」張雪兒心裏最明白的：游天虹目前正在這兒，只是他們都瞞住黃益而已。

在這刹那間，張雪兒差點忘記了現在她們面對的黃益也是問題人物之一。

不久，主治醫生由病房出來了。他正脫下口罩，負責招呼黃益他們的主任醫生就過去招呼他。兩個醫生不知道說了一些什麼，只見主任醫生回頭對黃益道：「根據我這位同事的意見，你們三位之中，最好只派一個人入內看看剛醒過來的病人。」

黃益於是示意張雪兒，說：「就讓你入去好嗎？」

張雪兒於是在醫生護士的陪同下，進入病房裏去看看小丁。黃益和美美則坐在走廊一旁的長椅之上等候她。

病床上的小丁，彷彿剛由閻王殿回來，他看見張雪兒出現床前，不好意思地呆住了好一陣。

這次小丁是被女人所害，而他今回又是爲公幹而到隣埠來的，偏偏眼前這個不但是他的老闆，還是個女老闆，難怪小丁的面上紅了一陣。

張雪兒大概也知道他的心裏正在想一些什麼，所以她只說道：「過去的事暫且不提，我只想知道那女子是個怎麼樣的人，爲什麼她要害你？」

「嗯——」小丁訥訥地，不知道如何作答才好。

事實上連小丁自己也覺得莫名其妙，那女郎風情萬種，令小丁樂不可支，事後却也顯得極之慇懃，那女郎就趁住吻他的時候，將一粒藥丸餵到他的咀裏去。

當時小丁也感到很意外，但那女郎却笑嘻嘻地說這是「還魂丹」，可以令他在稍爲休息之後，重張旗鼓云。豈料小丁後來却昏昏然睡去。以後再發生了一些什麼事情，他根本就不知道。

以上這種情形，小丁實在很難照實對張雪兒直講，所以他才會支吾以對。

張雪兒有些生氣地對他說：「你僥倖檢回了這一條性命，已是不幸中之大幸。這件事擺得十分明顯，有人企圖要你死得不明不白，也就是說，有人已知道了我們此行的任務，所以，才會加害於你，你身爲探員，却不提高警覺，反而給我帶來了麻煩，我眞不知道你有何感想。」

「對不起！」小丁說道：「這次的事件，我十分抱歉，希望你原諒我吧！」

張雪兒只好問他道：「你現在覺得怎麼樣啦？」

「還好，沒有大碍。」小丁說道：「休息一會兒大概就沒事了。」

「好吧！」張雪兒看看腕表：「你就在這兒休息，回頭我會再來看你。」

張雪兒走了。

小丁怔怔地呆在病床之上，左思右想也想不通那女郎的來龍去脈，以及對方爲什麼要加害他。

忽然之間有個醫生走近病床這邊來，小丁瞥了他一眼，覺得有些面善，再多看一眼，對方笑了，小丁也忍不住笑了！

原來出現在眼前的「醫生」並非醫院中人，而是游天虹。

游天虹打了一個手勢，示意他不要張揚，又回頭看看病房門口那邊。然後才低聲對他說：「你回憶一下，那個應召女郎曾經對你講過一些什麼？」

「嗯——」小丁吞吞吐吐，有些不好意思地說：「我們大家都是男人我才不怕對你說吧，那應召女郎十分乖巧。只是我有點不大明白，她明明是黃益派人請來娛樂我的，爲什麼她却講黃益的壞話？」

「她怎麼講黃益的壞話？」

「她說黃益要她了解我，以及拖住我，不

讓我們去追查洪六姑的下落。又叫我必須小心提防黃益這傢伙，直指黃益絕非好人。」

游天虹沉吟道：「這的確有些奇怪，黃益花錢去找她回來陪你，爲什麼她要說盡黃益的壞話呢？」

小丁說道：「所以我非常懷疑那女人的身份。」

「不錯，她可能已被另一帮人收買。」游天虹道：「那帮人大概老早偵知黃益的企圖，故此派了這個女人來冒充應召女郎。」

「那麼，那一帮人又是何方神聖？」

「當然是與黃益對立的人。」

「會不會就是繆氏父子派來的？」

「很有可能。」

小丁也知道游天虹的來頭，更加知道他是張雪兒的男朋友，所以對於游天虹的突然出現，一點也不會覺得出奇。他問游天虹：「你查到了一些什麼？」

「洪六姑可能已經離開了本市。」游天虹道：「你先好好地休息，其他事情我們會處理了。」

游天虹說完就走！

不久，眞正的醫生又入來了。

× × ×

黃益非常生氣地回到他的辦公室去，立即召見陳艮。

陳艮就是陳總管，也是負責安排一連串監視行動的指揮者。所以黃益召他走入辦公室之後就拍案大罵，同時又質問他：「找到了那女人嗎？」

黃益曾下令他們在天亮之前把那個應召女郎找到。但是，陳艮根據手下們回報，懷疑那女郎已悄悄離開了本市，亦有可能偷渡到大城去了。

陳艮又說：「三更半夜，這裏根本就沒有船開出，所以她要走，就惟有偷渡。事實也有人看見一個打扮入時的女子，較早時去找過劉勝。我懷疑他們早有默契，當那女子完成任務之後，就離開本市，避免讓我們找到她！」

「他媽的！」黃益生氣地說：「想辦法去把劉勝找來見我！」

陳艮訥訥地說：「劉勝行踪詭秘，只怕要找他可不易呢！」

「我一定要找到那個女人，不管你用什麼辦法！」黃益又用手指朝住辦公室門口一指：「給我滾！」

陳艮無可奈何地走了。

黃益又召見另一名助手，同時十分愼重地由抽屜中取出了一個信封來。信封裏面載了一幀發黃的照片——是母子合照。

黃益對他的助手說：「把這幀照片拿去複印幾張，儘快送回來給我！」

時間已是凌晨，但賭場之內仍然很熱鬧。外面街道上的店舖都關門了，不過賭場裏面設備却齊全，所以助手很快就把那幀舊照片映印了數張，送回來交給黃益又叫助手分別用信封封妥，吩咐他將這些複印片分別交到張雪兒和繆仁傑的手上。

黃益又很愼重地對他的助手說：「不要留下任何痕跡，也不要讓他們知道這是我們送出去的。明白嗎？」

助手點點頭。

黃益想了想，再問助手：「興隆集團股票，今天收市時的價錢如何？」

助手立刻回答：「收市時是十三元八角一股，相信明天開市時仍會再升！」助手顯然知道老闆十分注意這種股票的買賣情況，所以他很快又說道：「新大利酒店商場的聯合發展計劃，一致被看好，加上興隆集團即將宣佈中期派息，故此市場中的人都估計明天仍會再升一兩元左右一股。」

「好極了！」黃益拉開抽屜，取出一個文件袋，交給助手說：「明天就叫人帶到大城丟，揀着最高價時，把它全部售清！」

這是黃益的心腹助手，所以也不用黃益再多講半句，他已明白應該怎麼樣做。

辦公桌上的電話响了起來。

黃益親自接聽：「誰？」

「黃老闆，你好？」對万是個男人，「我是劉勝，相信你也同意我們一向河水不犯井水吧，怎麼你的手下却跑到我這裏來搗蛋？」

「是的，是我叫他們向你追查一個女子的下落。這女子曾冒充應召女郎，傷害了我的朋友，我急於找她算賬；我想知道她是否潛到大城去了。」

「本來這是我的業務秘密，顧客只要付得出錢，原則上我不追究他們的身份。但是，假如對方是陌生人介紹來找我，我一定查清楚來龍去脈才接這宗生意。」劉勝又在電話中說道：「現在首先請你召回你的手下，我會向我的手下查明你要知道的資料。萬一你堅持下去，我也惟有奉陪到底，只怕由明晚開始，賭場裏的生意會一落千丈呢！」

黃益也聽得明白，劉勝在暗示：要是雙万對立，對万就會派人到賭場來製造混亂！

黃益本身也是江湖中人，所以他非常明白互相尊重的重要性。於是他同意劉勝的建議，召回他的手下。但是他却在電話中要求劉勝儘快提供那個女人的有關資料。

黃益也知道劉勝專做非法偷渡生意，不少見不得光的人都要靠他提供交通工具，來往於大城與隣埠之間。

果然，還過不到幾分鐘，劉勝親自致電黃益。

劉勝在電話中說：「你要查的人，可是打扮得十分妖冶，搽了香水，穿着黑色皮褸的，年紀約有二十七八歲左右的？」

黃益根本就沒有見過那名「應召女郎」，所以他只好用手掌掩住講筒，回頭去問身邊一名助手，把劉勝在電話中的描述說了一遍，助手點頭示意。

於是黃益又在電話中道：「對了，我要找的人正是如此！」

劉勝道：「大約兩小時之前，她已離開了本市到大城去了。」

「好極了，只要你能證明這點，已十分足夠。」黃益又說：「這個人情，算是我欠着你的。」

劉勝道：「僅此一次，下不爲例。否則，我的顧客會怪我沒有道義呢。」

電話掛斷了之後，黃益又變得非常生氣。他對身邊的助手說：「你們這班全是飯囊酒袋，給人利用了也不知道。那個冒充應召女郎的人，正是繆仁傑派來的。繆氏父子可能已識破了我們的安排，所以存心要令到張雪兒和游天虹對我們反感。」

黃益揮退了其他人，把一名心腹手下留住，依然低聲吩咐他：「明天，你帶幾個人到大城去，我要查出繆氏父子和利氏家族之間合作的幕後條件和眞相。」他又很愼重地說：「要是再找到那女郎，不妨用偷渡方法把她偷運回來，我要她做個見證。那並不單祇就是爲了要向游天虹交代。」

這時辦公桌上的內綫電話又响了起來：「誰？」黃益順手拿起了電話筒。

「老闆，七號貴賓房有事發生。」對万是一名賭場裏的工作人員。

黃益立刻按亮了傳眞電視系統，把鏡頭調較到第七號貴賓房去。

只見那間房內，正有幾名男子在聚賭；他

們賭的是「沙蟹」——一種用樸克紙牌爲賭具的賭博。這種賭博方式，銀碼上落一向很大。

黃益一邊瞪住閉路電視的傳眞螢幕，一邊道：「有甚麼不對？」

那名工作人員在內綫電話中說：「那五名賭客之中，有一人被我們認出是老千。」

黃益仍然很冷靜地在電話中問：「有他的資料嗎？」

「有。」工作人員道：「這傢伙經常在一些私家俱樂部混，不少人輸過大錢給他。」

「他叫甚麼名字？」

「郝百樂。」

「有案底麼？」

「沒有，聽說他的千術高明，所以從未失過手。」

「其他四個入局的賭客呢？」

「兩個是本地富商，一個是來自菲國的富有華僑，另一個似乎從未見過。」

正當黃益和他的手下在電話中交談時，閉路電視的傳眞螢幕之上，又出現了緊張局面；只見賭桌之上已聚集了不少籌碼，其中更有許多是大額的，看來即使沒有一百萬，也有好幾十萬。黃益用一隻手把機掣調較，讓鏡頭迫得更近、更清楚。一邊又在內綫電話中問他的手下：「那一個是郝百樂？告訴我！」

「就是西裝畢挺，戴着金絲眼鏡那個。」

「嗯——」黃益想了想，又說道：「你只要叫人小心監視他，暫時不要採取任何行動！」電話掛上了。

這時候，貴賓房內的五名豪賭客，其中二人已棄牌，只餘下三人互纏。

西裝畢挺，鼻架金絲眼鏡的中年人那一手牌的牌面是：「A33」以及一張暗牌。他上家正是工作人員所講的菲國回來的富有華僑，他擁有一對「A」以及一隻「K」，看來佔盡了優勢。

另一家是個髯鬚漢，他的牌面最細，只有「2」一對以及一張「5」而已。

換句話說，至今爲止，每個人仍有一張牌可博。勝負本是未知之數。但是擁有「A」一對的富有華僑已開始下了一筆很大的注碼，令到戰局驟然緊張起來。

本來若照牌面看，「A」一對既然贏定了，又何必下大注碼？如此一來，豈不是把其他兩家都嚇跑了麼？

不過懂得贏「沙蟹」的人都會明白：表面上能見到的「明牌」有時未必穩勝，「暗牌」以及最後一張牌才是最重要的。何況當時桌面上已聚集了超過五十萬元的籌碼，那位富有華僑的心裏是很易明白的，下大注的目的，一則可以投石問路，二則希望及時趕走兩個對手，前者是爲了窺探二個對手的底牌，後者則是「只求穩勝，不再貪多」了。

豈料富有華僑下注十萬元之後，被工作人員認出是職業大老千的郝百樂，稍加思索後，竟反大十萬元，亦即下注二十萬元。而他的牌面只是「A33」而已。

郝百樂咬住雪茄，神態悠然地說：「我分明佔有一張A，所以我——」他本來想說他不相信對方有三條「A」的，但由於還有一家未決定是否跟進，所以工作人員立即制止他說下去！

那個髯鬚漢略作沉思之後，竟然也跟進了。他只有「2」一對而已。他既然也跟進，擁有「A」一對的華僑更不會退縮，於是他惟有再加注十萬元。

所有人——包括了已告棄牌的其他二人在內，都等着第五隻——亦即是最後一張牌的出現。

派牌的是一名賭場派出的女荷官。

最後一張牌派出了之後，衆皆嘩然！

首先是富有華僑派來「K」，變了「AKK」各一對。

被人認出是大老千的郝百樂則派出一張「3」，亦即牌面三條「3」再加一張「A」。

至於髯鬚漢却是手顫脚震的，最後才把剛派來的一張牌攤開，竟然是「2」，於是他的牌面變了三條「2」再加上一張「5」。

戰情變得越是十分緊張，郝百樂一再看過他的底牌之後，出乎意外地，沒有下大注，只放了一萬元籌碼出去。髯鬚漢只是照跟一萬元而已，於是旁觀者都在想，髯鬚漢到底憑什麼照跟？

對賭「沙蟹」內行的人都明白，髯鬚漢最有可能是「2俘虜」，亦即「22255」。假如他擁有「四條2」，現在就應該「反大」才對。

由於富有華僑的牌面是「A、K」各一對，所以他也可能是「俘虜」，亦即「AAAKK」，或者「KKKAA」，却不可能是「四條A」的。

但是大老千郝百樂就極有可能是「四條3」，如果他的底牌也是「3」的話。

不過人們也會想：郝百樂如果是「四條3」，爲什麼還不下大注？難道他又在投石問路麼？抑或另有企圖？

富有華僑一再看他的底牌，終於也沉不住氣，跟了一萬元之後再反大十五萬元。

郝百樂東眉沉思，彷彿被對万難倒了。

但是如果知道郝百樂底子的人，一定不會爲他担心的。

果然，郝百樂跟了十五萬元之後，再反大二十萬元，這一來，却令到髯鬚漢大爲躊躇了，因爲他如果要跟的話，則須要付出三十五萬元。

三十五萬元對一般人看來可能是個大數目，但這種貴賓房裏面出現的人，都是賭得起大錢的。

髯鬚漢清算一下桌面的鈔票，大約已超過了一百萬元以上。

他又一次看底牌，不斷地抽烟，而拿着香烟的那隻手也明顯地發抖。

結果他也付出了三十五萬元的注碼。

富有華僑想完又想，底牌已經看了三次，最後他也咬咬下唇，再付出二十萬元的注碼。

由於沒有人再反大，所以他跟住也開出了底牌，那是一隻「K」，亦即是「KKKAA」。

郝百樂笑了笑，道：「對不起，在下是四條3。」

當時在場的人無不譁然，因爲看來郝百樂的確穩勝了；他固然勝了那位富商，髯鬚漢的牌也肯定及不上他。

髯鬚漢的底牌雖則未開，但即使他的底牌是「2」，也只不過是「四條2」而已；「四條2」當然及不上「四條3」大。

奇怪的是：在場的人都在議論紛紛之際，郝百樂突然面色大變，因爲他翻出來的底牌並非「3」，只是一張「5」而已！

相反，髯鬚漢的底牌却是「2」仔，也就是說，這是「四條2」的格局。

換句話說：這一局牌，最大是髯鬚漢這一手牌，所以桌面上那百多萬元也應該盡歸他所有！

但是，郝百樂却呱呱叫道：「我的底牌明明是『3』，怎麼可能是『5』？一定有人做了手脚！」

那名負責派牌工作的女荷官面色一沉：「這位先生，你到底講什麼？在我們這兒賭博，一切賭具以及監察工作均由我們工作人員直接

負責，剛才你這番說話，到底是什麼意思？」

在場的人也不値郝百樂的所爲，尤其是那位華僑富商，他有些氣結地說：「我實在懷疑你的手法；要是你識得玩沙蟹這種遊戲的，一定知道什麼叫做『偷鷄』，但偷鷄是要講技巧的，你剛才這種賭法根本就不夠技巧，反而害苦了我。講眞的，我一直也只以你爲假想敵，却想不到益了第三者。」

他又用懷疑的目光瞪住髯鬚漢：「先生，你們可是互相認識的？」

髯鬚漢一直不作聲，他只管拾桌上的籌碼，所以他根本沒有理會他們的爭執。

郝百樂一手按住髯鬚漢的手背，「等一等！我要查牌！」

髯鬚漢態度冷靜：「你想怎麼樣？」他又冷然一笑：「查牌是你的事，我底子淸白，賭得也公道，何況賭場也有人在場監察。我不怕你查，但這些錢是我應得的，請你放手！」

女荷官早已暗中按鈴，所以外面很快就有二名彪形大漢，衝了入來！

女荷官向他們打了一個眼色，才說道：「在這兒賭博，必須依我們規矩，這位先生，先請你放手吧！」

郝百樂眼見形勢不利，惟有無可奈何地把手放開。

髯鬚漢却沒有去理會他們，收拾了賭桌上的籌碼之後，就離開了貴賓房。然後他又轉往賬房去換取現金，豈料就在這時候，有三名大漢走了過來，爲首一人很有禮貌地說：「先生，可否請跟我到經理室一談？」

髯鬚漢眉毛一揚：「有什麼好談？」他一邊把鈔票塞入口袋，一邊冷冷地說：「難道你們這裏的經理也懷疑我出千麼？」

說完，他頭也不回地沿住走廊走了出去。

但是後面那三名大漢却不肯放過他，爲首一人甚至急急忙忙伸手搭住他的肩膊，道：「等一等——」

只是最後一個「等」字還未說完，髯鬚漢已是身形一矮，迅速把手一揚，「察察察」接連飛出了三張樸克紙牌，有如三把鋒利的刀片，分別揷向三名大漢的身首等處，快得有如閃電一般！

「哎唷」連聲，二名大漢的手臂與額頭先後冒出血來，僅可及時避過的一名大漢，肩膊上的外衣也被割開了一條長痕！

三名大漢驚魂未定，髯鬚漢已逃得無影無踪！

× × ×

黃益在他的辦公室內檢查着三張用硬紙咭製成的樸克牌，那三名受了輕傷的大漢則呆在一旁，接受着同伴們的包紮療傷。

那三張從走廊上檢回的樸克牌，分別是兩張「2」以及一張「3」。

黃益喃喃自語道：「那傢伙果然就是靠這三張牌上演一幕『千上千』的。」

在場的人都聽得明白，黃益是指貴賓房內那一局「沙蟹」，郝百樂因爲「看錯了牌」而負；相反，在逃的髯鬚漢却憑着「四條2」而勝。但黃益却認爲事情絕非如此簡單，尤其是從閉路傳眞電視中所見，大家在未揭底牌之前郝百樂底牌確是「3」，後來爲什麼會變了「5」呢？連郝百樂這大老千也弄得莫名其妙。

郝百樂要查牌是有理由的，但在場的工作人員却不想破壞規矩，更加因爲樸克牌每一張均是女荷官手中派出的，要是讓對方公然查牌，豈不等於間接承認賭場出千麼？所以當然那位女荷官不會讓他得逞。

然而，黃益從電視傳眞的錄映帶慢鏡頭中，却可以看得十分清楚，那髯鬚漢趁住將籌碼扔出去的一刹那，以閃電手法，把郝百樂的底牌換掉。

這種換牌手法近乎神化，就好像玩魔術一樣，連本身就是一名大老千的郝百樂，也被髯鬚漢的聲東擊西法騙過了。

黃益既然身爲賭場老闆，這一類出千手法自然也見過了不少，就是從未見過如此出神入化的偷龍轉鳳手法。而快速的程度，也只可以用慢鏡頭技術去控制畫面，然後才可以窺出破綻。

現在經過了一番交手，髯鬚漢雖則走脫了，但却留下了兩條十分重要的綫索。首先是這三張樸克紙牌，既是「2」和「3」，證明髯鬚漢的確在「沙蟹」局中出老千。

其次就是對方的出手，令到黃益有點兒恍然大悟！於是他想起了一個人。

這個人就是千門奇俠游天虹！

他知道游天虹不但擅於各種千術，武功身手更加驚人；尤其是最喜歡用樸克紙牌做暗器，可以說至今爲止，江湖上還沒有聽過有第二個人可以用一張紙咭製成的樸克牌，變成一件利器的。因爲那需要十足的內功，以及百發百中的眼力。但游天虹就肯定可以做到這種神乎其技的地步！

難道游天虹已悄悄溜到了本埠麼？——黃益當時心裏也在暗自忖測：爲什麼游天虹不來賭場找他？反而要來此上演一幕「千上千」的活劇？

再回憶一下在傳眞螢幕上見到的老千手法之高超，黃益因此更有理由深信那個「髯鬚漢」就是游天虹的化身。於是他立即吩咐身邊一名助手：「叫那幾個跟踪髯鬚漢的人注意：那個對手可能是我的朋友游天虹，必要時只可以請他回來談談，切不可無禮！」

助手領命跑到樓上的無綫電控制室去，利用他們專用的無綫電通訊系統，與跟踪「髯鬚漢」的人連絡。

× × ×

那個有如驚弓之鳥的髯鬚漢，由賭場內急急逃了出來之後，似乎還不知道一直被人跟踪，他反而截住一輛過路的計程汽車，追踪着前面一輛出租私家車。

出租私家車之內坐着的，正是不久之前，在賭場貴賓房之內與郝百樂、髯鬚漢等人賭「沙蟹」輸了很多錢的華僑富商。

那位僑商叫招平，據講剛由外地回來。他擁有國際駕駛執照，所以他可以在這兒自行租車駕駛。但是，髯鬚漢爲什麼現在又要追踪他呢？眼看前面那輛出租汽車即將拐彎，髯鬚漢立即吩咐司機：「請你加油追上去，我要截住前面那輛出租汽車。」

計程車司機有些猶疑，他說：「先生，在這兒超越十分危險，拐了彎再說吧。」

「我可以付你三倍車資。」髯鬚漢道：「只要你不讓對万消失——」

豈料話未說完，「嚓」地一聲，跟隨在他們後面的一輛計程汽車以及另一輛私家車，已先後在他們的前後停了下來，要是那司機煞掣不及，後果就不堪設想。

髯鬚漢的態度非常冷靜，吃驚的反而是那名接載他的計程車司機。

跟踪他們的私家車以及計程車裏面的人正是黃益派來的手下，爲首一人正是陳良總管。

陳良帶着數名彪形大漢包圍過來，嘿嘿地說：「你到底是何万神聖？竟敢在我們賭場之內出千？快些下車，跟我回去！」

坐在計程車內的髯鬚漢却冷然道：「你憑什麼證據指我出千？可是因爲老子贏得太多，所以你們看不過眼？要不要我分一半給你？」

陳良非常生氣，親自動手企圖把髯鬚漢由計程車之內抓出來！豈料他的手還未伸到，髯

鬍鬚漢已經把手一揚，「蓬」的一聲，一條人影已倒跌在數尺以外，嚇得他身邊的數名大漢呆住了一陣！

鬍鬚漢吩咐計程車司機開車，無奈前後二輛汽車停得十分接近他們，計程車即使立刻開車，也要費一番功夫。但是那邊陳良已迅速爬了起來，怒火冲天地飛撲過來，吆喝着說：「宰了他！」

數名直接由陳良指揮的大漢正擬採取行動，分別由腰間拔出刀槍來，目標直指向計程車內的鬍鬚漢。怎料到就在這刹那間，突然有人揚聲叫道：「等一等！等一等！」

陳良等人回頭張望，一輛車子匆匆停了下來，車廂內跳出的却是黃益的一名心腹助手黃同。

黃同不但是黃益的心腹動手，也是黃益的侄兒，陳良等人見狀當堂呆住！

黃同未跟陳良等人打招呼，已急不及待地走到計程車旁邊來，對車內的鬍鬚漢很有禮貌地說道：「游大俠，我們黃老闆請你回去詳談，同時對各人的無禮舉動，請你原諒。」

鬍鬚漢苦笑道：「你可能認錯了，我不是姓游，是姓胡的。」

「不管你姓甚名誰，也請跟我回去一次，好讓在下有個交代。」黃同道。

「對不起，我還有事未辦妥。」鬍鬚漢又說：「先請你回去告訴黃老闆，等我事情辦妥之後，自會拜候他老人家。」他指指前面一輛攔住去路的汽車：「可否請他們讓路？你們這班人已阻碍了我不少時間。」

黃同抱歉地說：「好吧，既然你答應回頭就去見黃老闆，我也總算有了交代。請你等一等。」

黃同走到前面一輛房車去，他未將車子開走，先將車內的無綫電通話機扭開。原來黃同是趁此機會向黃益請示一下。

得到黃益的指示之後，黃同就將車子開走。於是鬍鬚漢的計程車可以繼續前進。

但是，當計程車再轉入另一條街道時，載住華僑富商的汽車已失了踪跡！

鬍鬚漢再令計程車在附近繞了幾個圈子，仍然找不到那富商的出租汽車，只好悻悻然落車離去。

以上情形，完全讓黃益的助手黃同見到了。他立刻開車過去，「察」地一聲停在鬍鬚漢身旁！

「游大俠。」黃同含笑走過去：「你的任務大概亦已經完了，現在可否跟我回去見黃老闆好好地談談？」

「我不是姓游的。」鬍鬚漢道：「請你不要騷擾我好嗎？」說完他就走！

黃同想了想，覺得剛才那名鬍鬚漢的聲音好像並非如此的，立刻衝前把手一攔：「等一等！」他盯實那男子問道：「你是誰？」

「我就是我，你最好讓開！」

黃同回頭張望，發覺剛才接觸過鬍鬚漢的汽車已不知去向，他更加焦急：「你這傢伙好大的胆子，竟敢瞞騙住我！」

黃同一手抓住「鬍鬚漢」的衣襟，又狠狠地問道：「他呢？他是否要你冒充他這副樣子的？」

原來黃同已經窺出了破綻，知道眼前的鬍鬚漢是個冒牌貨。而較早時他見過的人則開着計程車逃走了。

然則，用作僞裝的假髮，又從何而來？

黃同用力一扯，那男子的假髮果然被扯脫了，證明黃同的眼光不錯。眼前此人只不過是計程車司機而已。

黃同抓緊司機的衣襟，問道：「剛才那傢伙是誰？」

計程車司機道：「我也不清楚，他只付了我很多錢，求我假扮他而已。」

「他媽的！」黃同非常生氣地一掌摑向計程車司機的面孔：「你怎麼可以讓他開走你的汽車？」

「我那一輛乃是計程車，他是外地來的人，要來也沒有用的。」司機說：「他只是借來作逃走之用，回頭他會把車子停到一個地方等我取回的。」

「他約好你把車子停在何處？」

「嗯——在第七號碼頭。」

黃同把計程車司機押到他的汽車內，命人將汽車急急駛往第七號碼頭。途中，黃同又不斷問及「鬍鬚漢」的有關資料，包括他的談話內容，以及眞正的面孔等等。計程車司機也明知這班人來頭不小，惟有一一照直說了。

當黃同等人來到第七號碼頭時，果然看見那輛計程車就停在碼頭近海傍處。時在黑夜，卻見海面上正有一艘快艇疾馳駛出海去。

計程車司機回憶着說：「他要求我借用此車之時，也說過有人在這裏等他，看來他並未說謊！」

黃同望海興嘆，無可奈何地回到車上，向黃益報告。黃益在無線電通話機中說道：「不必再追了，那個假扮鬍鬚漢的人肯定就是游天虹，現在我們要研究的，就是他爲什麼要上演『千上千』一幕？」

黃同說道：「這件事不是很明顯嗎，就是爲了錢；這一次最保守估計，游天虹這傢伙也贏了過百萬元，抓不到他，實在有點可惜。」

「你錯了，我要抓他回來，並非爲了那些錢。」黃益道：「我要知道他爲什麼要助那富有華僑一臂之力。」

「叔父，你說游天虹爲了幫那位富有華僑才上演『千上千』一幕？」黃同顯然也感到有些意外。

「是的，根據過去游天虹的做法，他的千術雖然達到了登峯造極之境地，但絕不會無的放矢；也就是說，他從來不會向人出千。」

黃益又說：「這次我們貴賓房之內出現一個老千郝百樂，又來了一個富商招平，如果我沒有猜錯，大概是招平曾被郝百樂這大老千看中，所以游天虹這位千門奇俠才會出手，將大老千郝百樂殺敗。」

黃同道：「我有一個想法，不知你是否贊同，就是大老千郝百樂可能也正在四處要找那個『鬍鬚漢』；只要我們把郝百樂找到，自然就可以找出答案。」

「不！我們要找的，應該是那位富有華僑招平。」黃益在無線電通話機中說：「即使找不到他，也要查清楚他的來龍去脈，然後回來向我報告，明白嗎？」

「明白了，叔父。」黃同口裏雖然這樣回答他的叔父黃益，實則心裏另有想法。

因此當他中斷了與黃益的通話之後，就叫人開車去找大老千郝百樂。

郝百樂在江湖上到底也算得有點名氣，黃同帶人去找他，怎麼樣也總比找那位陌生人的富商招平來得更加容易。

黃同四處派人打聽過之後，終於在一間私家俱樂部內找到了大老千郝百樂。

郝百樂因爲不久之前遭上了勁敵，變了「偷鷄不到反而蝕了一把米」，正悒悒寡歡地躲在這間私家俱樂部之內喝酒。

黃同走到郝百樂的身邊，也要了一杯酒，然後同情地說：「郝老兄，失敗乃成功之母，除非你自認技不如人，否則，下次仍有機會報仇的。」

郝百樂自然也認識黃同，他回過頭來，瞥了他一眼：「我今次陰溝裏翻船，說起來你們

也有責任！明知那傢伙出千，怎麼你們卻會幫住他？」

黃同故意抱歉地說：「我們並非幫住那個鬍鬚漢，只是幫住你才有此一着！」

「幫住我？」郝百樂怔了一怔：「這是什麼意思？」

黃同說道：「我們賭場是公開營業的，絕不容許任何人出千騙人，而老千行業最忌什麼人？請問閣下可知道嗎？」

「千門奇俠游天虹？」郝百樂冲口而出。

「對了，我不妨坦白告訴你，那個假扮鬍鬚漢的人，正是游天虹。」黃同頓了頓之後又說：「他這次到我們的賭場來參加你與富商招平的沙蟹局，是一項有計劃的行動；甚至可以說，主要是爲了對付你！」

「對付我？」郝百樂又是一怔！

「是的，相信閣下是什麼身份，也不必我點明了。」

「嗯——」郝百樂的面上紅了一陣。

「請閣下仔細想想，萬一當時雙方鬧僵，後果將會怎麼樣？游天虹這傢伙的手段，相信你一定清楚。他既然是存心到來向你搗蛋的，我們又不想你出醜，更不想事情鬧大傳了出去，以免人家以爲我們容許出千的人在我們賭場中活動，所以我們才會出面制止。但現在事過情遷之後，我們又要與你合作了。」

「你的意思，是——」

「希望在你的合作下，讓我們去找游天虹算賬。」

「你們要找他算賬？」

「對啊！他不但在貴賓房出千，也曾經在我們賭場之內鬧事。所以我希望你來助我們一臂之力，只要找到那個姓招的，自然可以找到游天虹了。」

「嗯！那個姓招的——」

「他們背後是一夥，這正是游天虹行事的手法；他知道你要在招平的身上打主意，所以暗中出手，上演了『千上千』這一幕。」

「也許你說得對，他們扮豬食老虎，我上當了！」

「現在閑話休提，你先帶我去找着那個富商招平，希望還可以來得及找到他們。」

「好吧！我立刻帶你去！」

黃同果然有點聰明，針對着郝百樂的弱點，總算達到了目的。於是他們一齊去找招平，希望也可以找到游天虹。這樣黃同才可以向他叔父黃益交代。郝百樂帶着黃同來到一間私家別墅式的公寓，招平就是住在這裏的。

但是別墅中的侍應生却說：招平較早時已匆匆返回大城去了，他租用了一輛出租汽車，還來不及取回按金，只託侍應生代他還車給租車公司。換句話說：他連那一筆按金二千元也送了給這名侍應生。

到底他爲什麼要如此匆忙呢？

黃同和郝百樂自然心裏也明白：一定是游天虹這傢伙擺下的局；以游天虹在江湖上的經驗，一定知道遲早也會有人要找招平算賬的。

黃同無可奈何，惟有據實回報他的叔父黃益。

黃益儘管不滿游天虹的做法，但也沒有辦法。他喃喃自語地說：「眞奇怪！游天虹此來到底所爲何事？較早時我還以爲他悄悄溜到本埠來，是爲了助他女朋友張雪兒一臂之力；但現在，他看來可能又另有任務。」

「如果你一定要找游天虹，爲什麼不先找張雪兒？」黃同說道。

「我們接到消息，張雪兒已帶同她的男女助手返回大城去了。」黃益輕輕嘆了一口氣，「我不知道自己這一次做對了，還是做錯了，總之，現在我們已是勢成騎虎！」

黃同道：「不如讓我帶幾個弟兄，到大城去一次吧！」

「嗯——」黃益想了想，說道：「好吧！那麼，你就帶幾個弟兄去一次，反正我也希望知道洪六姑的下落，你要隨時用長途電話與我連絡。」

「我明白了，叔父。」黃同說。

× × ×

在一艘機動漁船之上，載住四名男女，他們都是偷渡到大城去的。

這四名男女分別是游天虹、張雪兒和他的男女助手。

漁船是屬於專做偷渡生意的劉勝的。

劉勝與游天虹是好朋友，所以要臨時安排船隻，絕無困難。

游天虹怔怔地瞪住那一袋鈔票，苦笑道：「以前我每次在賭桌之上出千，往往是替別人出頭，贏來的錢都歸還給最先被騙的人，但這一次卻是例外了。」

張雪兒也知道游天虹之所以得人敬重，正是因爲他擁有驚人的身手，絕不放過那些出千騙人錢財的老千光棍。只要讓他知道誰曾被騙，他就會出手爲此人報仇，通常他會「扮豬食老虎」上演「千上千」一幕，把老千的賭欵贏回來，再歸還給較早時被騙的人，因此，江湖上的人都尊稱他爲「千門奇俠」。

但是這一次他假扮一個鬍鬚漢，混入黃益賭場的貴賓房之內，把大老千郝百樂殺敗，贏來過百萬元，無非是因爲他知道一名僑商招平較早時被人出千，所以才會出手相助。豈料事後游天虹卻無法找到招平。

張雪兒說道：「會不會是大老千郝百樂派人將他擄去？」

「不會吧，」游天虹說：「這件事先後引起賭場方面的注意，郝百樂除非笨到以後也不打算在江湖上混，否則他絕對不敢用硬手段，何況黃益也不是善男信女，這點郝百樂當然也清楚。」

張雪兒帶來的一男一女助手，均已在船艙裏呼呼入睡。

三名船家都是一家人，他們正摸黑把這艘機動漁船駛往大城，時間距離天亮大約還有一小時左右而已。

張雪兒語帶埋怨地說：「我不明白，爲什麼你會節外生枝地惹上招平這個人。」

張雪兒顯得不開心也是有原因的，這次她爲自己開設的私家偵探社親自出馬，跑到隣埠去追尋一個老婦人洪六姑的下落，結果不但找不到其人，連帶助手小丁亦告受傷，小丁現在雖然已無大碍，但是，游天虹答應悄悄前來助她一臂之力，現在卻牽涉到另外一件老千案中去，也難怪張雪兒不高興。

游天虹解釋道：「這件事本來我不想插手的，首先是我無意中在一間私家俱樂部之內，約會了一名當地的黑社會線人，目的當然是爲了向他打聽洪六姑、賀英和宗龍等人的消息，結果我總算查到了一些眉目，就是賀英和她的男友，可能被黃益的手下秘密扣押住。」

「黃益爲什麼要扣押他們？」

「原來黃益也急於要知道洪六姑的下落，所以他答應助你一臂之力，並非爲了賞面給我，實際上也是爲了他自己，但據我所知，洪六姑可能已神秘離開了隣埠。」

「洪六姑會不會偷渡到大城去了？」張雪兒問道。

「有此可能，另一個可能當然就是洪六姑已被殺。」

「專做偷渡生意的劉勝，是你朋友，有沒有消息？」

（未完・五）

中篇俠義傳奇故事

瀟湘客・文
可　飛・圖

魔魔斷魂簫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白鳳儀和丁志中相談之中，了解到劉莊的內幕，而丁志中正是奉師命來清理門戶的，丁志中邀請白鳳儀相助，白鳳儀答應，丁志中還在七天之中傳授一招掌法給白鳳儀，使他們功力大增……劉莊的四名手下追踪到客棧中，丁志中毫不費勁地把他們一一解決了……經過一番巧妙的安排，白鳳儀主僕帶着小白猿進入劉莊，麻鎭西還自沾沾自喜，以爲可以得到兩個美嬌娘，但劉百城却是老奸巨滑，他從小白猿身上，已猜知白鳳儀的到來與師父有關的，白鳳儀危急之時，丁志中來到，但丁志中也不是劉百城對手，忽見一少女前來相助……

簫音顯魔力

試想：目前的劉百城，是何等身手，連奉命前來清理門戶的丁志中，都不是他的對手，但青衣少女却能輕易地，將劉百城的長劍架住。

因此，丁志中雖因強敵被她截住，却並未立即先走，反而楞在當場。

劉百城也是大感意外地，爲之一楞，但却隨即抽劍搶攻，但連擊三招，都被青衣少女硬行封架住，劉百城那麽凌厲的攻勢，居然没佔到絲毫便宜。

青衣少女並未反擊，一面從容不迫地應付對方的攻勢，一面嬌聲喝道：「丁少俠，你們三位快走，一切待會再談。」

丁志中訥訥地道：「姑娘……妳……妳一個人……」

青衣少女截口喝道：「小小劉家莊，困不住我的，你儘管先走，我娘在莊外等你……」

站在丁志中的立場，他確有進退維谷的苦衷。因爲，青衣少女替他將強敵截住，儘管她表現得很高明，但身在敵巢之中

難敵毒婦人

，未來情況難以逆料，他這個身受解危之德的人，怎好意思一走了之？

但有了目前青衣少女的說明之後，情況就不同了？

試想，人家的母親都那麽放心，他還瞎操個甚麽心？

再說，即使他留下來，又能替人家帮多大的忙哩！

因此，他靦覥地一笑之後，揚聲說道：「多謝姑娘，在下遵命。」

緊接着，向白鳳儀主僕二人苦笑道：「白姑娘，咱們走……」

這一走，自然會受到不少攔截，但那不過是一些二三流的角色，因而並未費多大的勁，就殺出一條血路，到達莊外。

不錯，沉沉夜色中，莊外的道上，正俏立着一位身着青色衫裙的中年美婦。

由於敵友未辨，丁志中摸不清這位青衣美婦是不是那青衣少女的母親，只好戒備着徐徐地走了過去。

青衣美婦却朝着他們安詳地一笑道：

「三位受驚了。」

丁志中正容問道：「請問這位夫人，就是替小可解圍的青衣女俠的令堂嗎？」

青衣美婦含笑點首，說道：「那是小女，她是一個小丫頭，丁少俠請莫寵壞了她……」

丁志中連忙接道：「夫人太客氣了，方才，如非令嫒及時援手，小可等三人將是凶多吉少。」

青衣婦人說道：「少俠別說得這麽可怕，其實，即使小女不加援手，諸位也不致有甚麽危險，因爲，令師也已經趕過來了。」

遠遠傳來一個蒼勁語聲道：「施主請莫太謙，志中，還不拜謝湯夫人的救命之恩……」

對於丁志中來說，他是聞聲知人，那是乃師一燈大師的語聲。因此，一燈大師的語聲未落，他已經向着青衣美婦拜了下去。

但青衣美婦素手微抬，一股無形潛力，使得丁志中無法跪下去，並含笑說道：「少俠不必多禮。」

就這當口，一位身裁高大，鬚眉全白的灰衣老僧，和一位中等身裁的老尼，已飄然止於他們身前。

這一僧一尼，就是丁志中，白鳳儀的恩師一燈大師和止水師太。

這一來，自然又是一番熱鬧。

丁志中，白鳳儀二人分別拜見過乃師之後，一燈大師才向丁志中正容問道：「志中，你拜問過湯夫人的來歷嗎？」

丁志中垂手恭聲答道：「徒兒還不曾拜問過。」

一燈大師道：「湯夫人是當代武林中的第一高人，也是神龍見首不見尾的傳奇人物。」

丁志中腦際靈光一閃，說道：「哦！湯夫人就是藝蓋當代，威震武林的斷魂簫前輩？」

「對了，」一燈大師拈鬚笑着道：「你小子能獲湯夫人垂青，可眞是福緣不小呀。」

只見兩道人影，由劉莊中疾射而出，後面那人發出一聲嬌叱道：「小丫頭，妳縱然逃到天邊，我也不會放過妳！」

很顯然，前面的人就是替丁志中解圍的青衣少女，也就是斷魂簫的掌珠石小玉姑娘。

至於追趕石小玉的那個女的是甚麽人，就令人莫測高深了。

湯紫烟讓過石小玉，將後面那女的截住，一面沉聲喝道：「丫頭，妳帶丁大哥他們先走，娘隨後就來。」

「是！」石小玉答應得很爽快，但人却並未立即離去。

因此，在場的一燈大師等人，也乘機向那追來的人打量着。

那是一個花信年華的美艷少婦，穿着一身襯托得曲綫玲瓏的海水綠的緊身襖袴，配合着她那張俏臉，那雙眼波流盼的媚目，更是格外惹火。此人不但美而艷，一身武功，也高明得出奇。

她，獨鬥有當代第一高手之稱的斷魂簫湯紫烟，居然長劍翻飛，有攻有守地，一點也不含糊。

那女的固然邪門得令人費解，而目前的精彩惡鬥，却也是武林中難得一見的。

因而旁觀的一燈大師等人，一個個看得目瞪口呆，早將湯紫烟要他們先行離去的話，給忘到九霄雲外去了。

只聽湯紫烟沉聲喝道：「玉丫頭，還不和大師等人趕快離去！」

石小玉嬌笑答應道：「娘，我這就走了！」

湯紫烟母女，是借住在一個已退隱的鏢師家中。

當石小玉將羣俠等人帶到住處時，才將自己的罩面紗巾除去。

她還是那麽嬌，那麽美，也還是充滿着一片稚氣，但那張宜嗔宜喜的臉蛋兒，可出落得更俏麗了。

也直到此時，丁志中、白鳳儀二人才有工夫分別向乃師探詢來到這兒的經過。

原來一燈大師與止水師太這二位佛門高人，雖都已在佛前立誓戒殺，但他們兩人對愛徒的安全，都同樣地非常關心。也都追隨在愛徒的後面，暗中照應，同時，也是在這兒不期而遇。

至於湯紫烟的認識，來也是頗有緣份。

斷魂簫湯紫烟，雖因歷下一戰，俠名遠播，威震江湖，但見過她的廬山眞面目的人，却是少之又少。

這兩位佛門奇人，也並不認識湯紫烟，但湯紫烟却認識他們，而且對丁志中、白鳳儀二人也非常賞識，而早在暗中注意他們行動。

而這，也正是她暗中派石小玉替他們解圍的原因。

經過這簡短的敍談之後，石小玉和丁志中，白鳳儀等人，已混得很熟絡了，「丁大哥」，「白姊姊」的，叫得既自然，又親熱。

尤其是對於靈猿小白，更是愛不忍釋，摟在懷中，親熱個没完。

本來嘛！江湖兒女，大都是率直豪邁，不拘形跡，没有一般世俗兒女的忸怩姿態的，何況她還不過是一個不足十四歲的大孩子哩！

丁志中一見石小玉對小白的親熱勁兒，不由笑道：「小妹，妳這麽喜歡小白，我一定請求恩師，將小白送給妳。」

「小白已經是我的了。」石小玉嬌笑着道：「你丁大哥和白姊姊也都送給我了哩……」

這没頭没腦的話，自然使得丁志中、白鳳儀二人，齊都爲之一楞。

只聽得窗外傳來湯紫烟的嬌笑道：「傻丫頭！說話瘋瘋癲癲的，也不害臊！」

話聲未落，人已穿窗而入。

石小玉咬着小嘴唇道：「娘，我說的是實情嘛！」

這時，一燈大師、止水師太二人，分別將丁志中、白鳳儀二人叫到身前，悄聲說了幾句甚麽，只見兩個年輕人顯得無比的興奮，精目中異采連閃不已。

一燈大師並正容沉聲喝道：「兩個娃兒，還不快點拜見師傅！」

丁志中、白鳳儀二人身軀一震，同時轉身，向湯紫烟拜了下去，並同聲說道：「徒兒叩見師尊，願師尊福壽無疆……」

湯紫烟肅容受了全禮，石小玉却拍手輕笑道：「好啊！以後，我不會寂寞了，有了小白，師哥，姊姊，還有小倩姊，好熱鬧啊！」

忘形之下，石小玉居然將小白排名在師哥師姊的前頭，由此，不難想見她的童心未泯，也不難想見她對小白的偏愛。

湯紫烟苦笑了一下道：「這丫頭，從小被我寵壞了，諸位請莫見笑。」

石小玉嬌笑道：「娘，我可沒被你寵壞，我一向都很乖嘛！」

這一說，連道貌岸然的一燈大師，也忍俊不住地笑了。

靈猿小白更是「吱吱」地直叫，神情顯得無比的興奮。

白鳳儀一把將石小玉拉到身邊，笑問道：「小妹，師傅很疼愛妳，妳怎麽還會感到寂寞呢？」

白小玉咬着小嘴說道：「師姊妳不知道，娘成天在外面跑，難得回來一次，回來了，不是攷察我的進境，就是督促我勤練功夫，好苦呀！」

丁志中插口笑道：「小師妹，師傅如果不嚴格督促妳，妳怎麽會有現在的成就哩！」

石小玉向他扮了一個鬼臉道：「好啊！師哥才入門，就帮着娘欺負我了……」

湯紫烟佯嗔地叱道：「丫頭！別没大没小的，安份一點！現在說正經的。」

「是！」石小玉嬌笑道：「娘！方才那個女的，怎麽没把她抓回來？」

湯紫烟嬌哼一聲道：「妳以爲事情那麽簡單！」

一燈堅師蹙眉問道：「湯施主，那位女施主究竟是甚麽人，老衲那逆徒，怎會勾搭上如此高明的人物？」

「此事說來話長，」湯紫烟輕嘆一聲道：「大師和師太，到此間也已經好幾天了，當也聽說過此間所發生的那宗離奇案子？」

一燈大師道：「就是伍雲神秘失踪的那個案子？」

湯紫烟點點頭道：「正是。」

止水師太接問道：「難道說，方才那女施主，跟這個案子有關？」

「豈僅是有關而已！事實上，她就是這個案子的關鍵人物伍尤氏。」

「伍尤氏？她不是一個不諳武功的普通村婦嗎？」

「但實際上，她是大有來頭的人物，三個月前，歷下呂家堡所發生的事，師太當已有過耳聞？」

止水師太道：「是的，這是施主造福蒼生，威震武林的光榮事跡，凡是武林中人，都曾聽說過。」

「師太請莫過奬。」湯紫烟謙笑道：「在呂家堡被我殺死的那個總管辛超，就是伍尤氏的師兄，而伍雲也是一個深藏不露的武林高手。」

丁志中插口問道：「師傅，那伍雲怎會神秘失踪的？他是否還活着？」

「是的，伍雲他還活着。」湯紫烟苦笑道：「他活在伍尤氏和劉百城的血液之中。」

石小玉聽得蹙眉問道：「娘！此話怎講？」

湯紫烟道：「早於半年之前，伍雲就被伍尤氏宰了，除了毛髮之外，整個屍體都進入伍尤氏和劉百城二人的腸胃中。」

石小玉禁不住機伶地打了一個寒噤：「被他們吃掉了？」

「唔……」

「爲甚麽？他們之間，不還是夫妻的嗎？」

湯紫烟幽幽地一嘆道：「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來時各自飛。」

止水師太高喧一聲佛號道：「湯施主，貧尼忖想，此中必然另有一段秘辛？」

「是的！」一燈大師接道：「俗語說得好：一夜夫妻百夜恩，即使有甚麽深仇大恨，殺了也就一了百了，又何忍連屍體也吃下去。」

「是的，此中是有一段秘辛。」湯紫烟沉思着道：「不過，說來還是由被我在呂家堡將其殺死的那個辛超說起才行。」

略爲一頓話鋒，又注目問道：「二位大師，是否知道辛超的師門來歷？」

一燈大師苦笑了一下道：「這……不知道……」

止水師太也同時說道：「貧尼也没有聽說過。」

「現在，二位大師就要聽到了。」湯紫烟含笑接道：「辛超，伍雲，尤媚娘，都是六盤山赤城山莊的弟子。」

石小玉嬌笑道：「娘，怎麽又冒出個尤媚娘來？」

湯紫烟道：「尤媚娘就是伍尤氏。」

一燈大師道：「赤城山莊這個地方，老衲也曾聽說過，那位莊主非常護短，但平常很少在江湖上走動，而且，據說他的武功，也並不怎麽高明，如今又怎會調教出這麽出色的弟子來？」

湯紫烟道：「大師說的不錯，但那是過去的事，如今的赤城山莊，已大大的不同了。」

「啊！」

「如今的赤城山莊，已成了武林中恐怖的代號，最近三年來，有不少成名的武林人物，懷着好奇的心情，前往探查，却都是如泥牛入海，有去無回。」

「那些人都被殺死了？」

「這個倒不曾證實，但可以想見，那些人必然是凶多吉少。」

一燈大師道：「那些人前往赤城山莊查探些甚麽呢？」

「據說，那些人都有關係極爲密切的人，被赤城山莊所刦持，所以才前往查探的。」

一燈大師苦笑道：「不怕施主見笑，事實上，到目前爲止，老衲還不曾聽說過，赤城山莊的莊主，究竟是甚麽人？」

湯紫烟道：「我也一樣，我之所以知道這些，都是由恩師口中聽來。」

止水師太插口問道：「據傳說，令師白石庵主，早已不過問江湖中事，怎會知道這麽多的武林秘辛？」

「是的。」湯紫烟正容接道：「她老人家是早已不過問江湖中事，但由於赤城山莊居心叵測，一場江湖浩刦，正在暗中醞釀中，而武林同道，大都懵然無知，才迫得她老人家不得不再入江湖，希望能在赤城山莊的這場大刦未爆發之前，加以消

弭。」

「阿彌陀佛！令師眞是菩薩心腸，」一燈大師向止水師太苦笑道：「想想咱們兩個，可眞該愧煞！」

湯紫烟含笑接道：「大師千萬別這麽想，只要二位大師不嫌繁瑣，以後借重二位大師之處正多哩！」

止水師太笑問道：「像我們這點能力，行嗎？」

湯紫烟嬌笑道：「師太請莫太謙……」

一燈大師截口接道：「施主且請將全部情況說明，只要有用得着我們兩個老不死的地方，但憑一句話，不論湯裏火裏，我們決不皺一下眉頭。」

湯紫烟神色一整，說道：「好！湯紫烟先謝了！」

一頓話鋒，才輕嘆着接道：「目前的赤城山莊，雖然還没正式公開活動，但由於他們已在全國各地，暗中設置分舵的情形判斷，他們的野心非常大，一旦爆發開來，必然是極爲驚人的。」

一燈大師訝問道：「怎麽？他們居然已在全國各地，暗中設下分舵？」

「不錯，三個月前，我在歷下城所挑掉的呂家堡，是他們設在山東地區的一個分舵……」

「目前的劉莊，莫非也是……」

「是的，劉莊是他們設在蘇、浙、皖地區的分舵，由於轄區大，所以，其規模也遠比山東分舵要大得多。」

「老衲那個孽徒，就是這分舵的主持人？」

「是的……」

一燈大師禁不住一挫鋼牙道：「該死的畜牲！」

「大師請冷靜一點，我想，劉百城也活不了幾天了。」

「怎麽？施主不打算立即就採取行動嗎？」

「我還要等一個人……」

石小玉插口問道：「娘！是不是爹也要前來？」

「不錯。」

一燈大師道：「湯施主，妳是要等石中玉大俠？」

湯紫烟幽幽地一嘆，道：「現在，他法號忘我。」

「哦！忘我大師要幾時才來？」

「總在這三天之內。」

一燈大師恨聲道：「老衲正恨不得將那逆徒立斃掌下。」

止水師太苦笑道：「道友請莫忘了，劉百城已不是昔日的吳下阿蒙。」

一燈大師喟然長嘆，欲言又止。

湯紫烟正容說道：「大師，這是急不來的事，還有一點，我要特別提醒各位注意，赤城山莊還在暗中活動階段，恩師所定策略，也是暗中予以各個擊破，所以，三個月前，我挑掉呂家堡時，不曾提過赤城山莊，現在，以及今後，不論對任何一處分舵採取行動時，諸位都不要提及赤城山莊，讓他們以爲我們根本不知道這回事，否則，打草驚蛇，給他們提高警覺，而提前發難，那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一燈大師正容點首，肅聲說道：「老衲知道了。」

湯紫烟接道：「同時，劉百城與尤媚娘二人，必須剷除，絕對不能讓他們有一人漏網，目前，我一個人不能兼顧，小玉的力量也還不足以克制他們，我又不便讓諸位去涉險，所以，才必須等忘我大師來，再採取行動。」

她的話，說得很是委婉，也很含蓄，不說其他人的功力不够，而只說是「不便讓他們涉險」。

「老衲眞够愧煞！」一燈大師苦笑着問道：「湯施主，那畜牲與尤媚娘的武功，究竟高明到了甚麽程度？」

湯紫烟道：「據我暗中查探所證實，他們已開始在練馭劍術了……」

「呀！」這一聲驚呀，是全體人員共同發出的。

說來也是難怪他們震驚，馭劍之術也就是一般人所說的身劍合一，是劍術中的最高境界，劉百城，尤媚娘二人既已開始練馭劍術，其武功的成就，也就不難想見了。

湯紫烟接道：「像他們兩人這等身手的人，赤城山莊的總舵中，也不會太多，而且，他們也未必會知道這兩人的武功已進入練馭劍術的境界。」

石小玉插口說道：「娘，他們怎會有這等進境的？」

湯紫烟道：「這就要回說到尤媚娘謀殺親夫，並烹而食之的問題了。」

「呀！」

聽話的羣俠們，全體發出一聲驚「呀」，也同時向湯紫烟投過詢問與期待的目光。

「事情是這樣的。」湯紫烟徐徐地接道：「劉百城是一個分舵的主人，伍雲與尤媚娘，則是劉百城的副手，當然，這情形，外界的人，很少知道。」

石小玉插口笑道：「娘，這些秘密，你又是怎麽知道的？」

「這些日子來，娘經常在外奔波，爲的就是探查這些秘密呀！」湯紫烟沉思着接道：「劉百城人面獸心，尤媚娘楊花水性，這兩人臭味相投，見面不久，就已經勾搭在一起。」

止水師太接問道：「這情形，伍雲知道了嗎？」

「當然知道，」湯紫烟輕輕一嘆道：「但既不敢找劉百城算賬，又捨不得尤媚娘那騷狐狸精，明知道忘八好當氣難受，也不得不忍。」

止水師太也輕輕地嘆了一聲。

湯紫烟徐徐地接道：「說來也是合當有事，約莫七八個月以前，伍雲氣悶不過，獨自跑去黃山散心，却於無意中在黃山天都峯發現一株成形肉芝，這成形肉芝至少是千年以上的珍品，被武林中人視爲無上瑰寶，伍雲這一發現，自然是大喜過望，立即整個地服下去。」

石小玉「呀」了一聲道：「於是，伍雲的功力，馬上增強了不少？」

「是的，」湯紫烟苦笑道：「但是他没命消受，回去之後，立即將這消息告訴尤媚娘，禁止她再跟劉百城來往，並滿懷希望的說，最多三個月後，他的武功就可以大成，到時候，他不但要取代劉百城的地位，也將逐漸取得整個赤城山莊的控制

權。」

一燈大師長嘆一聲道：「結果，却將老命送掉，還落個屍骨無存。」

湯紫烟接道：「是的，當時的尤媚娘，偽裝溫馴地，滿口答應，而且，以後也以行動表示，沒再和劉百城來往，但事實上，她却利用她的侍女巧兒，暗地裏傳遞消息。」

石小玉又忍不住插口道：「是和劉百城通消息？」

「當然！」湯紫烟笑道：「她總不會和妳通消息呀！」

石小玉踩足嬌嗔道：「娘！你……老愛欺負我……」

「誰教妳老是半途打岔。」湯紫烟抿唇一笑之後，才正容接道：「武林中有一個傳說，凡是服過像千年靈芝這一類天材地寶的人，如果在百日之內，將其殺了，連血肉一起吃下去，也同樣的有效。」

一燈大師點點頭道：「有這個傳說，却沒人證實過。」

「現在，却是由伍雲的案件上給證實了。」

「伍雲就是為了他服過成形肉芝，才被劉百城和尤媚娘二人暗殺的？」

「是的，不過，暗殺伍雲的，是尤媚娘一個人，因為，當時伍雲功力日增，即使合劉尤二人之力，也不是他的對手。」

「那麽，憑尤媚娘一個人之力，又怎能殺得了伍雲？」

「她是利用男人的弱點，就是當兩人燕好之際，乘機下的毒手。」

一燈大師喟然長嘆道：「老衲行年七十，生平所聽說及親眼所見的毒女人，也不算少，但像尤媚娘這女人，該算是毒婦中的毒婦。」

湯紫烟美目環掃，輕嘆一聲說道：「故事已完了，現在，諸位該已明白劉百城，尤媚娘二人的功力，突飛猛進的原因了吧。」

沉寂了少頃，丁志中正容問道：「師傅，徒兒可以發問嗎？」

「當然可以。」

「有一點，徒兒想不通，伍雲明明是他們自己殺死的，那為甚麼要故佈疑陣，累及一個無辜而又盡職的李捕頭呢？」

「這正是他們的高明之處，你何妨多想想看。」

沉思少頃之後，丁志中才略有所悟地，點點頭道：「徒兒有點明白了。」

湯紫烟「唔」了一聲，說道：「說說看？」

「師傅，徒兒若是說錯了，你可莫見笑。」

「不要緊，你儘管說，而且，我相信你不會說錯。」

「我想，主要原因，還是為了要瞞過赤城山莊……」

「對了，這是一針見血的話，因為，他們的暗殺手段，不但見不得人，更不能被他們的上級知道，唯一的辦法，就是裝迷糊，讓伍雲『失踪』了事，至於李捕頭的蒙寃，對於他們來說，是根本不算同事的。」

接着，又含笑問道：「志中，你可想到，我為甚麼要收你作徒弟的原因嗎？」

丁志中楞了一下，道：「這……唯一原因，是徒兒福緣深厚。」

「別替我戴高帽子，」湯紫烟嬌笑道：「師傅看中你，還是起沿於李捕頭的案子，當你插手過問李捕頭的案子時，我和令師都在暗中注意着。」

「呀！這是說，如果徒兒當時不管，兩位師傅也要插手的？」

「當然！但那樣一來，你就不一定會成為我的徒弟了。」

丁志中伸了一下舌頭，笑道：「所以，歸根結底，還是徒兒的福緣深厚。」

一燈大師沉聲說道：「志中！在師尊面前，可不許油嘴滑舌的！」

湯紫烟搶先笑道：「不要緊，大師，我就是喜歡年輕人的活潑一點，才顯得有朝氣。」

一燈大師拈鬚笑道：「好！橫直巳經將他交給施主了，如何去塑造他，也只好悉聽尊便啦！」

湯紫烟如釋重負地，長吁一聲道：「該說的都巳經說明了，玉兒，招呼師哥去安歇吧，娘和二位大師，還有事情要商量的……」

× × ×

第二天，午牌時分，丁志中、石小玉二人，大搖大擺地到達縣衙前，經過通報之後，知縣王槐三步併作兩步地，迎了出來，一見面，就苦笑道：「丁公子，你找得下官好苦。」

話說完了，才想到丁志中身邊還有一位美姑娘，又立即歉笑道：「非常失禮，這位姑娘是——」

「是區區師妹石小玉。」

「呀！原來是石姑娘。」

「王大人要找區區，有何見教？」

「不敢，我們到裏面再談。」

進入花廳，分賓主坐下之後，丁志中立即開門見山地道：「王大人，區區是一個急性子，究竟有甚麼事請爽快地說。」

「是是……」王槐諂笑道：「事情是這樣的，城裏派來一位郭特使，他是布政使劉大人的代表，經常在城府各地攷察政情……」

丁志中截口問道：「就是有『活剝皮』之稱的郭柏平？」

「正是，正是。」

「他來了，與我何干？」

「丁公子，郭大人是風聞伍雲那個案子出了問題，才趕來一查究竟的。」

「他是專門為了我而來？」

「也可以這麽說。」

「那很好，我也正要找他，請大人叫他來吧！」

王槐面有難色，訥訥地說道：「丁公子，郭大人是特使，也是一品候補知府，而且，他的後台還硬，跟布政使劉大人一樣，走的是魏公公（即權宦魏忠賢）的門路。」

丁志中冷然接着道：「後台硬又怎樣？」

王槐哭喪着臉道：「請丁公子多多原情，莫教下官為難。」

「王大人的意思，可是要區區去晉見他？」

「請公子多多原情。」王槐離席而起

，連連打拱作揖不已！

「王大人，區區担當不起。」丁志中含笑而起道：「好！請大人帶路。」

「多謝公子……」

郭柏平的司館，就設在縣衙附近，一位巳退休的京官官邸中。

由外表看來，郭柏平約莫四旬上下年紀，長得方面大耳，福福泰泰的，蠻有點官味，而事實上，也是官僚氣味十足。

當王槐替雙方引見之後，郭柏平連虛偽的客套都沒有，就一拍桌子，打着青藍官話道：「大胆狂民，見了本官，為何不跪！」

這一喝不打緊，一旁的王槐，直打哆嗦，一臉的尷尬神色。

石小玉更是俏臉一沉，秀眉，美目之間，湧現出騰騰殺氣。

但丁志中却若無其事地，擺擺手道：「師妹少安勿躁，靜看師哥耍耍狗熊。」

郭柏平一拳擊在桌子上，怒聲叱道：「混賬！」

丁志中笑着說道：「郭大人，混賬的是那個以民脂民膏，餵着你這一種狗官的人……」

「反了！反了！」郭柏平霍地站起，戟指王槐怒叱道：「王大人，還不將這大胆狂徒拿下，你，王大人也聽候參處！」

王槐急得搓手頓足，語無倫次地，道：「丁公子，大人……」

但他結結巴巴地，不知要如何說法才好。

丁志中却是好整以暇地，淡笑道：「郭大人乃千金之體，可千萬莫發怒，以免急壞了玉體。」

「你……你……」郭柏平戟指着丁志中，巳氣得說不出話來。

「郭大人找我來，是不是認為我假借尚方寶劍，在招搖撞騙？」

「對了，你的尚方寶劍呢？」

「在這兒，」丁志中亮出尚方寶劍，雙手捧着，往對方眼前一遞道：「請大人過目。」

郭柏平仔細地端詳了一陣，認得出的確是大明開國皇帝朱洪武所頒贈，因而一時之間，沒有話說。

丁志中笑問道：「不假吧？」

「不假，」郭柏平突然雙手抓住劍柄，冷笑道：「不管是朝廷命官，有權代朝廷收同此劍。」

郭柏平這一抓，自然是有如蜻蜓撼石柱，紋風不動。

丁志中將尚方寶劍徐徐收往胸前，仍然是雙手捧着，沉聲問道：「郭柏平你知罪嗎？」

郭柏平抗聲道：「本官何罪？」

丁志中道：「你自稱是大明朝廷命官，這寶劍是大明太祖皇帝頒贈本俠師門的鎮山之寶，見劍如見君，即使是當今皇上見了，也得下跪，而你……」

不等他說完，郭柏平，王槐二人却巳「噗」地一聲，就地跪下去，「三呼」如儀。

丁志中平靜地道：「王大人平身。」

王槐誠惶誠恐地，站起來，恭立在一旁。

丁志中却毫不客氣地，坐上了郭柏平原先所坐的椅子，將尚方寶劍平放在桌子上，並且向石小玉笑道：「師妹請隨便坐吧。」

石小玉嬌笑說道：「不，我還是站着好。」

話鋒略頓，又接着笑道：「眞看不出來，這枝寶劍，竟有這麼大的權威。」

這時，郭柏平巳膝行丁志中的座位前，哭喪着臉道：「丁少俠，下官知罪了，請少俠開恩。」

丁志中冷然接着道：「本俠還有話要說。」

「下官恭聆。」

「郭柏平，你知道本城老百姓送給你的綽號嗎？」

「知道。」

「怎麽叫法？」

「活剝皮……」

「為甚麽老百姓要把你叫做『活剝皮』呢？」

「回少俠。」郭柏平苦笑道：「那是因為下官鐵面無私，執法極嚴，所以，一些刁民，才暗地送我這麽一個綽號。」

「胡說！」丁志中冷哼一聲：「你有幾顆腦袋，胆敢矇蔽本俠！」

「下官不敢……下官說的……全是實情……」

「還敢狡辯？郭柏平，聽着：你平日假藉攷察政情之名，巡迴各府縣，為的是替布政使劉百勝搜括民脂民膏，加上你自己從中上下其手，百般勒索，鐵騎所至，民怨沸騰，即各地地方官，亦不勝其擾。」丁志中一頓話鋒，扭頭向一旁侍立的王槐問道：「王大人，你說是嗎？」

站在王槐的立場，此情此景之下，他自然不便說甚麼，只是苦笑着，含含糊糊地點點頭。

至於平日裏威風八面的郭柏平，被訓得垂首跪在那兒，連大氣都不敢出。

丁志中冷然接道：「所以，一般老百姓才送你一個綽號，叫作『活剝皮』，那是代表他們的心聲，表示一有機會，他們就要活剝你的狗皮，懂嗎？」

「懂，懂……」郭柏平可憐兮兮地，連連點首。

「我有沒有寃枉你？」

「沒有，請少俠開恩。」

「你放心，本俠還不屑殺你，抬起頭來！」

「是。」郭柏平垂着的頭，抬了起來，一臉的尷尬相。

「好好瞧着。」丁志中隨手取過桌上的一根銅質鎭尺，合在雙掌中一陣揉搓，銅尺被搓成了一根圓形銅條，然後，目注郭柏平問道：「郭柏平，摸摸你的腦袋，是否比這根銅尺還硬？」

「……」郭柏平身軀發抖，臉色煞白，張口結舌，作聲不得。

「接着……」丁志中俯身將銅條遞給郭柏平。

但郭柏平「哎喲」一聲，又將銅條摔落地下，因為，那銅條還燙得很。

丁志中沉聲說道：「銅條你帶回去，給劉百勝瞧瞧，也要劉百勝送給魏忠賢去瞧瞧，告訴他們，叫他們少造點孽，否則，當心我要他們的腦袋！」

一頓話鋒，又注目問道：「郭柏平，聽清楚沒有？」

「聽清楚了。」此刻的郭柏平，乖得像一隻哈巴狗。

「這是第一件事。」丁志中沉思着接道：「第二件，皖北地區，旱災災情非常嚴重，數以萬計的災民，都嗷嗷待哺，這情形，你這位攷察政情的大員知道嗎？」

「下官知道。」

「呈報上峯沒有？」

「已經呈報過了。」

「好！聽着：在官府還沒撥欵賑災之前，本俠着令由你和劉百勝二人，撥私欵白銀十萬両，賑濟災民，並限期一個月內開始，你們兩個，平時搜刮的民脂民膏太多，十萬白銀，雖然不是一個小數目，但對你們兩個來說，却不過是九牛之一毛，你說是嗎？」

「是是……」郭柏平口中不能不應「是」，但是額頭上却已冒出了豆大的汗珠來。

「我要提醒你，不能陽奉陰違，或以公欵冒充私產去搪塞。」

「下官不敢！」

「敢不敢是你的事，到時候，我會追踪攷察的。」

「下官願立軍令狀。」

「那倒不必，本俠自信，說過的話，比軍令還嚴，你信不信？」

「信！信！」郭柏平連連點着頭。

「第三，也是最後一件。」丁志中目光一掠王槐道：「這第三點，王夫人也有份。」

王槐連忙躬身應道：「下官恭聆。」

丁志中道：「在這三天之內，二位大人，不分晝夜，請隨時接受我的調遣，並且，暫時不許發問……」

一聽丁志中口中的「二位大人」四字，郭柏平懸着的心，總算落實了，因而連忙搶先答道：「是是，下官等必定隨時恭候。」

「郭大人請平身。」丁志中說着。隨手收拾尚方寶劍，說道：「師妹，咱們走吧。……」

× × ×

丁志中，石小玉二人走後不久，改裝易容的劉百城，也進入郭柏平的行館中。

劉百城是約莫於半個時辰之後，才離開郭柏平的行館的。

當然，他們之間，談了些什麽，也只有他們自己知道。

不過，由劉百城離去時那雙憂鬱的眼神忖測，不難想見，他的心情是相當沉重的。

劉百城於當晚上燈後，才回到劉莊。

自昨晚的事故之後，尤媚娘已正式，也是公開地住進劉莊了。

劉百城進入尤媚娘的房間，尤媚娘立即笑臉相迎道：「怎樣？有沒有綫索？」

「一點綫索都沒有。」劉百城苦笑着，頹然地和衣向床上一躺。

「那一定是他們自知不敵，悄然開溜了。」尤媚娘也挨着他躺了下來，偎在他懷中媚笑道：「偏偏你要疑心生暗鬼。」

「沒有走，晌午時分，還有人去過郭大人的行館。」

：「啊！那是誰？」

「是我那師弟丁志中和一個年輕姑娘，也就是昨晚跟妳交過手的那女的。」

「他們說些甚麽？」

當劉百城將由郭柏平口中所聽到的一切複述一遍之後，尤媚娘才沉思着說道：「看情形，他們不但沒走，而且還顯然有某種陰謀。」

「陰謀我倒不怕，我担心的倒是那青衣婦人是不是傳說中的斷魂簫的問題。」

「昨宵我就檢討過了，如果斷魂簫只有這點能耐，那就不值得担甚麽心了。」

「但願妳的分析沒錯。」劉百城長長地嘆了一聲。

尤媚娘蕩笑道：「怎麽，你平日那萬丈豪情，去那兒去了，才受到一點點挫折，就唉聲嘆氣起來。」

挺身坐起，含笑接道：「我去吩咐他們，弄點吃的來。」

尤媚娘不愧是天生尤物，不但舉手投足，一顰一笑之間，都充滿了媚力，甚至于全身的一分一寸，都在放射着無形的媚力。

因此，她才坐了起來，劉百城已一伸手將她摟入懷中，邪笑着說道：「不！不，現在我只要妳……」

就在這節骨眼兒上，只聽屋頂上傳來一個雄渾的語聲道：「無恥狗男女，出來領死！」

對正是慾念高張的劉百城、尤媚娘二人而言，等于被兜頭澆了一盆冷水。

這一對狗男女的反應倒也非常快速。屋頂上的語聲才歇，兩個人已雙雙穿窗而出。

只是這一道灰色人影，有如蜘蛛倒掛似地，由屋頂上疾瀉而下，幾乎是與劉百城，尤媚娘二人，同時飄落地面。

那是一個身裁頎長的中年和尚，也就是斷魂簫湯紫烟以前的情人，石小玉的父親石中玉，如今的忘我大師。

劉百城目光一掃之下，沉聲問道：「你是誰？」

忘我大師平靜地道：「貧僧忘我。」

「忘我？沒聽說過。」

「不但你沒有聽說過，貧僧自己也沒聽說過，我不妨老實告訴你，我是半路出家，十足是一個大廟不收，小廟不留的野和尚。」

「你我之間有冤？」

「沒有。」

「有仇？」

「也沒有。」

劉百城臉色一沉道：「那你貪夜侵我劉莊，並出口傷人，所為何事？」

忘我大師仍然平靜地說道：「只為向劉施主化一點善緣。」

劉百城道：「你要什麽？你說！」

「貧僧只問一句話，伍雲伍施主是劉不是死在你的手中？」

「是又怎樣？」

「請說肯定一點！」

「不錯！」劉百城一軒雙眉道：「伍雲是我所殺，他老婆現在就在我身邊。」

「他的屍體呢？」

「用化骨丹化掉了。」

忘我大師仰首揚聲說道：「有請郭大

人，王大人。」

「是！」

隨着這聲暴喏，一片人影，由暗影中飄落當場，那是一燈大師、止水師太、丁志中、白鳳儀、小倩，還有兩位是全身官服的郭柏平與王槐，只有湯紫烟、石小玉二人並未出場。

郭柏平、王槐二人之所以能與羣俠們一同進入，那自然是由于羣俠們的暗中携帶所致。

劉百城目光環掃，臉色微微一變，然後目注一燈大師冷笑道：「我早就知道，是你這老不死在暗中搗鬼！」

這當口，忘我大師在向二位官大人道：「二位大人，方才，貧僧跟這位劉莊主的話，都聽清楚了？」

郭、王二人同聲答道：「是的。」

忘我大師道：「現在謀殺伍雲的姦夫淫婦，都在這兒，含冤受屈的李捕頭，是否可以當場開釋？」

「是！是！」王槐恭應道：「下官遵命。」

早已被暗中釋放，並隨後跟來的李捕頭李祥，忽然由暗影中射落當場，向着王槐躬身施禮道：「多謝大人！」

劉百城冷笑道：「不知死活的東西，還在擺官架子。」

忘我大師沉聲說道：「二位大人請回衙，元兇伏誅之後，當將首級交與官府，請二位大人呈報會銜上峯銷案。」

王槐恭應道：「下官遵命。」

劉百城厲聲大喝道：「別作夢了！今宵，凡是進入我劉莊內的外人，一個也別想活着回去！」

頓住話鋒，合掌三擊，只見火光連閃，精舍四週，忽然火把齊明，照耀得如同白晝，一個個雄糾糾，氣昂昂，手中兵刄閃光，耀目生寒。

身為文官的郭柏平、王槐二人，幾曾見過此等場面，因而儘管外表強裝鎮定，身軀却禁不住在簌簌發抖。

一旁的丁志中，看得又好氣，又好笑地，低聲撫慰他們道：「二位大人請放心，這一對姦夫淫婦，今宵是死定了！」

只聽忘我大師冷笑道：「劉百城，作春秋大夢的，是你自己哩！」

一直冷眼旁觀的尤媚娘，忽然揮劍撲向忘我大師，並厲聲叱道：「禿驢吃我一劍！」

忘我大師閃身讓過一劍，冷笑道：「好男不與女鬥！」

他的話聲未落，尤媚娘已如影隨形地，跟踪追擊。

「噹」地一聲脆响，尤媚娘的長劍，被架住了。

不過，架住尤媚娘的長劍的人，不是忘我大師，是湯紫烟。

湯紫烟的出現，就像是由地底下忽然冒出來似地，使得尤媚娘一楞道：「妳？……今宵，妳該報個萬兒了！」

「湯紫烟。」

湯紫烟的答話，雖然簡短得不能再簡短，但人的名，樹的影，這簡短的三個字，却使得尤媚娘、劉百城二人，如遭雷殛似地，身軀為之一震。

尤媚娘強定心神，注目問道：「妳就是斷魂簫湯紫烟？」

「如假包換。」

「見面不若聞名，不過爾爾！」

湯紫烟淡淡地一笑道：「評語必須下在見過眞章之後，尤媚娘，可惜，已沒有機會下評語了。」

尤媚娘收回架住的長劍，冷笑道：「妳認為一定能殺死我？」

「當然！」

「作夢……」

忽然，一縷簫音，嫋嫋地傳來。

那簫音中，無殺伐之聲，也沒甚麽哀怨氣息。

它、輕快得像小溪流水，平放得像春日和風，聞之令人心胸開豁，俗念盡消。

尤媚娘俏臉一變道：「那是誰？」

湯紫烟漫應道：「是小女石小玉，昨宵，曾經跟劉百城交過手的。」

「我想起來了，那個和尚，就是妳的老情人石中玉？」

「不錯。」

尤媚娘凝神傾聽少頃，才一撇櫻唇道：「傳說中，斷魂簫是如何的玄妙，如何的能殺人於無形，現在，我親聆之下，却沒什稀奇。」

湯紫烟平靜地接着說道：「小女是初學乍練，火候還不够，這一點，還希望各位多多諒解。」

尤媚娘怒聲道：「既然知道她還不成氣候，為何還要強行出頭，丟人現眼！」

湯紫烟仍然是漫應道：「因為我不願濫殺無辜，又不願他們在旁邊碍手碍脚，所以，只好以這個笨法子來處置你們的手下……」

尤媚娘臉色一變，舉目環掃，見她那批手下人，仍然是傲立在四週，並無異狀，這才寬心大放地冷笑一聲，道：「冒大氣，也不能離譜太遠！」

「妳不信？」

「我相信事實。」

「那妳何妨吩咐下去，試試他們是否還能聽妳的指揮。」

尤媚娘將信將疑地，向劉百城瞟了一眼，劉百城目射煞芒，沉聲喝道：「大家一齊上，先將那些禿驢和小狗們都給我宰了！」

「……」劉百城的話，等於白說了，他那批手下人，一個個聽若未聞。

「王八蛋！」劉百城厲聲喝道：「你們是死人！」

湯紫烟含笑接道：「他們沒有死，只不過是暫時成了活死人。」

劉百城臉色一變道：「是簫音毀了他們的武功？」

「不是，我方才已經說過，小女的火候還不够。」

「那他們是中了邪？」

「這種幼稚的話，也虧你說得出來。」湯紫烟沉聲說道：「他們目前只是被簫音暫時迷失了本性，一身的功力都還是好好的……」

劉百城截口冷笑一聲，道：「好！高明！高明！」

湯紫烟道：「小女還不够高明二字，等你們這些元兇首惡伏誅後，我還得費神去廢除那些人的功力。」（未完・五）

新派長篇武俠故事

孤雁南飛

危中堅‧文
可飛‧圖

欲擒先故縱　履險知因由

但是這一來，雖然只過了兩招，葉映紅却已毫無疑問處了下風，連伸手入懷將寒玉七取出應敵的機會都沒有，情知自己是一個「鐵板橋」之勢，須要立即避開，否則對方一進招更是連還手的機會都沒有，運氣至足，平空向旁滑了開去。

她這裏已然見機快絕，但魔母溫魂武功既已全部恢復，天下能接她三招的人，已然寥寥可數，更何況她多日來如同常人，心中怒火積鬱，好不容易有人可供她出氣，更是出手狠辣，葉映紅才向旁滑出，她已然一步跨過，重又五指如鈎，向下劈胸抓到，五指劈空之聲銳嘯驚魂，同時一股強大無比的大力，也壓了下來，葉映紅因為幾乎是一個「鐵板橋」使出，同時更向外滑開，因此上身仍是後仰，這一股大力壓了下來，先是禁受不住，只聽得小腿骨「格格」兩聲響，奇痛徹骨，大叫一聲，身子便向後倒去，兩條腿已全被壓斷。

但也幸而是這向後一倒，未曾反掌相迎，溫魂一爪抓下，只是抓到了她胸前的衣服，「嗤」地一聲，將她胸前衣服，撕去了一大塊，「叭叭」兩聲，藏在懷中的寒玉七首和崑崙聖書，一起在懷中跌了出來。

而葉映紅本身，在兩腿一陣劇痛之際，也幾乎昏了過去，倒於就地，忍住了劇痛，向外滾出幾步一聲呻吟，道：「老婆婆，我與你無寃無仇，你為何對我下此毒手？」此時她已然痛得花容失色，面色慘白，額上汗珠滾滾而下，但是她的美麗，却依然不減，反倒看來更是楚楚動人。

魔母溫魂要害葉映紅，本就一點道理也沒有，只不過是為了葉映紅容顏美麗，遠勝她自己年輕的時候而已，一見葉映紅雖是雙腿斷折，仍是如此動人，害她之意更決，怪笑一聲，道：「女娃子，你認命了吧，再求情也是無用的了！」手一揚，帶起一陣勁風，將地上的落葉，捲起了一大堆來，紛紛在空中飛舞，手掌向葉映紅胸口處抓一抓，一掌便要拍下。

就在這電光火石的一刹那間，葉映紅想起方敏囑咐自己的事來，大叫道：「老婆婆，你且慢一慢下手！」

溫魂手掌仍是直壓下去，停在葉映紅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方敏、葉映紅入到羅漢堂，又見那老僧的面，而且崑崙三子也跟進來，他們連忙躲避，聽崑崙三子尊稱老僧為百丈禪師，他打發三人走後，連忙叫方敏、葉映紅取到崑崙聖書之後，馬上離開竹寺，自己也趕去石墓找極樂眞人，瞭解自己的首徒被人打死的眞相。方敏、葉映紅連忙趕回旋風島，在河上飄流一木筏，見筏上載着幾個死去的人，像是中了藍蛛之毒死去，其中有金羅漢、曹不仁、崔奇等人，方敏為了追踪此事，將聖書交葉映紅先回旋風島。葉映紅在森林迷路，巧得了七色靈芝，被溫魂偷食，恢復功力，要將她撲殺……

胸口不過尺許之處，哈哈笑道：「女娃子，你死前一句話也不讓你說，確是太不公道了，有什麼話，不妨說個痛快！」

葉映紅在她的臉色上，已然看出她當眞是要對自己下毒手，心中嘆了一口氣，道：「我也沒有別的話說，只是我本來是要到旋風島上去的，不料心神恍惚，在大森林中迷了路，才碰到了你——」

魔母溫魂聽說她是要到自己的旋風島上去，不禁大奇，道：「你到旋風島去作什麼？」

葉映紅道：「我找旋風島主溫婆婆。」

溫魂更是一怔道：「你找她幹嗎？」

葉映紅嘆了一口氣道：「我有一個好朋友，叫作方敏，他四個月前，離開了旋風島，千辛萬苦，去找崑崙聖書，因為他的一個最親愛的溫婆婆，受了傷在旋風島

上，非崑崙聖書不救。」

溫魂心中暗喜，心道方敏那小子當眞傻得可以，看來自己六年來處心積慮，要令得他對自己大生好感，果然目的已達，又說道：「說下去。」

葉映紅心中，本是想要說動對方，將崑崙聖書送到旋風島去，見她肯聽自己講話，希望陡生，道：「不瞞你說，老婆婆我也未曾見過，但却是我那好友方敏至親至愛的人，若是那溫婆婆得不了崑崙聖書治不好傷的話，方敏一定悲痛欲絕——」

溫魂聽到這裏，心中突然一動，眼前浮起方敏在看到自己假裝重傷，躺在屋中的焦急情形，想起自己一生，年輕時多少少年公子追逐裙下，自己一個也不鍾意，後來失身於一人，但那人却早已有妻有子，一怒之下將那人殺死，從此在江湖橫行，多少年來，直到如今，只有仇人，而沒有親人，若眞要說的話，也只有方敏，是和自己最親的了！想了一會，竟爾生出了對方敏的關切之念，但突然之間，又憎恨自己何以會生出這種念頭來，心情煩躁，厲聲喝道：「你盡說廢話作甚？有什麼正經話要說，快點講吧！」

葉映紅只見她面色變幻不定，不知她心靈之中，多少年來只是無所不為，對任何人絕無情感可言，但此時對方敏却又生出了一絲情感。人與人之間有各種各樣的情感，如夫妻之情，父子之情，這本是人的天性。魔母溫魂自從在當年大受刺激之後，一切行事全都與人類的天性相違背！

起先，還只是故意如此，但久而久之，也就習以為常，因此便成了大惡之人。

但是，人類的天性，究竟是不可泯滅的，在魔母溫魂的心底深處，仍蘊着情感，當她想起方敏眞的相信自己受了重傷，非要崑崙聖書不可，因而千辛萬苦，去取崑崙聖書時，心中也不免為之感動了一下，但是她却又厭惡自己的心中又產生了感情，所以又暴躁起來，在她而言，心情極是複雜。

葉映紅當然不知她的心意，只是嘆了一口氣，道：「如今，那崑崙聖書已經取到了，方敏有事，非和我分開不可——」

溫魂聽至此處，心中狂喜，打斷了葉映紅的話題，道：「那本崑崙聖書現在何處？」

葉映紅在她的語氣之中，聽出她像是熱切地盼望着得到那部崑崙聖書，心中一懔，但繼而一想，那崑崙聖書已然跌了出來，遲早要被她發現，不托她將崑崙聖書送去，也是一樣要被她得去，道：「那書在我這裏，不知你能不能代我送到旋風島上，去交給那個溫婆婆？」

溫魂一聽崑崙聖書，竟然就在葉映紅身上，更是喜上加喜，忙問道：「書在何處？」

葉映紅道：「剛才你一抓將我衣衫抓破時，跌出來的兩件物事中，有一個玉盒，便是崑崙聖書了！」溫魂一個轉身，果然見地上有一隻玉盒，就在自己身旁在五尺處，她也不走動，手掌揚起呼地一掌，向玉盒拍出，突然手臂向上一提，發出的掌力，於刹那間吸回過來，將那隻玉盒帶動，向她手上飛了過來，抓住了一看，玉盒之上，果然刻有四個小字：崑崙聖書！

魔母溫魂為了要得到這部林武奇書，不知化了多少心血，幾乎連命都賠上，如今接在手中，叫她如何不喜，急不及待地便想打開觀看。雙手一用勁，「叭叭」兩聲，便將玉盒捏碎，但玉盒碎了之後，却並未如想像之中，出現那卷達摩祖師留下的奇書，和崑崙歷代掌門人所作的注脚，而又是一塊整玉，那玉色作血紅，捧在手中，看來像是捧着一團火一般，玉上也鐫有四個字，定睛一看，還是「崑崙聖書」四字。

溫魂冷笑一聲，道：「崑崙派藏他們的寶貝，還眞小心！」又力透五指，用力一捏，滿擬像剛才一樣，力道透出，便可將玉捏碎，怎知那玉却紋絲不動，溫魂心中一怔，暗忖自己這一捏之力，何等之大，何以竟會捏不碎這塊玉！

仔細一看，那玉通體一點裂紋也沒有，細忖崑崙聖書既然是崑崙派最要緊的物事，一定保存得完善已極，不是那麼容易取到手中的，又力透雙手，用力捏了幾下，只是捏不碎那塊紅玉，心中焦躁，正想責問葉映紅，逼她說出破玉取書的法子時，忽然看到地上躺着寒玉七首，心中暗道自己也眞是太過糊塗了，現放着削金斷玉的玉七，還怕剖不開玉麼？又是一股回吸的大力，將寒玉七捲了起來，還唯恐損壞了玉中的寶書，輕輕地在玉上一劃，映着月色一看，不禁一驚，原來寒玉七劃過之處，一點痕跡也沒有！

這一下，令得溫魂心中大怒，一抖手，將那塊紅玉拋起三尺高下，一七首削了過去，只聽得「噹」地一聲，七首削在那塊玉上，將那塊玉擊出老遠，「叭」地嵌在一棵樹上，溫魂立即跟踪追過，一把取出那玉來一看，那玉仍是一點兒損傷也沒有！

眼看不容易，將崑崙聖書取到了手中，却無法剖玉取書，心中焦躁暴怒，可想而知，一個轉身，厲聲喝道：「女娃子，用什麼方法可以將玉剖開，快說！」

方敏在取到了玉盒之後，一直沒有打開來看過，葉映紅也不知道玉盒裏面，還會有這樣火也似紅的一塊紅玉，當然更不知道如何可以將玉剖開，便據實答道：「我不知道！」

魔母溫魂却只當她不肯說，一步跨過，寒玉七化成一道寒虹，當胸劃下，葉映紅斷腿之後，又支持了那麼多久，疼痛難忍，極是傷神，那裏還有力量抵抗？一見寒玉七刺下，心中暗叫一聲：「我命休矣！」瞑目待死，但是却只覺得胸前一涼，睜開眼來一看，溫魂那一刺剛好在七首尖端和葉映紅胸際相觸之際，停了下來。

葉映紅已然被他嚇出了一身冷汗，又聽得她道：「女娃子，你要是不說我七首向前一送，你立即命歸黃泉！」葉映紅心想奇了，剛才她為什麼要突然收勢呢？

繼而一想，不禁恍然大悟，暗道：是了，她不會殺我的，因為她當着我知道如何剖玉取書的秘密，雖然我一點也不知道，但是我却可以和她展開一場鬥智，藉此保得性命。鎭定心神，微微一笑，道：「我不說，你刺下來吧！」

葉映紅在片刻之間，想到了這一點，正是擊中了魔母溫魂的要害，溫魂聽得她

如此說法，不禁一怔，道：「你當眞不要命了？」

葉映紅知道此時，絕不能露出一點氣餒之狀來，心頭雖是忐忑亂跳，但是却面現笑容，道：「你不會殺我的，因為你殺了我，便不能知道剖玉取書的秘密！」

溫魂一聲冷笑道：「小女娃，你打錯算盤了，我難道不會去找崑崙六子麼？」

葉映紅心中一怔，但隨即暗想，索性說謊到底，也是一笑，道：「你除非是找到早已自刎的凌霄子，因為書是他藏在玉內的，除他而外，崑崙六子，並無一人知道。」

溫魂桀桀怪笑，道：「我去找方敏，難道他也不知道麼？」葉映紅急切間想不出什麼話來駁她，只好依然強作鎭靜道：「你去找吧！」

魔母溫魂見她態度如此鎭靜，心中疑雲陡生，道：「難道方敏也不知道？」

就在這一句話問，葉映紅心中又有了主意，再加溫魂心中已然有了方敏不知秘密的主見，便正好將計就計，大凡鬥智最妙的上策便是順着對方的意思去講，葉映紅只是嘆了一口氣道：「你怎麼知道？」她並不說「是」，而只是問溫魂「你怎麼知道」，當眞是高明之極，令得溫魂絕不生疑，葉映紅這才道：「那剖玉的秘密，極是複雜，一取到，方敏便叫我記熟，他却連看都未看，我看過之後，就將之毁去了！」

溫魂究竟也是聰明絕頂之人，冷笑一聲，道：「胡說！」

葉映紅心中大吃一驚，暗忖難道眞的被她識破了，只是望着溫魂，並不出聲。

溫魂笑道：「女娃子，剛才你還說方敏對旋風島上的溫婆婆親愛關切已極，那崑崙聖書又關係着溫婆婆的生命，他如何肯將開玉取書之法，只給你一人知曉？你是他的什麼人？」

葉映紅心中「啊呀」一聲，暗忖這確是一個大大的破綻，但事已至此，只得鎭定地說道：「這你當然不知道，我們在實際上，已是夫妻，只等他回到旋風島，稟明溫婆婆後我們立刻就可以名正言順！」

看官，葉映紅和方敏兩人，一起離開貴州，一路北上，論情感，當然是再好也沒有的了，而且各自的心目之中，也都將對方當作了終生的伴侶。可是他們却發乎情止乎禮，絕不如葉映紅此時所說的那樣，「實際上已是夫妻」，因為葉映紅要釋去對方心中的疑團，彌補自己話中的破綻，才故意如此說法的。

溫魂一聽，夫妻之情，果然要深得多，這才不再疑心，葉映紅見她半晌不語，知道自己這場鬪智之中，已然佔了上風，嘆道：「其實，你不殺我，我也要自尋死路的了，我雙腿已被你打斷了，活在世上，還有什麼意思？」她一言甫畢，溫魂心頭便猛地一震，立即換了一副嘴臉，道：「女娃子，只要你將剖玉取書的方法說出，我就可以將你的斷腿接上。」

葉映紅見她剎那之間，如同兩個人，這幾句話，又講得動聽已極，知道眼前這個老婆婆，雖然一眼望去，面目慈祥，但實則上却是個奸惡無比的惡人，幸而自己根本不知道什麼秘密，否則，經不起她軟硬兼施，當眞將秘密講出之後，結果一定仍非死在她手上不可，因此便搖了搖頭，說道：「我不說！」

溫魂大怒道：「你眞的不說？」

葉映紅道：「我眞的不說！」

溫魂桀桀怪笑，道：「好！」一個「好」才出口，手一揚，掌緣如刀，由葉映紅左肩砍來，一掌砍個正着，葉映紅只覺得一陣難以忍受的疼痛，眼前發黑，大聲呻吟，額上冷汗，如雨而下，知道這一掌，左臂骨又被她砍斷，心中又急又氣，竟然昏死了過去，也不知過了多久，重又醒轉，只見天色已明，那老婆婆仍站在自己的面前，而自己兩腿和肩頭的痛疼，一會兒像千萬根毒針在刺螫，一會兒又像是無數燒紅了的烙鐵在炙烙，痛苦難忍，喘了幾口氣，大罵道：「老賊婆，你殺了我罷，這樣折磨我做什麼？」

魔母溫魂面帶笑容，說道：「女娃子，感到痛了，是也不是？」葉映紅抿嘴不語，溫魂又道：「只要你一講出來，我便為你續骨止痛，使你一如常人！」

如果葉映紅確是知道那秘密的話，她當眞不敢肯定自己，是不是會有那麼堅強的意志，仍然不說出來。但是實則上她根本不知道，也就無秘密可言，怒道：「我不說，至多你再打斷我一條手臂，拚着一死，還怕你什麼！」

溫魂「哈哈」笑道：「好！」手掌又揚了起來，葉映紅雙眼一閉，又準備忍受那陣劇痛，但是却好半晌未見動靜，只見對方臉上露出了一個詫異已極的笑容，便問道：「你怎麼不下手啊？」

溫魂嘆了一口氣，道：「像你這樣的女娃子，也確是不多見，好，我先為你續上了斷骨再說！」

竟不等葉映紅回答，便點了她的穴道，疼痛立止，葉映紅心想：「不知她又想出什麼毒計再來折磨我啦……」

但溫魂將她的斷骨接好之後，又將她抱到木屋之中，悉心為她調養傷口，一連過了七天，一句話也沒有說，更沒有再折磨她。

七天之後，葉映紅傷已痊癒，雙腿和左臂，也全已轉動自如，溫魂才將那塊紅玉，和寒玉七首，一起遞到了葉映紅的手中，道：「你帶了這塊紅玉，上旋風島去吧，我帶你出這森林去！」葉映紅聽得大是出奇，暗忖這老太婆怎麼又突然那樣好心腸起來了？饒是她聰明絕頂，也想不出究竟來。溫魂入林之時，便做了記號，順着記號，不消三個時辰，便來到了林子的邊緣。

在離開那木屋的時候，一路走，葉映紅便一路想：她要下手害我了，她要下手害我了！但一直來到林子邊上，仍未見她有所動作。

在大森林中處得久了，觸目皆是森森巨木，一旦又見到了空曠的平原，心神頓時為之一爽，但葉映紅的心情，却反而更加沉重，她想：已然來到森林的邊緣了，她總不會眞的由我帶着崑崙聖書到旋風島去的吧！果然，正當葉映紅想到這一點的時候，溫魂便突然停了下來。葉映紅只感到一陣顫慄，但是却睜着兩隻明澈已極的眼睛，望着溫魂，同時心中打着主意，暗忖如今已然出了森林，她如果眞要下毒手，自己總可以拚着受傷，拚命逃走。怎知溫魂仍然未有下手的意思，只是揮了揮手，道：「女娃子，你去吧，由這兒向西，繞過一個大草甸子，再向北，便可到旋風島的那個大湖了！」

葉映紅心中呆了一呆，奇道：「老婆婆，你當眞放我走？」

溫魂道：「當然，我與你無怨無仇，何苦害你？何況害了你之後，等於害死了旋風島上的那個溫婆婆，更要令得那個方敏失去了兩個世上最親愛的人，我連他們的面都沒見過，又何苦去害他們？」

她這一番話，在葉映紅聽來，當眞是入情入理，不能不信以為眞，雖然她曾被她偸去了七色靈芝，並還被她狠狠折磨了一陣子，但是却因此而出了大森林，能夠將崑崙聖書送到旋風島上，因此對溫魂仍是感激，道了聲多謝，便照溫魂所說的途徑，逕向旋風島而去。

看官，你道魔母溫魂眞的是突然生了善心，所以才肯讓葉映紅離去，並還將她送出大森林之外？當然不是，而是她另有計謀。

當她看到了那塊紅玉之際，心中狂喜莫名，但是却一任她用盡了方法，都無法將紅玉弄開，那寒玉七如此鋒利的寶物，尚且對那塊紅玉一絲都不能損傷，而以她之見識廣博，也無法認出那塊紅玉，究竟是何處出產，叫着什麼名堂。

但是，她却深信在那塊紅玉裏面，藏着崑崙聖書，因為武林中的異寶，得來不是易事，當然要藏得極是妥當，早百餘年前，引起武林中軒然大波的兩柄長不過三寸，號稱「生死雙劍」的兩柄寶劍，也是藏在一塊玉中，多少高人，得到了那塊玉，而得不到劍，終於反被一個後輩無意中得了剖玉之法，將這兩柄寶劍取去。所以溫魂才深信那紅玉之中，藏着可以令她成為武功天下第一的崑崙聖書，可是若是剖不開紅玉的話，却等於是沒有得到了它一樣。

固然連葉映紅也不知道如何才能將紅玉弄開，好取出崑崙聖書，但魔母溫魂却以為那秘密確是在葉映紅一個人的身上！

但是偏偏又用盡了法子，甚至將葉映紅的雙腿、左臂、一起打斷，令葉映紅身受無邊苦痛，還是不能從葉映紅的身上逼出秘密來，溫魂心中，本已怒極，豁出永遠取不到崑崙聖書，也要將葉映紅打死來出氣，但是一轉念間，不禁暗罵自己糊塗不已。暗忖葉映紅既然是奉了方敏所托，將崑崙聖書送到旋風島上去救自己的，難道她在旋風島上見了自己，還能不將剖玉取書的秘密說出？

如果自己放她出森林，令得她安然到了旋風島上，自己再化裝一下，裝成傷重，在旋風島上等她，還怕她不乖乖地將秘密說出？

因此，魔母溫魂才轉變了心意，將葉映紅的傷治好，還將她送出了大森林。

葉映紅也已料到對方不會有那麼好人，一定是另有奸謀，但因為未曾想到眼前此人，就是旋風島主魔母溫魂，所以也就未能洞察她的奸謀，便上了大當。

却說溫魂見葉映紅離了開去，獰笑一聲，展開輕功，由近路直奔旋風島而去。

她自服七色靈芝之後，以前的功力，已經全然恢復，再加又是走的近路，早葉映紅一天，到了旋風島上，滿懷高興，在臉上抹了些黃色的粉末，詐着憔悴不堪，躺在石屋之中，專等葉映紅將崑崙聖書送到，好悉心苦練，從此橫行天下。

看官，葉映紅在大森林中，迷失路途，已然三四天工夫，又療着了七八天傷，等到溫魂回到旋風島時，離葉映紅和方敏分手，少說也有十餘天了，方敏和葉映紅分手之際，本是講明在旋風島上和葉映紅見面的，但在溫魂回到島上之後，方敏却還未曾來到，在這十餘天中，方敏又發生了些什麼事呢？在下必須補敍一番。

原來那一天方敏和葉映紅分手之後，也是心神恍惚，一面沿着河岸，溯河而上，一面不住地想念着葉映紅，望着浩浩的河水，河水中也似反映出葉映紅秀麗絕俗的面龐來，望着青天，白雲悠悠，又幻成葉映紅苗條的身形，他知道自己已然深深地墮入愛河之中，可是他心中不由自主地想着：這段情愛也來得太撲朔迷離了，直到如今，自己連對方的姓名都不知道，而只好稱之為「好姑娘」！他搖頭苦笑了一下，一提馬韁，馬兒飛快地向前馳去，不知不覺間，已近黃昏，夕陽正在前面墮下，映得寬闊的河面血也似紅，方敏知道自己正在向西行走，一路上全是無邊無際的大草原，一個人也見不到，而河面上也是平靜之極，除了魚兒不時躍出水面，帶起一點水花以外，也未見過再有任何木排船隻。

不一會，天色已然漸漸黑了下來，方敏心中焦急，因為那在古墓中失去的藍蛛，不但關係着偸蛛人以蛛毒害人，而且和「好姑娘」的來歷，那柄已被揮雲老怪奪去的綠色寶劍，全都有着極是密切的關係，都是非要弄清不可，因此只是在河邊略為休息了片刻，便拍了拍馬背，由得馬兒自己跑了開去，一提眞氣，展開輕功，向前疾馳而去，一夜之間，又跑出了三百餘里，第二天一早，朝陽升起，精神為之一爽，極目望去，看到眼前幾里路開外處，河中心似有一大堆黑色的物事，像是河洲一般，更是絕不停留，一直飛馳了過去。

不消片刻，已經來到了那地方附近，只見此處河面，已然越來越闊，但地方却也荒涼無比，方敏不知道他此時實際上已然來到了我國東北最大的平原中心，烏蘇里穆林河流域附近。那一帶，直到如今，我國人口已增多，科學昌明之際，仍是荒涼無比，何況古代，除了鳥獸之外，一個人也不見，而野草一直向前伸展，像是草組成的海一樣，根本望不到盡頭。

方敏在河岸上停足，向那河中心的一塊土地望去，只見那塊土地，約莫有三畝大小，正中心，竟然是一個石峯，高可二十餘丈，看來也像是一個小島，可是林木鬱翠，站在河邊上，根本無法看到洲上有着什麼物事，抬頭再向河上流看去，大河蜿蜒曲折，不知何處，才是盡頭，方敏暗忖，那個木排，若是從這個河洲之上，順流向下流淌去，淌到自己發現木排的地方，少說也要五六天工夫，而木排上屍體，並未見腐爛，當然也不會在五六天以上，

極可能就是在這個小洲發生的事，何不先去小洲上看上一看，再作道理？

主意打定，拔出七孔刀來，在河邊削下了一大束蘆葦，紮成一團，拋入河中，緊跟着飛身而上，一個「金鷄獨立」之勢，右足踏在那束蘆葦之上，內力足底傳過，催動蘆葦，逕以「登萍渡水」的上乘輕身功夫，向那河洲而去。

那洲離岸，只不過隔着三四十丈水寬，一幌眼，便已到達，方敏一提眞氣，雙臂一振，淩空拔起兩丈高下，再一式「雁落平沙」，斜飛出去丈許，已然脚踏實地，但覺林木蒼翠，鳥鳴不絕，平靜之極，簡直是一個亘古以來，從未有人到過的世外桃源，寧謐平和，到了極點。方敏才略看了看，便感到這樣安靜的一個河洲，和木排上的屍體，根本不可能有什麼關係，但是旣然到了，也沒有不看上一遍就離去的道理，便信步向前走去，只走出三四丈，回頭看時，大河已全被高大無比，連名堂都叫不出來的大樹擋住。

向前望去仍是林木蒼翠，只見洲中心那個石峯，凸出在樹端之上，顯得玲瓏已極，好像是精工巧手堆出的假山石一樣。

一路行來，野獸見人不驚，老大的麋鹿，就在人旁，優哉悠哉地緩步走過，一羣羣白兎，睜着火也似紅的眼睛，好奇地望着人，而樹上各種羽毛鮮艷無匹的飛鳥，更是看得人眼花繚亂，當眞是神仙境界，不過如此，看得方敏越來越是心喜，暗忖旋風島上，終日狂風怒號，島上又寸草不生，那裏及得這個河洲半分？以後若是和溫婆婆，好姑娘兩人，就在此結廬而居，做人和做神仙，還有什麼分別呢？

一個沉緬在美麗的憧憬之中，一面向前走去，不一會，便來到了河洲中心，那石峯的脚下，抬頭看在眼裏，豪意頓生。方敏走了那麼久，尚未曾見有什麼異動，心中已然肯定洲上沒有他人，便發聲低嘯起來，嘯了一會，又繞着石峯，向峯背面上走去。

怎知一轉過峯角，便吃了一驚，原來那河洲一面如此幽靜，正式是個世外桃源，另外一面却只是光禿禿地的河灘，而且砂石粗糙不堪，毫無情趣可言。

方敏暗嘆造物之奇，在這樣小小的一個河洲之上，竟會有這樣截然不同的兩面；正在感嘆，忽然看見不遠處有一小堆白色的物事，映着日頭，皚皚生光，仔細一看，不由得大吃一驚，連忙足尖一點，縱了過去，只見那一小堆物事，竟是百數十隻人的骷髏！

方敏呆了一呆，抬頭一看，却又赫然在那石峯上見到了三個赭紅色的大字：「骷髏洲」！

當方敏在河洲那一半漫步之際，心中已然想爲這個河洲取一個名字，但是想來想去，都想不出一個貼切的名稱來，做夢也想不到這個河洲原來早已有了名字的，而且是那麼恐怖，那麼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個名字：骷髏洲！方敏本來只當這個小洲，是亘古以來，沒有人到過的地方，因此才負手閒步，毫不防備，如今一見那「骷髏洲」三字，個個有丈許方圓，看來也不像是用斧頭慢慢鑿出，而像是用什麼東西，一揮而就一樣。

那三個大字，恰在石峯頂上，那石峯也是兩面截然不同，剛才那一面，玲瓏透剔，極是雅緻，而如今這一面，却岩石光禿，一看便給人以醜惡的感覺，而且那三個字的所在，平整光骨，毫無可以立足之地，令人難以想像，當初那「骷髏洲」三字，是怎樣刻上去的，而且那上面旣然有這三個字，這裏當然也不是從來沒有人到過的地方，方敏本能地以手按在七孔刀刀柄上，就在這個時候，他驀地感到日光之下，似有幾絲血也似紅，細如牛毛的光華，疾閃了一閃，方敏心中一驚，立即揮動七孔刀，一陣厲嘯聲過處，使的正是一招「七星連環」，將全身護了個風雨不透，但却又毫無所覺，一招未老，人又疾向旁退開了丈許。

定睛看時，仍是一點異狀也沒有。但是他却確確實實，知道自己未曾眼花，又小心走到剛才站立的地方一看，果然在一塊骷髏骨上，發現了五枚細如麥莖，血也似紅的小針，已有寸許，陷入骨中，紅白相映，刺目已極。

這一個發現，不禁令得方敏心中大是駭然。試想他存身之處，除了那個石峯之外，全是光禿禿的河灘，根本沒有法子隱藏人，而那個石峯，又在十餘丈開外，就算是有人隱身峯上的話，要將那樣細的細針，射了出來，已經不大容易，而且要刺入骨中，則那發針之人，功力之高，簡直不可想像！

方敏一見之下，便不禁怔了一怔，但是再附身看時，更是驚上加驚，原來那五絲紅針，並不是五金鑄就，而是什麼植物上的針芒，以手指一碰，便是斷折，是極爲脆弱的物事！

若是金針的話，發針人的武功，已然是高不可測，如今那物事旣然不是金針，那將此發出的人，武功比剛才所想像的又要高出幾倍！

方敏心中，不禁大爲震動，轉過身來，對住石峯，氣沉丹田，朗聲道：「不知那一位前輩，在此隱居，不知能否賜身相見？」

一言未了，突然聽得石峯頂上，傳來一陣大笑，那笑聲聽來頗是爽朗，但是笑到後來，却又夾着極是悲愴的意味，方敏一怔，待笑聲完畢，道：「前輩不知如何稱呼，不知可以見告麼？」

但是連問數遍，却已經音響寂然，方敏心中大是起疑，暗忖究竟是什麼高人，在此隱居，倒非要弄一弄清楚不可，武林中盡人皆知的高手，正派中的，是武當極樂道長，北天山七禽大俠，和佛門三大高手，鐵行頭陀、百丈禪師，和千芥大師，以及長白山天鷹長老，醉丐等人。邪派中的，便是宇內四邪，從來也未曾聽說過在這樣一個喚作骷髏洲的地方，有什麼高人隱居，但那人的手段，却又是在這些高手之上，而不在那些高手之下！此事非探個究竟不可。

一縱身，接連三個起伏，已來到了那石峯底下，又昂着頭上向上問了兩遍，仍不見有人回答，眞氣一提，逕以「壁虎游牆」的功夫，向石峯之上竄過去。

那石峯總共才不過三二十丈高，不一會，便來到「骷髏洲」三字中的「洲」字

附近，方敏找了一塊突出的岩石做立足之地，又道：「前輩旣已發出笑聲，爲何不肯現身相見？若前輩已久在此隱居，我還有不少事情，要向前輩請教！」

他因爲未能肯定石峯上發聲大笑，以及射出光芒的那人，是正是邪，爲了以防萬一起見，講這話時，是以背靠住了石壁的，這樣，就可以目觀三方，若有人突施偷襲，也易於防備。

可是等他講完之後，忽然又聽得「哈哈」一笑，正好是起自身後！

他身後乃是石峯，而會有聲音傳出，方敏立即嚇了一大跳，幾乎跌了下去，感到這骷髏洲上的一切事情，全都邪門詭怪之極，連忙一個轉身，向旁踏出一步看時，身後並沒有人，那「哈哈」一笑，像是石頭所發出來的一般，方敏正自愕然，暗忖莫非是自己的耳朵有毛病？但隨即又聽得石內一個空空洞洞，聽來不可捉摸的聲音，道：「小賊，你來遲了！」

這六個字更令得方敏莫名其妙，不知其所指爲何，細細一看那石壁上，連一絲裂縫也沒有，但是却又有聲音傳出，事情實在太怪，令得他不能不小心翼翼，仔細地望住了石壁，道：「前輩此言何意？」

石中那聲音又是一笑，道：「小賊，你又何必假惺惺？」

方敏聽他小賊長，小賊短地叫個不休，心中也不免微慍，道：「我只是無意中踏上此洲來，你爲何出口傷人？」只聽得石內傳來「砰砰」地兩聲巨響，像是有人用力以掌在擊着石壁一般，震得方敏存身之上，也隱隱搖撼，聲勢之猛無與倫比。

接着，便聽得石內的那人道：「可恨石壁，不能被我擊坍，否則小賊敢對我如此說話休想有命！」

方敏一怔，暗忖那人脾氣怎麼那樣壞法，但繼而一想，他講雖是如此講，但語氣又不像確是要害人，而且聽他口氣，分明是被囚在石峯之內，脫身不得，方敏本就宅心仁厚，絲毫未想到自己會受什麼傷害，反倒對那人的遭遇，大表同情起來，想了一想，道：「前輩可是困在石峯之中，不能走出來麼？」

他這樣問法，原是一番好意，怎知一言甫畢，石內那人突然暴怒，罵道：「小王八，你敢是吃了豹子胆，敢來調侃你老爺？你老爺要是出得來，像你這樣的小王八，有一千死一千，有一萬死一萬，還有得剩？」

一連串的罵了下來，連喘氣的機會都不給人，方敏聽得又好氣又好笑，但他總是忠厚人，不但不回罵，而且還心想此人大約是在石峯之內，囚得久了，因此才變成這樣脾氣暴躁的，反倒原諒了他，笑道：「前輩何必發那麼大的火？我又沒有得罪過你。」

石中那人停了一停，冷笑道：「小王八，你不用甜言蜜語，你可肯帶我走出這石峯來？」

方敏聽了，心中猛地一怔；暗忖此人言語古怪，脾氣暴躁，不知道是不是昔年被正派中人特意囚在此處的邪派中人物？若是自己貿然將他放出，却是爲江湖上惹下了一場大孽！因此沉吟半晌，未作答覆，那石中人重又大怒，道：「小王八賊子，我知道你只是花言巧語，想得我的那柄碧螢劍，實在告訴你吧，那柄碧螢劍早已被人取去了，你白跑一趟，心中難過不難過？你難過，我就高興了，哈哈！」

方敏暗忖此人實在有點瘋瘋癲癲，不知究竟是什麼路數，而且那「碧螢劍」三字也生疏得很，從來也未曾聽人講起過，因此也沒有在意，只是淡然道：「什麼碧螢劍不碧螢劍，我連聽也未曾聽說過，我來此地，只不過是因爲在大河下游，發現了一隻木排，木排上躺着不少死人，因此才來此查看的。」

石中那人頓了半晌未曾出聲，突然那「砰砰」之聲，又傳了出來，那人竟然放聲大哭起來，一面哭，一面罵道：「小王八，你心中不難過，我却難過了，怎麼才能叫你難過，讓我高興？」

那哭聲異常愴楚，竟然絲毫沒有作僞，方敏聽了一會，已感到他眞正地心中難過之極，不由得歉然道：「前輩不必哭了，要我難過，也很容易，只要我永遠見不到好姑娘和溫婆婆的面，我這一世，便再也沒有樂趣了，你不妨盡量詛咒我，來開心吧！」

這幾句話本來是不近情理到了極點，但方敏已然覺得石中那人，本來就是不近情理已極，因此才用這種方法去對付他。

果然話才講完，那人便止住了哭，道：「誰是好姑娘，誰是溫婆婆？」

方敏心想若要和他解釋，只怕說上一天都說不完，便簡簡單單地道：「她們是我最親愛的兩個人。」

那人叱道：「廢話！什麼叫最親愛的人？」

方敏一怔，暗忖此人怎麼連最親愛的人是什麼意思都不知道？便道：「最親愛的人，就是你時時刻刻想念着，關心他們，他們高興，你也高興，他們難過，你也難過，和你息息相關的人。」

石中人「哼」地一聲，道：「我却沒有這樣的人，我只是見人家難過，我便快活，不然我以什麼來消遣？」

方敏心中暗嘆了一口氣，心忖此人可能過去受的刺激甚深，所以才有些反常，他雖然出不來，但應該可以看清外面的景物，便問道：「前輩休要難過——」

才講到此處，那人便奇道：「咦？我難過什麼？」方敏在母親死時，小小的心靈中，充滿了孤獨的感覺，那種可怕的孤獨之感，便因爲是沒有了至親至愛的人而生，一個人活在世上，沒有什麼人值得去關懷，又沒有什麼人關懷自己，當然是一件最值得傷心的事，所以方敏才勸石中人不要難過，怎知被石中人如此頂了一句，令他覺得實在難以答覆，頓了一頓，決定不再理會，便道：「前輩在此居住，可知道前幾天有沒有人在此爭鬥？」

石中人道：「有，時不時有些不知死活之徒，想在我處奪碧螢劍，却不知道碧螢劍早已被人取走，要不然我何以出不來？前幾天還有不少人來，我只等他們自相殘殺，看熱鬧。」

方敏暗皺了皺眉頭，道：「你可記得他們是怎樣的幾個人？」

石中人道：「嗯，講來可有趣，那些人，三教九流全有，有一個大和尚，穿着

金色袈裟，又有一個書生，還有三個矮子，幾個大漢。」

方敏聽得暗暗緊張，因爲他所說的那幾個人，正是他在河中木排上所見的那幾個，忙問道：「還有誰？」

石中人像是甚爲憤怒，道：「還有一個老賊，甚不要臉，我見他將那些人全都害死之後，出聲叫他上來，他却不敢來，可惜我撒出幾把紅芒，却又撒不中他，到今天還在生氣哩！」

方敏道：「敢問這事情有多久了？」

那人道：「一天。」

方敏一怔道：「前輩取笑了，我發現那些人死了也不止一天！」

石中人道：「我說日子，和你們不一樣，你們是太陽升降一次，算是一天，我是有一個人到骷髏洲上，才算一天，有一次十幾年沒有人來，我也只算是一天！」

方敏聽他越說越夾纏不清，心想他口中的那個「老賊」，大約便是使藍蛛之毒的那人，便問道：「前輩你可記得那老——賊是什麼模樣？」

那石中人答道：「我也看不清楚，只知道他是一個老賊。」

方敏急道：「你難道眞的一點印象也沒有麼？這人偷了我一樣東西，正在到處害人，我是非找到他不可的。」

那人哦了一聲道：「那麼要緊？這人穿了一件長袍，提着一柄大刀，身子比我還高，面目看來雖老却又沒長着鬍子。」

方敏聽到最後一句，不禁失色，老而未長鬍子，當然是老婆婆了，聽他說來，那人不是一刀斷五岳單窮是誰？自己早就疑心古墓前的那石碑，是被她玄鐵大刀砍斷的，只惜見到她時，却因爲白骨神君、揮雲老怪等強敵一起來到，一個不留心，被她溜走，却想不到她也向北走，來到了此處！由此可知自己所料不差，定是她玄鐵大刀之上，也沾了藍蛛的毒，所以那麼多人，才會死於非命的！只要找到她，不怕不知道「好姑娘」的來歷，便道：「前輩可是說那些人全敗在那老賊手下的？」

石中人道：「不錯！」方敏心想，事情旣巳弄淸，這下單窮也不知道上那裏去了，自己事情巳完，此處不宜久留，否則石中人叫自己放他，又是一個大難題，剛想出言告辭，忽然聽得「錚錚」兩聲金石交鳴之聲，在頭上傳了出來。

方敏一驚，抬頭一看，却又未見有人，正在錯愕不已，巳聽得那人道：「小王八，你好不容易到骷髏洲一次，雖然得不到碧螢劍，難道連劍鞘也不要看一看麼？」方敏這才知道那聲音也是此人所發，暗忖石峯難道全是空的，可以由得他跑來跑去的麼？仔細一看，只見那「骷」字的上面有一個徑可尺許的圓洞，從那圓洞中正伸出四五寸長，碧綠蒼翠的一截劍鞘來。

方敏本來巳不止一次聽他提到碧螢劍，但都因爲這三字從來未曾聽說過，便忽略了過去，此時乍然一見那劍鞘綠得如此可愛，心中一動，自然而然覺得那樣美麗悅目的劍鞘，當然應該配上那柄碧綠色鋒利無比的長劍才合理，失聲問道：「你所說的碧螢劍，是什麼顏色的？」

那人將劍鞘幌動了幾下，說道：「碧螢劍和劍鞘一樣，也是綠色的。」

方敏心中大喜，道：「你可知道那柄碧螢劍的來歷？」石中人冷冷地在上面道：「那是我母親留給我的，可惜我那時年幼，她將我放在這個洞中，塞進來之後，本來連劍一齊給我的，但仇人已然趕到，她以劍迎敵，兩人一起跌了下去，你看，石峯下面那堆白骨中，有一個便是我媽，還有一個便是仇人，那柄劍一直在白骨之旁，但是我却只有劍鞘，小時候本領不够，下不了峭壁，等到大了，却又鑽不出那個圓洞，攻不破山壁，只得眼睜睜地瞧着那劍被人拾了去！」

此時，那石中人想是以口對準了那個圓洞講話，因此聲音聽來，嘹亮無比，顯見內力之深，不可方物，和剛才隔着石壁對話，那樣空洞，方敏聽他如此說法，心中不禁駭然，暗忖那洞口不過尺許方圓，而能够被他母親隨便在洞中塞進去，那時候此人，再大也不會超過十歲，不知他是怎麼在洞中生活下去的，又不知他如今巳經多大歲數了，這多少年來，他心中不知多麼痛苦，他遭遇和自己相仿之處，但是却慘過自己，不知多少！心中更對之大生同情之念，道：「那柄碧螢劍是給什麼人拿去的，你可知道？」

那人道：「知道倒也好了，我天天咒罵他也必然不得好死，就是未曾看到！」

方敏暗嘆了一口氣，那人又幌動了一下劍鞘，道：「你不要看看這柄劍鞘麼？如果你歡喜，我可以送給你！」方敏聽他講這兩句話時，語氣甚是友善，而且自己非但想要看一看劍鞘，而且想看一看，他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便提起眞氣，向上竄去，眼看到那了圓洞旁邊，偶然向下望了一眼，不由得一怔。

原來他一眼望去，那堆白骨，恰好是在石峯脚下，對準了那個圓洞，不問可知那些人全是從這裏附近，跌下去跌死的！

據那人剛才所說，他母親和仇人，是從此處跌下去死的，但是那一堆白骨，少說也有二十個人，其餘的人呢？不問可知，一定是被他推下去的，若是自己再打橫移動一步，來到圓洞處的話，只怕幾年之後，也成爲骷髏洲上的另一堆白骨！

一想及此，不由得悚然而驚，緊貼石壁，轉頭望去，見自己離那圓洞口，已不過尺許，將那隻綠色的劍鞘，也看得十分清楚。

只見看來那劍鞘像是一塊碧玉雕出來的一般，上面還雕出了一條盤旋飛舞的蛟龍，神采奕奕，意態生動。方敏因爲想到了那堆白骨的來源，所以未再向前跨出，那石中人等了半晌，未見有動靜，又罵道：「小賊，你不識抬擧是不是？我要將劍鞘送給你，你爲何不要？」

方敏道：「多謝盛意，你將劍鞘拋下去，我自會去揀拾的！」

洞中人頓了一頓，「哈哈」笑道：「小賊，算你聰明，但你也終於難逃一死，終於要成爲骷髏洲上的一堆白骨！」

方敏心想你旣出不了石洞，我又怕你何來？正在有恃無恐之際，突然聽得「砰」的一聲，接着，身子所靠的石壁處，便突然湧來一股大力。

方敏全然未曾防備這一點，等到那股大力突然湧到，覺出是那人一掌向外擊出

，雖然是擊在石壁之上，但是他內力深厚，力道却直傳出來，因此才將自己推動，這本是上乘內家，「隔山打牛」功夫，方敏自然知道厲害，急忙反手一把，想抓住石上稜角，以免跌下時，巳然不及，身子被那股大力所湧，向前一側，巳然傾跌了下去。

既然巳向下跌去，方敏也不慌張，立即鎭定心神，覷定了一塊凸出的岩石，剛要向上落去時，又聽得「呼」地一聲，一蓬黑影，從頭上罩了下來，尙未弄淸是怎麼一回事，頸間一緊，巳被一圈樹皮搓成的繩索套住，幾乎透不過氣來，方敏這一驚非同小可，連忙一伸手，抓住了那繩索，不讓它繼續勒緊。

但是他才將繩索抓住，那繩子便向上收去。

方敏被大力湧跌，只不過向下掉了丈許，繩子向上一升，便升上了四五尺，方敏知道若是被他拉到了洞口，旁的不說，他只要發根紅芒針，自己便非死不可，眞氣一沉，急使一個千斤墜法，與之相抗，上升之勢，雖然慢了一慢，但仍然又向上升了尺許，而且方敏立即覺出自己的千斤墜法，萬不足與之相抗！

這一急眞是非同小可，身子一側，右手緊緊地抓住了繩索，不讓索子的活結收緊，左手亂抓，一抓抓到了一塊石頭，總算將上升之勢止住，定了定神，力透食中二指，用力一夾。

方敏此時，內功也巳臻至一流高手境界，樹皮搓成的繩索，自然經不起他一夾之力，立即斷去，只聽得「刷」地一聲，斷繩被那人拉回洞中去，方敏才鬆了一口氣，但隨又聽得洞中人怒罵道：「好小賊，我若叫你逃出我的手中，這一輩子便出不了山去！」

想是他被困在山中，無時無刻不想出來，因此便認爲天下最不幸的事便是出不了山，所以才會發下那麼一個毒誓。

方敏見索子巳然斷去，剛一定神，聽得如此說法，知道他定然又要以「隔山打牛」功夫，將自己震下山去，而且極可能不等自己跌到地上，便以紅芒針襲擊，因此眞氣鼓蕩，緊緊地抓住了那石角，果然才一準備好，「砰砰」兩聲傳出之後，兩股不可思議的大力，先後傳了過來，方敏雙手將緊緊地抓住了石角，雖然未被那股大力震跌下去，但也不免被那兩股大力所湧，整個身子蕩了起來，隨即見到紅光連閃。

方敏見一切皆不出自己所料，忙又一沉身子，堪堪將那蓬紅芒針避過，衫脚上面，仍不免被幾枚紅芒刺中！方敏知道那紅芒針雖然是植物的針芒，但如果貫足了內家眞力，却是最厲害的暗器，一被射中，就算不是要緊的部位，也會順血脈上升，致人死命，陰毒巳極，萬萬不能被其射中一枚，因此身子才一貼石壁，雙足便用力勾住了兩塊岩石，以免再被他以「隔山打牛」功夫，震得蕩了起來。

可是這樣一來，雖然沒有了被紅芒針射中的可能，洞中人又是「砰砰」兩掌，擊了上來，方敏除了運起眞氣，與之對抗而外，別無他法可想，兩下工夫，巳覺眼前金星亂冒，禁受不住。

那人停了片刻，突然又是「砰」地一掌，這一下，力道比以前的幾掌更大，方敏只覺得如同一隻萬斤巨鎚，當背心撞了過來，眞氣一散，「哇」地一聲，立時噴出了一口鮮血來。

洞中人哈哈大笑，叫道：「快活！快活！」「砰」地又是一掌！

這一下，方敏更無力與之抗拒，「哇」地一聲，再是一口鮮血噴出，眼前金星亂冒，長嘆一聲，道：「我與你並無寃仇，你何苦這樣害我？」

洞中人道：「笑話！什麼人和我有寃仇，什麼人和我沒有寃仇？你旣然和我沒有寃仇，爲什麼不敢到洞口來看一看我？爲什麼沒有一個人敢到洞口來看一看我？你知道我巳經有多少年沒有近近地看一個人了？」講到後來，語言凄厲無比！

方敏勉力定了定神，心想有人來到骷髏洲上，巳然是不容易的事，誰還敢到洞口來看你？

想是他關在山腰之中，那山洞中除了骷髏毒蛇之外，還能有什麼東西？因此他才急切地想近近地看一看人，由此可知他究竟還未失人性，自己反正不能再捱他一掌，何不就滿足了他這願望？

方敏這人，心腸也好得過份，此時他無端地被那人打成了重傷，心中不但不恨，反倒着實同情那人的遭遇，嘆了一口氣，道：「你不要埋怨，我到洞口來，給你看一看就是了！」

那人像是遇見了什麼最值得高興的事一樣，激動得講話也結結巴巴起來，道：「眞……的？眞的願意凑近洞來，讓我……看……上一看？」

方敵苦笑道：「這還有什麼假的？你不要發掌了！」抬頭向上一看，攀住了石角，向上爬去。

那人仍是不信似地，不斷地自己問自己：「眞的？這小王八眞的湊上來給我看上一看，啊！我這一輩子巳有多少年來，未曾凑得這近地看一個人了！人，活生生的人，我巳有多少時候沒有看到了？」

方敏聽在耳中，心內更是對之暗生同情之感，心忖自己的一生雖然苦，幼年喪母，直到如今，才弄淸楚父親是誰，而母親在遺給自己的信中，又自己承認是十惡不赦的女賊，究竟叫什麼名字，是不是眞的下三濫，還沒有弄淸楚，但到底還有溫婆婆對自己這樣好法，大了之後，還有「好姑娘」對自己那樣體貼，這個人却自從幼年喪母之後，連活人也未曾見過，他最急切的盼望，祇不過是要貼近着看見一個人！可知他的遭遇，實在比自己要慘上萬倍！

一想及此，方敏對他在洞內發掌，將自己震成重傷一事，更是完全原諒，用盡氣力，向上面攀去。本來，那一點點高下，他幌眼之間，便可攀上，但他此時受了重傷，眞氣渙散，却是力有不逮，好半晌，才上升了七八尺，巳然歇了下來，不住地喘氣。

那人却等得不耐煩了，大聲呼喝，說道：「怎麼還不上來？敢情是騙我？小王八，我知道天下沒有那麼好的人，嗚嗚嗚，難道眞的見不到人，祇是與蛇虫蝙蝠爲伍？」



說到後來，竟然嚎啕痛哭起來，方敏不禁給他弄得又好氣又好笑，定了定神，叱道：「喂，你嘈什麼？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我講了給你看，當然給你看，祇不過因爲被你震成了重傷，因此攀行費事，還要一段時間而已，焉有言而無信之理？」

那人果然停止了哭聲，道：「你受了傷？還要多久，才能攀上來？」

方敏抬頭一看，約莫還有丈許高下，道：「再過半個時辰，就差不多了。」

那人道：「那麼久啊？我放繩子，吊你上來吧！」

方敏怕他再嘈下去，那人內功精湛，一講起話來，方敏若是未受傷，當然不怕，但如今却聽來心神皆震，不舒服到了極點，便道：「好好！你放繩子下來！」那人動作當眞快疾，方敏話才講完，「刷」地一聲，一條樹皮搓成的繩子，已然掛了下來，方敏一探手抓住，道：「拉罷！」祇覺繩子上升，一會就到了那「骷」字旁邊，祇見繩子從石中升出的那個圓洞，不過尺許方圓，心中不禁一怔，暗忖除了十歲以內的孩子以外，根本不能由這樣的小洞中塞進去，難道那人在如此幼年，便蒙受這樣的苦厄？一面想，一面脚下找到了落脚之處，手在圓洞口處一攀，舒了一口氣，道：「我來了，你仔細看吧，還不是和你一樣！」

講到「和你一樣」四字時，雙眼也不由自主，向洞內看去，這一下不看猶可，一看之下，全身皆打了一個冷震，攀住洞口的五雙手指一鬆，幾乎跌下石峯去！原來那石峯之中，全是空心的，而且也不像想象中那樣黑暗，像這樣的圓洞，四面八方，總不下四五十個之多，大多數在骷髏洲有樹木的那一邊，而樹木的枝葉，也有不少，橫生進山腹中來，俱都結着骷髏的菓實，而那山腹之中，下面水光掩映，像是一個水池。

這些都不說，一望進去，但見山洞之中，五顏六色，盤滿了五色斑斕的毒蛇，盈千盈萬，腥臭之氣，撲鼻難聞，更有不少說不出名堂的毒虫，穿游其間，令人頓生惡心，全身皆起鷄皮疙瘩，而在山腹中亂飛的蝙蝠，更是長達尺許，兇睛閃閃。

這一切，雖然都令人吃驚，但是還不致於令得方敏嚇到幾乎掉下石峯去，令得方敏心神大震的，是他看到了那個人，那個世上再也找不出第二個來的那個人，那人身材，高大已極，一刀斷五岳單窮，已然算得高大，但與那人相比，却還祇如大巫見小巫。那人不但高大，而且極是強壯，但是膚色，却比雪還白，想是一生中從未見過日光的關係。

長髮亂糟糟地，和鬍鬚混在一起，根本看不清臉面，祇見兩隻神光炯炯的眼睛，露在外面，身上看不出是否穿着衣服，祇是通體皆爲他本身的長髮長鬚所裹，看來此人年紀，少說也有六七十歲，否則何來那麼長的頭髮和鬍鬚？

而山腹之中，陡峭無比，況且毒蛇蜿蜒，又滑又膩，本來萬難存身，但他却像一隻大壁虎也似地，貼在石壁之上，並不掉下去。方敏一驚之後，定了定神，好半响，才能講出話來，强笑一下，道：「你看，我這不已經到洞口來了，你看得清看不清我？」

那人半晌不語，才道：「看清了！看清了！我終於看見人了！你莫見笑，你看我終年累月，在此處過日子，怎麼能不渴望一見自己同類？唉！山腹之中，甚至連猴子也沒有一隻！」

方敏本來就在懷疑，那人武功如此之高，何以不施「易筋縮骨」之法，從洞中鑽了出來，但此時一見他身高丈許，腰粗十圍，才知道此人除非是將山壁攻破，否則萬難出了山腹，再從圓洞中一看，山壁是有六尺之厚，絕非人力所能弄破，看來他祇有一輩子在這麼可怕的陰暗裏，不堪想像的山腹中過日子！

心中好生爲他難過，道：「前輩，你何以會進到這山洞之中的？」

那人長嘆一聲，悽愴欲絕，緩緩說道：「我們母子兩人，爲敵人追逼，來到骷髏洲上，其時，毒蛇聖君，尚在骷髏洲上隱居——」

方敏訝道：「毒蛇聖君？」

那人道：「是啊！武林中第一個厲害人物，你也是學武之士，難道不知道？」

方敏確是未曾聽說過其人的名字，搖了搖頭，道：「我不知道。」

那人道：「你怕是不知道了，毒蛇聖君在我小時，已屆九十高齡，我來到骷髏洲時，原想託庇於他，但怎知他已然死去，他隱居骷髏洲之前，又已有三十餘年未涉江湖，算起來已有百餘年了，你的爺爺不知曾否出世，自然不知他了！」

方敏暗暗感嘆，心想百餘年前的武林，一定也和如今一樣：各自爭強鬬勝，但百餘年之後，就算你當時武功蓋世，也不過成爲人們口中的談話資料而已！

祇聽得那人又道：「我母子兩人，一逃到此處，我母親便將我塞入山腹之中，祇當毒蛇聖君定然會將我收留，便與仇人在石峯脚下，拚個你死我活，結果，他們兩人全都死了，臨死之前，她還叫我一定要懇求毒蛇聖君，將我收留下來，好爲她報仇！」

方敏越聽越有興味，忙道：「你後來又怎麼了？」

那人「哼」地一聲道：「那時我才十歲，你想想，十歲的孩子，見到了那麼多的毒蛇，早就嚇昏了過去，祇是迷迷糊糊聽得她的聲音，掙扎着站了起來，又昏了過去，醒了之後，飢渴若狂，抓住了一條大蛇就咬，吸飽了蛇血之後，已然昏了過去，這一昏，也不知道昏了多少天，再醒來時，爬向洞口一看，大雪紛揚，連河都辨不清，一切全被大雪蓋住，我想鑽出洞去，把母親的屍體埋葬起來，這才發現自己不知怎的，已然全身發起腫來，再也不能從那些洞中鑽出來，從此以後，我再也不能從洞口鑽出來了，我逼得要一輩子住在這山腹中，與毒蛇猛獸爲伍了！我……我……」

講到此處，想到傷心激動之極，聲音如同狼嗥一般，驚心動魄，可是又悲愴動人，因爲他語聲中所包含那種絕望，就算一個瀕死的人，也不可能發出來，而祇有像他那樣處境的人，才會發出如許悲哀，如許絕望的聲音來！（未完・十七）



氣金丹

事業成功
腦活腎通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